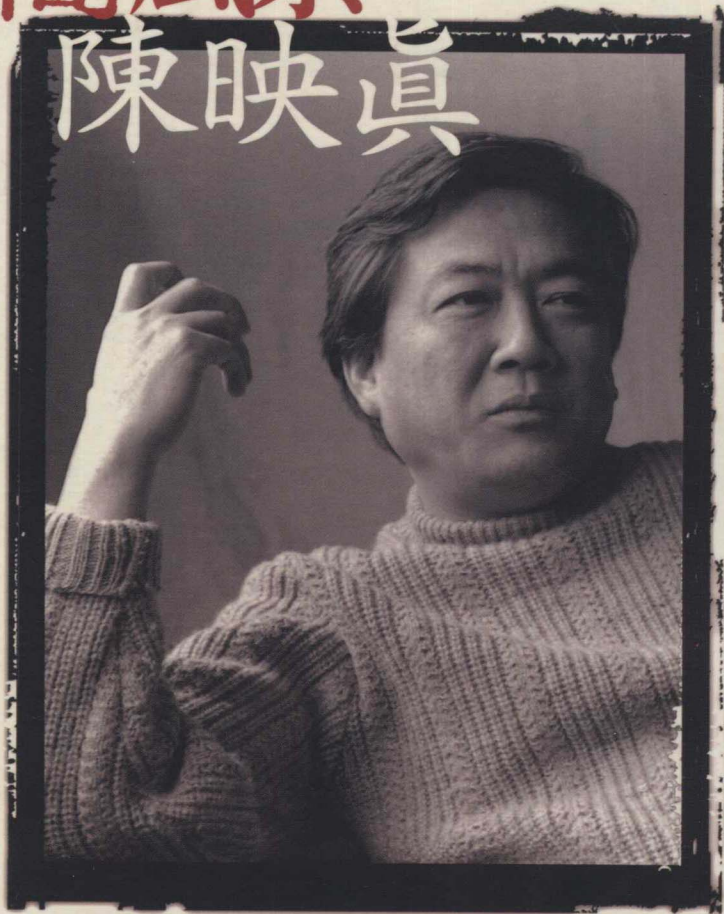


人間風景

陳映真等 · 著

陳映真



19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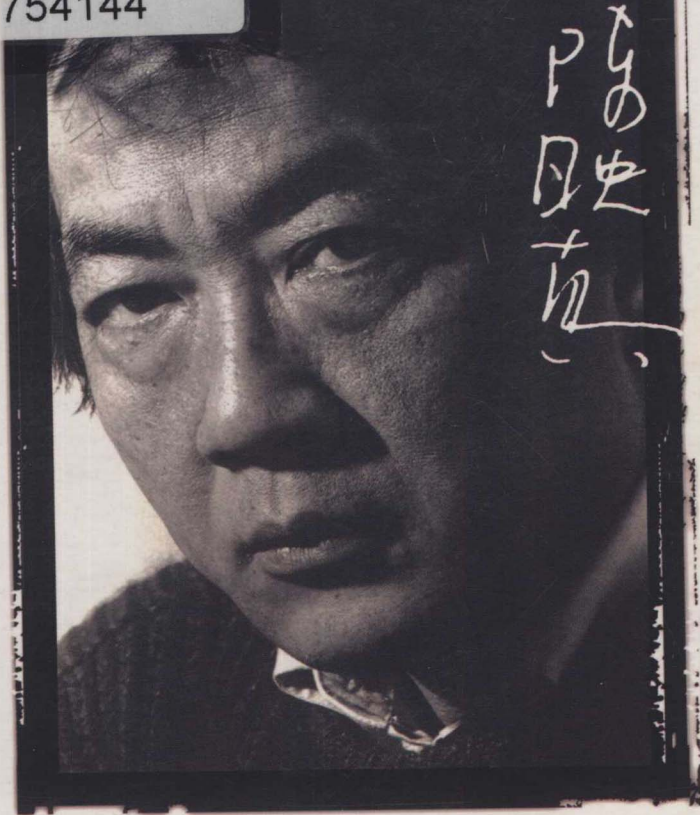
年9月，陳映真在《筆匯》發表第一篇小說〈麵攤〉，迄今50年，獨樹一幟的書寫風格，與對社會嬗變的深刻體察，使他的小說風靡60、70年代，影響一代的文壇青年及知識分子，許多作品至今已成台灣文學經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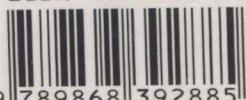
01754144

《人間》雜誌，關懷邊緣族群、為弱小者發聲。在四年當中，小說家、詩人、出版人，紛紛投入其間，陳映真在其中扮演靈群創作者，在風起雲湧的80年代，形成一股「社會改革」的

入院療養至今，期待透過本書，集合各方故舊好友為他獻上祝青年，重新認識這一位入世的、充滿人道關懷的小說家。



ISBN 978-986-83928-8-5



9 789868 392885

定價:NT\$350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人間風景·陳映真／陳映真等著；封德屏主編。

--初版。--臺北市：文訊雜誌社，趨勢教育基金會出版；[桃園市]：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發行，2009.09

面：公分。--（文訊叢刊；32）

ISBN 978-986-83928-8-5（平裝）

1.陳映真 2.臺灣傳記 3.臺灣文學 4.文學評論

783.3886

98016890

文訊叢刊32

人間風景·陳映真

著者◆ 陳映真等

企劃◆ 陳怡蓁

主編◆ 封德屏

執行編輯◆ 杜秀卿

編輯◆ 邱怡瑄、李文媛

美術設計◆ 翁翁·不倒翁視覺創意

出版◆ 文訊雜誌社、財團法人趨勢教育基金會

地址 / 台北市中山南路11號6樓

電話 / 02-2343-3142 傳真 / 02-2394-6103

郵政劃撥 / 12106756 文訊雜誌社

發行◆ 財團法人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

印刷◆ 裕華彩藝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電話 / 02-27953656

初版◆ 2009年9月24日

定價◆ 350元

ISBN◆ 978-986-83928-8-5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特別感謝

人間出版社及陳映真先生的師友故舊支持與提供照片，使本書得以出版，為表敬意，本書銷售所得於扣除成本後，將全數轉贈陳映真先生。

K825.6=7
2011.9.1

人間風景
陳映真



向陳映真致敬

◎陳怡蓁（趨勢科技共同創辦人暨文化長、趨勢教育基金會創辦人暨執行長）

對於如今五十歲以上的知識分子來說，陳映真絕對是一個深刻的印記。

我們高中時陳映真在獄中服刑，他的名字是一個帶有禁忌的神祕標記，他的小說在市面上買不到。

我們大學時蔣介石去世，全國大學生穿著卡其制服排隊去謁靈，隨之而來的特赦才把陳映真帶還給我們，《將軍族》與《第一件差事》兩本小說集終於復出文壇。

當時我迫不及待地搶購回家閉門苦讀，深深被他那種綿長委婉的幽幽語法所迷惑，那時只懂得以文學的角度去讀他的小說，不能領略背後的精神與哲思，也不明白為何他的主角總以自殺結局，但是每當讀他的小說，就被一種憂鬱圍繞，心頭沉甸甸卻不知其所以然，這跟讀了李清照的詞之後那種「才下眉頭卻上心頭」的愁煩又自不同，竟好像是重量級的憂鬱當胸襲來，鏗然有聲。

一定有太多人跟我一樣受到《將軍族》的重擊，在那個書與歌曲都很容易觸犯禁忌的年代，書出不到一年又被查禁了。

然後我在限重的行李中堅持帶著他的禁書以及白先勇、黃春明等等作家的占去許多重量的小說，負笈美利堅留學。又在中美斷交的風聲鶴唳中，在賓州結婚，在紐約州生下第一個兒子。必須養家活口的年輕的一家之主張明正每天開車近一個小時，經過彎彎曲曲的索米爾公路，去到紐約市近郊的白原上班，早出晚歸，風雨無阻，任由二十四歲就當上母親的我在森林中的小木屋寂寞擔憂，思鄉成疾，唯一的慰藉就是來自家鄉的書信與書籍。

一九八〇年初遠景出版的《夜行貨車》經過千山萬水寄到了紐約州的小木屋。出獄之後的陳映真彷彿沒有受到禁錮的影響，立刻投入美商輝瑞藥廠任職，以親身所見所感，寫出這樣戲謔當中蘊藏深層悲哀的小說，這一次除了文字之美，我也讀出了字裡行間的悲憫之情。他描寫的恰是在美商公司任職的台灣人的無奈，張明正讀後擲書三嘆，書中人物詹奕宏與他同樣來自屏東，夜行貨車轟隆轟隆地開向南方故鄉的影像從此在他心靈烙印。之後一波又一波的襲擊接連來自《華盛頓大樓》：在莫理遜公司載沉載浮爬企業階梯的黃靜雄的〈上班族的一日〉，企圖組織新工會領導工運失敗的〈雲〉張維傑。最後當控訴跨國企業毀滅人性的〈萬商帝君〉出現時，我們毅然決然拋下美國夢，收拾行囊，背起兩歲的兒子，回到台灣。繼而擺脫上班族的生涯，屢仆屢起地創業了。

今天我們創立的趨勢科技也成了跨國企業，還更上層樓地被讚譽為「超國界」企業，五十多國籍的歐美科技菁英奉台灣人為老闆，遵循著我們所擘劃的企業文化。有時我不禁會帶點好奇地省思，有沒有外籍的夜行貨車正駛向他們的心靈故鄉呢？

也許就是求學時代的人文啟發，讓我們在創業經商之外多了這一層省思，引領我們走向社會關懷的

路，戰戰兢兢唯恐淪為陳映真筆下的無情的跨國企業的老闆。二〇〇〇年當趨勢科技已經在日本上市之後，我們用自己的課稅之後的收入在台灣成立了趨勢教育基金會，致力於網路軟體教育與文化藝術教育的推廣。這是我們認為可以用自己的專長回饋斯土斯民最好的方式。

回想起來，年輕時讀過的文學小說深深影響了我們的作為，多麼希望這樣的感動能夠傳承。於是籌劃每年一度的「向大師致敬」系列活動，在國家圖書館舉辦學術研討會、在中山堂舉辦記者與文友茶會以及開放式的展覽座談，並出版或推介大師的作品全集。繼二〇〇八年向白先勇致敬之後，今年九月向陳映真致敬，我們更進一步運用自身的專長，在網站上完整呈現陳映真的創作年表、手稿、插畫、照片、電子版的小說，甚至他朗讀〈鈴瑤花〉的語音檔以及接受訪問的影音檔，還有白先勇、林懷民、蔣勳等人講述為何必須閱讀陳映真的影片，都以適合網路的編輯方式呈現出來。我們還在網路上發起尋找陳映真物件以及讀書心得徵文活動，期待與網友的互動更生動。

在網路之外，趨勢教育基金會更出資委託拍攝紀錄片，發起有獎徵文比賽，並出版這本文集，收錄許多文人名士對陳映真的感動與感想，期待陳映真效應全面發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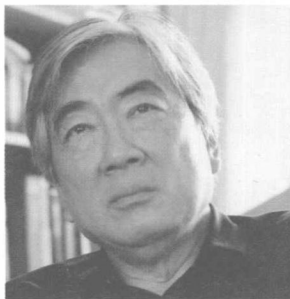
比起向白先勇致敬的活動，因為資料收集的不易，以及某些我所不了解的人間恩怨，這次的系列活動投入更多人力、物力，遭受的挑戰更大。所幸呈現的面貌也是更完整的。我想白老師如果看過陳映真的網站，說不定會有些吃味呢！

在籌備的過程中，許多人主動奉獻、默默付出、熱心協助，我們領會到陳映真的影響力是深刻而久遠的。更欣慰的是年輕的網路工程師、攝影師、企畫人員等等，過去從未讀過甚至聽過陳映真，卻因投

入此次活動也被他的作品所感動，印證了陳映真作品不但未過時，而且是可以代代相傳、永垂不朽的。

我的年代的人深受陳映真影響，但我們不為懷舊，期望的是陳映真在台灣走過的歲月中所留下的烙印能夠傳承，能夠在虛擬的網路時代繼續重擊年輕一輩的心靈。

可惜的是陳映真先生因為健康情況無法親自回台參加這一系列的活動。但是透過他身邊親人的聯繫，他知道活動的內容和我們的心意，也很感欣慰。我們為他祈福，但願他早日恢復健康，繼續揮灑他無盡的魅力，影響新世代的人間！



人間風景 陳映真

目次

- 4 前言：向陳映真致敬 ◎陳怡蓁

【輯二】生命風景

- 14 那白色、荒茫的歲月
——陳映真的童年與青少年時期（一九三七～一九五七）
- 16 後街·一 ◎許南村
- 20 鞭子和提燈 ◎陳映真
- 28 我的老友陳映真 ◎邱勝男
- 31 我所認識的陳映真 ◎單培
- 36 困悶的市鎮小知識分子
——陳映真的文學與思想啓蒙（一九五八～一九六七）
- 38 後街·二 ◎許南村

- 43 我的老師陳映真 ◎蔣勳
- 50 木柵書簡 ◎尉天驄
- 62 遠行
——陳映真的入獄與歸來（一九六八—一九八七）
- 64 後街·三 ◎許南村
- 73 被湮滅的歷史的寂寞 ◎陳映真
- 83 關於十·三事件 ◎陳映真
- 92 永遠的馬克思
——一九八八年以後的陳映真（一九八八—）
- 94 生死 ◎陳映真
- 102 蒙昧的那幾年——懷念與映真一道度過的日子 ◎劉大任
- 106 堅定不移的民族主義信心 ◎陳若曦
- 110 香港緣——陳映真的魅力 ◎鍾玲
- 113 以認真、嚴肅的態度思想與創作——專訪陳映真先生 ◎林麗如
- 122 頒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陳永善（陳映真）先生贊辭 ◎鄭樹森

【輯二】文學風景

- 128 入世的、爲人生而藝術的小說家陳映真 ◎姚一葦
- 137 陳映真和蕭斯塔可維奇 ◎李歐梵
- 142 文學心靈的敬重 ◎白先勇
- 147 最敬愛的文學兄長 ◎吳晟
- 155 理想繼續燃燒 ◎林瑞明
- 162 最後的烏托邦主義者——簡論陳映真知識世界諸要素 ◎南方朔
- 166 從山村小鎮到華盛頓大樓——陳映真的歷程及其矛盾 ◎呂正惠
- 172 映真永善 ◎李黎
- 182 讓所有受侮辱的人重新得到尊嚴——訪陳映真先生談小說創作 ◎廖玉蕙
- 195 陳映真劇作《春祭》的一些外緣脈絡 ◎楊慧儀
- 201 陳映真出版作品提要 ◎游文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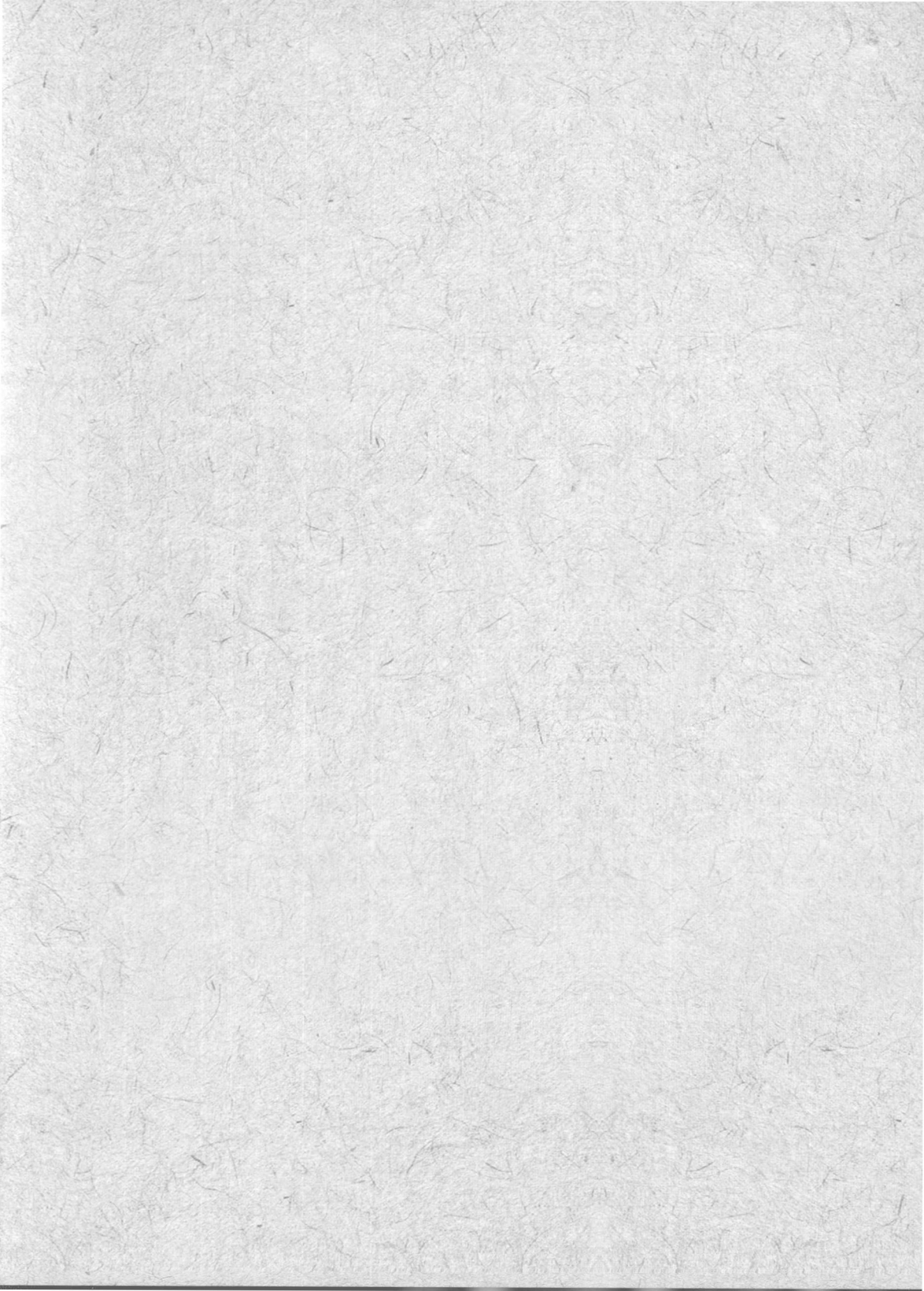
【輯三】《人間》風景

- 226 創刊的話——因為我們相信，我們希望，我們愛…… ◎陳映真
- 230 「看見」是關心的開始——《人間》雜誌的誕生 ◎詹宏志
- 235 人間燈火未熄 ◎蔡珠兒等
- 248 想念大陳、再現《人間》 ◎關曉榮
- 255 永遠的鞭子和提燈 ◎郭力昕
- 260 陳映真先生，以及他給我的「第一件差事」 ◎曾淑美
- 267 《人間》永存人間！ ◎廖嘉展
- 271 年輕人的冷漠讓他很傷感 ◎鐘俊陞
- 277 《人間》雜誌各期提要 ◎文訊雜誌社整理

附錄

- 296 陳映真大事年表 ◎李文媛
- 310 陳映真出版作品目錄 ◎文訊雜誌社整理

- 314 編後記 ◎封德屏



第一輯

生命風景

那白色、荒茫的歲月

陳映真的童年與青少年時期（一九三七—一九五七）

一九三七年五月，

陳映真，原名陳映善，與他的孿生哥哥出生在苗栗竹南的小鎮上，兩年後，他與生家分離，過繼給三伯父，並且改名永善，

一九四四年二次世界大戰的末期，

生家和養家因為躲避空襲，疏散到台北縣鶯歌鎮，他與小哥又相聚了，但僅僅兩年的時間，兩人卻因小哥的病逝，再次分離。



一九五〇年九月，
陳映真進入日治時期的北二中，
同時也是台灣人的一中「成功中學」就讀初中部，
在此，他逐漸長成一個豁達而富有正義感的青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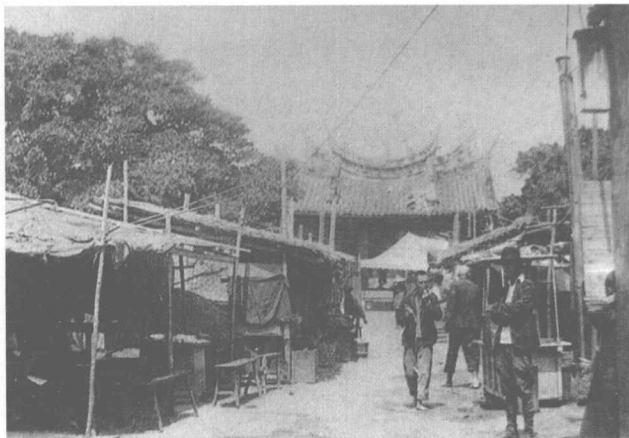


後街·一

◎許南村

陳映真生於一九三七年的台灣竹南，後設籍台北縣鶯歌鎮。到了他十歲的一九四七年春天，發生二二八事變。他的孿生小哥在前一年死去，留下他一個人懶懶地、孤單地玩耍。但他仍然記得五、六個故鄉復員台灣人原日本兵，穿著破舊的、並不齊套的皇軍軍服，唱著日本軍歌，在關門閉戶的小街上，踩著軍步，漸行漸遠；他記得在鶯鎮的小火車站前，一個外省客商被人打在地上呻吟，穿著長襪和黑布鞋的腳踝，漿著暗紅的血漬；他也記得大人們噤聲談論著國民黨（廿一師）軍隊橫掃台北，眼中充滿了恐懼和憂愁。

一九五〇年夏天，他上六年級。級任老師在升學輔導自修課上，捧著《中央日報》看韓戰的消息。那年秋天，一個從南洋而中國戰場、而復員、因肺結核而老是青蒼著臉、在五年級時為了班上一個佃農的兒子摔過他一記耳光的吳老師，在半夜裡被軍用吉普車帶走，留



1920年代的竹南中港慈裕宮前，陳映真的出生地。
（翻攝自《竹南史蹟圖集》，薰風文藝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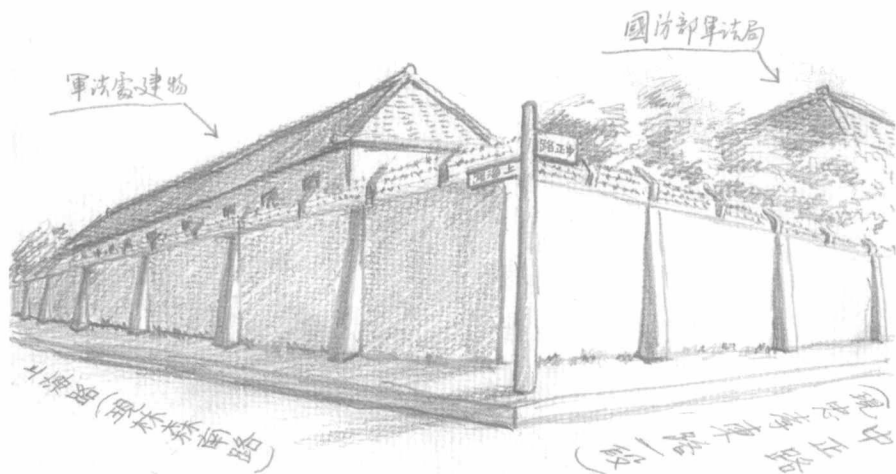


下做陶瓷工的白髮母親，一個人幽幽地在陰暗的土屋中哭泣。冬天，他家後院住的外省人陸姊姊兄妹倆，分別在鶯鎮和台南糖廠被人帶走……白色恐怖肅清的寒流瀰漫在四面八方。

一九五一年，他在台北上初中。每天早晨走出台北火車站的剪票口，常常會碰到一輛軍用卡車在站前停住。車上跳下來兩個憲兵，在車站的柱子上貼上大張告示。告示上首先是一排人名，人名上一律用猩紅的硃墨打著令人膽顫的大勾，他清晰地記得，正文總有這樣的一段：「……加入朱毛匪幫……驗明正身，發交憲兵第四團，明典正法。」

人們以悸動的靜默，湧向告示。有時候，他會看見農民模樣的人，因為在告示上看見親人的名，突然在人群中失聲，癱倒在地上。

他的初中生的生活，便是在那白色的、荒茫的歲月中度過。寒暑假，他從鶯鎮的養家到鄰站的桃鎮生家去做客。一次，在書房中找到了他的



生父不忍為避禍燒毀的、魯迅的小說集《吶喊》。他不告而取，從此，這本有暗紅色封皮的小說集，便伴隨著他度過青少年時代的日月。

而就在成功中學的隔壁，台灣省警備總部看守所就在青島東路上。上課、下課，他總會看見不知來自什麼地方的農村的老婦人，卑躬地帶著衣物、食品，時而也帶著幼兒，在守衛亭等著傳呼入內，接見重重政治天牢中的或者丈夫，或者兒女，或者叔伯、兄弟。從看守所高高的圍牆下走過，他總不能自禁地抬頭望一望被木質遮欄攔住約莫五分之三的、闐暗的窗口，忖想著是什麼樣的人，在那暗黑中度著什麼樣的歲歲年年。

該初中畢業的那年，他竟留級了。在學校公告欄上確認之後，一個人頂著暑天的太陽，從濟南路走到今日中崙一帶，去找他的慈愛的養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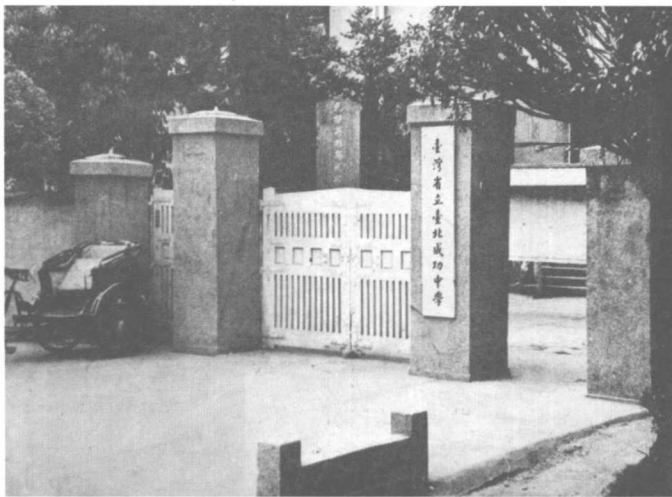
「沒關係。你先回去吧。」

一向語言不多的他養家的父親，這樣對他說。他於是又走到火車站，搭車回到鶯鎮。養家的姊姊正忙著做裁縫。對於他的留級，沒有半句責備。

就是在那個夏天，他開始比較仔細地讀《吶喊》，到大漢溪

的事。那年夏天，他的養父病倒了，而後，終於在他瘦小的懷中死去。本已並不富有的家，乃益發衰落。次年五月，純粹出於頑皮，他打造一個抗議牌參加「五二四」反美事件。不數月，他被叫去刑警總隊，問了口供，無事釋回。

（摘錄自陳映真，〈後街——陳映真的創作歷程〉，《陳映真散文集1·父親》，台北：洪範書店，二〇〇四年九月，頁五一～五四。一九九三年冬以許南村筆名發表。）



游泳、釣魚，覺得留級其實並未見得就是極大的災難。

越一年，他考上了同校高中部，開始並無所謂地、似懂非懂地讀起舊俄的小說。屠格涅夫、契訶夫、崗察洛夫、一直到托爾斯泰……卻不期因而對《吶喊》中的故事，有較深切的吟味。

五六年春天的一日，養父忽然和他說起要把當時賃居的房子設法買下來的事，他自然什麼主意也沒有，只是詫異養父竟把他當成一個大人，同一個高二的兒子合計像要不要買下房子那麼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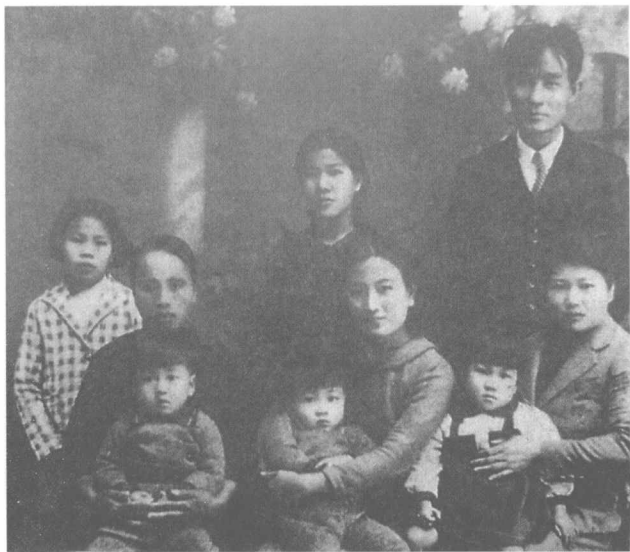


1960年代的成功中學大門。
（翻攝自《成功高中畢業紀念冊》，方森弘提供）

魯迅的小說集《吶喊》伴隨陳映真度過青少年時代。
（中研院文哲所提供）

鞭子和提燈

◎陳映真



初學寫作的幾年，用了許多的筆名，差不多是一篇文章一個筆名罷。也記不得從什麼時候起，才開始固定用陳映真做小說的筆名，以許南村做論說、隨想的筆名。

我有過一個形貌、心靈都酷似的雙生的哥哥。我們曾在共同編織的幻想中馳騁；曾在上學的途中，蹲在一塊，討論田埂上一朵清晨的、方開的小野花；或者一塊追逐在稻田裡飛躍的、翠綠色的蚱蜢，而往往都得遲至早晨的第二節課，才到達那所古老的鶯歌國小。我們也曾在牆上、地下畫滿了圖畫，互相評判；曾把撿到的，死了的昆蟲和鳥雀，埋在門口的菜圃邊，用竹枝、樹葉和碎石，搭蓋小小的墓園，並且日日去供些採來的野花……。

由於形貌的酷似，幼時另一個深刻的記憶，是不斷地有

親戚和長輩，打斷我們正熱中著的遊戲，睜著好奇的、興味的眼睛問：

「告訴我，你們哪個是阿真、哪個是阿善？」

我們於是只得停下遊戲，耐心、或者竟不勝其煩地做一番解釋和說明。幼時這種對於自己的認同不斷的、意識的說明、解釋和確認，似乎使我對於名字和其所指謂的實人之間那種微妙的關係，產生了很大的興味。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我喜歡使用一個又一個筆名；為什麼每次要為故事中的人物取名的時候，總是感到盎然的興味的緣故罷。

我的小哥，在九歲上，病死了。

兩歲許的時候，我過繼給我的三伯父——父親的三兄。光復前的一年罷，生家和養家都疏散到鶯歌。我們這一對雙生兄弟，便一塊兒玩、一塊兒上學，在那小鎮上和國民小學中，成為託奇的、有趣的話題。

有一個清晨，我正要往生家去邀小哥上學，卻在路上看見比我早到，想要到養家來約我上課的小哥，青蒼著臉，蹲在人家的廊下。

「肚子疼。」

他細弱地說。路上的行人還少。遠遠地有叫賣油條的懨懨而抖戰的聲音，在小鎮清晨涼冽的空氣中傳來。我大約陪他回生家，便逕自上學去了。

其後的幾天，我一個人上學、下學，一個人默默地玩耍。我還記得幾次到生家去探望小哥，看見他沉睡在榻榻米上。有一回，榻榻米上沒有了他，說是送了他到台北住院去。



幼時的陳映真與學生哥哥，真分不出誰是誰。
(人間出版社提供)

記不得又過了多久，當我眺望著養家門口通向車站的大街，遠遠地看見父親捧著白色的骨灰盒子，逐漸走近，又沉默地走遠。有些人佇足，有些人囁囁地耳語，有些人小心地吐息。

小哥死了。

我始而流淚，繼而出聲哭泣。那時，還記得誰在說：

「唉唉，難為他也知道悲傷呢！」

那是我一生中初嘗死別之苦的。這以後，我一步一步地成長。但數十年來，依稀總是覺得他的死，遽爾使我失落了一個對等的、相似的自我，同時卻又彷彿覺得，因著形貌、心靈的酷肖，那失落的一切，早在小哥病死的一刻，與我重疊為一。這或者是無稽的玄想罷。我曾一半出於懷思、一半出於青年的惡戲，使用過好幾個族中已經亡故的人們的名字作筆名。直到有一回，我用了小哥的名字，竟也驀焉感到滿足和安定的情緒，就此沿用了下來。

「為什麼要用真兒的名字作筆名呢？」父親曾問過。

「不知道啊，」我說：「我只是想，這樣，我們就一起活著。」

父親笑了笑，便不復說什麼。

我真不知道，如果小哥尚在，他會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前不久，家人閑談，說起我前此的一次久客遠行，父親沉思地說：

「要是真兒也在，怕不也跟著你去走那一遭……。」

我沉默不能語。

如果小哥是個與我全然相同的人，那麼，我又是怎樣的一個人呢？



在空襲後的廢墟上慶祝台灣光復的民眾。
(翻攝自《二十世紀台灣民主大事寫真》，遠流出版公司)

台灣光復，中國政府代表來台，在台北公會堂（今中山堂）接受
日本投降，民眾欣喜莫名。（文訊資料室）

為了躲避盟軍的轟炸，養家和生家都疏散到小鎮鶯歌。村鎮的童年生活，即使是戰時，也是充滿著歡樂的。忽而有一天，我看見了前所未有的景象：喧天的鑼鼓，令人目瞪的舞獅隊，張燈結彩、焚香祭祖。大人們轟傳：「日本仔打輸，台灣光復了！」

兩個駐在附近的日本老兵，和鄰人閑談著。其中有一個撫摸著隔壁小孩的腦杓子。

「想家啊，」他說：「出門的時候，我的娃兒也這般大。」

「你們就要回去了，高興罷？」有人問。

兩個日本兵沉默著。然後，那另一個日本兵，像是說給自己聽似地囁囁著說：

「日本已經殘破了，回去也難於生活罷。」他於是哼哼地笑了：「軍部，傢伙！早說過沒有好下場的！」

問他以前幹什麼，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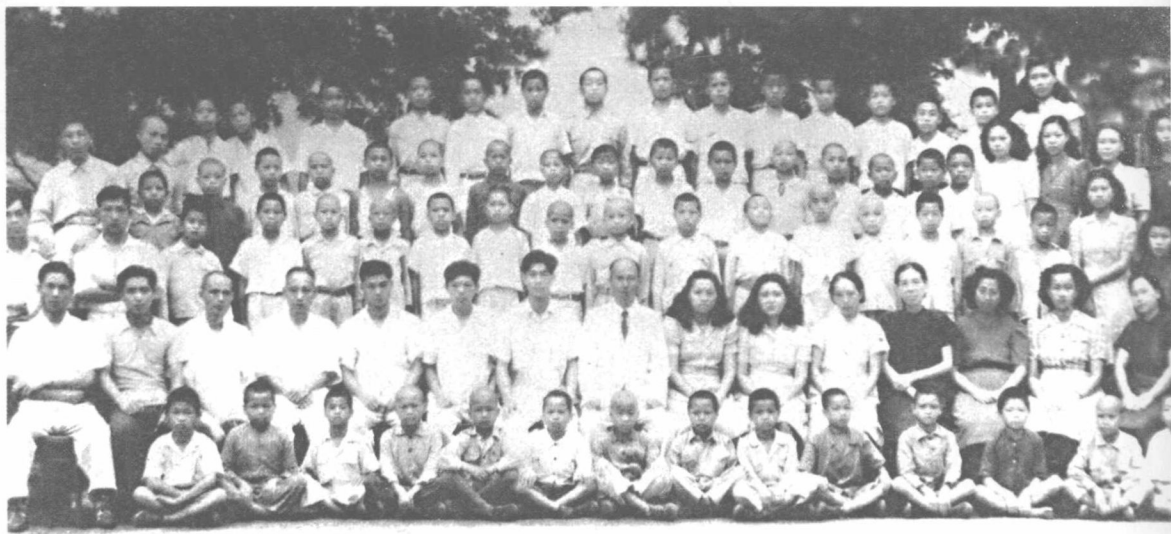
「我是佃農，他是木匠。」

「如果可以的話，我真願意留在台灣種田、做工。對罷？」想家、想兒子的那個日本兵說。

另一個日本兵沒說什麼，兩人默默地走了。

動亂

哥死後幾年，屋後遷來一家姓陸的外省人。陸家小姑，於今想來，是二十上下的年紀罷。直而短的女學生頭，總是一襲藍色的陰丹士林旗袍。豐腴得很的臉龐上，配著一對清澈的、老是漾著一抹笑意的眼睛。她不懂台語，養家的大姊不識國語，但是藉著手勢和有限的筆談，她們竟成了閨中膩友。



她陪我為一小畦我所種植的綠豆澆水；幾乎每日，她看著我做功課；她教給我大陸上的兒歌……。曾幾何時，她成了我生活的中心。放學回家，扔下書包，就找到屋後去看陸家大姊，嘮嘮叨叨地述說一日間的種種。

一個索漠的、冷冽的早晨。我大約因為發了高熱早退。回到家，高燒已使我昏昏沉沉的了。但扔下書包，幾乎習慣地往屋後跑。

陸太太懷抱著那方甫出生的嬰兒，哀哀愁愁地哭著。陸家大姊在一邊絮絮地、溫婉地勸慰著些什麼。然後，她跟著兩個陌生的、高大而沉默的男人走出房門。就在她跨出門檻的時候，她看見了我。她的豐腴得很的臉，看來有些蒼白。然而她還是那麼迅速地笑了笑，右手使勁地按了一下我的頭，走過幽暗的走廊，走出屋子……。

這以後的幾日，我再也不曾看見陸家大姊。接著，陸太太也搬走了。

有好長一段日子，我一個人默默地蹲在綠豆畦邊，看著它們一寸一寸地在竹架上攀援。小哥死後，這是第二次感到深刻而無從理解的寂寞。

大約是快升上六年級的那一年罷，記不清從那裡弄來了一本小說集。其中有一個故事，說著一個可笑的鄉下老頭的可笑的冒險經歷。當他被人家揪著辮子，在冷硬的牆上搗打，待人走遠了之後，他就對自己說那凌暴的人是他的兒子，然後認真地為一個兒子忤逆的時代，搖頭嘆息，於是他的屈辱便得到了安慰。

那時候，對於書中的其他故事，似懂非懂。惟獨對於這一篇，卻特別的喜愛。當然，於今想來，當時也並不曾懂得那滑稽的背後所流露的、飽含淚水的愛和苦味的悲憤。隨著年歲的增長，這本破舊的小說集，終於成了我最親切、最深刻的教師。我於是才知道了中國的貧窮、的愚昧、的落後，而這中國就是我的；我於是也知道：應該全心去愛這樣的中國——苦難的母親，而當每一個中國的兒女都能起而為中國的自由和新生獻上自己，中國就充滿了無限的希望和光明的前途。

幾十年來，每當我遇見喪失了對自己民族認同的機能的中國人；遇見對中國的苦難和落後抱著無知的輕蔑感和羞恥感的中國人；甚至遇見幻想著寧為他國的臣民，以求取「民主的、富足的生活」的中國人，在痛苦和憐憫之餘，有深切的感謝——謝少年時代的那本小說集，使我成為一個充滿信心的、理解的、並不激越的愛國者。

曾有一個時候，面目黧黑的，飽受風霜的，貧窮的，憂愁的，憤怒的，經常和罪人、窮人和被凌辱的人們為伍的，溫柔的耶穌，以及那位對生命懷著肅穆的敬意，對於周遭世界的不幸，懷有苦痛的同情，並在原始的非洲建造蘭巴倫醫院的史懷哲醫生，成了我青少年時代的偶像。這以後的幾年，我耽讀的書，相與的朋友，像一個又一個緊密相叩結的環節，構成了現時的我，也打成一條命運的鍊條，使我拴鎖其中。

我時常懷著深切的、謙卑的感謝，回憶這些曾經這樣、那樣地點燃了我內裡的，並不輝煌的火光的人、書本、事物和經歷。陳映真的一些小說，許南村的一些議論，便是這樣卑微的我的形成過程中，所留落的足

蹤。

初出遠門做客的那一年，父親頭一次來看我。在那次約莫十來分鐘的晤談中，有這樣的一句話：

「孩子，此後你要好好記得：

首先，你是上帝的孩子；

其次，你是中國的孩子；

然後，啊，你是我的孩子。

我把這些話送給你，擺在羈旅的行囊中，據以為人，據以處事……。」

記得我是飽含著熱淚聽受了這些話的。即使將「上帝」詮釋成「真理」和「愛」，這三個標準都不是容易的。然而，惟其不容易，這些話才成為我一生的勉勵。

回到故里，深刻地感到故舊、新知，以及許多遙遠的，不曾謀面的朋友們所加予我的溫暖的友情、關懷和激勵，使我感激，使我羞愧，使我惶恐。讓我對這些錯愛於我的人們，表示無言的、最誠摯的感謝。但是我著實不願意他們不知道：我是個平凡的、充滿了許多矛盾和缺點的人。但願他們的關切和他們對我的，超乎我所能馭負的期待，都成為嚴厲的鞭子和腳前的提燈，使我用功些、謙卑些、誠實些、勇敢些……。

（轉載自陳映真，〈鞭子和提燈〉，《陳映真散文集1·父親》，台北：洪範書店，二〇〇四年九月，

頁五）一四。原刊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人間出版社，《知識人的偏執》。）

我的老友陳映真

◎邱勝男（前基隆市私立光隆家商校長，已逝）

打從一九五〇年九月，和陳映真一起上台北成功中學的初中部到現在，足足有三十個年頭了。三十年來，我們兩人，初高中同窗共讀，朝夕與共。在大學裡，還同讀一個學院，一同在心儀的教授前聆聽教誨。畢業後，我們分別在基隆、台北的一個私立高中任教。從此，我一直在教職的崗位上，「進無師友之助，退

有家事之累」地虛擲生命，誤人子弟以至於今天。而映真卻在他波瀾壯闊、詭譎變化、無限愁苦、無限絢爛、不惜「拚命」、唯「愛」是施的荊棘路上，不勝其顛沛地度過了他的前半生。

剛進初一，映真的大塊頭和邋邋樣子，便隨著他出奇的才華，深深地引起同學們的關注。記得當時，舟山群島的官兵駐紮在成功中學，耽誤了開學的時間，先師王柔嘉先生先輔導我們讀一些唐詩。十二、三歲的小孩嘛，實在聽不懂詩，於是，映真便成為同學們的小老師



高中時代的陳映真（右）與好友邱勝男。
（翻攝自《陳映真作品集1》，人間出版社）



了。我還清晰地記得，有一次午飯的時候，映真以他的大塊頭扮演楊貴妃，唱作俱佳地向同學們解釋「雲鬢花顏金步搖」的意義，那種滑稽的形象，惹起了全堂的捧腹。另外，在許其和老師的勞作課、李宏璋老師的美術課以及華啟昌老師的音樂課裡，映真也都是我們全班心目中唯一的英雄。

一九五四年，又有幸和映真一起考入成功中學的高中部並同班讀書。這時，映真的思想漸趨成熟，才華更加洋溢。每天中午吃便當的時候，是他向同學們大「蓋」的時間，他豐富的學識以及他的談諧，他的善於演說，使同學們酷愛這課餘的一堂。每次同學們都端著便當圍繞在他的周圍，隨著他的演說而歡笑，而痛苦，甚至於泫然淚下。在這天天有笑、有淚的場合裡，我們漸漸認識了映真他那對人類幾近無私的愛和他民胞物與的胸懷。和映真相處，有時候，會覺得他很怪異，見解跟人不同。然而，事後（有時是三、五年甚至十餘年），卻會同意於他的看法，這時，便有魏武在曹娥碑對楊修自嘆「乃覺三十里」的感覺，而深佩映真的見解深邃，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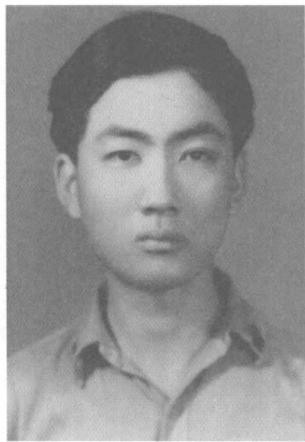
1957年2月12日，高三下學期，陳映真（右一）與同學一行十人登大屯山賞雪。（陳中統提供）

1957年2月12日，高三下學期，陳映真（左一）與同學一行十人登大屯山賞雪。（陳中統提供）



光遠大了。這就是映真在十年前的〈現代主義底再開發〉之所以在十年後才激起共鳴的原因罷！

記得是高二的時候吧！學校大門口的壁報輪到我們這一班編輯，映真負責了大部分文章和全部插圖的工作。他的一篇〈我看牛哥、李費蒙〉為當時因鍾情案件被圍剿的牛哥挺身而出，使得那些在成功中學執教的文協諸公目瞪口呆！還有一次是高一的生物課，有一位同學把要交的標本忘記在火車上了，生物老師馮國奧先生一向兇得沒人敢跟他講話，在老師逼著向這位同學要標本，全班靜靜地等待著一場暴風雨來襲時，映真聳起他的大塊頭說：「老師，他把標本忘記在火車上了。」說也奇怪，一向嚴厲得同學不敢親近的馮老師居然以極其關懷的口吻安慰著這位同學說：「標本沒關係，有沒有掉了其他東西呢？」有一年，寒假前，教官張毅先生帶我們到大屯山賞雪，由於是



下午才去的，因此到了天黑，我們還在山上，有同學擔憂著，而映真說：「愁什麼？反正到晚上我們大家都在床上睡覺了。」

從這些中學時代生活的吉光片羽裡，映真早已充滿了他的正義感的愛和達觀的人生觀了。

（摘錄自邱勝男，〈我的老友陳映真〉，《陳映真作品集6·思想的貧困》，台北：人間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四月，頁一三六～一三八。原刊一九八〇年十月十五日，《愛書人》一五四期。）

陳映真高中畢業照。
（陳中統提供）

陳映真初中畢業照。（翻攝自
《成功中學畢業紀念冊》）

我所認識的陳映真

◎單培（陳映真高中同學）

一九五七年的五二四劉自然事件，也就是一般所熟悉的攻打美國大使館事件。當日，在濟南路的成功中學校園裡，也起了一場巨大風波。朝會時，一反往例，卻見「愛國詩人」，路逾老師（筆名：紀弦）登台演講，細長的身體，留著八字鬚，比手劃腳地講得他台上熱淚下灑，台下熱血上騰，他一若習慣性地朗誦著詩歌，大聲呼叫著：「偉大的時刻正召喚著大有為的青年，老美吃定了我們，我們也受盡了氣，讓我們抓住這千載難逢的時辰，來表達我們赤誠愛國之情。」大家很感動，體溫也上升了幾度。朝會一結束，隨之，班長聯誼會開緊急會議，會中，一致通過，決定採取行動。「青年各努力，萬事在人為」，可不是我們的校訓嗎？於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成功青年報國絕不落人後。很多班次，大家把身上的零用錢全部掏出來，奉獻去購買彩色紙、小旗桿，準備寫口號，做三角旗子，遊行、示威去。幾位英文老師主動地幫忙，翻譯一些英文口號。不出幾個小時，五色繽紛的旗子皆有了，上面寫著一些，中、英文的口號、字句：「USA get out」，「We do not want US Aid anymore」，「老美，滾回去」，「我們不要美援」，「三天的審判是戲劇性的」，「我們要公平、真理」。

當日，適逢校長出差，訓導主任看守校園，眼見學生們情緒高昂，不知所措，連忙打電話向警察總局請



示，回電告示：「戒嚴期間，不得結隊公開遊行示威。」並稱：「警方將派警員來校守衛。」同時安撫「愛國詩人」，要他上台向學生說服。他終於又上台，一番極富情感的口白，聲淚俱下，要學生們冷靜，絕不要衝動，好好聽他老人家的話。台下群起譁然，他們不敢相信，他是早會上所敬愛的師長。高三丁班，幾位外省籍同學，更覺憤慨，罵稱尊長口是心非，他們絕對無法接受他的指導。於是行動付諸實行，不顧校方如何說辭，全班衝出校門，人手一旗，三人一伍，井然有序地，由濟南路出發，邁向數里之外的美國大使館前進。

這實在是個偉大的時刻，「光復」以來，破天荒的第一次自動自發的抗議遊行。校方深怕其他班級跟進，趕緊深鎖大門，加派警衛，並且要每班導師親臨課堂督導學生安心自習。這時高三丁班的隔鄰陳永善及陳中統

1957年，打字員劉自然遭美軍上士雷諾擊斃，經美軍法庭判為自衛，雷諾無罪離台，引起「劉自然事件」。數千民眾包圍台北美國大使館，有民眾衝入大使館內大肆搗毀。
(中央通訊社提供，蘇培基攝影)

同學，愛國不落人，在一位體育組管理人員的幫忙下就地取材，用一塊四尺見方的計分黑板，貼上紅色紙，用蒼勁有力的正楷，寫下抗議的心聲，上面寫道「我們強烈抗議，劉自然事件」。他倆人拿了抗議牌，翻牆而去，叫來一部人力三輪車，把牌子正放在跟前，直放北門口大使館前去。

接近北門口附近，已見人潮擁擠，鐵路平交道及十字路口已實施交通管制，任何車輛、人力車，皆受阻無法進入大使館方圓地區。交通執行人員眼見這三輪車頗為感動，揮手放行，他倆毫無困難地便到達現場，黑壓壓的群眾，牆裡牆外，見這一對勇敢青年共扶著抗議牌，頗為驚訝、讚美，隨即自動地讓出一條通路，他倆也不含糊地走進，把它高掛在大使館旗桿附近。這時群眾氣勢高昂，齊聲歡呼萬歲，眾人把他倆人扶在肩膀上高舉上天，作英雄式的凱旋，歡呼、讚美。相信他倆當時心裡的感受，一定是很痛快，到底把抗議的心聲揭露了，盡了一份書生應盡的義務。

事件過後，校園平靜下來。畢業班也忙著畢業會考及準備大專聯考；但是，警總、訓導處卻忙碌起來，忙於發掘誰是主腦，幕後煽動這些無知的學生去瞎鬧，不用分說，高三丁班的成員，凡曾參加搖旗吶喊、遊行抗議的，每人一份悔過書，歸罪自己無知盲動、受人利用，兩陳手續較多，費時也較久，先是訓導處的調查，然後是刑警總隊的傳訊。某日上課期間，他倆人應訊前往刑警總隊。天真的兩人還跟隊長客氣一番，並稱畢業考快到，希望隊長能夠不占掉太多時間，俾便回校準備功課，隊長首肯。

隊長從抽屜裡提出一疊卷宗，並拿出一張十二吋放大的黑白照片，面容嚴肅地指著照片說：「這兩個被群眾高抬在肩膀上，可是你們嗎？」他倆想不到這歷史鏡頭也有人那麼熱心拍攝下來，不覺地也笑了，那笑容正與照片一樣，是那麼自然、自信的微笑。一時也管不著那可能是他倆人此後喪失十多年自由的憑據，痛苦的寫真。隊長一再查問誰指使你們，一定要水落石出。可憐的學子，卻永遠找不出答案來，因為赤子心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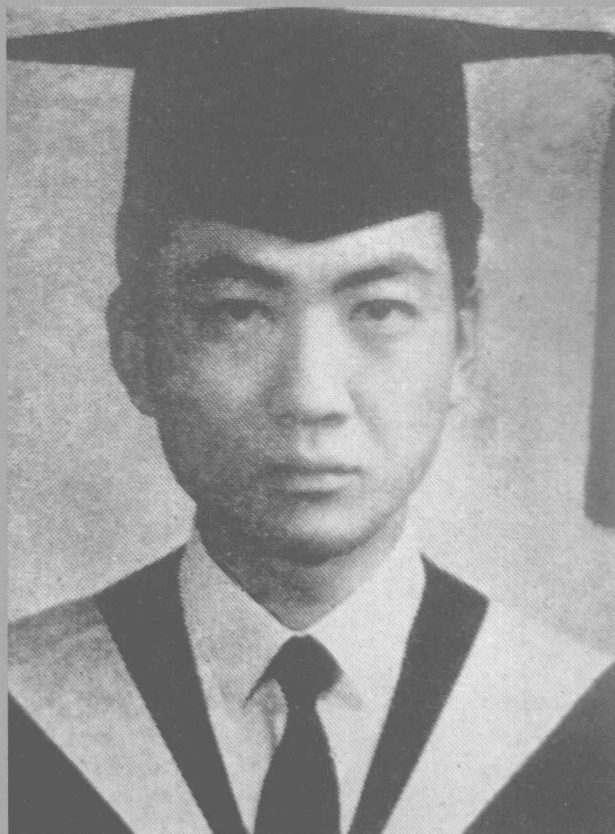
1957年「劉自然事件」中，
陳映真（右）與同學陳中統（中）手持標語至美國大使館前抗議。
（陳中統提供）

使行動，一顆赤誠愛國的心。最後兩人也不例外，各自交上一份家長簽名的悔過書，願重新做人，總算暫時了斷了這場風波。這時離大專聯考也不過只有個把月的時間，在這短短地兩個月裡，他倆的思潮是那麼洶湧，行動是無上的果斷，所幸他倆尚能平心靜氣迎戰大專聯考，而榜上題名。

（摘錄自單培，〈我所認識的陳映真〉，《陳映真作品集·思想的貧困》，台北：人間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四月，頁一四一～一四三。）

困悶的市鎮小知識分子

陳映真的文學與思想啟蒙（一九五八～一九六七）



陳映真大學畢業照。

（翻攝自《第二屆淡江文理學院畢業紀念冊》，淡江大學提供）

一九五九年九月，
還在淡江英專就讀外文系的陳映真，
從高中好友尤崇洵處接到一份寫稿邀約，
他改寫大二的英文作業交了出去，
這篇署名陳善的小說〈麵攤〉，立即引起了藝文界回響，
每個人都再問，
陳善是誰？

大學畢業、服完兵役，陳映真踏入社會，
先後擔任強恕中學英文老師以及輝瑞藥廠的文宣工作，
這段期間，他仍如飢似渴地吸收新知，
並與志同道合的夥伴們辦雜誌、開讀書會，
度過一段滿懷夢想的青春歲月。

後街·二

◎許南村

一九五八年，從貧困的家中，帶著昂貴的學費，他到淡水當時的淡江英專註冊，心情愁悵，卻完全不曾知道生活的旅程上，一個全新的階段在等候著他。

就在這小鎮上，他不知何以突然對於知識、對於文學，產生了近於狂熱的飢餓。遠遠超前於老師指定的進度，他查英語字典讀著英國文學史而不能滿足，開始把帶在身邊的、從父親的書架上取來的廚川白村《苦悶的象徵》，不記得什麼人寫的《西洋文學十二講》，津津有味地啃著，寫一本又一本的劄記。

在文學上，他開始把省吃儉用的錢拿到台北市牯嶺街這條舊書店街，去換取魯迅、巴金、老舍、茅盾的書，耽讀竟日終夜。但這被政治禁絕的祖國三〇年代文學作品的來源，自然有時而窮。而命運不可思議的手，在他不知不覺中，開始把他求知的目光移向社會科學。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在這文學青年的生命深處點燃了激動的火炬。從此，《聯共黨史》、《政治經濟學教程》、斯諾《中國的紅星》（日譯本）、莫斯科外語出版社《馬列選集》第一冊（英語）、出版於抗日戰爭時期，紙質粗礪的毛澤東寫的小冊子



陳映真就讀淡江英專時，對知識和文學產生狂熱，開始大量閱讀，包括從父親書架上取來的魯迅譯作《苦悶的象徵》。
（中研院文哲所提供）



……一寸寸改變和塑造著他。他幾乎日日覺得自己在不斷地蛻化，不斷地流變，卻不知道自己終於要蛻化成什麼，深深恐懼著不讓即使父母朋友察覺到自己不能自抑的豹變。

一九五九年，朋友尉天聰為其主編的文學同人刊物《筆匯》向他拉稿。從來不曾做過小說的他，把當時大二英文作業寫的故事，加以改寫擴充，付郵寄去。不久，短篇《麵攤》竟而神奇地印成鉛字，刊在《筆匯》上。

一九六〇年，二十三歲。他在這一年一口氣於《筆匯》上刊出了〈我的弟弟康雄〉、〈家〉、〈鄉村的教師〉、〈故鄉〉、〈死者〉和〈祖父與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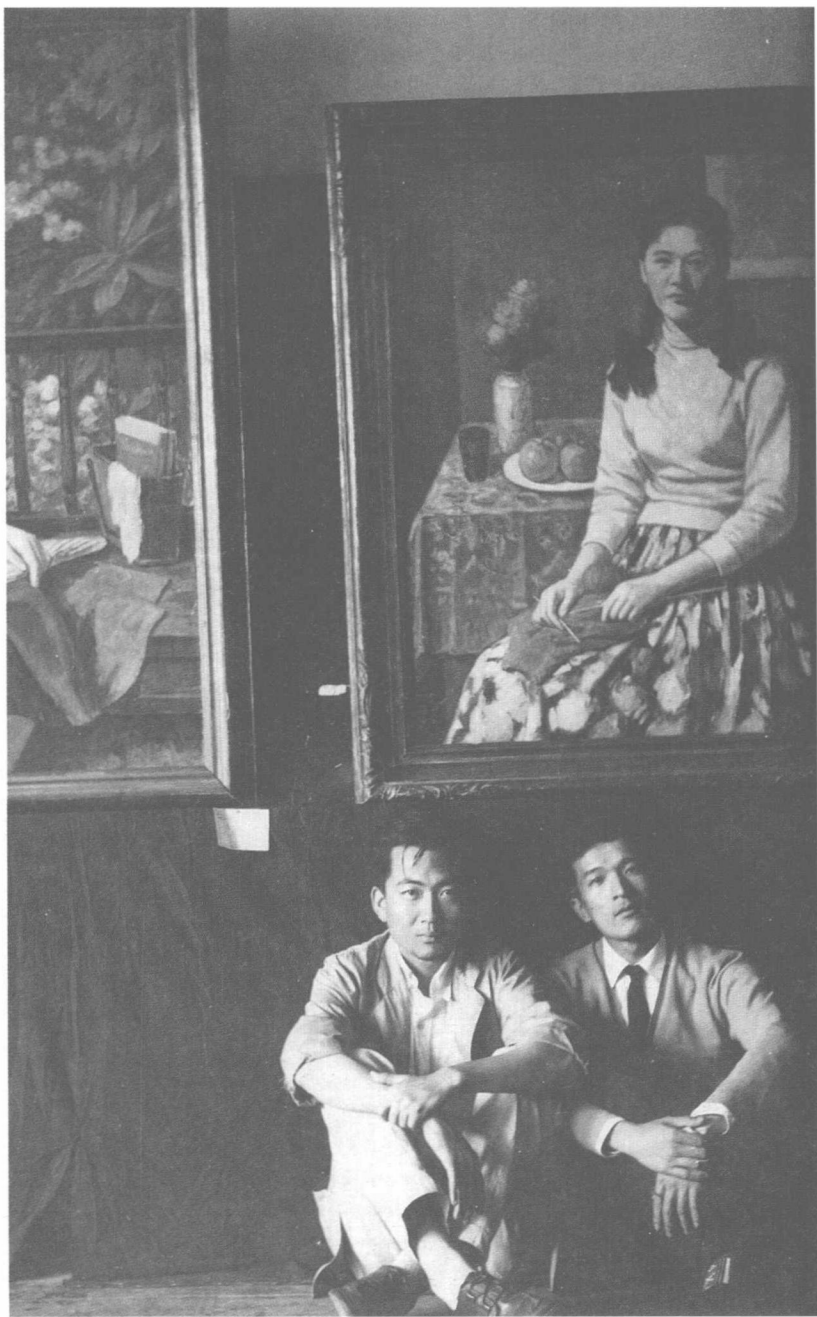
感謝這偶然的機緣，讓他因創作而得到了重大的解放。在反共偵探和恐怖的天羅地網中，思想、知識和情感上日增的激進化，使他年輕的心中充滿著激忿、焦慮和孤獨。但創作卻給他打開了一道充滿創造和審美的抒洩窗口。他開始在創作過程中，一寸寸推開了他潛意識深鎖的庫房，從中尋找千萬套瑰麗、奇幻而又神祕、詭異的戲服，去化妝他激烈的青春、夢想和憤怒，以及更其激進的孤獨和焦慮，在他一篇又一篇的故事中，以豐潤曲折的粉墨，去嗔痴妄狂，去七情六欲。

他從夢想中的遍地紅旗和現實中的恐懼和絕望間巨大的矛盾，塑造

1962年的淡江文理學院。
(翻攝自《第二屆淡江文理學院畢業紀念冊》，淡江大學提供)

淡江大學前身淡江英專時期校景。
(翻攝自《淡江大學校史》，淡江大學提供)

了一些總是懷抱著曖昧的理想，卻終至紛紛挫傷自戕而至崩萎的人物，避開了他自己最深的內在嚴重的絕望和自毀。而於是他變得喜悅開朗了。自我封閉的藩籬快速地撤除。他更能錮守他思想的隱密，同時又能喜悅



大學時代的陳映真（左）與時就讀師大美術系的摯友吳耀忠在吳的畫作下留影。
（翻攝自《陳映真作品集1》，人間出版社）



地享受著因《筆匯》而逐漸開闊起來的動人的友情和文藝的網絡。文學創作像一場及時的、豐沛的雨水，使他因意識形態的烈日劇烈的炙烤而瀕於乾裂的心智，得到了浸潤，使他既能保持對歷史唯物主義基本知識與原理的信從，又能對人類心靈最幽微複雜的存在，以及它所能噴發而出的創造與審美的巨大能量，保持高度
的敬畏、驚託與喜悅……。

一九六一年，他從改制後的淡江文理學院畢業的那年，他寫〈貓牠們的祖母〉、〈那麼衰老的眼淚〉、〈加略人猶大的故事〉和〈蘋果樹〉。他把抑壓到面目曖昧不明的馬克思主義同對於貧困粗礪的生活的回憶，同少年時代基督教信仰的神祕與疑惑，連同青年初醒的愛欲，在創作的調色盤中專注地調弄，帶著急促的呼吸在畫布上揮動畫筆，有時甚而迷惑了他自己。

六二年，他到軍中服役。軍隊裡下層外省老士官的傳奇和悲憫的命運，震動了他的感情，讓他在感性範圍內，深入體會了內戰和民族分裂的歷史對於大陸農民出身的老士官們殘酷的撥弄。一九六三年的〈文書〉和六四年的〈將軍族〉和遲至一九七九年才出土發表的〈纍纍〉，是這種體會的間接和直接的產物。

一九六三年，為了養活他自己和親恩如山的養母，他在退伍不久，就到台北市一家私立中學執英語教鞭。次年，他結識了一位年輕的日本知識分子。經由這異國友人誠摯而無私的協助，他得以在知識封禁嚴密的台北，讀到關於中國和世界的 newly radical 的知識，擴大了僅

90年代，淺井基文（右）訪台，與陳映真夫婦（後左一、左二）、李作成妻女（前左一、左二）在李作成墓園前留影。
淺井基文即陳映真於強恕中學執教時結識的日本友人；
李作成為陳映真強恕中學同事，1968年同案入獄。（淺井基文提供）

僅能從十幾年前的舊書去尋求啟發和信息的來源。也經由這可紀念的友誼，他第一次生動地體會到，對於建立一個真正和平與進步的世界深信不疑的善良的人們之間，真摯又嚴肅熱情的超國境的團結與友誼，是完全可能的。

一九六四年，他的思想像一個堅持己見的主人對待不情願的夥計那樣，向他提出了實踐的要求。命運是這樣的不可思議，竟然在那偵探遍地的荒蕪的時代，讓幾個帶著小資產階級的各樣軟弱和缺點的小青年，不約而同地、因著不同的歷程而憧憬著同一個夢想，走到了一起。同一年，除了〈將軍族〉，他還寫了〈淒慘的無言的嘴〉和〈一綠色之候鳥〉。一九六五年，他翻譯「共產黨宣言」和大正末年一個著名的日本社會主義者寫的入門書《現代社會之不安》，為他的讀書小圈（circle）增添讀物。然而在實踐上的寸進，並沒有在文學上使他表現出樂觀和勝利的展望。被牢不可破地困處在一個白色、荒蕪、反動，絲毫沒有變革力量和展望的生活中的絕望與悲戚的色彩，濃鬱地表現在六五年的〈兀自照耀著的太陽〉、〈獵人之死〉，和一九六六年的〈最後的夏日〉。

六六年，他寫了〈最後的夏日〉（發表於同年的〈哦，蘇珊娜！〉事實上是寫於服役的一九六〇年頃）；六七年，他寫〈唐情的喜劇〉和〈第一件差事〉，六八年被捕前不久，他發表〈六月裡的玫瑰花〉，都明顯地脫卻了他個人的感傷主義和悲觀主義色彩；相對地增添了嘲弄、諷刺和批判的顏色。究其根源，他受到激動的文革風潮的影響，實甚明顯。而正是在六六年底到六七年初，他和他親密的朋友們，受到思想渴求實踐的壓力，幼稚地走上了幼稚形式的組織的道路。

（摘錄自陳映真，〈後街——陳映真的創作歷程〉，《陳映真散文集1·父親》，台北：洪範書店，

二〇〇四年九月，頁五五～五九。一九九三年冬以許南村筆名發表。）

我的老師陳映真

◎ 蔣勳（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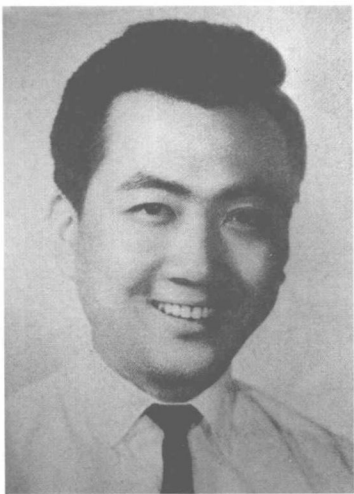
對於作家陳映真先生及我的老師陳永善先生之間，我一直有著混淆和尷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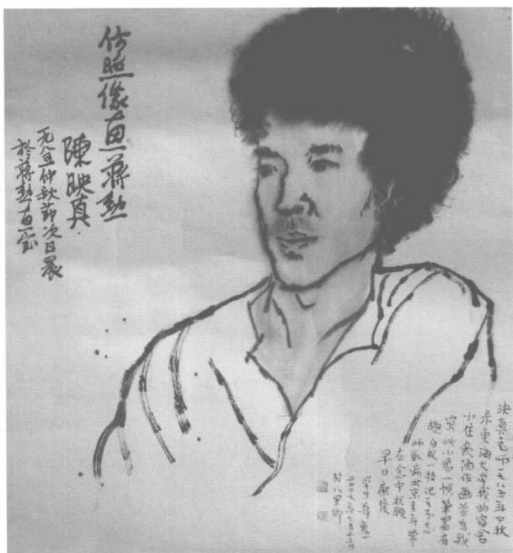
初識映真先生時，我還是強恕中學的高中生。當時耽於文學，荒廢了學校的課業；暑假參加學校的英文補修，映真先生便以他的本名陳永善出現在我的教室。

他剛從淡江英專畢業，被介紹到我就讀的高中教英文。印象中，他的穿著比一般老師隨便。長髮蓬鬆，一條繃巴巴的褲子。常常是一雙涼鞋，拖拖跼跼，走在校園裡，同學們覺得老師很性格，便給他取了一個外號「賈利古九」（賈利古柏為當時好萊塢西部片中的性格演員）。我們不喜歡上英文課，有時他就彈起吉他，教大夥兒唱歌；用低沉而厚的嗓音教唱美國的藍調。

不久，他擔任了學校裡文學社團和戲劇社團的指導老師，我們便熟悉了起來。

讀了他當時在《筆匯》、《現代文學》上發表的小說：〈我的弟弟康雄〉、〈一綠色之候鳥〉、〈將軍族〉、〈文書〉等，那





個在作品中流露著深沉的感傷與憂鬱的作家陳映真，和在校園裡因為逐漸熟悉起來，可以跟孩子們又笑又鬧的隨和的老師陳永善之間便有了一種奇異的混淆。

然而，有時他是十分嚴肅的。

他痛恨作弊的人；他在監考時對作弊者的嚴厲在校園裡盛傳著。

同學們不太了解，一個個性隨和的老師，對頑皮搗蛋的學生，對功課不好的學生都有寬容之心的，為什麼對作弊者有那樣嚴肅的態度。

我和映真先生熟起來是因為對文學的愛好。

第一次拿小說給他看，隔了好幾天都沒有回音。對初嘗寫作，渴望別人肯定的年紀，那等待回音的幾天，真是忐忑不安啊！常常要故意繞道到教員休息室，窺探一下，他是否手上正拿著那份稿子看。

有一天，他終於找我去。

是上地理課之前。已經打過上課鈴，一個同學跑來叫我：「陳永善老師叫你去教員休息室。」

我像彈簧一樣跳起。三腳兩腳跑下樓梯。

教員休息室的老師正絡繹抱著課本走出，往各年級的教室去。

一下子空下來的教員休息室顯得特別寂靜。一張一張辦公桌，一落一落擱在桌面上等待批閱的學生的作

業簿。

他招呼我坐下。他自己則靠在他的那張籐椅上，膝上攤開我的小說稿，逐頁翻看著。

沉默了一會兒，他忽然說起他的弟弟來了。

他說：「弟弟最近在學吹小喇叭。吹得吱吱歪歪，難聽極了。吵得四鄰不安，大家都恨不得把他殺掉。」

「但是，」他停了一下，安靜的告訴我：「我想：一個好的、吹出優美曲調的小喇叭手，肯定是要經過這難聽的、吹不成曲調的階段的罷！」

然後，他開始逐段和我討論起我的小說來了。

那個空寂的教員休息室，桌面上等待批閱的學生的作業，他的低沉而有說服力的聲音，我都不能忘記。以後在我自己的教育工作上，每每碰到對學生不耐煩的時刻，便不由想起映真先生和我逐字逐句討論的種種；以及，關於他告訴我的他那個學吹小喇叭的弟弟的故事。

高中畢業的時候，我請他在紀念冊上寫兩句話。他在走廊上站住，想了一會兒，接過筆和冊子，便寫了

兩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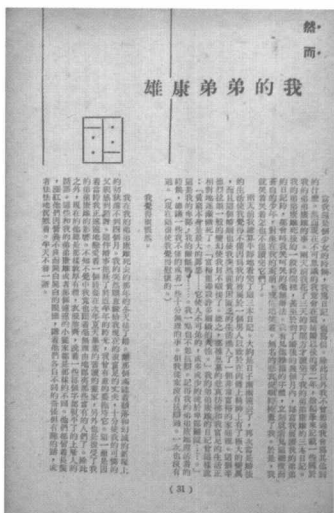
求真若渴

愛人如己

從高中到大學，我和映真先生談論的多是文學上的問題。

也有時因為觀點上的不同有所爭辯。

我較傾向於著迷他早期的小說：〈我的弟弟康雄〉、〈兀自



陳映真〈我的弟弟康雄〉，1959年以「然而」為筆名發表於《筆匯》革新號9期。
(文訊資料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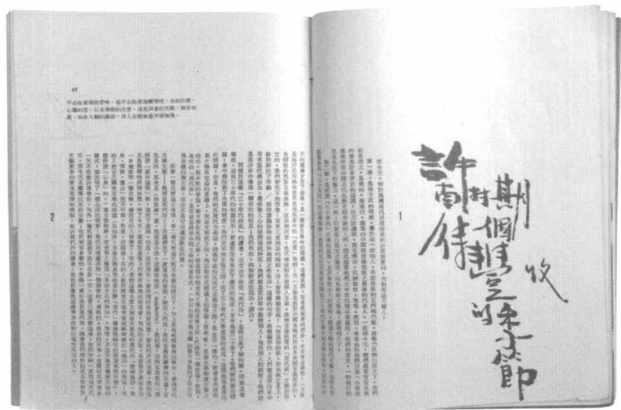
照耀著的太陽〉、〈鄉村的教師〉、〈蘋果樹〉等。我內裡極其頹放和感傷的部分，大學以後，由於課業壓力的消失，由於整個台灣社會更趨於欲樂的消費形態，愈發如霉菌一樣，蔓延開來。

長頭髮，破爛的牛仔褲，日夜顛倒的生活，蒼白憂愁，似乎已不僅是文藝青年嚮往波希米亞生活故作的調調兒，也確實反映著一種內在的虛空與無力，在那為苦悶封鎖的年代，在一種近於自戕式的毀滅裡也感覺著某種自我懲罰而快慰著罷！

然而，映真先生顯然已比較自覺地掙脫了他一手塑造的「康雄」、「小淳」、「吳錦翔」無力而頹苦的世界，在更大的歷史的、或人類的共同生存中鍛鍊了凝視苦難的氣力，可以從頹廢自苦中超拔而出了。

收在這個集子中較早的兩篇：〈期待一箇豐收的季節〉（一九六七），〈知識人的偏執〉（一九六八），都完成於那一段時間。

可以用最一般性的意義這樣說：現代主義是一種反抗。能夠對於現代主義稍做發生學的考查的人，就能明白：現代主義如何是對於被歐戰揭破了的、歐洲既有價值底反抗，又如何是對於急速的工業化社會所強施於個人的、劃一性底反抗。台灣的現代派，在囫圇吞下現代主義的時候，也吞下了這種反抗的最抽象的意義。我說「抽象的意義」，是因為在反抗之先，必須有一個被反抗的東西。然而，與整個中國的精神，思想的歷史整個兒疏離著的台灣的現代派們，實在說，連這種反抗的對象都沒有了。



陳映真〈期待一箇豐收的季節〉，1967年以許南村為筆名發表於《草原》創刊號。（文訊資料室）



——〈期待一箇豐收的季節〉

陳映真先生對於台灣現代主義深刻的反省與檢討，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恐怕來自於他自己曾經切身經過最深的對現代主義的摸索罷。他早期小說中頹放自苦的主角，理想墮落之後的自戕毀滅，那種蝕啃生命的本質上的絕望，放之於台灣現代主義所有的作品中，至今亦仍然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現代」對於他，並非外在形式上的造作，卻來自於政治禁閉年代對那苦悶的反彈。映真先生「現代主義」時期的作品不同於他同時期的作家，以及他較早地反省到了台灣現代主義的虛假性，都可以從這一基礎上看到端倪罷。

大學以後，我有時在西門町一帶的咖啡店遇見他，或者他寫信給我，談起他的作品，他大致已有上述這種批評，只是當時我自然是不能十分懂得的。

一次在明星咖啡屋，為了現代詩，我竟和他論辯起來。那是我覺得他少有的焦躁與憤怒的一次。

代所有中國優秀的知識人註定的一張「罪狀」罷。

因為一貫地從自己的反省與贖罪出發，映真先生的小說與隨筆之間，有著特別密切的關聯。許多人惋惜魯迅放棄了小說創作，浪費時間於隨筆雜文。這樣的論調，也許恰恰錯誤地理解了魯迅之所以為魯迅的理由罷。

同樣的，收在這個集子中的隨筆，似乎也恰恰是小說家陳映真更為率真直接的自白。細讀〈作為一個作家……〉，彷彿竟是〈山路〉中蔡千惠那封撼人心魂的書信；而讀完憂慮商品文化下青少年的〈新種族〉，趙南棟的面容也就歷歷如繪了。

陳映真的文體一貫委婉纏綿。節奏特別緩慢，連續的形容詞、副詞的間隔，使閱讀者的呼吸也跟著靜定下來，進入他思想與反省的層次。這種文體，在他的小說與隨筆中都可見到。而文體自然來源於作家內在對事物「求真若渴」的細密的、近於科學家的分析與觀察；也來自於對人、對生命宗教情懷的「愛人如己」的寬納與包容罷。

先生全集付梓，隨筆卷囑我為序，愧不敢當，「求真若渴·愛人如己」，銘記於心。

（轉載自蔣勳，〈我的老師陳映真〉，《陳映真作品集》8·鳶山，

台北：人間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四月，頁一九二—二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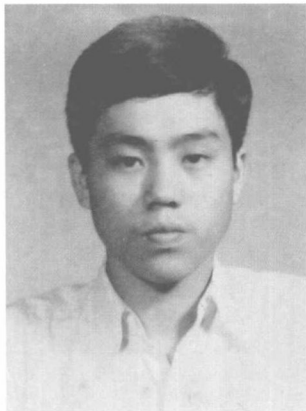
木柵書簡

◎尉天驄（政治大學名譽教授）

紹銘兄：

真高興聽到你為陳映真編選小說集。現在我把自己对陳映真的印象寫下來，做為你寫序文的參考。

我和陳映真都曾是台北成功中學的學生，我比他高一級，但是在學校時，我們卻不曾有過交往。一九五八年，我讀大學三年級的時候，與友人接辦了《筆匯》月刊。這個刊物本來每半月出一單張，內容也缺乏重心。我們接辦以後，決定重新開始，以二十四開本的月刊形式出現，以推動文學藝術的現代化為重心。當時參加工作的，除劉國松已經大學畢業，在中學教美術；其他許國衡、尤崇洵都還在大學念書。我們那時不敢邀請大作家寫稿，也不願意看他們趾高氣揚的樣子。記得有一次在印刷廠遇見一位刊物的編輯，我問他可不可以彼此交換廣告，他臉上馬上現出不屑的神采。於是我們盡量到年輕一輩找稿子。《筆匯》第二期出版不久，我必須到台中接受三個月的大專學生軍訓，三、四、五、六期的一切編務完全交給台北的幾位朋友負責，不過我們之間每天都至少有一封限時信往還。有一次，崇洵用掛號寄來一篇題名《麵攤》的小說，



陳映真的高中同學尤崇洵，因就讀政大中文系結識尉天驄，成為《筆匯》向陳映真邀稿的關鍵人物，攝於1946年高中畢業時。（文訊資料室）



要我看看。信上說，他認為這一篇寫得非常好，並附帶著說：作者是他中學的同班同學。這封信寄來的時候，正是軍訓正緊張的時候，我大致翻了那篇稿子，立刻又寄了回去。我跟崇洵說，如果你認為好，就交出去排版好了。沒多久，第五期寄了來，這一次我才真的把那篇小說讀了一遍。讀完以後喜歡得不得了，立刻請崇洵再向他拉稿。沒多久我就結訓回台北了。

這是我第一次與陳映真的接觸，也是他第一次發表作品。雖然說是「接觸」，事實上我們還沒有見過面。有一次崇洵對我說：

「你一定認得他。記不得成功中學的吉他社，那個大塊頭就是他。」
但是我怎麼也想不到那個大塊頭來。一天晚上，崇洵約他到泰順街家中去，我去的時候，他還沒有來，

主編《筆匯》時期的尉天驄，攝於1960年代末。
(尉天驄提供)

陳映真〈那麼衰老的眼淚〉，1961年發表於《筆匯》2卷7期。
(文訊資料室)

我跟崇洵就坐在榻榻米上聊天，過一會有人在門外喊叫，嗓門很大。崇洵說：「這傢伙來了！」然後他把門外的客人接到客廳裡。誰知他還沒進來，一邊脫鞋一面就叫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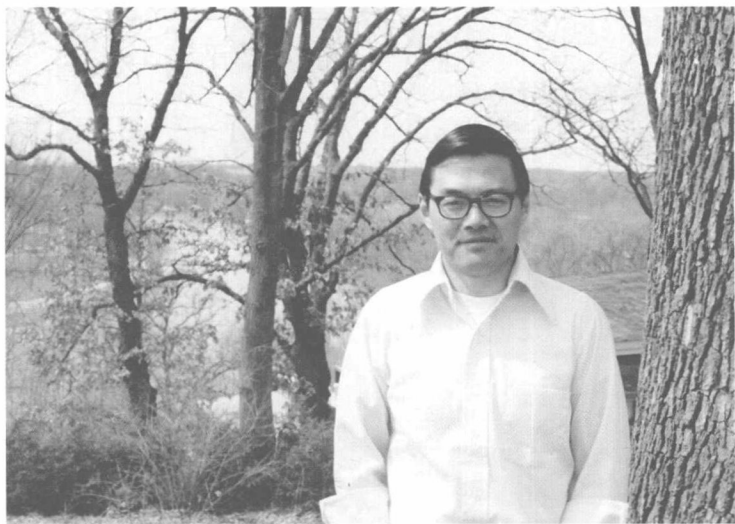
「哎呀！是你啊！」

就這樣我們有了第一次的正式會面，而從那一天起，陳映真也就成了《筆匯》的同人。更巧的，那一年他寄居在永和鎮一間小學的教員家，離我居住的中和鄉很近。因此，我常常騎著那輛老爺腳踏車去找他。他住的那間房子只有三個榻榻米大，是跟一位鄭老師合住的，由於鄭老師多在辦公室工作，所以我們可以很從容地坐在榻榻米上聊天，有時乾脆躺下來。他本是鶯歌人，因為父親在台中聖經書院教國文，便搬到台中去住。他有兄弟六人，姊妹兩人。他排行老二，跟老大是個雙胞胎。老大有七歲（按：應為九歲）時候就死了，他所用的「陳映真」的筆名，便是老大的名字。有一次我跟他開玩笑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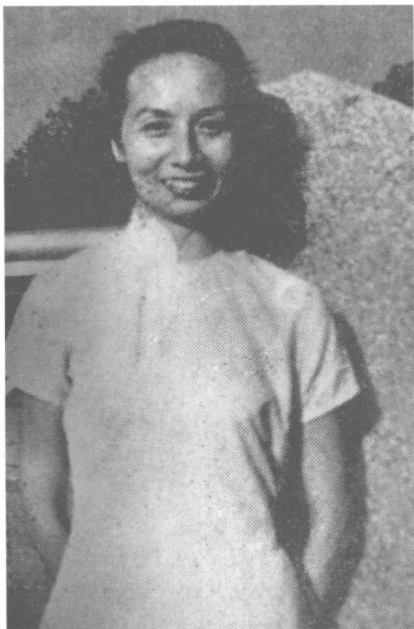
「你用死人的名字，小心他跟你搗亂啊！」

如果在遙遠的他，今天還能夠想到這一句話，該會無可奈何地苦笑吧！

他是家中的老二，事實上等於大哥。同時他還要奔波在另一個家之間。原來他的伯父沒有兒子，他很小的時候便過繼了過去。這位伯父本來留給他一些遺產，但一方面他根本不會管錢，二來也被別人騙了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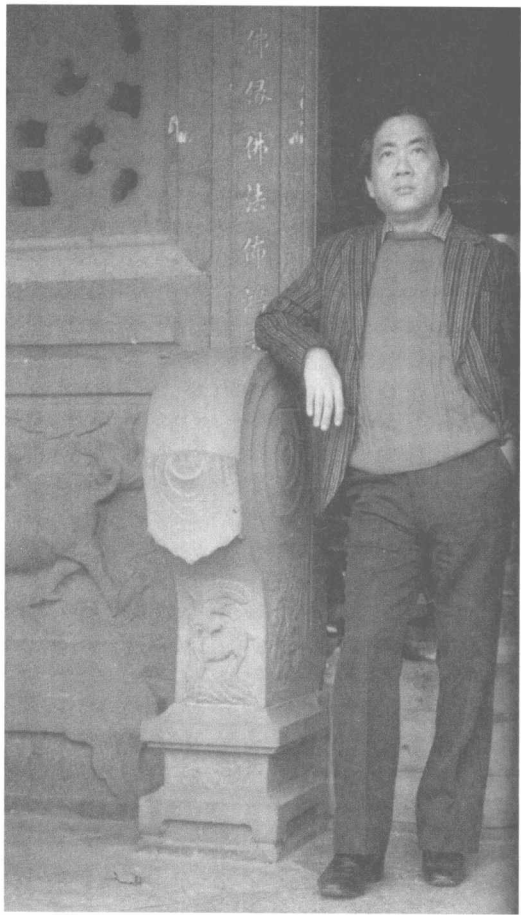


《筆匯》時期的許國銜。（尉天聰提供）



到他讀大學的時候家境已經不大好。在〈故鄉〉一開始：「吃光了父親的人壽保險金……」實在是那時的寫照。所以我認識他的將近十年歲月中，冬天他都是穿著那件染了色的海軍舊大衣。他跟我講過，他的父親所以能夠在光復後就教國文，實在是平日自修得來的。在日治時代，他的父親同一群朋友暗地裡努力學習祖國的文字。所以光復的時候，他的父親曾帶他去火車站歡迎祖國的軍隊，那時候因為歡迎的人潮太擁擠了，火車的行進慢得像牛車一樣，因此他們等了將近一天，才看到滿帶風塵的祖國的隊伍。就在那一次的歡迎中，從軍隊的軍服和行李上，他第一次看到祖國的貧窮。這在〈鄉村的教師〉中，曾有過類似的描寫。我去過他在台中和板橋的兩個家，從他們的日常飲食中，我看出他們的日子過得很艱苦，他的伯母更長期患有周身顫抖、語言不清的毛病，這一些使他更能體驗到窮人的日子是什麼樣子，也像康雄一樣感到貧窮是人類的一大罪惡。

但是，在我早期與他相處的日子裡，我們從他身上可以看到很濃厚的浪漫色彩和虛無思想。〈我的弟弟康雄〉是他大學的作文，印刷時的原稿後面，還有葉嘉瑩教授長達兩張紙的批語。這篇作品發表以後，當時很引起一番騷動，同時也使《筆匯》同人對創作建立了信心。那時候，台灣的文壇還不夠熱鬧，真正算得上刊物，似乎只有《文學雜誌》、《現代文學》和《筆匯》三個。《文學雜誌》像個厚重的學者，《現代文學》像個用功的大學生，和它們比較起來，《筆匯》就多少有點響馬的味道了。



一九五九年六月，我和國衡都大學畢業了，接著來的便是接受為期一年的兵役。恰好我服役的地點是小金門，國衡雖在台北，卻也忙得分不開身。於是拉稿子、跑印刷廠的事便由崇洵、國松和映真三個人承擔下來。那時候，經濟問題又常常圍繞著大家，於是本來就不重修飾的他們，更加蓬

頭垢面了。有一次，我的一位長輩就忍不住說：

「你們幾個光顧得辦雜誌，竟沒有注意到自己的樣子很像虛無黨了！」

在這一段日子，映真因為鄭老師調職離開了永和，便搬到和平西路一家日本式的木樓上去住。那是專門供學生寄宿的，而且包辦伙食。就在這一家，他認識一個叫阿蕙的女孩子，而且有過很熾熱的愛情。然而，由於其他原因，這段感情沒有能夠繼續下去。在〈加略人猶大的故事〉的後面，他有一段附記，就是那一段生活的紀念。我至今還記得退伍後回到台北，好幾次曾陪他繞著那間小木樓憑吊。有一次，他對我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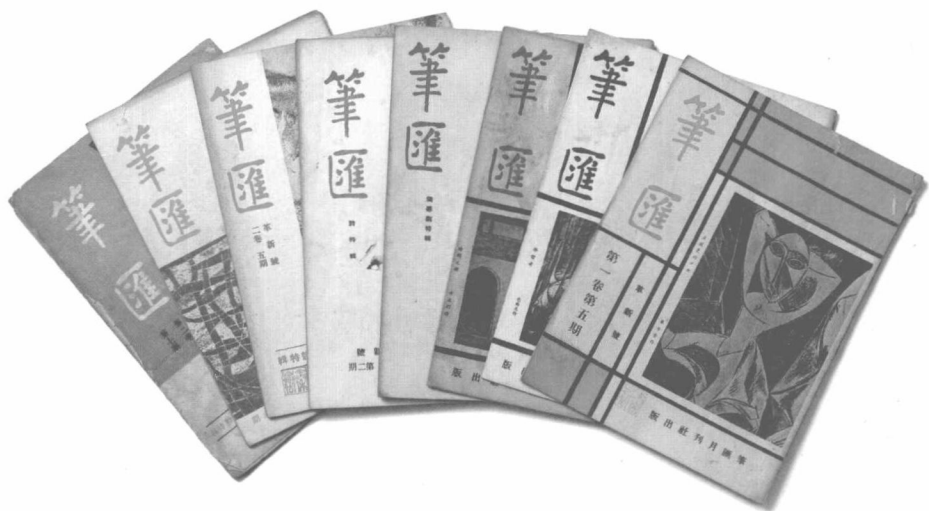
「前兩天，曾經在街上碰到阿蕙，我們坐在冰店裡聊得很開心。」

在我所知道的他的愛情故事中，有一個最能看出他的純真和敏感。大一的時候，他因為讀書的關係，賃

居在淡水鎮一個窮苦人家。由於他的日子過得很淡苦，那家女主人便對這個初次離家而仍然帶著孩子氣的大一學生關心起來。這種溫暖沒有多久便在他的心中滋長出愛戀的情意，而且深深地讓苦惱纏繞著他。最後他再也忍不下去，忍痛地離開那個人家。當他搬走的那天，那位婦人曾奇怪有什麼地方得罪了他，他告訴她沒有，相反地他一直忘不了他們夫妻對他的照顧，只是他不能再住下去，說著說著兩個人都像姊弟那樣地哭起來。在陳映真的〈故鄉〉中，他曾僅僅只用很少的文字，便刻劃出一個令人感到非常溫暖的小女人，也許是其來有自吧！

在文學批評上，我不贊成那種「賈寶玉就是曹雪芹」式的考據方法，但是在同一作家的作品中尋求類似的感情和意象，似乎可以增進對一位作家的了解。像李商隱的詩經常愛用「無端」，就可以體會出他對人生的無可奈何。又如屠格涅夫的作品，經常把一個小女人（如《貴族之家》的麗莎、《父與子》的費多西亞）寫得活神活現，也許可以使人了解到他終身不娶的原因吧！

閑話少說。總之，《筆匯》時代的陳映真真是一個具有浪漫氣質的虛無者，也同其他浪漫主義和虛無主義者一樣，作品



陳映真從就讀淡江外文系開始，便在尉天聰主編的《筆匯》發表小說作品。
(文訊資料室)

裡充滿了生命的狂熱和詩一般的憂鬱。這種氣味，不要說別人，就連我自己也深受他的傳染。說來好笑，他的很多作品的文字都經過我略加改正，但是我自己在《筆匯》時代的一些習作，卻染上了他的調子。記得《文學季刊》創刊之時，我寫了一篇〈大山〉，他看過以後高興得不得了。他叫著說：

「驢子！你終於把陳映真的一泡屎給拉掉了。」

驢子是國衡給我的綽號。那時候，我有幾篇東西甚至連映真的弟弟也分不清楚是誰的。所以在我的小說集《到梵林墩去的人》出版時，我特地選了那篇有陳映真味的〈微雨〉放在卷首，以紀念我們的友誼。同時也讓那些污衊我們的人知道，黑夜亂丟石頭是嚇不住人的。因為，有人在編某種小說選集時曾說尉天聰的作品是抄陳映真的，所以不能選入。我的作品不成熟是事實，但要用某種別有用心帽子壓在上面，只能讓人感到無聊。

扯得太遠了。回過頭來再說陳映真吧！一九六一年我退伍前夕，因病動了一次大手術，軍醫院在台中，距陳映真家不遠，所以我曾有一段時間到他家中去玩；也深深感受他家濃厚的宗教氣氛。等我退伍回來，他又入伍了，再加上經濟情況不好，《筆匯》在出滿兩卷二十四期後，終於停刊了。

然後我就開始自己的教員生涯，甚至把自己放在考據一類的研究工作中達四年之久。這一時期，是陳映真轉變的時期，他的作品多發表在《現代文學》上。雖然，那些作品愈來愈受人注意，他卻覺得自己還是有



陳映真手抄姚一葦評論尉天聰作品的文章。
(尉天聰提供)



些自我感傷。那時候他在台北一所私立中學教英文，我們仍然經常相會。現在我說一件事，來證明他當時是如何厭惡流行的現代調。

那一階段他跟台灣一些談存在主義，談邏輯實證論，談性解放……的朋友經常在一起。有一次他認識了一位女詩人，兩人相當一段時間後，女的就批評甚至斥責他是一個落伍者，她說男女相遇像兩條平行的軌道，永遠無法真正了解，必須而且也只有「性」才能讓他們結合在一起。映真告訴她說，在一個人際關係如此繁複的時代，一個人要想解除個人的疏離感而又不肯從整個社會著手，最後只有藉著放縱的性生活來麻醉自己。但是，性並不是新鮮的玩意，在南朝的齊梁之世，早就玩得花樣百出了，雖然在歷史上我們可以見到貴族們解除寂寞的方法是放縱情欲，但其趨於沒落也是從這裡開始。所以，性決不是解決一切的萬靈丹，而一個人要表示自己的存在，應該是努力認識自己生存的時間與空間，然後從

《文季》同仁合影，前排左二齊益壽、左四姚一葦、左五何欣、左六黃春明；
後排左二起孫桂芝、陳麗娜、尉天驄、白先勇、王禎和，後排右一陳映真。
(翻攝自《陳映真作品集7》，人間出版社)



其中肯定自己的責任與方向，如此「雖千萬人吾往矣」，才是真的有了自我，否則，只是一種任性而已。這一段生活使他寫了一篇〈獵人之死〉，這段認識便孕育了後來的〈唐情的喜劇〉。

因此，基於現實的認識，他便對產生於中國舊傳統的知識分子的孤芳自賞與自我放逐有所批評，對於這些人的第二代——些因新舊交替，上下為難而帶有些神經質的年輕人——也有著無限同情。這在〈一綠色之候鳥〉與〈淒慘的無言的嘴〉中很明白地可以看得出來。而為了未來的發展，他對現代主義尤其對於在台灣走了邪的現代主義不能不加以批判；這一方面是基於他的知識，另一方面也基於他的生活經驗。這一階段，他不僅跟那些站在現代主義旗幟下的知識分子有所交往，而且在他們辦《劇場》雜誌、從事各種演出等活動時，更體驗出大家（包括他自己）所走的道路都是蒼白無力的，而且是一種文化上的自瀆。這就是他所以寫出〈現代主義底再開發〉的動機，也是他退出《劇場》的原因。不過，《劇場》的分裂是他很

1980年代，許國衡（後排左一）返台與老友相聚。

前排左起：黃春明太太、王幼薇、何欣、郭楓；

後排左起許國衡、尉天驄、李南衡、福蜀濤、王禎和、唐文標、齊益壽、陳映真。

（尉天驄提供）

痛心的一件事，他曾好幾次後悔當時的年輕的意氣用事，也一直懷念著那一階段的友誼。

這一時期，他常來郊外找我，有時我們到新婚的國衡家去。他告訴我，台北某出版社要出版十巨冊的《本省作家選集》，主編人要選他的一些作品，卻被他拒絕了。他問那位主編：中國文學能夠劃分這是山東文藝、那是山西文藝嗎？既然不能，台灣文藝這個名詞除了狹隘的地方主義外，就沒有多大的意義了。因此，這部選集出版以後就沒有他的作品。我說出這一點，沒有別的意義，只證明那些對陳映真落井下石、說他是××分子的作家（甚至曾自認是陳映真好友的人），在如何信口開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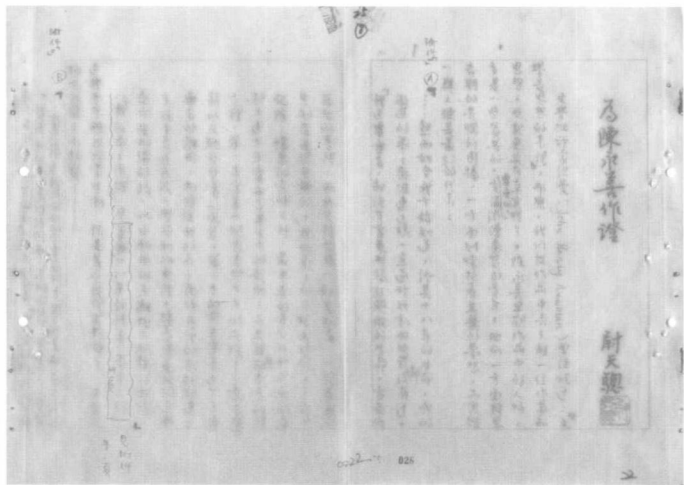
除此之外，我們常為一些文學的觀念爭論不已。有一次他說：

「我們常常得意於自己的寫作技巧，沾沾自喜於自己刻劃出一個人物，安排了一個好的情節，但是，如果我們在認識上是自私的，那些東西又有什麼意義？」

「認識上的事，也沒有資格說誰對誰錯？」我說。

「但是，一個知識分子總該有反省的能力，難道說，張勳如果擅長寫小說，我們也能認為他的復辟思想可以用藝術做為掩飾嗎？」

我們不但爭吵，也決言辦個雜誌，這就是《文學季刊》。雖然他自己決心擺脫過去的風格，但《文學季刊》還是不劃定一定



陳映真遭捕後，尉天驄不畏牽連，親自寫信向軍法局說明陳映真的清白。
(檔案管理局提供)

的路線，只要誠懇的創作，任何風格都不排斥。這一時期，他認為要鼓勵青年朋友寫作，必須要他們認清「人」的問題，也許求好心切，他的小說反而有力不從心的感覺，甚至好幾次還打了回票。不過，他的隨筆卻深刻有力，在我記憶中，還保留著他的一些失望，那是他每寫完一篇小說後一定產生的惆悵。在談話中，他常不滿於台灣社會中老的一代留下的病根與新的一代的病態結合而生的苟安和逃避精神，但是，我還不知道他那嚮往史懷哲（A. Schweitzer）的獻身的種種，已構成政治上的不能諒解。有人說：「世界上有兩事是永遠不能爭辯的，那就是政治與愛情。」那麼，為他的政治上的流放在任何辯護，都是多餘的了。

只是每次讀到顧貞觀寄吳漢槎的兩首〈金縷曲〉：「廿載包胥承一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救」，真是感到慚愧。早些日子，國衡在他的《現代獨幕劇選》的後記

上，曾經懷念那一段辦《筆匯》的生活，他說：「十一年來，人事全非，不但那時的雜誌的紙張已經發黃，當年一同趕稿子，抬槓、爬山、散步的朋友們，有幸有不幸地都已四散了。現在再檢出它們來發表，完全是為了紀念那一段不知天高地厚、滿懷著許多夢想的日子。」今天拉拉雜雜寫了這些，也止不住想起我們這一



陳映真（坐者右一）與好友尉天驄（立者）一家人。
（人間出版社提供）

代年輕人在近十多年來的命運。現在抄一首陳與義的〈臨江仙〉做為結束吧——

憶昔午橋橋上飲，座中盡是豪英，長溝流月去無聲，杏花疏影裡，吹笛到天明。
二十餘年成一夢，此身雖在堪驚，閒登小閣眺新晴，古今多少事，漁唱起三更。

祝

愉快

天驄上 一九七二年六月

（轉載自尉天驄，〈木柵書簡（之二）〉，〈陳映真選集〉，香港：小草出版社，一九七二年，頁四二一—四三〇。）

遠行

陳映真的入獄與歸來（一九六八—一九八七）

一九六八年，

因著在友人客廳的幾次聚會，幾本左派的書，

陳映真和他讀書會的朋友們被迫「遠行」，成了政治犯。

走過掙扎與絕望，

陳映真發現，自己不僅身處牢獄，也身處歷史現場。

小學的吳老師、鄰家的陸姊姊，

從前擦身而過的這些白色恐怖案件，

揭開重重迷霧，他們仍有著樂觀與熱情，

然而其中也有歷史覆蓋不了的傷痛。



一九七五年，
帶著歷史的沉重遠行歸來，
陳映真投入文學創作、台灣史研究，
爾後更走上街頭，參與解嚴前後一波又一波的社會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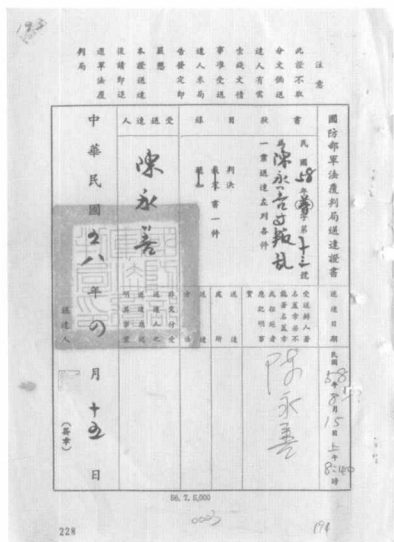
陳映真（右一）參與反白色恐怖及政治迫害大遊行。
（邱萬興攝影）

後街·三

◎許南村

一九六八年五月，他和他的朋友們讓一個被布建為文教記者的偵探所出賣，陸續被捕。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他被判決徒刑十年定讞。七〇年春節前，他被移監到台東泰源監獄。在那裡，他頭一次遇見了百數十名在一九五〇年韓戰爆發前後全面政治肅清時代被投獄、倖免被判殺於當時大屠的恐怖、在縲絏中已經度過了二十年上下的政治犯。

在那個四面環山，被高大的紅磚圍牆牢牢封禁的監獄，啊，他終於和被殘酷的暴力所湮滅、卻依然不死的歷史，正面相值了。他直接會見了小小的時候大人們在恐懼中噤聲耳語所及的人們和他們的時代。他看見了他在青年時代更深人靜竊讀破舊的禁書時，在書上留下了眉批，在扉頁上寫下自己的名字，簽上購買日期，端正地蓋上印章的那一代人。在押房裡，在放風的日日夜夜，他帶著無言的激動和喟嘆，不知饜足地聽取那被暴力、強權和最放膽的謊言所抹殺、歪曲和污穢的一整段歷史雲煙。穿越時光的煙塵，他噙著熱淚去瞻望一世代激



陳映真於1968年被捕入獄，此為「陳永善叛亂檔案資料」中的「國防部軍法覆判局送達證書」。
(檔案管理局提供)



越的青春，以靈魂的戰慄諦聽那逝去一代的風火雷電。獄中多少個不能成眠的夜晚，他反反覆覆地想著，面對無法迴避的生死抉擇、每天清晨不確定地等候絕命的點呼時，對於生，懷抱了最渴切的眷戀；對於因義就死，表現了至大至剛的勇氣的一代人。五〇年代心懷一面赤旗，奔走於暗夜的台灣，籍不分大陸本省，不惜以錦繡青春縱身飛躍，投入鍛造新中國的熊熊爐火的一代人，對於他，再也不是恐懼、神祕的耳語和空虛、曲扭的流言，而是活生生的血肉和激昂的青春。他會見了早已為故鄉腐敗的經濟成長所遺忘的一整個世代的人，並且經由這些倖存於荒陬、孤獨的流放之島的人們，經由那於當時已仆死刑場二十年的人們的生史，他會見了被暴力和謠言所欲湮滅的歷史。

*

到七〇年，他即使在台東山區的泰源監獄，也能從《中央日報》看見「保衛釣魚台運動」的

1970年代保釣示威。

(翻攝自《台灣發展圖錄》，聯經出版公司)



風潮在島內外激動地展開。他更從在獄中訂購、由他日夜懷念的文友所創辦的《文季》季刊、從《中外文學》中，驚訝地聞到一股全新的、前進的氣息在圍牆外的文學圈中，帶著難以自抑的激越，強力地擴散著。做為一代顯學的現代主義詩，遭到島內外新起的評論家猛烈批判。文學的民族形式與民族風格問題；文學語言應該讓廣泛群眾普遍理解的問題……文學是什麼、為什麼、為誰……這些文學觀的基本問題被提出來了。他像是聽到了人們竟然詠唱起他會唱又因某種極大的威脅而不敢唱的歌那樣地激動。他在那些論戰者的名字中，看見許多他的朋友和他所知道的人們，在前進與反動的雙方，鮮明地站上了立場。他感到囚壁以外的故鄉，不知如何而來的一陣春風，是怎樣開始要煽動星星之火……。

*

一九七五年，他因蔣介石去世百日忌的特赦減刑而提早三年獲釋。台灣社會在他流放七年中經歷了「獨裁下經濟發展」的高峰期。重回故園，他頗有滄海桑田的感慨。但台灣的思潮已一反五〇年以降冷戰和內戰思維，更使他吃驚。他於是知道了保釣運動左翼的思想和文化影響。大專校園的社會意識萌芽發展。高信

林懷民於1973年創辦雲門舞集，帶動台灣現代表演藝術的發展，此照攝於1977年。
(翻攝自《有名人物無名氏》，攝影家出版社，
阮義忠攝影)

陳映真(右)與高信疆(左)合影。
(翻攝自《陳映真作品集4》，人間出版社)

疆主持的時報「人間」副刊在世俗水平上不斷地激起新的知識和文化的漣漪。朱銘和洪通的藝術使人們對深蘊於民間的強力審美發出了驚嘆。「雲門」的集結與創作，讓人們感受到創造性的舞蹈的語言照樣深深地使人們的靈魂騷動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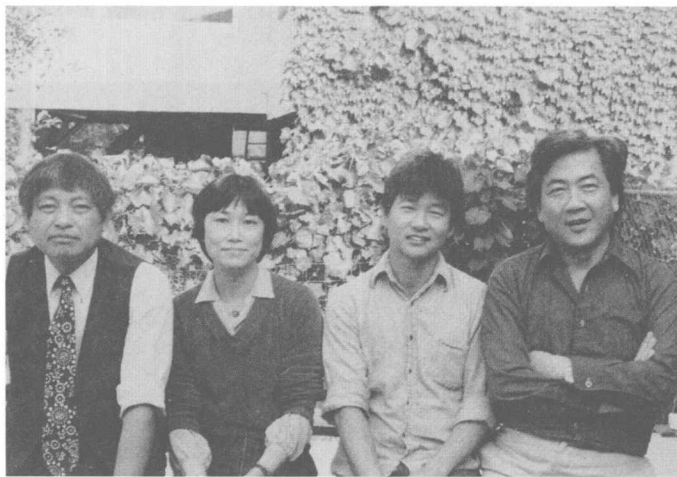
七六年，他為雜誌《夏潮》的編務，盡一些打雜寫文章的義務。同年，他的小說由遠景出版社集結成兩本集子，其中的一本，於出刊不久遭到禁止發行。七八年，他在出獄後第一次發表小說《賀大哥》、《夜行貨車》與《上班族的一日》。

同一年，在余光中發表《狼來了！》、彭歌發表



鄉土文學論戰的場域之一《仙人掌》雜誌。
(文訊資料室)

右起黃春明、陳映真、施叔青、尉天聰，參加鄉土文學論戰二十年研討會。
(人間出版社提供)



的點名批判（沒有人性，何來文學？）之後，鄉土文學論戰在反共法西斯恐怖中登場。鄉土文學系的同人作家在大恐怖中勉力抵抗。國民黨全面動員學者、文特、黨團刊物對鄉土文學進行恐怖圍剿，至召開

國軍文藝大會而達到高潮。而今日在台獨文學論壇上無任意氣風發的作家、理論家，在當時似乎一致採取了識時務的緘默。經歷了國民黨白色鎮壓的他，敏銳地感受到形勢的險峻。

就在此時，胡秋原、徐復觀和鄭學稼公開發表文章支持了鄉土文學，形勢一轉，保衛了鄉土文學。

一九七九年十月三日早晨，他突然遭到調查局以「涉嫌叛亂，拘捕防逃」拘捕令逮捕。三十六小時之後，他奇蹟一般地獲得保釋。他被前來具保的妻帶回到被恣意搜查得凌亂不堪的書房，在地板的一隅，他撿

1983年在愛荷華友人家小聚，前排左起安格爾、陳麗娜、聶華苓、王安憶；後排左起陳映真、茹志鵲、許世旭夫婦。
（翻攝自《陳映真作品集6》，人間出版社）

1983年9月29日於愛荷華詩人呂嘉行家，陳映真與戴國輝初次見面，舉行「台灣人意識台灣民族的虛像與真相」座談。
右起陳映真、呂嘉行、葉芸芸、戴國輝。（林彩美提供）

起了一本他為《夏潮》工作時的採訪筆記。筆記上竟記載一個被壓殺的工會運動的始末。虎口歸來，讀著數年前的採訪筆記，不禁眼熱。他突然悟解，當他生活在隨時可能被逮捕的日月中，寫作竟是唯一的抵抗和自我衛。他把採訪筆記的材料小說化，就是八〇年發表的《雲》。

一九八二年，他發表《萬商帝君》。八三年，他回應了早在一九六八年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坊對他的邀請，平生第一次獲准出國赴美。同年，他發表了以五〇年代的反共肅清歷史為題材的兩個短篇小說《鈴璫花》和《山路》。後者竟獲選為那一年時報推薦小說獎。

*

一九八五年，他和幾位共同謀生的年輕朋友經一年餘的籌劃，創辦結合了報告攝影和報告文學、深度報導的月刊雜誌《人間》。在「從社會弱小者的立場去看台灣的人、生活、勞動、生態環境、社會和歷史，從而進行記錄、見證、報告和批判」的宗旨下，他驚嘆地發現生活和勞動的現場本身是何等深刻善誘的教師，讓一個個從來只知道生活的膚淺的表皮的年輕人快速成長，在文字與攝影報告上很快取得不叫人刮目相視的進步，留下至今叫萬千讀者難於遺忘的作品。《人間》在一九八九年深秋因不勝財務虧損而休刊，但至今受到讀者歷久不衰的評價。他知道這一切都源於當年茹苦共



陳映真自畫像，繪於1985年。
(蔣勳提供)

事的青年們喜人的創意、大量艱苦工作和學習直接的結果。

八七年，他發表〈趙南棟〉。

*

從政治上論，他認為大陸與台灣的分裂，在日帝下是帝國主義的侵奪，在韓戰後是美帝國主義干涉的結果。台灣的左翼應該以克服帝國主義干預下的民族分斷，實現民族自主下和平的統一為首要的顧念。對於大陸開放改革後的官僚主義、腐敗現象和階級再分解，他有越來越深切的不滿。但他認為這是民族內部和人民內部的矛盾，從來和反對外力干預，實現民族團結與統一不產生矛盾。

在文學上，他認為不論是台灣社史上的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階段（一八九五～一九四五），是半封建半殖民地階段（一九四五～五〇），是新殖民地半封建階段（一九五〇～六三），還是一九六三年以降的新殖民地邊陲資本主義階段，反對外來干預，反對封建主義，克服民族分斷，是台灣文學思潮的主流。二〇年代的「白話文運動」和新舊文學的鬥爭，二〇年代到三〇年代初的第一次鄉土文學論爭、二〇年代台灣的無產階級文化運動和文學運動，都是做為帝國主義從中國割讓出去的台灣，針對帝國主義和與之相為溫存的封建主義，在文學領域上進行鬥爭的文學。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的「台灣新現實主義文學論



《鄉土文學討論集》於1978年出版，尉天驄主編，包括胡秋原三萬字的長序，以及70多篇相關論述文章，是「鄉土文學論戰」最詳盡的紀錄。（文訊資料室）

台灣結與中國結論戰場域之一
《夏潮論壇》。（傅月庵提供）

思想視野而創作，對他是不可思議的。然而，他認識到、並且相信，創作有一個極為細緻而有一定程度自主性的領域。真正的創作之樂，也在這個神奇的領域。和一般的印象極為不同的是，他並不特別喜好理論和社會科學。一個搞創作的人去搞理論、搞社會科學，對一貫讀書不求其甚解的他，是一件無味的苦事。而他之接近理論，是由於他必須尋求思想出路，而客觀上又沒有一群進步優秀的社會科學隊伍做為他的依靠之故。

他自知只有中人之智。命運卻像是緊緊相扣的一個又一個環節，選擇了他，驅使他在四、五十年中，走過台灣當代歷史的後街。正如他為《人間》雜誌採訪時，他看到的是飽食、腐敗、奢侈、冷酷、炫麗、幸福的台灣的後街；環境的崩壞、人的傷痕、文化的失據……他走過的歷史巷道，是小學吳老師的失蹤；是槍決政治犯的布告；是被帶走的陸家姊妹；是禁書上的署名和印章；是禁書為他打開的激進主義的世界；是他在政治監獄中相逢的五〇年代殘酷肅清的大獄中一段激烈、啞啞、抑壓著一代青春和風雷的歷史……。

如果要他重新活過，無疑仍然要選擇去走這一條激動、荒蕪，充滿著豐裕無比的、因無告的痛苦、血淚，因不可置信的愛和勇氣所提煉的真實與啟發的後街。對於他這半生，他基本上無所悔恨。但如果他能一切重來，他但願更用功些、對待自己更嚴峻一些，想得更深一些，從而寫更多、更好一些的作品。當然，對於由盛年而初老的他，這一切應未為晚。

（摘錄自陳映真，《後街——陳映真的創作歷程》，《陳映真散文集1·父親》，台北：洪範書店，

二〇〇四年九月，頁六〇～六九。一九九三年冬以許南村筆名發表。）

被湮滅的歷史的寂寞

◎陳映真

九歲上，我的戀生的小哥死了。

由於是「單卵性戀生」，我和小哥不只形貌相似，心靈也極為相通。二次大戰末期，生家和實際上是我三伯父家的養家，一起疏散到以陶盜著名的鶯鎮。這是兩個戀生兄弟相聚最長的一段時日。

我於今還記得，這兩個八、九歲大的戀生兄弟，一旦相聚，總有說不完的話。有一回，在一旁聽過兩個小孩喋喋不休的談話後，我的養父憂愁地對我的生父說：

「聽孩子們講論的，都不是實在的事。我擔心將來成為淨說空話和假話的人。」

「這毋寧是孩子們想像力開始發軔的時候吧。」

據說我的生父是這樣回答了他從小就親愛而敬重的三兄。

日本快戰敗的時候，盟軍的飛機時來台灣空襲。記得是一個盛夏的下午，這一對戀生兄弟放學回家，一路上照樣又說話、又玩耍。一會兒是圍著路邊的小花叢計數花朵的數目，一會兒是蹲在樹蔭下看蟻群簇擁著一隻巨大的、翠綠的蚱蜢的屍體……卻不知道盟軍的飛機正在他們的頭上盤旋，偶爾機身急劇下滑，施行威嚇性的掃射。

那時候，在那炎熱、寂靜無人的溪邊小路上，是我先看見了一個高大的男子，急步從遠處走來。

「看，爸爸來了。」

逐漸看清楚了那魁梧的男子的背著陽光的臉，我驚喜地對小哥說。

父親沉著一臉憂怒，沉默地打了我們兄弟一個人一個巴掌，帶我們走蔭蔽的路，躲盟軍的飛機回家。

現在想起來，父親一路上都在想像著被飛機掃射，橫屍在溪邊小路的血泊中的愛兒吧。然而這孿生兄弟，卻只顧噉噉地說話，看成群的黑蟻搬動蚱蜢翠綠的死屍。

這小哥終於病死，成了用白布包起來的一小木箱的骨灰，在繞裊的線香中，供在幽暗的客廳裡，留下我瑟縮在屋角的椅子上流淚。

然而那幼小的寂寞，並不曾因歲月的流轉而消失。那喪亡了自己的一半，失去了一個那樣無從思議地契合的心靈的寂寞，即使是五十初度的現在，依然時而廢然地襲來，不能自己。

三十歲那一年，我身陷縲紲。三十三歲，移送到台東泰源深山中一個用紅磚砌成城堡似的監獄。在那裡，我初次會見了五〇年初政治大肅清中倖活下來的，被判終生監禁的人們。

在這以前，五〇年初的肅清，是禁書上的記載，是耳語中恐怖的故事。但被移送到台東的那一年，歷史成為活的、血肉的人。然而這活的、血肉的歷史，在當時，已經被禁錮和湮滅了將近二十年。我的同押房裡的朋友「阿三」，便是這被禁錮和湮滅的，卻依舊活著的歷史的一人。他們以僅僅只是活著的事實，對禁錮者和湮滅者，發出那禁錮者與湮滅者也無可如何的嘲諷。

阿三身體壯碩，異乎常人。他面目黝黑，兩道濃密的劍眉下，鑲著一對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加上他一臉落腮密生的鬚鬚，使我常常想起家裡一幅於今也不知流失何方的，某日本畫家用水墨揮灑而成的，小小的達

摩仙人像來。

三十四歲那年，整個監獄又移回綠島，住進一座水泥的腥味猶新的，新蓋的大監獄。

也是一個夏天的上午吧。滂沱的大雨已經連下了數日。緊緊依山而起的這監獄的大水溝，被從山上挾樹枝、石頭湍流而下的大水堵塞了。

一陣重濁的開鎖聲後，押房沉重的鐵門呀然地開了。監獄官看起來神情舒爽。他開始點了五、六個囚人的名字。

「出去清理大水溝。」

監獄官說。

因為連綿的豪雨，幾日來無可奈何地被取消了放風散步的機會。包括我在內的這五、六個囚人，於是高高興興地出去淋雨掬水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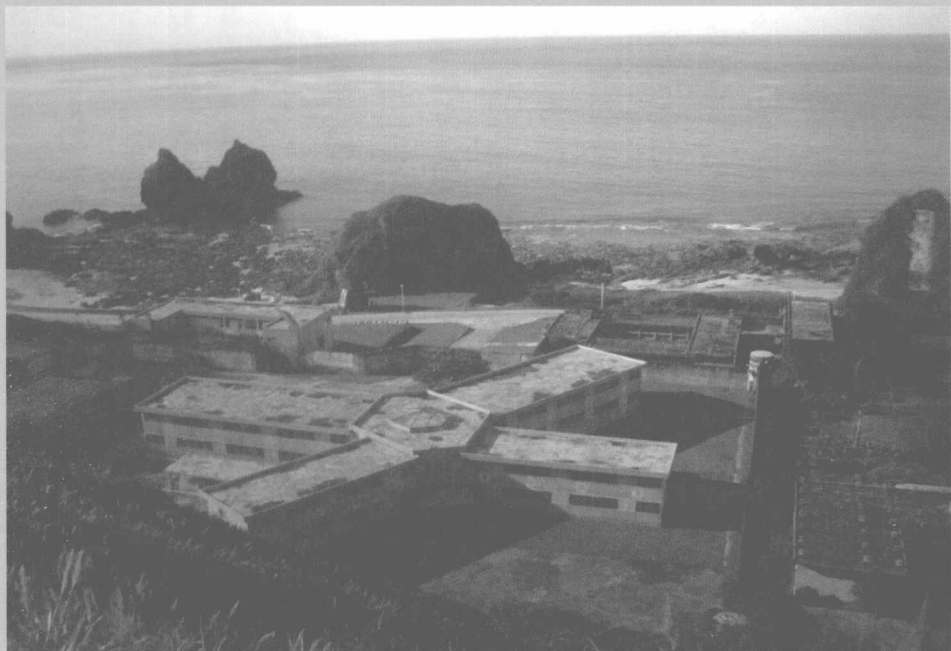
不到二十分鐘，忽然一聲巨大而結實的爆裂聲在我的身後響起。我驚慌地轉身，看見十公尺外的監獄的圍牆倒塌，從山上滑下成噸的泥漿。

是落雷打開了那麼雄厚的圍牆嗎？我這樣想著。

但我們很快地被衛兵、監獄官趕回押房。沒有多久，我們從窗口上看見許多軍服的監獄職員，表情凝重地站在泥漿堆成的小山邊。我終於知道，連日大雨，引起了山崩。崩頽滑落的



1985年，陳映真繪製的綠島時期自畫像。
(蔣勳提供)



上為綠洲山莊（綠島感訓監獄）鳥瞰圖，下為綠洲山莊一角。
（翻攝自《貝殼·白沙·綠島風箏》，台東縣政府觀光處）

大量泥漿，衝破了圍牆，把正在圍牆下的菜圃裡作業的阿三，埋在裡面。

雖然有人說雨還不斷地在下，深怕有第二個山崩，但我至今依舊不能明瞭，當時為什麼沒有任何挖土救人的行動。也許即便立刻一鏟鏟地鏟掉泥濘的土漿，也救不了阿三，但是明明知道他被活活地掩埋在那一座小小的山巒似的，雨中的土堆裡，卻無可如何地在押房裡，沉默地照樣吃晚飯、就寢……我感到幾乎無法對應的憂悵。

移到綠島以後，監方指定阿三和其他三、四個也是一九五〇年初倖活下來的老終生犯，從事菜圃的生產作業。比起除了放風時間之外都得囚一室的我們，他是「自由」了許多。我常常在窗口上凝望他在圍牆下勞動的、黝黑而壯健的身影。他偶爾也遠遠地朝著我，瞪著銅鈴兒似的眼睛，咧著一口雪白的牙齒，無聲地與我交換著問候的微笑。

這個過去同住了一個押房時，早上起來，總是要打一套不知其名的拳法的阿三，現在就壓在那泥土堆裡了。雨終於停了。我看著那潮溼的、深黃色的泥山，逐漸在烈日下曝成荒蕪的灰色。而阿三依舊睡在那堆泥土裡。

終於有一日，軍事檢察官來了。他們開始挖出阿三的屍體。他被一條雪白的布蓋著，由警衛連的兩個士兵，打我的窗口抬走。在擔架的後面，跟著一個紅腫著眼眶的，也很壯獷的後生。

「啊，就是他吧。阿三的孩子。」

幾乎掉光了牙齒，出生地和阿三的故鄉只隔著一條小溪的老何，喟嘆也似地說。

對於老何這一輩政治囚人，阿三有一個大家全知道的故事。

阿三被帶走的二十多歲上，留下妻子和一個幼兒。後來妻子離家他嫁，由祖父母帶大的兒子，變成了一

個不聽管教的「不良少年」。六〇年代，阿三的老父親把孩子帶到監獄來見入獄後從未謀面的父親。在接見室裡，也不知道平素不算能說善道的阿三的怎樣一席話，使孩子跪地不起，痛哭流涕。從此便據說阿三的孩子變好了。

「一定是他兒子。看他的模樣，像誰？」老何吶動著沒有了牙齒的嘴，輕搖著頭，這樣說，「像阿三……」

每一年，我的父親，我的弟弟們，總是要從台灣本島老遠地來綠島探監。我在接見室裡，隔著隔音玻璃，看見父親的白髮，一年多似一年；看見弟弟們的髮型衣著在變化；知道他們一房房陸續成了親；在照片裡看見他們添了寶寶……然而，要等阿三死後，我才更其深切地感覺到，不止在綠島，在全世界許多人遺忘的陰晦的角落，有多少為著一種不肯妥協的信念和希望；為著堅持某一種人活下去的方式而遭囚辱與拷問的人們，被他們的親人以外的整個世界所遺忘了。



綠洲山莊的南側放封區，照片中可看到山凹處，曾因豪雨造成土石崩塌，土石自山凹沖刷而下，壓死當時外役工作的林達三。
(曹欽榮攝影)

非得等到人死了才能送出監獄的阿三，到底埋在何處？那個紅腫著雙眼，默默地跟在擔架後面的、壯健的青年，如今也是四十的人了吧。「為了世界上無數的、在遭人湮滅的角落裡，為著不肯釋手的，生命中的一盞燈火，而正在受盡囚錮、拷問之苦的，被全世界遺忘的人們而活，而寫作……」

阿三死去的那一年，在盛暑的囚房，我曾經這樣對於自己做了淡淡、卻是虔誠的許諾。

然而，真正回到了鬪鬧的市廛，面對一個泰然地湮沒和遺忘歷史的，喧譁、傲慢、咄咄逼人、而又滿口酒臭的社會和世界，想著在世界各個隱藏的囚屋中，抱著愛與信念呻吟、喘息的人們，我感到震顫魂靈的孤單與寂寞。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一日，我不期而飛到民眾運動鼎沸的漢城。

我立刻放棄了一個人孤單地旅行的計畫，每天在到處彌漫著催淚瓦斯的漢城，跟著學生和民眾，為了躲避警察的催淚彈在漢城街上流竄。我也花了不少時間訪問韓國的民眾派作家、訪問學生組織和教會。我終於發現，在韓國，不論是教會、學生運動和文學運動，都有嚴然的理論和實踐的歷史。對於那樣認真而熱烈地凝視自己生命、自己生活和民族的韓國人民，我不能自抑地產生了至深的敬意。

就在那樣的韓國的那樣的漢城市，我參加了在著名的明洞聖堂舉行，由著名的金壽煥主教主持的一次為韓國民主與和平的大彌撒。

我在明洞聖堂內外將近兩萬個信徒中，切膚地感受到韓國前進的天主教（與新教）的真實而廣闊的民眾性。兩萬個信眾屏息、虔敬地聆聽對我而言「和希臘文一樣」陌生的韓語講道。我看見那些溫柔、堅定，和平而又激動的信徒們的臉上，發散著某種不能思議喜悅的光芒。我感到二十多年來難得體驗的心靈的激動。「如果我是信徒，我簡直要說，我看見了帶著千年釘痕的耶穌，徘徊在苦難而又堅毅的，這些韓國的信眾之

間。」我這樣對自己說。

一個多小時的彌撒結束。為了分娩新的韓國而處在痛苦中的，我所不識的韓國天主教徒，向我欠身祝福平安。忽然間，兩萬個信徒都點亮了手上的彩燭。哦，兩萬支謙卑、溫柔而又明亮的蠟燭！有一位修女為我點上手中一截紫色的蠟燭。而歌聲如流水似地揚起。我在兩萬盞燭流中，從明洞聖堂的斜坡，和信眾一道流下戒嚴中的、充滿著催淚瓦斯辛辣味道的、夜的漢城市。鎮暴警察以全副鎮暴武裝，沉默地列隊於道路的兩旁。而那獨特的歌聲，在兩萬個信眾的口中，不斷地溫柔而又堅毅地重複著。

「這是怎樣的一首具有民族特色的讚美詩啊……」我這樣忖思著。

然而，我終於知道了這祈禱似的、



韓國民主運動，大學生聲援文益煥牧師，高呼反美、統一口號。

(翻攝自《人間》44期)



溫謫的、不無感傷的歌謠，是一條「每一個韓國人從小開始唱到大的歌」。

「這條歌，如果不是讚美歌，究竟是一條歌唱著什麼的歌呢？」

「這一首歌謠反覆不斷地唱：『我們內心最深的願望，是祖國的統一』……」修女用英語說。

我無言了。我以肅穆而又激動的心，凝神諦聽著兩萬盞燭光中的兩萬顆心靈的深處吟唱出來的虔敬的歌

聲：「我們內心最深的願望，是祖國的統一。」哦，親愛的天主……我的熱淚簌簌地下了。

我想起，在台灣，大多數的人們絕不以民族的分裂與國土的斷裂為羞恥、痛苦和悲哀。學生們說：我們

1987年，陳映真（右）訪韓時與韓國詩人許世旭在韓國著名的「統一路上」。
（翻攝自《陳映真作品集3》，人間出版社）

陳映真為《人間》雜誌到韓國採訪韓國民主運動。
（翻攝自《人間》44期）

要學生權，要關心工農，但是不要用統獨問題來煩我們。台灣教會要高舉「鄉土神學」，十多年前就主張讓台灣成爲一個與中國斷絕的「新而獨立的國家」。許多「海外學人」在台北會集一堂，像討論著與自己民族毫無關係的問題似地，對於「統獨問題」品頭論足。有一些作家說，對不起，我對於大陸中國沒有感情呢。新成立不久的野黨，在連帝國主義者都已廢棄的舊文件堆中找「台灣地位未定」的依據，力倡台灣主權不屬中國之議，陽為自決，實欲獨立。

「要怎樣理解台灣的這樣的情況呢？」

這樣的迷惑，常常困擾著我。而迷惑之所以迷惑，卻不是因為各式各樣的事大主義和分離主義有什麼新論成爲思想和知識上的挑戰，恰恰相反，是因為這些台灣的事大主義和分離主義的邏輯，在知性上過分明顯的貧乏與粗疏，竟能在台灣的士林、學院和堂廟中，嗡嗡喳喳，議論不休。

要以僅僅是四十年不到的台灣戰後史的發展，來抹殺、否定和湮泯中國民眾所創造的數千年的歷史；寧可奉承及身可見其衰敗的強權，而以強權的眼光卑視一切中國的事物，卻註定了要和才只不過四十年前那些唾棄自己的民族，瘋狂地使自己「皇國民化」的士紳、知識分子一樣，在歷史的轉折中灰飛湮滅。我於是看見歷史對於歪曲歷史者的冷峻的報復了。

一個人以平庸的智慧，安靜地看透那只是中才之智就能看破的一時代的愚癡。這又是何其不堪的寂寞呢？

（轉載自陳映真，〈被湮滅的歷史的寂寞〉，《聯合文學》四卷十期，一九八八年八月，頁一〇〇—一〇三。）

關於十·三事件

◎陳映真

《美麗島》編者按：

青年名作家陳映真（永善）歷劫二天歸來後，以他慣有的筆調寫下這篇感人的記述。我們基於某些考慮，從略了文中記述作者思想情況的部分（約二千三百字）。作者說這「為的是向海內外關心我和錯愛於我的朋友們，告白我目前的政治見解的大略。也為的是我深深地感到，表達個人最深切、最真摯的思想之自由，是今天中國人應不惜以生命去換取的權利。」我們知道這使本文減色不少。我們悲切地希望我們的下一代能不再背負我們這一悲哀！這是我們應該告白於讀者並向作者致歉的！

從本文的記述中，我們可以看出軍法當局在處置本案時的做法較過去是有了改善，我們希望這是一個善意革新的開始！

十月三日早晨約莫七點四十分，內人才上班不久，我正在客廳讀報，一夥年輕的治安人員驀然闖了進來。

「我們是調查局，想請你去一趟。」

一個年輕人在胸口袋裡掏一下派司，又塞進口袋裡。我無言地起立，在他們的簇擁中，到樓上的臥室換下睡衣，隨便換上一身便服，又復在簇擁之中，下了樓。

「有證件嗎？」我無氣力地說。

有人讓我看文件。警備總部軍法處的拘票，說是涉嫌叛亂，拘捕防逃！

——為什麼？怎麼會？這是怎麼回事啊！

一種絕望性的疑懼，在他們驀然闖進的片刻就攫住了我。一年多來，我淪落商界，為生活奔忙，過著沒有時間讀書、寫字、思想的日子，萬萬想不到他們連這樣的我也不肯放過。

和十一年前一樣，我被兩個人一左一右地夾持著，坐進一部大轎車。放眼望去，整條巷子若說十步一崗，五步一哨，大約也不為過。車子就那樣停了約莫三、四分鐘。「在搜索中罷……」我茫然地想。而車子也終於開動了。

我看見他們收崗收哨，人數之多，令人困惑。一路上，他們還好幾次用無線電對講機聯絡著。

——全面性的逮捕罷……。

我憂愁地想著。晨起空腹抽煙，覺得尤其的辛辣、焦渴。然而他們也讓我一根接一根地抽，望著車窗外，車子正駛過秀朗橋，駛向新店。車外是忙碌起來了的早晨的台北。然而一車之隔，已經是兩個世界了。

據我抵達新店頭城的調查局總局時填寫的單子，我是在早晨八時二十分抵達的。當我走進偵訊室，我的腦子裡老想著擺在通到這偵訊室的走廊上的一隻白色帆布擔架，擔架上隱約著點點陳舊的血跡。

——我是「二進宮」，這一回怕逃不過一頓好打罷。

我慌茫地想著。「吃過早點麼？」他們問。「吃過。」我胡亂地說。「不必客氣，我們都為你準備好

了，有牛奶、有麵包。」我望著窗下長桌上的口杯和土司，默然不語。

年輕的治安人員熱心地為我送來濕毛巾，把牛奶推在我跟前，我終於喝了泡得又濃又甜的牛奶，煙燻的、苦澀的口感到甜美。

偵訊是從一位年長、官位較高的先生開始的。他說我出獄後還是不老實，說我罪證齊全，要我自己交代。我說我實在不明白我犯了什麼事，他於是冷笑，說我自己做的事自己頂明白，事到如今，還是老老實實交代清楚的好。後來他問我的思想，我坦白地，大略地述說了我的思想。他對我的述說，似乎尚無不滿，要我好好地 and 別的治安人員合作，就走了。

偵訊在他們堅持由我自動「交代」，而我又茫然不知從何「交代」的情況下陷於長時間的膠著。過午，偵訊室的門開了，十來個人紛紛抬進封好的八、九個紙箱。我一望而知是搜索出來的東西。可是我十分奇怪，我哪來那麼多東西讓他們扣案……。

就在這時，一位警總軍法處的檢察官帶著一位書記官來問我一些個人的基本資料，然後說我「涉嫌叛亂」，諭知羈押，並說當面開啟扣案物件清點。我於是才知道他們分別在我的私宅、內人娘家、我的小公司和家父的住宅進行了搜索。我一面在扣案物上簽字，一面奇怪為什麼他們扣下的東西全是無關要緊的名片、記事本、書籍、錄音帶、文稿和文件。如果其中有什麼「要緊」的東西，大約是一本英文托洛茨基的《論文學》影本；一本通俗的政治經濟學之類的影本，一本日文的《戰後台灣經濟》影本，一大堆國際特赦協會和其他人權組織的新聞信、小冊子、剪報、兩卷葉嘉瑩教授有關中共文學的訪問錄音帶，一卷錄一隻中共歌曲的錄音帶，一份政治犯家屬互助會的章程草稿。其他全是與政治不相干涉的持有物。

這些查扣物件的清點，花費了很長的時間，有許多東西，不能不以類如「文件二十三件」歸一包，在紙

包上讓我簽名的方式，才縮短了清點的時間，我一面簽字清點，一面納罕何以搜索規模竟這麼大。我也忖思其中上述少數「問題」物件，能構成我什麼大罪，足以讓他們這麼大張旗鼓地逮捕。

這第一天，他們要我寫下我自己的思想情況。我重新記述在這裡（下略）……

偵訊的第一日深夜，發生了依照過去的經驗為奇異的事。有一位年輕的治安人員說：

「陳先生，我看你累了，我們也需要休息，待會兒送你到下面去休息。」

我曾以為這是酷刑拷打的開始。然而他卻給我一顆 Roche 藥廠的 Volume 5，讓我服下。「下面」是地下室押房。鐵柵、鐵門、巨鎖的開合聲在狹小的走道中吱呀作響。頓時間，我一下子回到十一年前初入監房的時刻。人變成了號碼，無助地囚在一間間囚房中，和一切的親朋、一切的塵俗，截然地隔絕。在那時，我記得我曾不住地思索，何以古今中外，人會不約而同地想出囚牢，做為懲罰的手段……。

藥片終於使我沉睡。

第二天一整個早晨，我仍因殘存的藥力，得以在早餐、放封（約十分鐘）、午餐的間隙中，沉沉入睡。

約莫下午二點，我又被帶上偵訊室。

第一天頭一次問話的年紀較長、階級較高的治安人員來問話。他劈頭就說，他讀過我寫的資料，「果然不出所料，你是個狂熱的共產主義分子。」他說。他接著說我罪案如山，死有餘辜！但他要我為內人想想，要我為年歲已高的父母想想……。他說他不相信我是心腸硬到只顧自己當烈士，不顧身後遺族的慘痛的那種人。他問我要自己坦白交代呢？還是如昨日我要求拿事情來問。我說我實在不知所犯何事，請一一問責。他笑著說：「好，我們會問你，有很多事問你，一樣樣問得清清楚楚……。」他要我答話時坦白老實，不可避重就輕……於是他走了，把我留給其他的治安人員。



陳映真的生父母。
(人間出版社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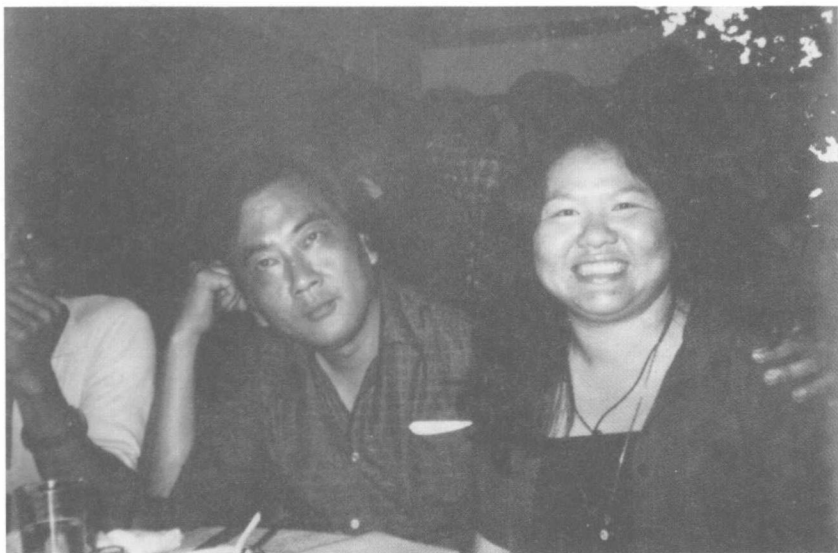
陳映真與妻子陳麗娜。
(翻攝自《陳映真作品集4》，人間出版社)

但是這下午的偵訊，氣氛似乎顯得較為輕鬆了。

有一位年輕的治安人員，一直詰問我六十四年出獄後「思想既沒改變」，應有所「作為」。我說我已在十一年前想要「做」什麼，但失敗了，自己知道不是那塊材料。他們笑了。但儘管這樣，他們還是不斷的問，我所寫的東西，和我那不曾改變的思想有什麼聯繫。我知道他們在找「為匪宣傳」的口供，但我還是坦率地告訴他們；我的這些文學評論，自然反映了我特定的世界觀。然而，我知道，那些充其量也是文學社會學的最淺顯的論文，他們怎能據以入人於罪呢？而況「為匪宣傳」者，依據法律，是「以文字……做有利於匪之宣傳……」。我的文學評論，又如何能「有利」於中共呢？我想著他們的用心，內心且感到無比的悲楚。

一整個下午，偵訊終於初步落實到兩個問題上：其一是我和黨外人士的關係；其二是我和我同在六十四年間出獄後的難友間的關係。這兩樣關係，我全是清清白白的，沒有絲毫不可明說之處。此外，他們也問我和國外人權組織的關係，我也坦然相告。

估計在夜晚八時左右，說是有高級長官要見我。



1979年10月15日，「十·三事件」後，陳映真在感恩餐會上與陳菊合影。
(陳博文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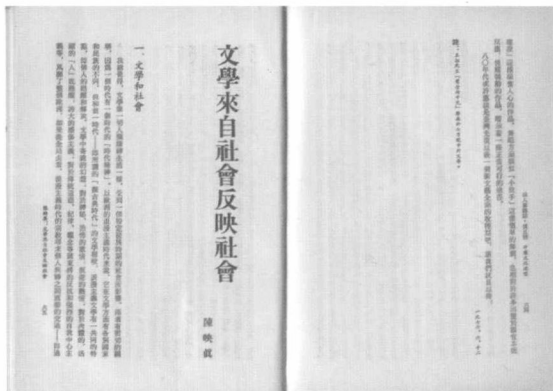
走進偵訊室來的是一位穿淺黃青年裝的官員。坐定之後，他說他看了我寫的資料，覺得我竟是一個「有理想、有抱負、有愛國心的知識分子。」但據說我把理想和熱情用錯了方向。社會主義是不能救中國的，只有三民主義能救中國。三十年來，台灣沒有流一滴血，土地改革成功了，台灣也沒有林彪四人幫，沒有千萬人頭落地……。他說我是個孝子……而「一個孝子不會是惡人」。因此政府決心以非常的處置，來爭取我的心。他已呈報檢察官，決定交保……。

我一時不能明白整個變化的意義。但從被捕的一刻到現在，我的心中充滿著無邊的悽苦和沮喪。在中國，這種恁恣拘捕知識分子的日子，究竟還有多長啊！

我在四日夜間九時許被送到警總軍法處，開過一個諭知交保候傳的庭，就由內人具保，回到家裡。我立刻駛車到北投見我年邁的父母。在知道我被捕後一直出奇地安詳，被其中一位年輕的治安人員讚譽「真有基督的生命的長者」的父親，看見了我，才猛然擁我入懷，我淚落的跪俯在他抖戰的懷中，不知是悲戚還是再生的喜悅……。

一回來，我立刻感受到許多兄弟們、朋友們摯熱的關懷。王拓兄、作成兄、明德兄、艾琳達小姐、廷朝兄、聰敏兄、陳菊小姐以及許許多多其他我所認識與不認識的朋友們為我多方奔波、聯絡。我也聽說張俊宏議員為我質詢於省議會。有些親愛的朋友，在那兩天中，幾乎沒有正式吃過一餐飯。

在北投，我接到鼓應兄從美國打來的電話。後來從在美國的四弟的



電話中，才知道鼓應兄在哥大的一場演講中，臨時改變講題，宣布了我被捕的消息，講到痛心處，為之失聲。當夜回到中和寓所，又接到愛荷華大學聶華苓和安格爾教授的電話，才知道在美國的中國作家「不分左派、中間派、右派」，一致支援了我。白先勇、陳若曦、歐陽子、劉紹銘、鄭愁予、李歐梵……都簽署了抗議信，美國作家組織，和在愛大開會的來自世界各國的作家也表示了抗議。安格爾教授並說我的案件受到愛德華·甘迺迪、枯柏等參議員的關注，並正擬向卡特總統提出……。

對於中國作家同仁以及其他更多的在美同胞的關懷和支持，我感到最深的、引以為榮的感謝。我引敘了國際人士的支持，絲毫不以其為國外名流而以傲人。但對於他們的熱情、關心和善意，我要在這裡由衷地表示個人的感謝，我也特別感謝台灣民主政治促進會的朋友們，超乎政治之見解所做的無私的支援，我也必須感謝在日本的拯救台灣政治犯委員會的關懷。最後，我也感謝內人在那兩天中不眠不休的奔波中表現的出人意表的堅毅。

歸來以後，我的生意受到即刻的影響。有些客戶因我的案件見報，對於是否繼續做生意，表示明顯的躊躇。我曾在十月八日和十一日兩次向調查局寫了報告，說明我的困境，要求他們出面向我的客戶說明，卻石沉大海。警總軍法處的鞠檢察官，明白地告訴我要有關方面出面解決我的難題，是不可能的。我的生意、我的生計，正面臨著危機。

但我心中了無怨懟。我深深地感覺到我的事業畢竟在文學工作上。劫後歸來所感受到的溫暖，使我感到我在文學工作上是何等虧欠了無數說與不說的兄弟們、朋友們、同胞們的期待。我自知我在文學上的成就就是微不足道的。馱負著與我的才能不稱的關愛，我決心不論今後的生活多麼艱難，我要把這隻筆獻給我所愛的中國和她的人民。我從來不以為自己是一個英雄人物。正相反，我的道德、文章兩無可取，我有一般凡人的

許多缺點。今後，我也永遠不會自以為是一個什麼英雄人物，我在劫後的餘悸中，所以懷著恐懼寫下這些，只是為了向一切關懷我的案件的人一個誠實而且應有的交代，也為了我痛切地感覺到一個人表白自己最深在而真實的信念、思想的自由權利，是每一個中國人應該挺身而出爭取的權利。

最後，讓一切在專制的暗夜中顛躓前進的中國人民，懷著愛、寬恕、和對於幸福之永不妥協的追求底意志，勇敢、堅強、緊密地團結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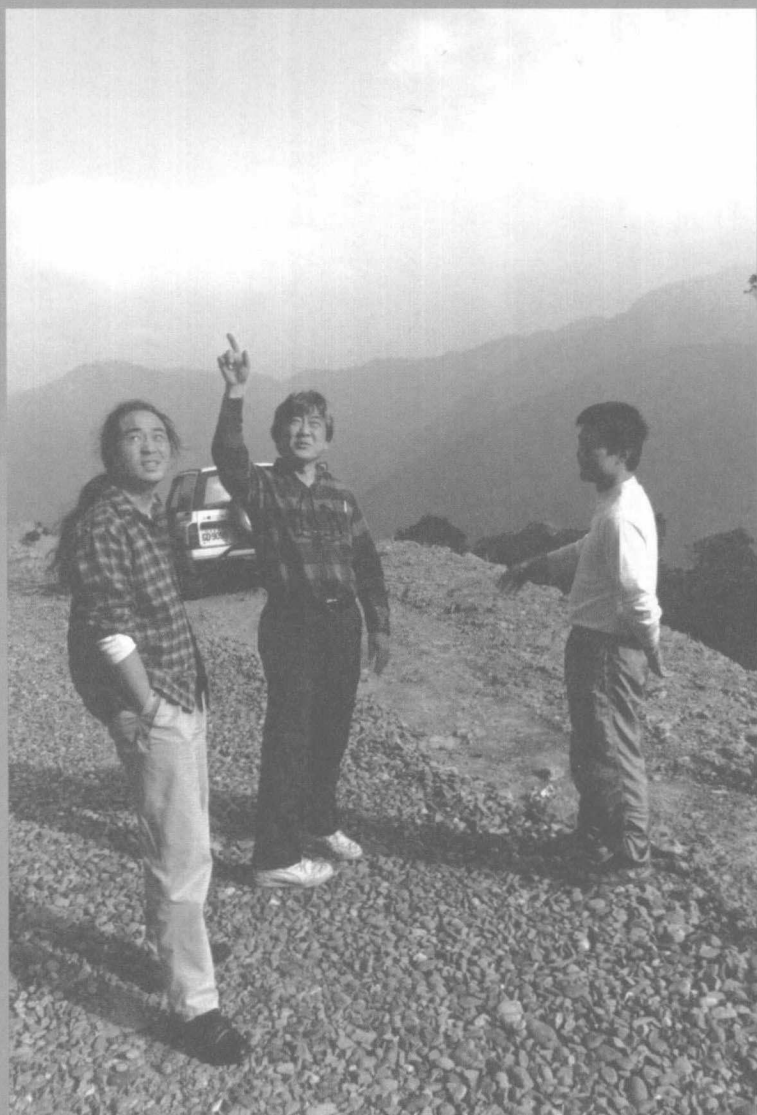
（轉載自陳映真，〈關於「十·三事件」〉，《陳映真散文集1·父親》，台北：洪範書店，二〇〇四年九月，頁二三～三四。一九七九年十月發表於《美麗島》雜誌一卷三期。）

永遠的馬克思

一九八八年以後的陳映真（一九八八）

一九八七年解嚴之後，
面臨報禁解除、言論自由、兩岸交流等種種變革，
陳映真暫時停下創作，
投入兩岸交流以及台灣政經研究，
出版相關論述書籍、參與論戰。

二〇〇六年，
陳映真接受北京人民大學邀約，前往講學，
卻在彼岸，
面對一場生死的戰爭……



陳映真（中）與鍾俊陞（左）、泰雅族友人於烏來合影。
（鍾俊陞提供）

生死

◎陳映真

出於思想和現實間的絕望性的矛盾，從寫小說的青年期開始，死亡就成為經常出現的母題。但在現實生活中，我卻從來不曾有憂悒至於嗜死的片刻，反而是一個遲鈍於逆境、基本上樂觀、又不憚於孤獨的人。

然而，日曆剛剛翻開到二〇〇二年的第二天，我竟闖過了一場技術和理論上的死亡，卻終於走過死蔭的幽谷，重返於陽世。

我罹患「突發性心房顫動」(A.F.)已逾十年。長期服藥，基本上無大礙於生活和工作的品質。但到後一、兩年，不正常心律發作間隔和頻度增加，幾經思量，決定接受一位在這一特殊領域上頗蜚聲於島內外的醫師的意見，施行叫做「射頻消融」(又稱「電氣灼燒術」)的心臟內科手術。

在局部麻醉狀態下，記得還能聽見醫師和助手間的對話。術前知道手術時間大概需要三個小時左右。至今還記得的醫師和助手間的對話是：

「如果這次再通不過，就停止不做了。」

接著就是沉睡一般的知覺和意識上的空白。

第二次聽見人的聲音，是妻的聲音。

我恍惚中發現自己仰躺在被快速推動的病床上。

「手術已經做過了……現在要送你去做另一個手術。」妻在我的耳邊說，「你要堅強。要加油哦……」

我張開眼，看見妻的鼓勵的笑臉。抬起手想摸摸她的臉，卻覺得怎麼抬手也夠不到。妻邊走邊俯下身來，我的手碰到了她的臉頰。這以後，迷迷糊糊間，覺得病床推進了電梯，推出了電梯，聽見妻時不時輕聲說，「你要加油，啊！我在外面等著你。」

接著便又是長達十數日的意識的空白。沒有痛苦，但覺如在暗室中最深沉、甚至舒適的酣睡。

一直到兩個禮拜後出了加護中心，推進一個單人用一般病房，妻才斷斷續續地告訴了我這兩個多禮拜來「出死入生」的經過。

安全機率再高的手術，也有一定比率的各種甚至於致死的風險。據醫師說，我的心臟構造竟異於常人，手術時間因此多花了近三個小時。

主持這次心臟內科的醫師終於把妻叫到心導管區，告訴她手術做完了，但發現病人血壓在快速下降，疑心有內出血情況，正密切觀察中，有可能需要開刀搶救。

又俄頃，醫師來叫妻進導管區，告訴她我在手術過程中出現「併發症狀」，需要開刀搶救，請手術團隊中的一位心臟外科醫生來說明。

「外科醫生簡捷地告訴我，陳先生的情況很危急，需要立即開刀搶救。但開這刀也很危險，而這個刀不開不行的。你明白嗎？」妻回想著說，「我回答：明白。那好。醫生說，我這就去準備，立刻把人送上三樓的開刀房。他匆忙地走了。」

「我向心臟內科醫師要求手術前能跟你說幾句話，醫生匆匆趕回手術室。沒過多久，我聽見你的手術室

中一陣醫師、護士和技術人員慌忙雜沓的騷動聲。」妻回憶著說。她說她側身探望手術室。「我看到你已經給插上了呼吸管，有大夫正用小手電筒照著你的瞳孔，許多人忙成一團，就像我們偶爾在電視上看到醫護人員對待瀕死的病人一個樣。」

妻說她霎時雙腿發軟，使力扶著牆，才能免於癱倒在地。一個女技術師見狀，出來勸妻離開心導管區，到外面等待。

「我深怕我的不支，分散了醫師們搶救你的努力，咬著牙走出心導管區，坐在手術室的正對面，全身顫抖，睜大眼睛逼視著手術區空白的、冷酷的長廊。」

做內科手術的大夫走了出來。「方才回到手術台，正想告訴陳先生妳會同他說話，不想他血壓遽降，呼吸和心跳都停了……」他對妻說，「現在我們把人救回來了。等一會人要送去開刀。妳還是可以同他說話，估計他應該聽得見，但他已經插上管，不能回答你了……」

那是個冷冽的仲冬，即使是在有暖氣的病房裡，也飄著一絲寒意。妻囁囁的追憶，是在住進了一般病房後約莫十天不到的時候告訴我。我記起了從心導管室推出時，我睜開眼睛看見妻以鼓勵的笑容，俯身讓我觸摸她的面頰，柔聲要我「加油」的片刻，竟是我初初掙脫死亡的第一步，也是妻一個人捱過了錐心裂膽的、不可置信的恐懼和焦急的近六個小時後的片刻！

進了開刀房後的記憶和知覺只是一片空白，卻經歷了開胸、縫補心耳、大量輸血，和送進加護病房後，長達五、六天的高危險性感染引起的高燒……而在病房外面，每天每天，是妻和許多親人、長輩和朋友在濕冷的氣候中憂愁地守候、探望、向妻致意。由於高燒不退，終於不能不婉謝親朋進入加護病房探望。這是至於今日想起，都深為歉疚的。而妻卻在沒有為院方病人的眷屬準備可以禦寒過夜設備的空間，在弟弟和忘年



的朋友小林陪伴下，度過守候的兩個多禮拜的日日夜夜。

而在病房中的我，卻終日沉睡，一無所知。聽著妻的夢魘般的述說，我感到震駭、驚異和對於妻的從未有過的感激。神奇的醫學固然搶救了我，在一個意義上也差一點讓我滑落到死亡的深淵去。我感到是身邊這勞苦地陪伴了我近二十五年的妻，奮不顧身，竭盡心力，把我從死亡線上硬生生地拖了回來。

「為什麼到今天才告訴我？」

我緊握著她的手，凝視著消瘦了她的臉，這樣說。

「怕你知道了駭怕。」

「現在知道了，覺得震動，覺得怕……」

妻說好不容易從加護中心移到一般病房，她還是暗暗地不曾放下空懸著的心。

「有一個也是做過心臟外科手術的病人，恢復得又快又好，面色紅潤，還發光。」妻說，「他時而從加護病房同一樓層的病房那邊過來，和病人家屬拉家常，為家屬們打氣。」妻說，「就在我們出加護中心的當天，忽然就聽說他竟在病房裡猝然死了。」

我沉默地握緊她的手。

「我天天暗地裡看你的氣色；尖著耳朵聽巡房大夫的意見。」妻笑著說，「看來，一切噩夢都要過去了……」

但妻的笑臉難掩連日來積累的疲乏。為了消除在我腳背上的水腫，醫生加開了利尿劑。術後身體虛損的我，還無力自己上廁所，以致每夜必須用電池門鈴叫醒白日已經精疲力盡地照料我的妻從酣睡中跳起達五、六次，拿夜壺讓我用。她素患椎間之痛，看著她日夜為我的病身操勞，我才體會到照料病人遠比臥病的人更加辛苦；也才深深體會夫妻同命相依背後的力量與真諦。

妻說做完搶救的心外科手術後，醫生對她說過，「有人是能從這種手術後完全恢復腦力的。這就是說有人會在術後表現出腦力的損傷了。」她說。但隨著體力的恢復，每次妻陪伴我偶然的座談，看我寫文章，就會高興地說，「你已經一次又一次證明了你的腦袋沒有受傷害。該感謝醫生。但是不是也該感謝上帝……」

受到父親的影響，我的少年期曾是虔信的基督徒。到了今天，我的大姊、三弟、四弟、么妹們的全家大小，都是虔誠篤信的基督徒。我猝然病倒，他們和他們的教會，



前排左起安格爾、聶華苓、陳炎興夫婦（陳映真父母）；
後排左二起陳麗娜、陳映紅（陳映真妹）及其夫婿郭敬度，右一陳映真。
（翻攝自《陳映真作品集1》，人間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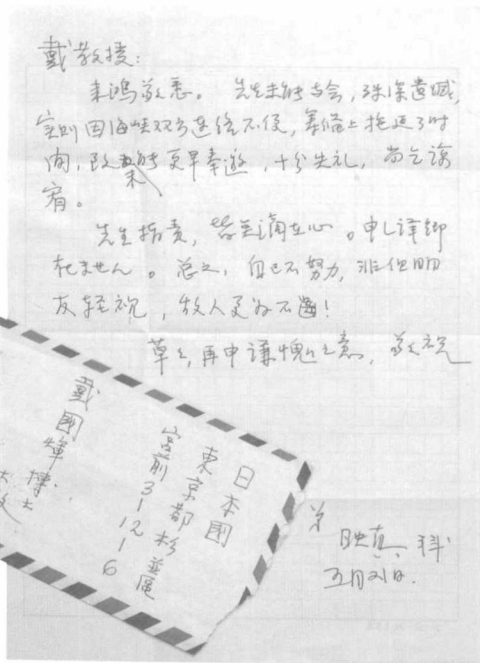
都日日為我迫切祈禱。我也記得姊夫來加護病房探視時，抓著我的手，切切為我的痊好祈禱……。

在普通病房聽著妻連日絮絮地談起我病篤的經過，我開始想著我「出死入生」的體驗和意義。呼吸停止、心臟停止搏動，是不是就是死亡？我為什麼沒有經驗過一般人都曾讀過的、從死裡還陽的人的體驗談：在黑暗中看見遠遠的、彷彿隧道彼端的光亮的去處；看到被哭泣的親友圍繞的自己的屍體……為什麼我的死的界線只是暗室中深沉的酣睡？如果在心導管室的搶救失效，我的生命是否就如燈滅一般歸於無有？而如果有上帝，祂讓我從死蔭的幽谷走出，有什麼用意和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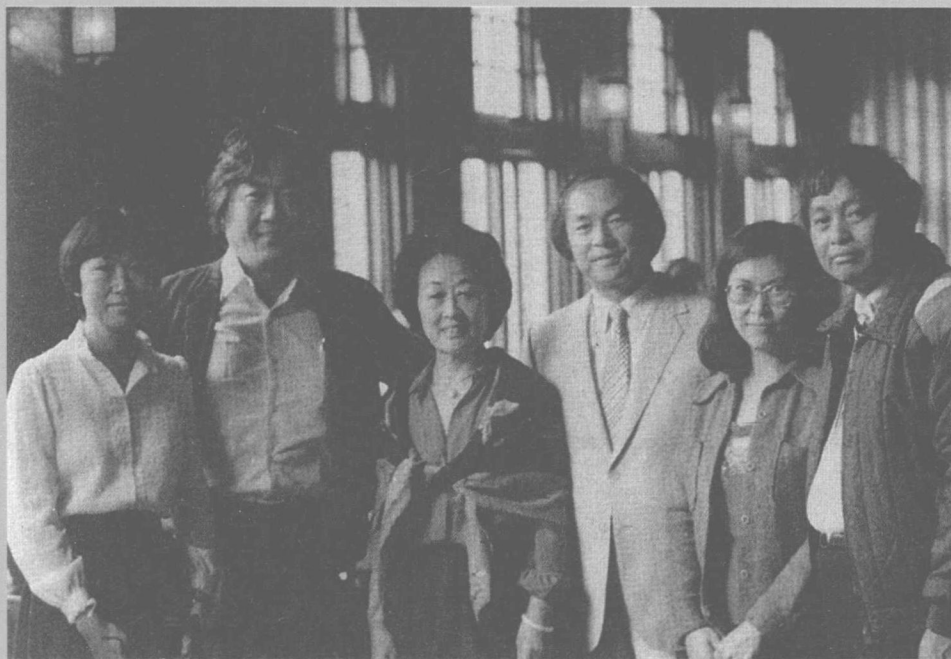
於是在哲學上信從了歷史唯物主義的自己，在病房中開始生澀地在每晚入睡前向「上帝」訴說。我認罪；我讚美、感謝；我思想著基督走向各各他的十字架的漫長苦路時所受的百般凌虐、拷打和羞辱，而那無罪者所受的鞭打和糟踐，卻無不是為我的一身重罪的代贖……讓我這軟弱卑污的罪人活下來的祢的旨意是什麼？魯鈍的我畢竟不能明白……我固執地追問。

然而回答我的總是一片無邊的靜默。沒有「聖靈」的火熱。沒有回答。

我想起在知識上相信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



陳映真致戴國輝函。(林彩美提供)



1983年在愛荷華，左起葉芸芸、陳映真、聶華苓、許世旭、譚嘉、戴國輝。
(翻攝自《陳映真作品集6》，人間出版社)

2000年11月18日陳映真至新店戴家拜訪，右起陳映真、戴國輝、林彩美。
(林彩美提供)

但在信仰上相信摒棄做為社會機制 (institution) 的教會組織，直接通過閱讀聖經 (甚至是希臘語聖經) 和祈禱直接聽取上帝的意旨和教誨的「無教會論」，一方面以馬克思經濟學揭發日本在台灣的糖業帝國主義機制，一方面又為日本帝國「開明」的殖民地統治政策服務的矢內原忠雄在知識和信仰上的貢獻、矛盾和極限。我也想起從重商主義到「自由競爭」資本主義、一直到獨占資本主義時代西方不同階段向非西方世界貪婪、殘酷的殖民擴張和掠奪、殺戮歷史中，教會史上無法飾辯的共犯角色……。

——主，我如此篤鈍，如何讓祢再擁我入祢懷抱？我無助地喃喃傾訴。但回答我的，依舊是那無垠的沉默。

我也想到了戴國輝先生。

如果沒有記憶的錯誤，戴先生在二〇〇一年元月三日謝世。如果我在二〇〇二年元月二日沒有被搶救回來，我和「老戴」的「忌日」只差一日。在戴先生臨去的最後的一年，我有幾次和他見面相談於喫茶座。他已經察悟到他受到權力詭詐的欺騙。在病體無情地催迫下，抱病匆匆和王作榮先生做了一次揭發權力的欺罔的對談發表，而終於抱著大遺憾和大焦慮離世。

我自然遠遠沒有可敬的戴先生的大學問和大抱負。但一場大病，卻深切地教育了我「生也有涯」的道理。而生既有涯，又無大學問、大抱負，今後但願能從容地做一點力尚能及的該做的事，並且陪伴妻子珍惜地過完晚年。

二〇〇四年七月四日，深圳。

(轉載自陳映真，《生死》，《陳映真散文集1·父親》，台北：洪範書店，

二〇〇四年九月，頁一九一～二〇〇。)

蒙昧的那幾年

——懷念與映真一道度過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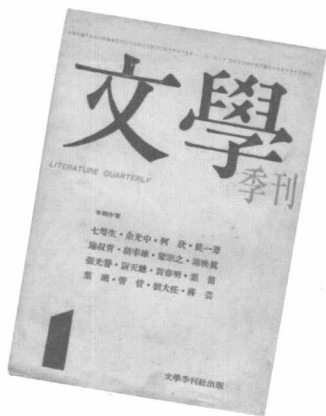
◎劉大任（作家）

那幾年的台北，在一些人心裡，不像巴黎，不像紐約，不像東京，也不像上海，卻又都有一點，青澀地，晦暗地，朦朧地，各自藏在彼此互通聲氣的想像中，偶爾發酵；有人天天上月光，坐明星，泡田園；有人在台北破舊的屋瓦上，看見波特萊爾；有人在西門町、中華商場尋覓保羅克利。在腳踏車和牛車爭道的延平南路上，有人聽見普洛克菲耶夫。在寶斗里、江山樓，有人體驗杜斯妥也夫斯基的懺悔，福克納的亂倫……。

那幾年，每個人都在想，也許，有一天，某個角落，某個時刻，某一種緣分，不期而遇。愛情像飄過樹梢的雲，悄悄搭上你的肩膀。也許，有一天，幾個朋友，互相把心交出來，攤在面前的咖啡桌上，成就一種事業。

那是一段走頭無路的日子，現在已經遙遠，卻永遠揮之不去。

映真寫〈麵攤〉的時候，我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可能，我寫〈大落袋〉的時候，他也不知道我在哪裡。然而，很快，暗夜中閃電照亮的剎那，商禽的〈長頸鹿〉，瘴弦的〈深淵〉，方思的〈夜〉……，一個個起床號喚醒的漢子，老大不願，在黑夜與天明之間，被不明所以的力量催促，睡眠惶惶，出現在荒原似的紅土操場上，形成了台北的一道風景。然後，秀陶說：「我們在鞋底寫上一個大大的『天』字，看塵埃散漫，



《文學季刊》第一期。
(文訊資料室)

在一九五九的末端……。」

第一次見到映真，就是一九五九年某一天的晚上，在新公園門口衡陽街某號二樓，一家古典音樂茶座。不記得是誰介紹的。那時候，還不認識剛健，天驄也不熟，所以，應該是《文藝新潮》地下流傳，《筆匯》革新號發刊不久，《現代文學》正在醞釀，《劇場》和《文學季刊》都還沒有影子的那段日子。

「那就是寫〈麵攤〉的那個……。」

記不清楚的那位朋友說，也許是陳振煌，也許是康翔。

接著，走過面前的映真，被攔下來，我起身，我們握手。

「我是陳永善……。」他說。那時，他還沒用過陳映真這個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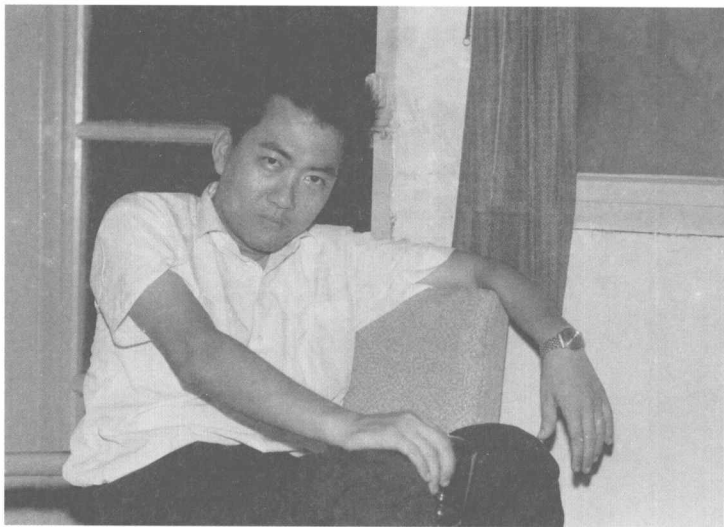
我沒有留下很深的印象。然而，因為讀過〈麵攤〉，心裡便明白，這是「自己人」。

那個年代，「同類」是唯一讓人心安的標準。

跟映真的認真交往，是一九六四年夏，我從夏威夷流竄到香港，又不得不逃回台北之後。

一九六四年的台北，第一個現代傳播事業的國華廣告公司出現了。電視好像也已開播。「走頭無路」的時代，向著「躍躍欲試」轉化。

在夏威夷那兩年，我寫了幾首詩，生吞活剝，吃下大批左



1965年，《劇場》時期的陳映真。
(莊靈提供)



翼文獻，一事無成，但卻因緣際會，結識了當時同在夏大研究現代戲劇的剛健。六四年回到台北，就因為這點因緣，給剛健拉進他創辦的《劇場》，開始與他合作，將貝克特的《等待果陀》譯成中文，並推上舞台。「果陀」這個譯名是我的得意之作，尤其是「陀」字，當時聯想到的是「佛陀」，加上「果」字，暗藏著的，顯然是自己無法抗拒的時代反諷。由於參加編務和演出，跟映真之間的交往日益深化，其中還有個思想路線因素。《劇場》在台北開始冒頭的小小新文化圈子裡，引起一些騷動。負責設計的黃華成在顛覆傳統方面勢如破竹，剛健又主張全盤西化，他們兩人帶動的思潮，主宰著雜誌的方向，卻引來一些反省。映真和我，代表這種逆向思維。我們頭腦裡面的社會歷史觀點，終於成為《劇場》同人後來分道揚鑣的起因。維持原觀點的《劇場》，在陳耀圻加盟後，又陸續辦了若干期。我和映真則加入了天驕的《文學季刊》。

回想那段日子，最難堪的是後來幾年由文學改道政治的發展。

1965年，《劇場》同仁合影於莊靈舊居。前排左起陳映真、李至善、陳清風之妻、莊靈之妻陳夏生、邱剛健之妻、崔德琳；後排左起邱剛健、莊靈、陳清風。（莊靈提供）

映真在一九六八年被捕入獄，我在一九七〇年投入海外保釣運動。映真坐了七年黑牢。我也有十七年名列黑名單，無法回台。那一段友誼，從此成為我們共同的回憶，然而，生機斷絕，原應發育滋長的嫩芽，全部摧毀。彼此一生，不免彎彎曲曲。

那段歷史，我陸陸續續寫過一些。有關映真的部分，一共寫了七篇，原發表於我在《壹週刊》的專欄「紐約眼」，後收入印刻出版的《冬之物語》。有興趣的讀者，不妨找來參考，此處就不再多說了。

於今，塵埃即將落定，有些事情，必須還原歸位。

文學方面，映真和我，雖然風格不同，基本都是魯迅的道路，卻不能代表台灣當前的主流。

政治方面，映真和我，涉入程度不一樣，但基本反映「內戰延續論」的觀點，也不能代表當前台灣的主流。

歷史究將如何驗證？我們只能等待。

我仍然堅信，非主流終有轉化為主流的一天。我相信，病中的映真，必然也有這個信念。

我們的信念，已經不再是一時一地的意識形態。應該是中國文明從起源到綿延數千年所表現的性格規定了的。

想不到，多年前走頭無路的路，就這樣，毫無驚豔之感，平凡展露出來。

（轉載自劉大任，〈蒙昧的那幾年——懷念與映真一道度過的日子〉，

《文訊》二八七期，二〇〇九年九月，頁五八～六〇。）



陳映真參與《劇場》時，還曾演出《等待果陀》，扮演開場時的敲鐘人。（文訊資料室）

堅定不移的民族主義信心

◎陳若曦（作家、中國婦女協會理事長）

說來有趣，我和陳映真未曾謀面就先通起信來。那是一九七九年秋，我從溫哥華移居加州柏克萊前後的事，緣因受了美國文友聶華苓的電話囑託。

一九七三年離開中國大陸後，我從港台的資訊中，逐漸獲知陳映真的故事。原來他年輕時思想「左傾」，參與讀書會被舉發而坐了七年政治牢。讀書會？這不正是「一九六六年我投奔「社會主義祖國」前，在美國留學時的作為嗎？從此引為同志。我還從他的小說中，體會到一分對社會勞苦大眾的關懷，更加心有戚戚焉。

華苓說，映真出獄後一直受到監視，包括信件檢查。七〇年代末，台灣民主運動正風起雲湧，映真顯然和其時的「黨外」民主人士密切來往，已經被傳喚並短期拘留過。華苓希望海外知名人士常給他寫信，讓查信的情治單位知所收斂。那個對內專橫高壓的威權年代，



陳映真（右）與陳若曦合影。
（翻攝自《陳映真作品集6》，人間出版社）

國府對國際輿論尚存一絲畏懼。海外華人除了言論，能做的實屬有限，因而我努力寫信，視為愛鄉的責任。

一九八〇年正月，我因「美麗島事件」返台求見蔣經國總統，在台逗留了六天。返美前，黃春明等文友在北投舉辦一場老中青作家聚會，我才第一次見到映真。「一見如故」是最佳印象寫照。以後每次返台，一定找他相聚。不久，華苓主持的愛荷華大學「寫作坊」，邀請他和七等生訪美一學期。返台前經柏克萊，舍下為他們舉行餐會，舊金山僑界的藝文人士都來參與，熱鬧非凡。

他送我一個鶯歌出產的陶瓷筆筒。

「不是什麼珍貴禮物，」他強調，「但它是台灣的土燒出來的。」

我理解他的心意。光是想像它被包裹在衣服裡，窩藏行李箱中四個月，繞了一大圈美國才到我手中，怎能不感動？返台定居的這十四年裡，我搬了五次家，不知放棄或丟失多少東西，包括大學畢業證書和碩士文憑，但筆筒始終屹立我書桌案頭。

映真對拙作《尹縣長》一系列反映大陸「文革」倒行逆施的故事，從不置評。多年來和他交談中，



1979年冬，美麗島事件後，作家王拓、楊青矗被捕，旅美女作家陳若曦回台向當局關說，黃春明、陳映真約集台灣文藝界聚會後留影。前排左起黃得時、巫永福、陳若曦、楊雲萍、郭水潭；後排左起齊益壽、黃春明、王昶雄、龍琰宗、鍾肇政、陳映真。

（翻攝自《陳映真作品集6》，人間出版社）

全聽不到他一句諸如批評毛澤東的言語。鄧小平時代的「天安門事件」，海外一片撻伐聲，據說他也不動如山。文友送他一頂「老紅帽」，果然是絕佳稱號。

將心比心，我相信他也十分沉痛，只是不忍心批評而已。中共執政的缺失，若從民族百年多來的遭遇和表現來看，亦有可理解甚或諒解之處。我們從映真批評作家龍應台給中共主席胡景濤的公開信一文即知：以欺壓過中國的西方列強標準來度量眼前的中國，顯然不公平。這讓我想起上世紀三〇、四〇年代，居住在上海租界的華人，他們自以為高人一等而看不起同胞，也缺乏同儕心理。

以美國為例，自由民主加上富強先進固令人羨慕，但假自由和人權之名而行干涉他國甚至侵略他國，值得歡呼嗎？何況它一貫有雙重標準。我留學美國時，正值越南戰爭打得如火如荼，晚餐例必觀看電視新聞。每死掉幾個美國大兵便慎重其事地報導，但越南人成千上百被炸死則輕輕帶過，好像越南人不是人，只是數目字而已。至於美國國內對黑人的極端歧視，更不在話下了。

即使跨入二十一世紀了，美國「帝國主義」本質殊無變化，頂多換個花樣而已。以西藏為例，從中央情報局的解密文件可以看出，當年鼓勵、策畫西藏達賴喇嘛出走印度，接著又在美國本土的科羅拉多山上訓練



2006年7月，陳映真抱病參加兩岸聯誼活動，與妻子攝於河南龍門。
(莊靈攝影)

藏人游擊隊，直到去年支援「藏獨」在歐亞鬧事以圖杯葛中國「〇八年奧運」……都是分裂中國、竭力阻遏中國崛起的伎倆。好在如台語說的「人在做，天在看」，一個甲子下來，美國經濟漸現捉襟見肘，而中國卻越挫越強，正逐漸恢復中華民族的自尊和驕傲。

映真寫了一系列跨國公司實行「資本帝國主義」掠奪的小說，有些人以為「突出政治」，但是幸虧他寫出來了，它們誠是台灣政治、經濟發展的客觀歷史呈現。作家的良知讓他們真實地反映社會現象，王禎和和黃春明也都有類似的小說作品。

社會主義是人類有史以來的共同理想，誰人不嚮往「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大同世界呢？蘇聯和東歐的失敗，和今日中共的以變求救，即共產主義專制和資本主義經濟併行，都說明人性自私，只可因應，不可逆勢操作。然而「有夢最美」，我們的社會永遠需要理想和民主監督，映真的小說將永遠有存在的價值。

返台十四年，看到家鄉在「本土化」的口號下，文化備受美化、日化和韓化的侵蝕，有識者莫不心急如焚。這時想及映真堅定不移的民族主義信心，不禁肅然起敬。他是一頂永遠的老紅帽，台灣一道美麗的風景。

（轉載自陳若曦，〈堅定不移的民族主義信心〉，《文訊》二八七期，二〇〇九年九月，頁六一～六二。）

香港緣

陳映真的魅力

◎鍾玲（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院長）

表面上看來，陳映真和香港是不搭配的。陳映真是一位理想性情的作家，香港卻是一個重商的都會、實用掛帥的城市，但是二者之間的緣分不淺。陳映真生平第一本書是在香港出的，而且他當時身繫牢獄，沒有什麼人出他的書。二〇〇四年春香港浸會大學請他擔任駐校作家三個月，牽動了許多香港人的心靈。二〇〇七年冬浸會大學頒授他榮譽博士，相信這是到目前為止，他唯一獲大學頒的榮譽博士學位。

一九六八年陳映真被捕，入獄前他的短篇小說已在雜誌上刊登，但從未結集，台灣更沒有出版商敢出他的書。當時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的劉紹銘與他素不相識，卻替他編書，於一九七二年由小草出版社出《陳映真選集》，真是血性漢子對血性漢子。劉紹銘於二〇〇四年又在香港為陳映真編另一本小說集《鈴璫花：陳映真自選集》（天地圖書），陳映真在此書的〈序〉中說：「出獄後，在台灣幾度見過劉紹銘教授。但無



2004年，陳映真（右）擔任香港浸會大學駐校作家，演講「我的寫作與台灣社會嬗變」，左為主持人劉紹銘先生。（浸會大學提供）

如我性格中有不為人知的內向的一面，每次想面訴我對劉教授沒齒不忘的感銘，竟屢屢不能啟口。」二〇〇四年陳映真來香港任駐校作家，我到飛機場接他和麗娜，他託我辦的第一件事就是安排與劉紹銘見面，當時劉在香港嶺南大學任教。遂於二月二十八日帶他與麗娜到香港島上嶺南大學的俱樂部與劉紹銘共進晚餐。他們兩位惺惺相惜三十二年，終於第一次坐下款款深談。一九七〇年代的香港雖仍是殖民地，卻提供了免於政治高壓的出版自由，成就了這段緣分。

為什麼浸會大學辦第一屆駐校作家請陳映真呢？駐校作家的人選，通常是我請教吳清輝校長及鄭樹森顧問，由三人討論出來的。我們的標準大抵是作品一流、人格正直的作家。本來第一任作家請的是黃春明，但他因為家庭事故，不克前來，急迫之際，陳映真答應幫忙。沒想到陳映真引起香港藝文界、新聞界與大眾的反應是空前熱烈。記者與電台的專訪排得密密麻麻。許多報紙登全版他的訪問稿：〈香港熱忱迎接台灣的良心〉、〈陳映真回來了〉、〈人間不善忘〉、〈陳映真：閱讀是創作良師〉。余非、馬家輝、陳智德、胡恩威等都寫了動情的文章，他喚起他們當年讀〈將軍族〉的感覺，喚起了他們的熱血。

我們在二月十七日於浸會大學替他辦歡迎茶會，許多文化界的人都出席了；又辦五場公開演講，題目為「我的寫作與台灣社會之嬗變」、「我的文學創作與思想」。一、三百人的場地，場場爆滿，請他簽名的讀者，場場排長龍。香港人的理想性是潛伏的，要等待像陳映真這種完美無瑕的理想主義者來喚醒。

浸會大學的駐校作家計畫還有一個特色，就是辦創作工作坊，由學生自由報名參加，是沒有學分的課，類似師徒制。駐校作家以帶徒弟的方式教創作，學生以追隨大師的心態學習。陳映真是抱著極大的熱誠來上課的。連身體不適也拖著去，絕不缺課。其實二〇〇四年他來香港期間身體狀況並不太好，因為心臟不適，有幾次發生心悸頭昏的現象，要躺下休息。有一次我在學校校門看見他坐在石椅上，麗娜站在他旁邊，他的



臉發紅、很疲倦的樣子，我擔心他的病發作，他卻細聲地對我說不要擔心，他身體可以，學生等著，他馬上去上課。

陳映真上課的內容與其他的駐校作家不同，其他作家大抵是教學生創作的要領與技巧，或批改及討論學生交的創作功課。陳映真卻是帶著學生一同閱讀香港作家的作品。他這種方式是身教，他先反省自己對香港的虧欠：「這次決定來港，除了出於浸大的盛意，也出於我一直對香港的歷史、社會、文化和香港知識分子懷抱著關切，卻一無所知。」（明報，二〇〇四年二月十五日）因此他要與學生一同閱讀香港小說家的作品，他選的作家包括劉以鬯、侶倫、綠騎士等。一方面自己可以認識香港，另一方面可以與學生一同「親炙香港的文學、歷史、文化和社會」。

一位一年級的工作坊學員寫他第一次上課的情形：「他主動地走上來，微笑著和我們每一個學生一一握手，並用親切的普通話說道：『互相學習』……每次放學後，陳映真先生都會

關切地問我們，那麼夜回去怕不怕，他一方面擔心我們，另一方面又想用更多時間給我們教授更多的知識。這就是陳映真先生，他的人格深深地撼動了我。」陳映真在小說創作上是一流的藝術家，在政治信念上是勇敢的鬥士，但在學子徒弟面前，他卻是位慈父。不同的他帶給香港人不同的震撼。

以認真、嚴肅的態度思想與創作

◎林麗如（《聯合報》編輯）

——專訪陳映真先生

創作是為思想服務

一九九九年〈歸鄉〉，二〇〇〇年〈夜霧〉，二〇〇一年〈忠孝公園〉，陳映真重回小說場域的作品，像他的思想一樣：慎重、沉穩、一致，量不必多，一以貫之是唯一的堅持。為什麼恰恰一年一篇？答案不如預期的嚴肅，他自認與好友黃春明最大的不同就是「被動」，他形容黃春明的創作是從肚子裡沸騰出來，自己則往往因稿約才提筆。一九九九年以降的這三篇小說，一來受到黃春明新作的鼓舞，二來便是為了配合「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出版，刻意敦促自己完成。睽違多年的小說作品，他提醒讀者面對歷史盤錯的事實，從不諱言創作是為思想服務的他，筆下不是只有過去的歷史，更多是對未來的殷切瞻望。

〈歸鄉〉在聯副連載時，陳映真開宗明義：「對膚色、信仰、種族的歧視已不為文明所許，何況對於同民族的兄弟呢？……我的確是用這個故事來對於台灣區分外省、本省、中國人、台灣人的主流意識提出質問……。」整體看來，人性、省籍問題、祖國喪失，是《忠孝公園》三中篇所要處理的議題，對於「台灣老兵」，我們的社會少有關注，年輕一代更不曾知悉，陳映真會接觸到這些真人真事，是當年讀者主動提供給

人間雜誌社，他親自去訪談了幾位台灣老兵，因為種種因素，這些人有的害怕被親友或是執政者認出來，所以這一系列的採訪都是未形諸文字。

時隔多年，陳映真決定以小說方式呈現這些積壓已久的故事，〈歸鄉〉寫台籍老兵楊斌身在大陸四十餘年，臨老還鄉人事已非，說話腔調、服裝打扮完全看不出來是台灣人，而〈夜霧〉寫特務李清皓多行不義，最終愧疚疚悒鬱而死，要說的是：外省人並不等於外來政權，根本上沒有一個絕對聖潔的台灣人，也沒有萬惡不赦的外省人，〈忠孝公園〉東北籍的馬正濤和台籍的林標雙線境遇，二者存在的理由皆有強烈的歷史無奈感……；〈忠孝公園〉和〈夜霧〉完稿於二〇〇〇年總統大選後，〈忠孝公園〉甚且添入選舉前後社會的某種氛圍，著墨再三的是被殖民者的愚忠以及對「忠」的不同思考，這麼連串下來，陳映真要傳達的訊息、所欲疾呼的是：我們的社會是不是應有清理、反省的能力？

他不視二〇〇〇年為台灣政經分野，他認為是在更早之前（一九八八年），但他所憂心的是，我們的時代雖然變了，類似〈夜霧〉所處理的問題，社會上卻視而不見，歷史的帳沒個交代，幾乎是把暗處的這一大塊整個留在那兒，急於一筆勾銷。他很感嘆的是，這樣的情況在基本教義派也是如此，「如果我們不能回顧自己的歷史，讓曾有的巨大傷害沒有經過反省就過去，那對當年為了堅持理念而失去性命的人情何以堪？」他試問。基於對知識分子的期許，他認為學術界、文化界尤其有責任處理這個問題。





創辦《人間》，見證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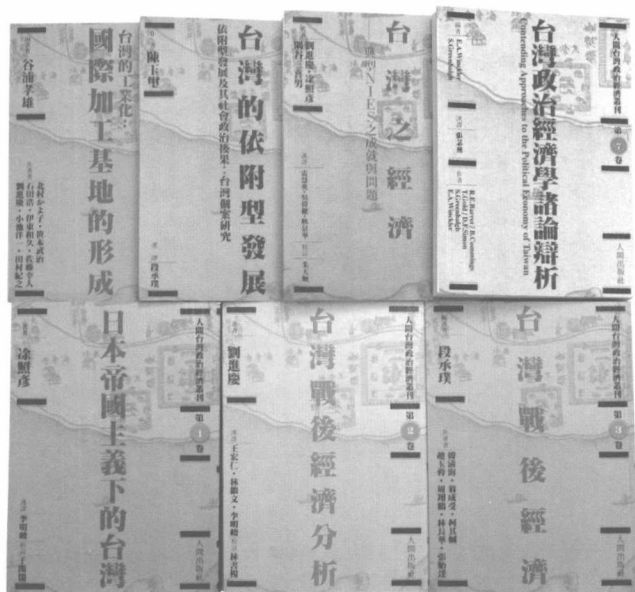
一九八五年創辦攝影報導雜誌《人間》，他秉持「從社會弱小者的立場去看台灣的人、生活、勞動、生態環境、社會歷史，從而進行記錄、見證、報告和批判」的理想，一九八九年雖因經濟因素停刊，但短短四年時間，帶給台灣社會一陣騷動，為了《人間》，他甚至一度抵押房子，現在想來，陳映真認為還是值得的。

一九八八年四月，人間出版社出版「陳映真全集」，十五冊作品涵蓋小說、訪談、隨筆、序文及書評、政論及批判，完整匯集陳映真的文學觀及思想。二〇〇一年，洪範版「陳映真小說集」，以人間版五冊為基礎，加入三篇新作結集的《忠孝公園》，共有六冊。此次出版因緣也是文壇美事，洪範負責人葉步榮先生很早就想出版陳映真的作品，但揣度人間出版社一定是陳映真的第一選擇，所以老按兵不動，眼見人間沒有動作，葉步榮才向陳映真主動提起，陳映真

基於對老友的信心和感動，同意了這個出版計畫。他很滿意新版的素樸設計，特別提及設計人李男先生，他很欣賞李男的創意，當年，人間出版社開業時也是邀李男設計雜誌封面，他認為，因為李男，人間出版社的調子、風格大不相同。

為什麼這次只出版小說集，不考慮出版全集？陳映真率直地說，有些文章若要再出版勢必得經過整理，花費很大的力氣，加上自己沒習慣保存寫過的東西，編書會很辛苦，當年全集的出版，人間出版社就花了相當的時間和心思。為了這次小說集的出版，葉步榮先生親自反覆讀、仔細校，認真的態度讓他印象很深；第二個考量因素，當然就是銷路問題，時過境遷，他認為讀者不見得對這些文章有興趣。

一九八七年發表〈趙南棟〉之後，世局改變了陳映真的寫作之筆，六四天安門及前蘇聯解體，對他的思路造成相當大的衝擊，在沒有出路、沒有答案的情況下，他沒有法子再寫作小說，為了尋得思想上的出口，他轉而關注台灣經濟史、社會史，主持一系列有關叢書的出版，從策劃、請人翻譯到出版上市，一邊編一邊思考相關問題，花了相當大的時間和精力，「人間台灣政治經濟叢刊」像人間許多作品一樣，叫好不叫座，即使如此，陳映真堅持這個工作的重要，對台灣社會、人民的重要。



陳映真主持人間出版社，出版一系列「人間台灣政治經濟叢刊」，可惜叫好不叫座。（人間出版社提供）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出版，以書的型態來辦雜誌，最大的考量就是加長書的壽命，對這份季刊的定位，陳映真直截了當：「本來就不敢期望人手一冊」，但最大的希望便是知識分子能漸漸注意到，他期許「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在主流的政治正確之外，能開闢一條非主流論述的路，以科學的、認真的、嚴肅的態度面對思想與創作，他語重心長：「文學、文化、思想不能靠權力，要靠品質」，他希望叢刊能思想創新、突破、有不同的角度；創作上亦然，不應局限基本教義派或是跟著外國流行思潮走。他強調對於人、對於生活的感受才是創作者最應首重的事。「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迄今出版五冊，還看不出影響，一期印製一千本，也不見得賣光，他淡然看待，說這是商品化時代的宿命。

曾說過如果再年輕一次，會選擇當個自由投稿的作家，陳映真現在還是「不改其志」。尤其目前媒體的腥羶色嚴重，他視之為龐大的文化工業，評之為「不為正義」，他很清楚在這樣的體制內是很難發揮理想，當然，無可避免地，自由投稿的作家會很辛苦，生活可能也很窮，他以《人間》雜誌、人間出版社，甚至是如今的叢刊遂行了他的嚮往，在他主持的刊物中，光彩、英俊、美麗的東西都沒有，統統是小老百姓、沒人認識的臉孔，報導真正深入生活、表現

生活矛盾的世界，屬於非小說部分的專題報導，他的確很希望做到開人眼界的境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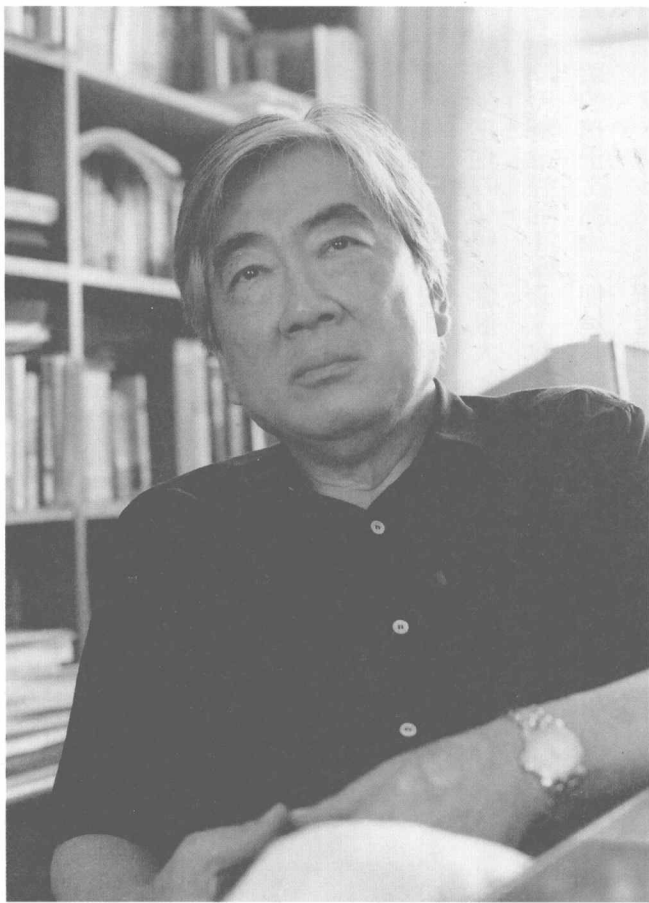
各種表達思想的形式

從《筆匯》時期，《麵攤》、《我的弟弟康雄》、《鄉村的牧師》……，陳映真作品結合現實基調抵定，被譽為「台灣鄉土文學的一面旗幟」，他一路走來，始終如一。許多文評家概分他的創作歷程，他自己認同嗎？似乎不盡然。曾經他試著站在外面看自己的作品，以「許南村」之名發表評論，後來者不少以此為評論基礎。他認為身為一個作家，是應注意文學評論家的說法；而身為一個健康的作家，又應避免兩種狀況：聽到喜歡的話就沾沾自喜，聽不到喜歡聽的則被激怒。他認為作品寫出來就是獨立的存在，是非成敗應由世人公斷，最好的方式就是「聽取批評，可是堅持按自己的想法創作」。從創作角度出發，他也提醒評論者，不應勸作家停留在某一階段，應容許作者變化，甚至跟著作家的腳步注意作家的變，變了什麼？因而而變？最接地，評論者對小說細節、技術往往是有幫助的，但小說家的變化也是出自自覺地想表現、期許自己寫得更好、更深刻，對於評論與創作之間，陳映真道破二者之間的部分盲點。

文學之外，他擔任過台灣中國統一聯盟主席，略數成員類別：一是老政治犯，五十年代左派、社會主義者；二是《夏潮》，七十年代社會主義者，主張統一，文化人和學生居多；三是以胡秋原為中心，《中華雜誌》系列，外省人、愛國主義者；省籍上，以台灣人百分之七十左右，居多數。對這個沒有人力、財力、弱小的團體，陳映真認為目前的運作有不可忽視的是，自一九八八年迄今，這麼多年來統聯會務健全，成員有一千多人，每個星期還是固定舉行一次工作會議、每個月召開一次執行委員會。這個工作也是思想的行動化

吧！「辦雜誌、搞創作、社團運作，都是我表達思想的形式，對世界、對人、對生活、對環境……各個層面我個人的看法，只是表現形式不同。」

不媚俗的人生態度



在台灣，陳映真在鄉土文學、中國結與台灣結、第三世界文學論……等等大型論戰中沒有缺席，他所散發出來的既鄉土又現代、既緬懷於過去又展望未來、既絕望又有希望的姿態，如此這般緊密結合書寫與生命，講起陳映真，就會想到他的「堅持」，而他一向的「堅持」是社會上不能忽視的存在，他一晒：「我並沒有很堅持啊！一個人活著總有想法和原則，知識分子應該要努力

克服民族分裂的情況，何況我曾為了自己的想法付出坐牢的代價，現在更沒有理由媚俗吧！」在牢裡過了七年，陳映真遇見了上百名五〇年代被監禁、繫獄達廿年上下的政治犯，因著這些人，他有機會和這些不死的歷史正面接觸。這些活生生的、激昂的、曾有過的青春性命，就是他如今不媚俗的源頭之一。當然，在孤軍奮戰的時刻，總感受到朋友的支持，也是他如今最大的力量來源。

世上有一種人……，天生的正直，但絕不拿自己的正直處處去判斷別人，不肯饒人的那種正直。

——〈夜霧〉

為了自己的想法而遭纏繞，現代的年輕人可能不可思議吧！書寫沉重的題材，堅持不媚俗的人生態度，陳映真受正直的父親影響很大。相較其他探監的人們呼天搶地，不是罵入獄者就是罵政府，陳映真對父親的智慧迄今感念不已，父親來獄中看他，簡短告訴他：「孩子，你要記得，首先，你是上帝的孩子；其次，你是中國的孩子；然後，你是我的孩子。」此後這成為他一生的勉勵。自學自勵的父親給他的人格教育是無可抹滅的，一步步踏著父親走過的年歲，他益發覺得父親留給他的是無法從他處學得的人生智慧。

他曾動念寫一篇「初老」的經驗，先告訴我們初老感想吧？陳映真說，以前出門舉目一望感覺都是老人，現在出門怎麼覺得周圍都是年輕人？坐公車時，忽然有人要讓位，讓他感到驚心動魄；到醫院看病，護士叫他「伯伯」；在北京吃小館，服務生招呼他「老先生，請坐」，他方才驚覺人生到此境地，但是，幸好，這純粹是外在環境的催人老，內心底，他倒沒有深刻地覺得心境老化了。

小說《忠孝公園》獲去年度《聯合報·讀書人周報》文學類最佳書獎肯定，陳映真在人間簡樸的辦公室

裡埋首公務，頻頻響起的電話不斷中斷我們的談話，他以慣有的語調爽朗地對答，可以看得出他的工作繁重，每放下一次電話，我們接續著原有話題。他很篤定：「文學不能光只有理論，還是要寫了、透過作品的考驗才算數」，因為愈發覺得時間珍貴，他很肯定六十歲以後的生活重心，未來十年他要埋首創作，把精力奉獻給文學。

他非常鼓勵新世代走進生活的現場去，去原住民部落，去鄉間耕作的田裡，去看被污染的河川，去和當地的人聊聊天……，都會讓自己的生命有所不同，帶著筆和相機，把所見所聞記錄下來，這是他創辦《人間》的經驗談，也是最大的宗旨，走進人間，思索人間，關懷人間，「人間」有了不可抹煞的成績；陳映真，有了不同凡響的生命聲音。

（轉載自林麗如，〈以認真、嚴肅的態度思想與創作——專訪陳映真先生〉，

《文訊》一九六期，二〇〇二年二月，頁七九～八二。）

頒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

陳永善（陳映真）先生贊辭

◎鄭樹森（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講座教授）

陳映真先生，本名陳永善，一九三七年生，台灣台北縣人。他的家族原籍福建安溪，後移民台灣，而從他的父親陳炎興先生起，便活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下。炎興先生是虔誠的基督教徒，終身擔任教會的牧師工作，他身受帝國主義所帶來的悲苦命運，目擊人類的種種不幸，自然地以耶穌基督慈悲的胸懷，追求社會主義的理想。映真先生是成長於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間的一代。一九四九年以後，在兩強對抗下所形成的中國分裂的現實，更促發了他對世界局勢和中國未來發展的關懷。這些都孕育了他豐盛的文學生命。從一九五九年第一次發表短篇小說〈麵攤〉開始，到二〇〇一年寫出中篇小說〈忠孝公園〉為止，他創作了大批撼動人心的小說。幾乎每一篇都激發同代人的靈魂，產生普遍的迴響。

映真先生是一位深具理想主義精神的浪漫主義者，這種強烈的狂熱，一旦接觸到悲苦的現實，便無可避免地沾上濃厚的虛無主義的色彩。然而，由於他作品所呈現的敏感的透視力量，以及深刻的語言技巧，他作品中的虛無情調反而對讀者面對現實，產生了強大的觸媒作用。因此，他早期的作品，如〈我的弟弟康雄〉、〈家〉、〈故鄉〉、〈蘋果樹〉等，便一一成為上世紀五〇到七〇年代海外華人的心聲。到了六〇年代後期，他的作品中的浪漫與虛無的色彩漸漸降低，現實主義的成分漸漸加重，這也是他深入時代關懷必然的

 <p>Mr. Chen Ying-shen A Humanistic Writer of Contemporary China</p> <p>陳映真先生 風骨嶄新的社會批評家</p>	 <p>Mr. Moses M. C. Cheng A Highly Esteemed Contemporary Scholar</p> <p>鄭慕智律師 備受尊榮的社會評論家</p>	 <p>Mr. Hsin Hsiao-hsin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Historian</p> <p>侯孝賢導演 國際著名電影導演家</p>	 <p>Professor Shen Yuan-mu Pioneer in Non-linear Optics</p> <p>沈元攝教授 非线性光學先驅</p>	 <p>Professor Yang Tianle Pioneer in Anti-Doping in China</p> <p>楊天樂教授 中國反興奮劑先驅</p>
<p>Publications: Lectures and Selected Writings of Chen Ying-shen, Publications and Activit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陳映真出版及活動錄 12-16.11.2007 Mon. to Fri. 星期一至五 9:00 am - 9:00 pm C103 Room 607-609, Chan Tsz Ho, Ho Sin Hong Campus 香港校園圖書館大樓607-609室</p> <p>Registration: 2017 2007 Miss Rebecca Chan 陳麗珊小姐</p>	<p>Public Lectures and Round Conversations: Presentations by Individual Contributors 發言者：香港或台灣 8.11.2007 Wed. 星期三 4:30 pm - 6:00 pm Dr. Hui Heikha Lokman, Western Room 209, Lee Wai Y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re, Shau Kei Wan Campus 港大國際會議廳西座209室 經科會館主禮演講</p> <p>Registration: 2017 2007 Miss Rebecca Chan 陳麗珊小姐</p>	<p>Screening Program: A Selection of Films, Documentaries, and TV Shows 5.11.2007, Mon. 星期一 10:00 am - 11:30 pm On the World of Systems Director Chi Yuen-fai 2011年華語紀錄片選展 電影欣賞及研討會 5.11.2007, Mon. 星期一 2:30 pm - 6:30 pm The Hsin Hsiao-hsin's Archive, Activities and Writings 侯孝賢導演電影紀念展及文集 6.11.2007, Tue. 星期二 9:00 am - 12:30 pm On the World of French Cinema Director Richard Wong 2011年法語電影選展 6.11.2007, Tue. 星期二 2:30 pm - 6:30 pm The Hsin Hsiao-hsin and His Works 侯孝賢導演電影紀念展及文集 7.11.2007, Wed. 星期三 10:00 am - 11:30 pm The Hsin Hsiao-hsin's Archive, Activities and Writings 侯孝賢導演電影紀念展及文集 11.11.2007, Sat. 星期六 2:30 pm - 6:30 pm On the World of French Cinema Director Richard Wong 2011年法語電影選展 11.11.2007, Sat. 星期六 2:30 pm - 6:30 pm</p>	<p>Screening Program: Anti-Doping in Sport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A Review of the Anti-Doping Code 和反興奮劑的管治與挑戰 13.11.2007 Tue. 星期二 2:30 pm - 6:00 pm Dr. Wu Yao-tsun, Western Room 209, Lee Wai Y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re, Shau Kei Wan Campus 港大國際會議廳西座209室 黃耀宗博士主禮</p> <p>Public Lecture and Round Conversation: Schools in the East: Science and the Arts 14.11.2007 Wed. 星期三 4:30 pm - 6:00 pm Dr. Hui Heikha Lokman, Western Room 209, Lee Wai Y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re, Shau Kei Wan Campus 港大國際會議廳西座209室 侯孝賢導演主禮演講</p>	<p>Public Lecture and Round Conversation: Challenges and Ongoing Commitment to Anti-Doping 9.11.2007 Tue. 星期二 5:00 am - 12:00 noon Dr. Ho Wai Hong, Ho Sin Hong Campus 馮浩輝博士主禮演講 Yuen Yuen Kung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Building, Shau Kei Wan Campus 香港大學中醫藥管理委員會香港中醫藥大學馮允中藥師樓主禮演講</p> <p>Registration: 2017 2007 Ms. Catherine Tang 唐美蓮女士</p>
<p>Showing of Film Hsin Hsiao-hsin's films 侯孝賢導演作品展</p>				
<p>From the Wind (風聲集) 29.10.2007 Mon. 星期一 7:00 pm A Time to Love, A Time to Die (愛與死) 30.10.2007 Tue. 星期二 7:00 pm A City of Sadness (悲情城市) 31.10.2007 Wed. 星期三 7:00 pm Goodbye South, Goodbye (南國再見，南國) 4.11.2007 Thu. 星期四 7:00 pm The Earthquake (地震) 1.11.2007 Fri. 星期五 7:00 pm Room 214, Ho Sin Hong Campus for Film & Television, Ho Sin Hong Campus 香港校園圖書館大樓中心214室</p> <p>Registration and seat reservation: 查詢及訂位： 3411 9907 Miss Daisy Wong 王麗儀小姐</p>				

All events are open to the public. 所有活動歡迎公眾人士參加。



2007年香港浸會大學榮譽博士活動宣傳海報。
(浸會大學提供)

2007年香港「文學與大愛：陳映真出版及活動展」現場。
(浸會大學提供)

現象。從〈鄉村的教師〉、〈加略人猶大的故事〉、〈將軍族〉到〈六月裡的玫瑰花〉等，便有力地撞擊了當時的現實社會。由此，陳映真不但成為當時台灣及海外華人中著名的小說家、文學家，更成為青年知識界的重心。

一九六八年，映真先生因涉及「民主台灣同盟」案被捕，判刑十年，七年後假釋出獄。在這七年之中，台灣內部產生巨大的變化。在美、日跨國資本主義支配下，台灣雖然被稱為「四條小龍」之一，進入國際市場經濟體系之中，但它的依賴性也已到了難以擺脫的地步：消費社會的惡質化，個人與社會的疏離化，官僚及企業的腐蝕化，處處呈現著窒息的現象。映真先生經過七年的沉思，一方面經由「華盛頓大樓」系列小說，剖析了在美國以軍力為後盾的工商霸權支配下，台灣乃至亞洲的傷害；另一方面則經由〈趙南棟〉、〈鈴璫花〉、〈山路〉等小說，重新思考、反省，點燃革命的理想主義的火焰。而為了要與現實結合，他又創辦了《人間》雜誌，以照片與文字的配合，開啟報導文學的新路。雖然在無孔不入的商業文化的困局下，這份刊物最後還是逃不過停刊的命運，但它播下的種子，到今天仍有很大的影響。為了延續這一使命，他又創辦了「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傳播進步文化的訊息。除了文學創作，他還用本名和許南村筆名寫下眾多文化批判的文章。台灣鄉土文學論戰是二次大戰後台灣內部一個重大的運動，有人稱之為「台灣的又一次五四」，它的內容是「中國民族精神的復歸」和「殖民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的重新思考」。陳映真是這一運動的重要成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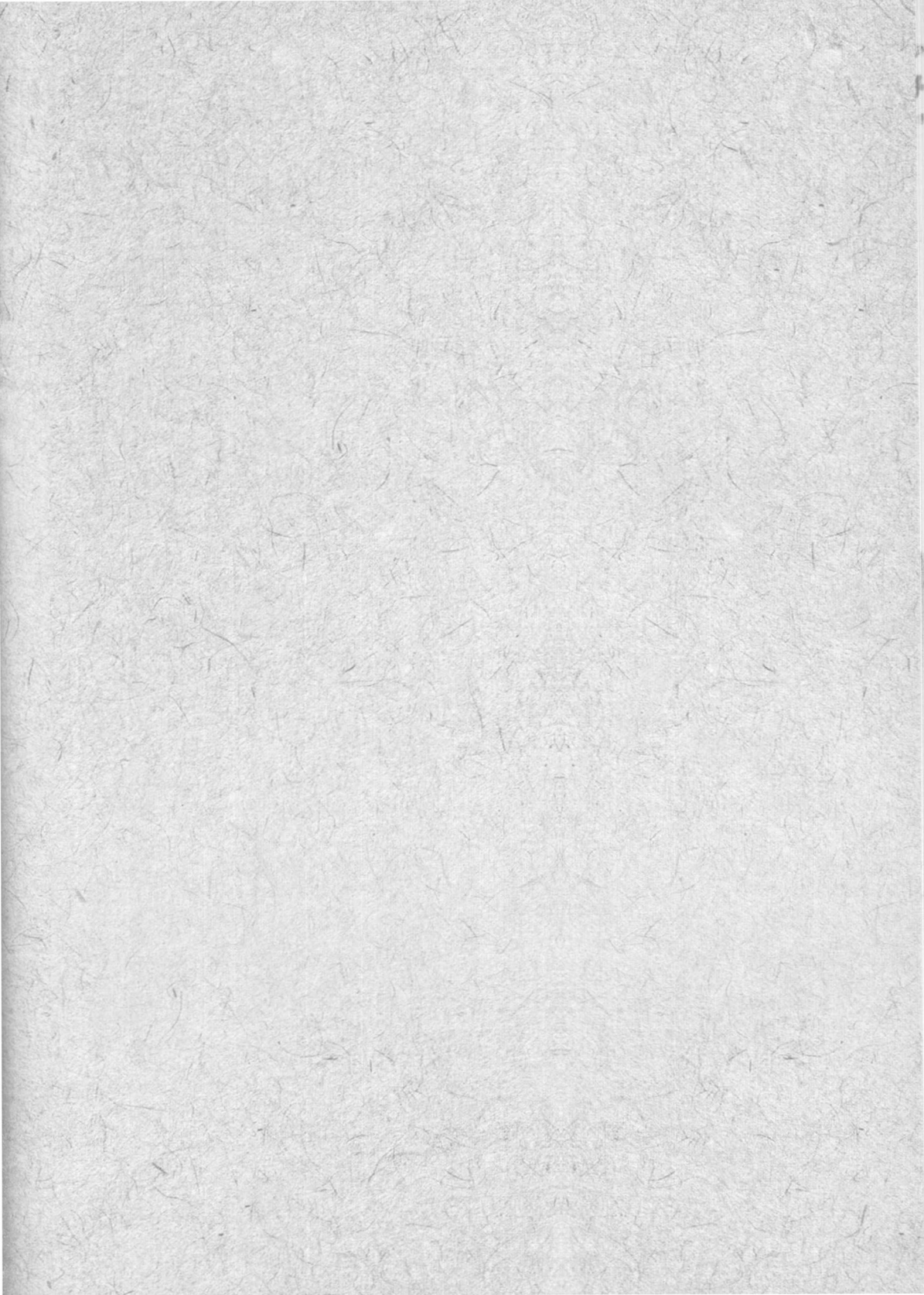
在長達五十年的時間，映真先生即使是身陷囹圄，思想上一直矢志不移，藝術上一直不斷提昇，以悲憫的情懷和反省的高度，超越長久以來困擾台灣的族群矛盾，為半個世紀以來台灣的社會、經濟、文化的變遷，留下不可磨滅的文字見證，既是一九四九年之後華文文學的重大收穫，也是個人生命與動盪時代撞擊的

紀錄。已故「新儒學」大家徐復觀曾譽之為「海峽兩岸第一人」。

映真先生的小說備受國際文壇肯定，有日、韓、法、德、英等語的譯本，二〇〇三年並獲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映真先生〇四年來港擔任香港浸會大學首位駐校作家。

為了表揚映真先生在文壇上的成就與影響，恭請主席閣下授予陳永善先生榮譽文學博士學位。

（本文為二〇〇七年十月十二日香港浸會大學頒授陳映真榮譽文學博士學位之讚辭）



格登格登格登……

〈麵攤〉裡掙扎求生的一家三口，

〈我的弟弟康雄〉中無力而蒼白的知識分子，

〈將軍族〉那無奈而歡悅的死亡，

〈夜行貨車〉轟隆轟隆的開向南方，

〈山路〉上的少女蔡千惠，

這些身影，伴隨著車輪滾動的聲音，一遍又一遍，

在一代代文學青年心中，反覆迴響了半世紀。

第二輯

文學風景

入世的、為人生而藝術的

◎姚一葦（劇作家、美學研究家，已逝）

小說家陳映真

許多年來，我總想寫一篇討論陳映真的文章，幾次拿起筆來，都沒有寫成。今天我檢閱舊稿，發現一張發黃的稿紙，這樣寫著：

陳映真發表的小說，數量雖然不多，但卻是台灣當代的重要作家。他是真正台灣的土生土長，足跡未曾踏出國門一步；他的精通英、日語文和西方的學識，純粹得自他的天賦與努力。他的傳統性身世和經歷，甚至一度對文學的排斥，小說的寫作變成一種無可奈何下心靈的發洩；他對問題的探求，對知識的渴望和執著，在極為艱難的情況下，一點一滴地搜求與思索。然而在另一方面卻是一個典型的藝術家——甚至一個典型的中國文人：熱情洋溢，靈心善感，坦率真誠的個性，充滿了空想和幻想。自前者言，他是反文學的，認為文學虛幻而不切實際；自後者言，他是文學的，他具備一個文學家的一切性格。因此形成他理性與感性間的矛盾。

這段話，我想不起是那年寫下的，也許是他入獄的期間，也許是他出獄後不久；為什麼沒有寫下去，亦



50年代初期，姚一葦與友人攝於永和竹林路寓所大門外，右起姚一葦、許國衡、王幼薇、葉泥。
(姚海星提供)

《筆匯》革新號1期。
(文訊資料室)

已不復記憶。當然，今日的陳映真已非上述的那樣，他已是中外知名的作家，足跡遍及世界；他已有多方面的成就，作品不再限於小說；他發表過大量有關政治、經濟、社會以及文學方面的批評，都是針對當前的現實，做了犀利而深刻的探討；他創辦《人間》雜誌，以圖片與文字雙重媒體，揭示社會真相和發掘問題，兩年以來，影響普遍而深遠。但是我依然將這段舊稿一字不易抄錄下來，因為在我看來，仍然代表了我所了解的陳映真。

我們相識將近三十年。我記得一九五九年，在《筆匯》革新號第五期，讀到一篇以陳善之名發表的小說〈麵攤〉，引起我的注意。這篇小說的故事非常單薄：一對夫婦帶著咯血的孩子，從苗栗來到台北，為了生

存，經營起流動的麵攤；一個最平凡的人平凡困境。像這樣的題材，在三十年代我國小說中讀得多了，但是在這篇作品裡，在他所描寫的困境中，不是粗魯的、浮面的感情，而是在那痛苦的裡面，有一股溫馨的、深沉的人間愛。而尤其吸引我的，是他的文字；我不是說他的文字有何巧妙，如何靈活，而是有一種難以言傳的魅力。像這篇小說的結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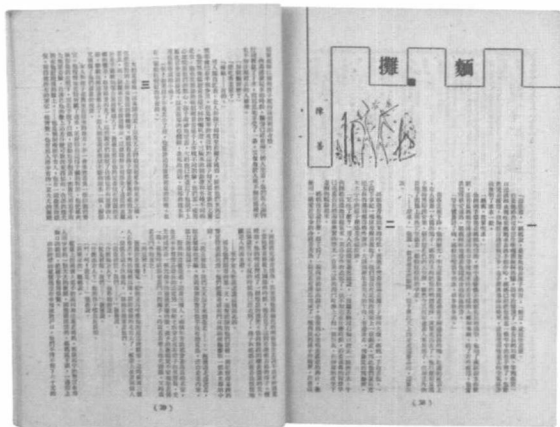
「……星星。」他脆弱地說。他看見爸爸拋出去的煙蒂在暗夜劃著血紅的弧，撒了一地的火花之後便熄滅下去了。夜霧更加濃厚，孩子吸著涼涼的風，使他記起喫冰的感覺。（——媽媽，我要喫冰。）然而他終於只動了嘴唇，沒有說出什麼來。或許他是太倦了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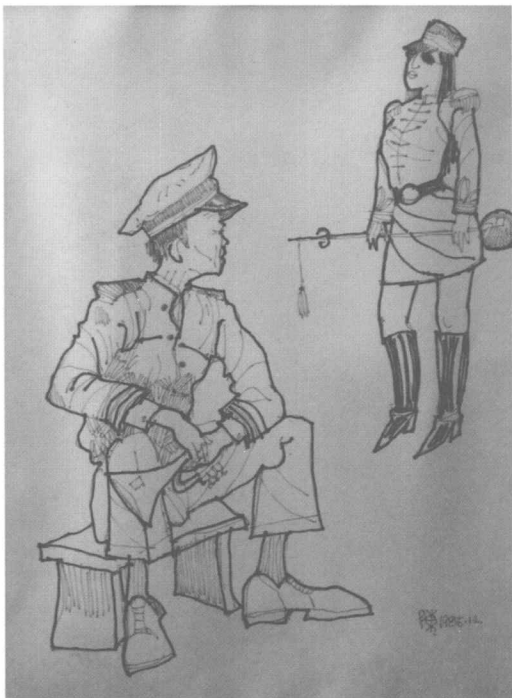
孩子在媽媽軟軟的胸懷和冰涼的肌膚裡睡著了。至於他是否夢見那顆橙紅橙紅的早星，我是不能料想的。但是你可以傾聽那攤車似又拐了一個彎，而且漸去漸遠了。

——格登格登格登……。

這樣的文字，今天讀來仍然有它的韻味。

不久，我得知陳善乃是陳永善的筆名，那時候他還在淡江文理學院念書。我們立即熟稔起來，而且一同成為《筆匯》雜誌的同仁。之後他發表了許多篇小說，但都是以化名出現。我們知道，一





般寫作的人總希望更多的人知道他的名字，唯恐其名不彰；而陳映真則是盡可能隱瞞，唯恐別人知道。（雖然此種隱瞞是不可能的，他那獨特的風格，行家一望便知。）這種心理，事實上並不奇怪，那就是他不希望成為一個小說家。就像我國傳統說部的作者，無不以假託、偽造，各種化名的方式，以掩飾真相一樣，這一點我能了解，因為我也有過這一段期間，不要成為一個所謂的文人。結果我們有共同的遭遇。

我們很快就成為好友，雖然我年長他十五歲。而我這人交友是從來不問年齡的，凡是談得來的都是朋友。他常常將未發表的原稿給我看，讓我先睹為快。讓我感染一個年輕人的活力；他那充溢於作品中的人間愛；以及愛的背後的那深沉的悵鬱；亙古不化的憂愁，宛如山的重壓。

其後《筆匯》停刊，我於一九六二年加入《現代文學》，擔任該刊顧問，並實際承擔編輯的工作。在編輯的期間，極力向陳映真拉稿，他的許多作品，如〈將軍族〉、〈文書〉、〈淒慘的無言的嘴〉、〈一綠色之候鳥〉等先後在該刊出現，於是陳映真之名，不脛而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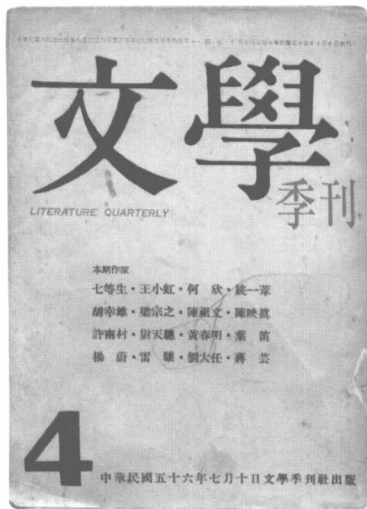
當我讀到〈將軍族〉的原稿時，著實嚇了一跳。陳映真在他寫作的道路上，跨出了巨大的一步。這本來是一個悲慘的故事，但在這個故事的結束處，出人意料地，在他們死亡之前竟是如此的「歡樂」：

他們於是站了起來，沿著坡堤向深處走去。過不一會，他吹起「王者進行曲」，吹得興起，便在堤上踏著正步，左右搖晃。伊大聲地笑著，取回制帽戴上，揮舞著銀色的指揮棒，走在他的前面，也走著正步。年輕的農夫和村童們在田野裡向他們招手，向他們歡呼著。兩三隻的狗，也在四處吠了起來。太陽斜了的時候，他們的歡樂影子在長長的坡堤的那邊消失了。

陳映真在此，將他過去或多或少存在過的傷感調子一掃而空。這雖是兩個極其卑微而渺小的人物，但他們死亡就如兩個大將軍。他們在面對死亡時，能夠嘲笑它，蔑視它；他們沒有被打敗，更沒有向任何可怕、威脅人類生存的勢力屈服；自精神上言，他們是勝利者！這樣的心胸和氣度，是希臘的悲劇精神，在現代小說中極其罕見的。

後來，我們又由《現代文學》轉移到《文學季刊》，在這段期間，他又發表了〈最後的夏日〉、〈唐倩的喜劇〉、〈第一件差事〉、〈六月裡的玫瑰花〉等小說，題材越來越寬，嘲諷的意味越來越濃，社會的意義也越來越深刻，但他自己卻越來越不快樂，也越來越討厭他自己，這正是他以許南村的筆名，在批評他自己作品中所說的。

陳映真小說中的小知識分子，便是懷著這種無救贖的、自我破滅的慘苦的悲哀，逼視著新的歷史時期



的黎明。在一個歷史底轉型期，市鎮小知識分子的唯一救贖之道，便是在介入的實踐行程中，艱苦地做自我的革新，同他們無限依戀的舊世界做毅然的袂絕，從而投入一個更新的時代。

於是他入了獄。

當我再見到陳映真時，已是七年之後（他在外島的監獄中度過了七年的歲月）。他還是從前的陳映真，彷彿沒有什麼事情發生在他身上。我暗自感謝上蒼，讓他完完整整的保存了下來；不，使他變得更成熟，更健康，更有活力；而且磨去了他的一些不切實際的幻想。

不久，他又拾起了這枝筆，寫出了《華盛頓大樓》，包含〈夜行貨車〉、〈上班族的一日〉、〈雲〉和〈萬商帝君〉幾篇。所描寫的不再是市鎮小知識分子，而是一個屬於第三世界的普遍性問題，當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大企業進入到我們生存空間時，帶給我們的影響，無與倫比；不僅是生活的改變，而是整個兒的想法、觀念、行為和生存方式的劇變。他企圖揭示掩飾在那美麗外衣內的猙獰本質，大眾傳播媒體的麻木與無知，以及如何在被侮辱、被欺騙、被傷害之後的覺醒。當我讀到〈雲〉的這段話時：

忽然間，幾百隻藍色、白色、黃色，分別標幟著不同勞動部門的帽子，紛紛地、靜靜地舉起，在廠房、在宿舍二樓、在裝配部樓頂，在電腦部的騎樓上紛紛地舉起，並且，在不知不覺間，輕輕地搖動著，彷彿一陣急雨之後，在荒蕪不育的沙漠上，突然怒開了起來的瑰麗的花朵，在風中搖曳。

被感動得熱淚盈眶。

當然，像這樣的小說，便不是憑個人的感性所能寫成的，這裡包含大量經濟方面的知識，特別是對跨國公司的組織結構、管理體系、行銷手段、術語行規等，得有充分的認識。陳映真在這方面真正的下了功夫。他的用心是大的；他不再反映個人的問題，他要描盡整個時代。

大約三年前，他告訴我他要創辦一個攝影雜誌。誰都知道攝影雜誌是不容易辦的，因為印刷必須精美，紙張必要厚實，非高成本莫辦；而我知道他是一個窮人。但是他典了房子，把它辦了起來，並命名為《人間》。他在發刊詞裡說出它的宗旨：

我們盼望透過《人間》，使彼此陌生的人重新熱絡起來；使彼此冷漠的社會，重新互相關懷；使相互生疏的人，重新建立對彼此生活與情感的理解；使塵封的心，能夠重新去相信、希望、愛和感動，共同為了重新建造更適合人所居住的世界，為了再造一個新的、優美的、崇高的精神文明，和睦團結，熱情地生活。

也可以說是一篇當代的人道主義宣言。

這份雜誌立即引起了社會的重視，自充斥於坊間的俊男美女、色情氾濫、現代神話的各色各樣的刊物中，脫穎而出。當然這段期間，他是忙碌的，而忙碌之中，他的文章卻源源不絕出現。其間最重要的一篇，則是〈趙南棟〉。

這篇小說，就像是李伯大夢，當趙慶雲、葉春美從長期的監禁中回來，卻是走進到一個陌生的、不可知的世界。正是葉春美所慨嘆的：



哦！這樣的事，這樣的人，這樣的時代，於現在的社會，怕是比任何奇怪的古談還要不可思議，還要無從置信吧。

這所有的時候正是我所經歷過的，當我讀完這篇小說時，不僅勾起了古老的記憶和悲傷；或許還常有幾分妒嫉吧；像這樣史詩性的題材，竟然被一個小我十多歲的人寫出來！

以上所述，只限於小說，實際上陳映真還寫了其他東西，如本作品集所收，包含論述、批評、隨筆、訪談等多樣性文學。這些文學亦有其獨特風格。陳映真是雄辯的，不管所涉及的問題是如何的巨大，如何的嚴肅，他都能說得娓娓動聽。但是在我看來，他所寫的其他文字和他的小說，事實上是一體的兩面，所不同的只是表現的方式。小說是內蘊的，含蓄的，潛移默化的，是屬於藝術的形式；而其他的文字則是說理的、明示的，訴之於吾人思考的邏輯的形式；因此

1994年，大陸作家來台參加「兩岸三邊華文小說研討會」，前排左起汪曾祺、姚一葦、黃春明、劉心武；後排左一李銳、左二陳映真、左四呂正惠、右一尉天驄。（人間出版社提供）

理論是他小說的延伸，小說是他理論的變形。因為陳映真正是這樣一位真誠的作家；他是入世的，為人生而藝術的。只有在他對現實有所感、有所思、有所作為時，才發而為文；他可以採取小說的形式，也可以採取其他的形式。

即使如此，但是就我所了解的陳映真言，我仍然堅持我的看法，他是一位真正的藝術家。因為上天賦與他一顆心靈，使他善感，能體會別人難以體會的；上天又賦與他一雙眼睛，能透視事物的內在，見人之所未見；上天復賦予他一枝筆，揮灑自如，化腐朽為神奇。因此我敢於預言，當時代變遷，他的其他的文字有可漸漸為人遺忘，但是他的小說將會永遠留存在這個世界！這就是藝術奇妙的地方。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於興隆山莊

（轉載自姚一葦，〈總序〉，《陳映真作品集》，台北：人間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四月，頁一一〇—一七。）

陳映真和 蕭斯塔可維奇

◎李歐梵（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

陳映真是台灣文壇少有的「知識型」和「信念型」的作家。他的知識領域不限於文學，更注重思想；他的基本信念也不限於政治，而更注重人道主義的人生意義。我和他相交多年，每次見面，都有類似的感受。

記得有一次（大概二十多年前吧），名理論家詹明信（F. Jameson）受邀在台北的清華大學招待所演講，我適在台北，遂前往聆聽，一進會場就見到陳映真，他態度嚴肅，像一個大學生，全神貫注地聆聽這位馬克思主義美學大師的論點，記得他事後又向我「請教」不少問題（想詹明信高徒，老友鄭樹森更有類似的經驗），我卻答不出他想要求得的答案。

陳映真就是這樣的知識分子，他不斷地在知識領域中求索，也不斷地「確認」他的信



陳映真為〈夜行貨車〉繪製的插畫。
（鐘俊陞提供）



念，我和他的友情，既親切又「淡如水」，見面時他很少說應酬之類的话，他的笑容是誠懇的，但說的仍然是嚴肅的話題：「最近美國的文學理論情況如何？」不只一次他這樣問我，我也一時語塞，不知從何說起，心中甚感慚愧。有時默默無言之中我更能感受到他那顆赤誠的心。

陳映真卻從來沒有問我關於他小說寫作的事，反而是我屢屢勸他多寫小說，時至今日我還是覺得他是台灣文學史上少數「大師級」的小說家，他的作品早已成了經典，我在美任教時，講到台灣文學必用他的短篇小說：〈將軍族〉、〈我的弟弟康雄〉、〈夜行貨車〉、〈華盛頓大樓〉系列……這些作品都有英文譯文，美國學生讀來也受感染。內中的那股情緒，更是陳映真所獨有的，既崇高（甚至帶有宗教性）又頹廢（他用這種美學方式來批判台灣的「現代性」）。但英文譯文無法表現他那種特殊的文體；長長的句子，略帶日文語法的結構，現西洋畫的意象，哲學意味的內涵——這一切早已有行家指出，學界的評論文章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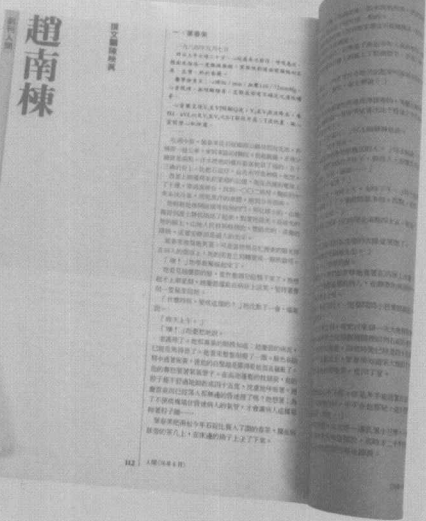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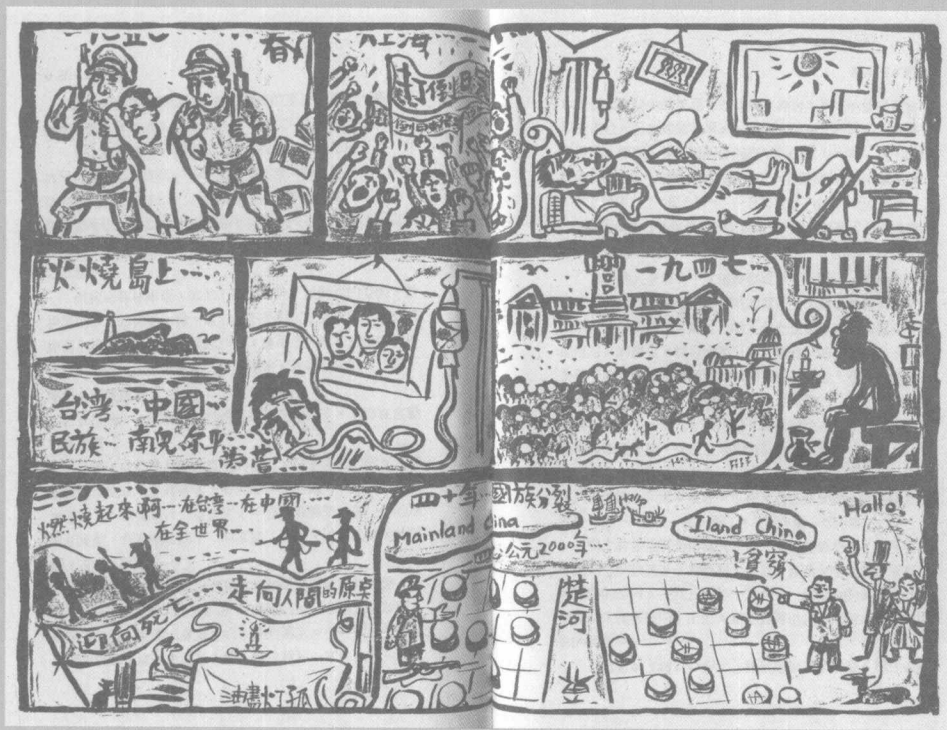
左起陳映真、聶華苓、尉天驄、李歐梵一同出遊。
（鐘俊陞提供）

數，不必我再饒舌了。

但為了寫這篇小文，我還是把他的兩本小說集——《鈴瓊花》和《忠孝公園》——拿來翻閱重讀（多年前在香港也曾以此為題發表專題演講），不禁感慨繫之。赫然發現，原來早在二十年前他寫〈趙南棟〉時，已經預知我們現今所處的資本主義的「人間」境地，以及它和革命理想之間的歷史弔詭。在小說中趙南棟是終生信仰社會主義的革命烈士的遺腹子，長大後卻成了一個資本主義消費文化的化身，他的生活愈放蕩形骸、漫無目的，也愈反照出當年受苦受難的先一代人的高貴理想和節操。

妙的是陳映真在這篇小說中用了一個音樂典故——蕭斯塔可維奇的第三交響樂，又名《五月一日》（勞動節）。在白色恐怖監獄中的烈士們就義之前，那位 Conductor 竟然用竹筷指揮這首飽含普羅意識的交響曲。樂曲開始了，「豎笛流水似的獨奏，彷彿一片晨曦下的田園」，情緒轉向激昂，「小號的朗敞剛毅的聲音，像是在滿天彤旌下，工人們歡暢地歌唱，列隊行進。他感到了音樂這至為精微博大的藝術表現形式，那樣直接地探入人們心靈，而引起最深的戰慄」。這位指揮家張錫命「專注、無我地揮劃著指揮棒。一場暴風，一場海嘯；一場千仞高山的崩頹；一場萬騎廝殺的沙場……在他時而若猛浪，時而若震怒的指揮中轟然而來，使整個押房都肅穆地沉浸在英雄的、澎湃的交響之中。」

我是一個樂迷，也是一個「蕭迷」，近來每次聆聽這首交響曲，就不覺想起陳映真小說中的字句，於是也學著張錫命用筷子指揮起來，小說中的趙慶雲落淚了，我也幾乎落淚。這就是陳映真小說的魔力：他可以把這首蕭氏作品中並不偉大的作品拉進小說世界中，而使得它聽來崇高偉大。我曾經問過他這是哪裡來的靈感？他回答說是向音樂專家請教過的。我覺得他的文學語言幾乎超過原來音符的震撼，到了最後，渾厚寬宏的合唱聲，從地平線；從天際，帶著大讚頌、大宣說、大希望，和大喜悅，從宇宙洪荒；從曠野和森林；從



梁正居所繪〈趙南棟〉插圖。(翻攝自《趙南棟及陳映真短文選》，人間出版社)

深具史詩筆法的〈趙南棟〉。
(文訊資料室)

高山和平原；從黃金的收穫；從遮天蔽日的旗幟，洶湧奔流，鷹飛虎躍而來。真不得了！這簡直是史詩的筆法，但內中的意象卻又像是音畫對位的電影蒙太奇手法，我從中感受到魯迅散文詩（頹敗線的顫動）的餘韻。

多年沒有見陳映真了，希望他現在的心情不像這首樂曲，那樣沉重。也希望他早日康復，不久之可以共聚一堂，談談蕭斯塔可維奇，或文學理論。

二〇〇九年八月一日於香港

（轉載自李歐梵，〈陳映真和蕭斯塔可維奇〉，《文訊》二八七期，二〇〇九年九月，頁五三～五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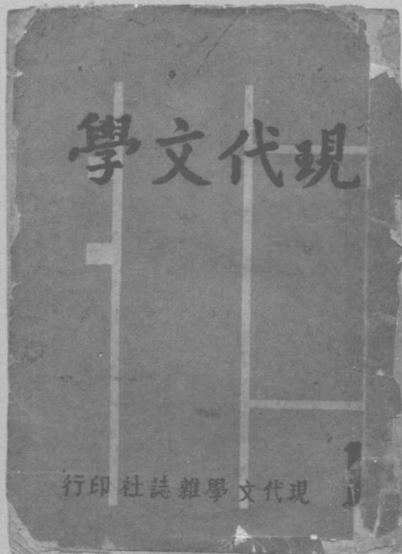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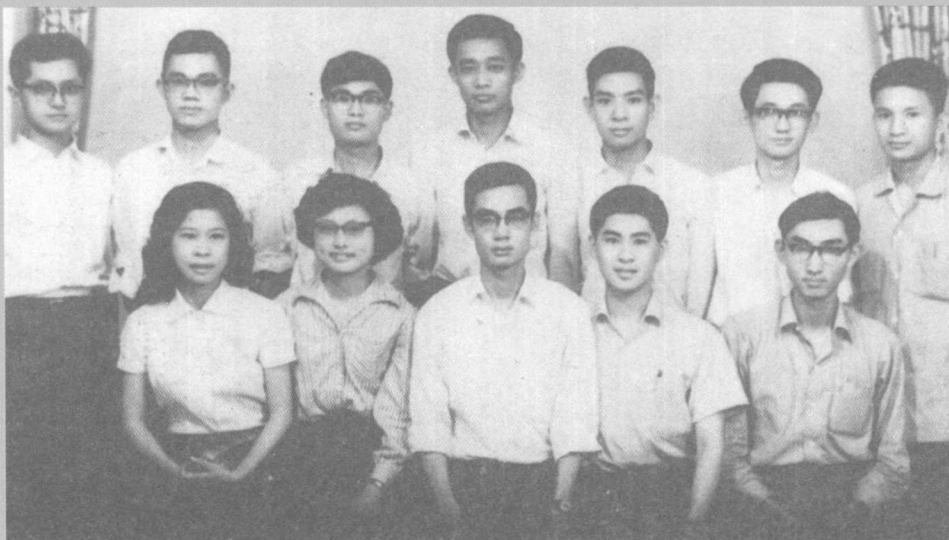
文學心靈的敬重

◎白先勇（作家）

那時候是六〇年代，我們辦《現代文學》，有聚會都在明星咖啡屋，同時陳映真、尉天驄等人也在那辦《筆匯》，兩邊的作家才開始認識。所以明星咖啡屋對我們這些六〇年代的作家是別具意義的一個回憶，像一種依歸、一個立足點一樣的地方。那時武昌街下面還有周夢蝶擺書攤，賣的就是我們兩本文學雜誌和一些詩集，沒什麼人買，所以我們一有聚會就叫他收攤上來，真有點文學沙龍的味道。

開始時我是在文章上面認識陳映真的，他那時在《筆匯》上已經有文章發表，像是〈麵攤〉、〈我的弟弟康雄〉等，他這些早年的作品對我而言很有吸引力，一種少年維特之煩惱的情緒，很動人、很吸引年輕讀者。他一來就有「文體家」的氣勢，文章中有一種很特殊的感性。我很想認識這個人，希望他在我們雜誌上投稿，後來經由姚一葦先生引薦，他真的來雜誌投稿，我們也開始了很長一段時間以文會友、因文結緣的關係。

《現代文學》於一九六〇年創刊，在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五年的這幾年間，陳映真投稿了許多篇小說在我們雜誌上，是《現代文學》很重要的作家。《現代文學》的特質是一個完全開放的園地，那時我們每個人的文風都迥然相異，可以說和而不同，大家各寫各的；但陳映真還是很獨特，他有他自己引入入勝的聲音，



1960年，《現代文學》創刊時編輯委員合影。前排左起陳若曦、歐陽子、劉紹銘、白先勇、張先緒，後排左起戴天、方蔚華、林耀福、李歐梵、葉維廉、王文興、陳次雲。（翻攝自《現文因緣》，現文出版社）

《現代文學》創刊號。
（文訊資料室）

武昌街亭仔腳的周夢蝶舊書攤，1972年。
（張照堂攝影）

帶人進入有點憂鬱、感傷、又有著些落寞的境界當中。他的文字直指人心創痛處，也因為他以非常認真、嚴肅的態度看待人，尊敬人的苦痛，所以在他寫〈將軍族〉、〈那麼衰老的眼淚〉、〈一綠色之候鳥〉、〈文書〉的時候，都可以感到他有一種對人——尤其是對弱小人物——特別的憐憫，那是他的胸懷，也是他文章最感人的地方；在〈將軍族〉當中，他描寫一個外省老兵與台灣最底層、最受欺凌的女性結合，最後兩個人殉情式的結局陡然將境界提升至高，可以說是一個台灣的寓言，在這麼早的年代，他便將台灣外省人與本省人的一種情結描寫得這麼驚人。後來我們出版一本《現代文學小說選集》，由歐陽子主編，我們就都不約而同將這篇選為他的代表作，可是我覺得他其他的幾篇東西，比方說〈一綠色之候鳥〉，寫出當時知識分子的落寞；〈山路〉當中對於政治理想的失望，都非常貼近台灣的現實；〈文書〉、〈我的弟弟康雄〉裡面則有著相當的死亡象徵。

死亡是他相當關切的一個題目，他是一個基督徒，又是社會主義者；社會主義理應是個無神論者，因此這中間的矛盾我想可能也造就了他這樣的一個藝術家——一個人若是沒有矛盾，就很難成為一個藝術家，而他似乎又常常在這中間擺盪：宗教的超越、與社會主義的世俗性。陳映真又是個極富浪漫情懷、極理想主義



陳映真〈山路〉手稿。
(翻攝自《陳映真作品集5》，人間出版社)

的一個人，這樣矛盾的因素加總起來就構成了他小說中的一種張力，文章最後經常要解決的就是死亡、昇華，像是〈將軍族〉當中的超越，就是他小說中深刻的地方。他對人的創痛感受很深，所以有時候我想也許他自己寫出來的文章，是他的不能承受之重。他看著社會上這麼多的不平、痛苦，要怎麼去拯救？靠社會主義、靠人的政治，可是人的問題人最後不能解決，就只能歸天，要向上帝來求解答。我記得他說是他父親跟他講的，叫他要做一個上帝之子，也要做一個中國之子，所以這是他的中國情結——他的中國是長江黃河的幾千年，以及二十世紀的魯迅和五四運動，那是他的認同。魯迅對他的一生、他的文學可能都影響很大，而且他又念西方文學、對日本文學的涉獵也深，所以他的文章也會有一點日本情調。他的文學風格因而是相當複雜的組合，他且能將這些組合全都變成他自己，這是相當難能可貴的，台灣文學應該要給他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

總之那是個到現在都還很值得懷念的時代，我個人跟他關係很特殊，他只來過我家一次，後來他坐了政治的牢，我又留學去了國外，就沒有什麼往來的機會。但我跟他有一種文學上、心靈上相互的敬重。我與他信仰不同，無論是政治或者宗教，各走各的道路，但是相知相惜。對我而言，我相當看重這份關係，彼此的關切都在默默之中。

那個年代很多人喜歡他的〈我的弟弟康雄〉，講一個虛無主義的年輕人，現在看還可能有些別的意思在。那些他早年的小說我也覺得現在的年輕人都該看，至於較後期則像〈最後的夏日〉、〈六月裡的玫瑰花〉等諷刺小說也滿有意思，〈鈴璫花〉、〈山路〉等也相當重要，我覺得是他寫得最好的幾篇。其實他的作品都很值得看，只是這幾篇可以先看。

陳映真是一個文學家、藝術家，他忠於他自己的文學，這些都會大過政治、超越政治。因為他對文學有

心，所以他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他的小說成就最後會替他做定位——外在的政治社會是經常在變動的，今天的真理明天就不是。但文學有一個永恆的真，至少我自己相信陳映真寫的是一個人性與人情、對人之觀察，因此他的小說寫得最成功也是寫人。像是魯迅或有自己的政治信仰，但他在寫〈吶喊〉或〈徬徨〉的時候就是一個藝術家。所以我尊敬陳映真，他有他的信仰與追求、有他的一往情深；小說很複雜，因為人生也是複雜的，但他的信仰很單純，因為越單純的信仰越會激起我們的激情，所以他小說中一個重點在基督教信仰的情操。他出生於基督教家庭，那宗教性的博愛精神也是他小說中珍貴之處。

歸到最後還是要說，陳映真的修煉出很特殊的文風，他的文字就是他的才華、他的敏感、他的詩意與抒情——憂鬱、悵然，都是他文字上動人的地方，年輕讀者應該會很喜歡他那濃重憂鬱、浪漫情緒的文風，這是他很大的成就。

（韓良露採訪，黃詠梅整理）

（轉載自白先勇，〈文學心靈的敬重〉，《文訊》二八七期，二〇〇九年九月，頁五〇～五二。）

最敬愛的文學兄長

◎吳晟（詩人）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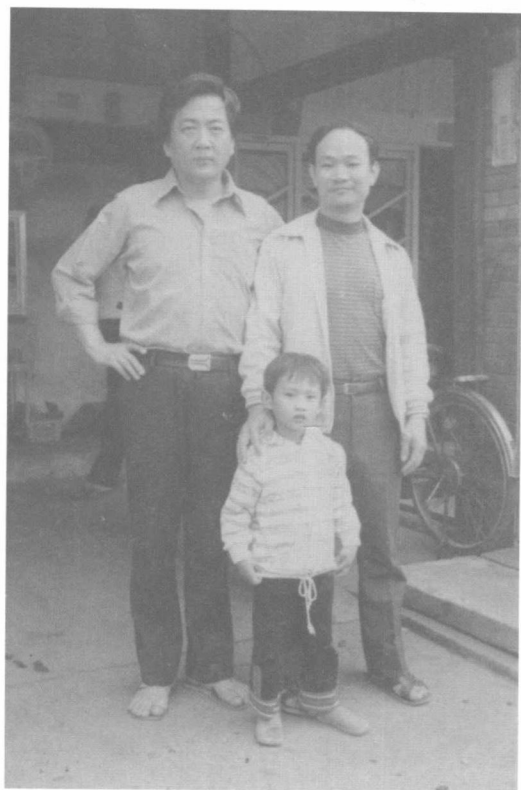
六〇年代末，我去服兵役，在北投復興崗政工幹校受訓，有一次上課，全隊帶去參觀「匪情資料館」，館內豎立一座一座大型看板，看板詳列一個一個匪幫，什麼劉少奇、林彪、鄧小平、鄧拓、吳晗……，每個匪幫附帶說明某個事件，什麼三反五反、三家村札記「借古諷今」……。

在反共體系軍訓教育中，這些匪情，斷斷續續的介紹，我未必「能詳」，至少有些「耳熟」。

我對廣義的「政治」，原本就很有「興趣」，或者說關心，有這機會進一步了解，當然不錯過。

我一一仔細瀏覽每座看板，突然發現一座看板上，陳列思想犯陳永善密謀叛亂的罪證。他竟然也被列為匪幫。

看板上有一份陳永善的手稿，標題記得不真確，好像是「台灣民主解放陣線憲章草案」。我一直盯視著「起草人：陳永善」那幾個字。



當時完全愣住，有些恍神，真是不
可置信。

陳永善就是作家陳映真，我們這一
輩的文藝青年，不知有多少讀者多麼著
迷他的小說，包括我在內。

陳映真被逮捕的消息，在文學圈裡
悄悄傳布著，我雖然閉塞，還是有所耳
聞。而今，「罪證」真實擺在眼前，內
心澎湃著不可言說的激憤，強自忍住，
不敢張揚，也有可能怕被發現我同情匪

類，有些緊張，竟而全身不自覺的微微顫抖。

這一幕景象，十分鮮明留在我的腦海中。

爾後陳映真自然而然的成為我和少數幾位文學好友相聚時的重要話題。

青少年階段所謂的文藝青年，懵懵懂懂，未必真正了然多少世情，只憑著一股單純的文學懷抱，聚在一
起，無論是近乎誓言的嚴肅使命感，或是率性議論文壇是非，評定某位作家某篇作品某種言說，往往暢談到
深夜，仍興致高昂不甘解散。

然而歲月匆匆流逝，沖刷了不少記憶。往昔那些年輕的聚會，談了些什麼，回想得起來的並不多，大多
只留下模模糊糊的印象。

吳晟（右）到公車站迎接陳映真（左），於溪州街上留影，
圖中小孩為吳晟之子吳賢寧，攝於1980年。
（吳晟提供）

無數環繞著陳映真話題的徹夜傾談，則一直難以忘懷。

我們談論陳映真，混雜著一知半解的文學意見、時代風潮、思想爭辯，以及神祕而「詭異」的案情……在各個不同的場景，不同的成員組合，情緒通常一樣激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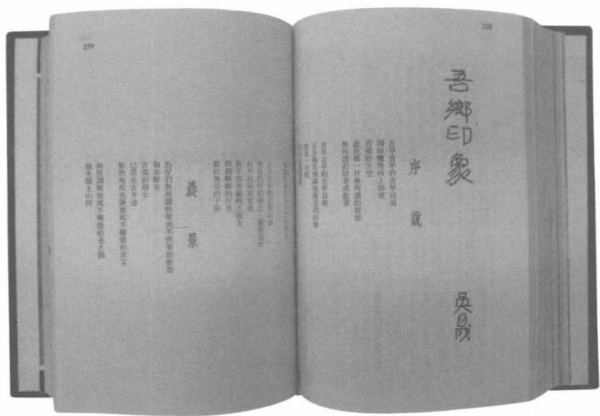
2

大概是一九七五年吧，我意外接到陳映真的來信，信不長，只有簡短幾行，大意是說，他在牢獄中，從官方雜誌《幼獅文藝》讀到我的〈吾鄉印象〉系列詩作，甚為驚訝，向我致意……。

這一年，陳映真剛「遠行」歸來。我拆信讀信的時候，是在溪州街上一家名為外省麵的麵攤吃陽春麵，這封信拿在手中，反覆讀了幾遍，腦海中不斷浮現陳映真的小說〈麵攤〉的情節，內心無比激動。

隔了些時日，我約了幾位北上就讀的家鄉子弟，一道去陳映真家拜訪。開門之際，我留意到陳映真向外面及巷口迅快張望一下，才請我們進去。他笑了笑說，巷口常有人盯哨，怕連累你們。

我向來「慫膽」，明知戒嚴體制下軍警特情治系統，有多嚴密多嚴厲，還是覺得沒那麼嚴重吧。我在陳映真文集中讀過這樣一句話：那殺得了身體殺不了靈魂的，我們投以極度的輕蔑……。我自知沒有



陳映真在獄中讀到吳晟1972年發表於《幼獅文藝》的〈吾鄉印象〉，出獄後特地寫信致意。
(文訊資料室)

那種氣概，但心裡隱隱響起一種聲音：你都敢當陳映真了，我連親近一下陳映真都沒勇氣嗎？

陳映真的顧忌不是沒由來，他曾說過：他媽的，我就算每天蒙頭睡大覺，他們還是不放心，還是會猜疑我不知想幹什麼。

一九七九年十月三日，美麗島事件之前，他們果然按耐不住，再度逮捕他。

很巧的是，似乎有什麼感應，當晚我有事打電話找他，是他岳母接的電話，電話那頭傳來：陳映真出事了。語氣中仍掩不住驚惶。

據說當天出動了數十或近百位軍警特人員，守候到凌晨三、四點，家家戶戶正酣睡好眠，才展開逮捕。以這麼大陣仗，在三更半夜，對付一個除了思想，找不到任何犯罪的書生。

唉！這樣的政權，不得不輕蔑之！鄙夷之！

據說早在鄉土文學論戰如火如荼之際，已經伺機而動，拖了一、二年，忍到這時候，是因為明顯意識到民主運動勢力更加高漲，再也壓不住，即將「動搖國本」、危及政權。

沒料到此次「出腳手」，踢到鐵板，來自國外（主要是美國）許多有力人士的聲援，一波一波傳過來，給執政當局很大的壓力，審訊了幾天就釋放。不過，同一波逮捕行動中，好像還有一位李慶榮，沒有引起注



陳映真〈試論吳晟的詩〉，
1983年6月以筆名許南村發表在《文季》雙月刊2期。
(文訊資料室)

意，悄無聲息的被羈押、被判刑。

另有一說，這只是大整肅的開端；也有一說是，這次踢到鐵板，反而讓執政當局警覺到，似乎整肅錯了方向，轉而積極設計美麗島事件的大肆逮捕……。

3

我不善於廣泛交友，不過在人生每個階段，總有幸結識幾位知心的文學朋友。雖然偏居鄉間，較少參加活動，彼此見面相聚的機會並不多，但情誼常在。

初訪陳映真之後，我們的交往還算密切。

我每年大約會去一、二趟台北，每趟去台北，通常會和幾位文學朋友相約見面。陳映真便是我少數常「相找」的人。並且常夜宿他家。

陳映真再度被逮捕的前後那十年左右，是台灣社會運動力量最蓬勃，和執政當局試圖強力壓制的肅殺之氣大角力的時代，因此，陳映真還是「危險人物」。而這十年，也是我和陳映真往來最頻繁的時候。

曾有幾位友人出於好意的提醒我：你和陳映真太親密，不會有問題嗎？

我真的沒有想那麼多，我只知道，陳映真是我最敬重的作家，既然有機緣相識，可以多親近，有什麼好顧忌呢？

陳映真也曾數度來我的鄉間作客，其間有二、三次是偕同麗娜大嫂一道來。

回想我們的交往過程，我的內心一直隱藏著無比的愧疚、不安。



幾乎每次去陳映真家，他們夫婦必定親切款待，我常只顧談興高昂，疏忽了夜已深、時間已晚，沒有顧慮到隔天早上我可以睡到飽才離去，他們卻必須早起來去上班。甚至陳映真身體健康出了狀況，我名為去探病，還是坐下來便忘了起身。而他們仍是耐性的陪我談到盡興。早上出門前，不忘在我床邊留張便條，叮囑幾句。

相對於陳映真的體貼、懇切和寬大，我顯得何其粗率而自私。

一九九二年，好友曾健民結束日本的醫業，返回台北定居，開設牙醫診所，直到數年前，陳映真離開台灣到北京，這十多年來，幾乎都是健民陪我去陳映真家，有時也約在外頭見面。

曾健民是我屏東農專的學弟，比我小了數歲，但他擅長理論，年輕時候偷讀馬克思，背誦毛語錄，在思想體系上，和陳映真更親近，對我的創作也有不少啟發作用。有一次我們三人在一起，我坦承表示，其實很多理論我似懂非懂。陳映真大概聽出我不無感慨，懇切的安慰我：詩來自生活，你是天生的詩人，不需要懂太多理論。他笑了笑指向曾健民說，搞理論的事由健民來做就好了。再望向我說：你只管寫詩，寫出感動人的好詩。

陳映真帶領我的，不只是他迷人的小說、淵博的知識、開闊的見識，更重要的是，溫暖的胸襟。我在文學道路上，受過很多人的提攜和愛護，陳映真是十分重要的一位。在我心目中，他永遠是我最敬重的文學兄長。

4

陳映真一直是備受爭議的作家。他的小說成就，有沒有被私心自用的人，暗中排擠，難以論斷；但公開的文學評價，確實普遍受到推崇。

他的爭議性，主要來自於他的政治信仰。

他一直不能見容於台灣當道。國民黨戒嚴體制時代，他被反共文人圍剿、封殺；民進黨執政八年，不一定打壓他，至少，不理會他。當然，他不見得「希罕」有沒有「被理會」。

最近一、二年，國民黨重新執政，當年以反共為名，對陳映真喊殺喊打的那批人，早已和他們口中的共匪一家親、十分熱絡，應該沒有理由再排斥陳映真吧？而陳映真已離開台灣，無從「證明」，況且世情難料，誰知道呢？

這到底是歷史的荒謬，還是諷刺？

若說文學歸文學，政治歸政治，那不是癡人說夢話就是睜眼說瞎話。那個作家沒有政治立場？不過是表露得鮮明不鮮明的區別罷了。

然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十分微妙，某些「理念」相同或相近，未必就「好作伙」；相異的政治立場，

也不必沒有文學情誼的交集，何況是年輕時候的情誼，難道因立場相異就全盤否定？

最重要的是，「立場」是不是忠於思想、忠於信仰，還是別有所圖。

一九八〇年我應邀去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訪問，和中國詩人艾青、小說家王蒙及香港作家李怡等人住在同一棟公寓，經常相處、談論、聊天；同時看了不少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手資料，重重衝擊下，我信奉的社會主義祖國夢，逐漸瓦解、幻滅。

從愛荷華歸來，我很坦誠向陳映真敘述我的思想困惑和轉變，記得我們深入長談，討論過幾次，陳映真很有耐性的為我「開破」，而我的台灣意識已成形，越來越清楚，不再一廂情願擁抱祖國。

簡單說，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觀，超乎「民族大義」。

然而，我對陳映真的敬仰沒有絲毫改變。每趟去台北，還是最想去和他見面。感謝他能理解我真誠的「本土情感」，仍然以好友相待於我。

陳映真一生堅持他的信仰，為他的信仰付出了七、八年的青壯歲月在牢獄中，沒有妥協餘地，至今，也未從台灣任何政權，得到任何「好處」。這樣的人格，即使反對他的政治立場，也有一定程度的尊敬吧。

回歸文學本身，我最大的憾恨是，在陳映真貧病交迫的晚年，連小小的棲身之所都保不住。在冠蓋滿京華、豪宅滿街林立的台北，竟然沒有誰、沒有任何單位出面，連我也未適時大聲疾呼試試看，徒然留下心中的憾恨。令人痛心的台灣現實社會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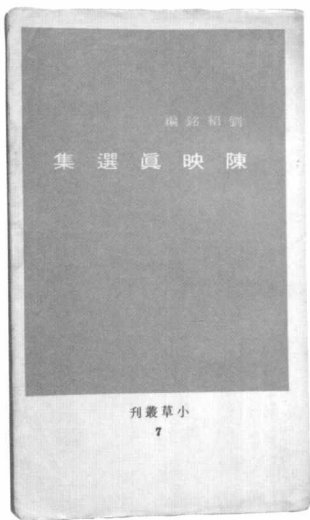
理想繼續燃燒

◎林瑞明（成功大學歷史系、台文系合聘教授）

尊敬的大頭兄長：

好久不見了，時在念中。知道你病得嚴重，一直無從問候，偶爾從文壇大老得知你在北京養病的一鱗半爪，只有在心裡默默地祝禱你能掙脫病魔摧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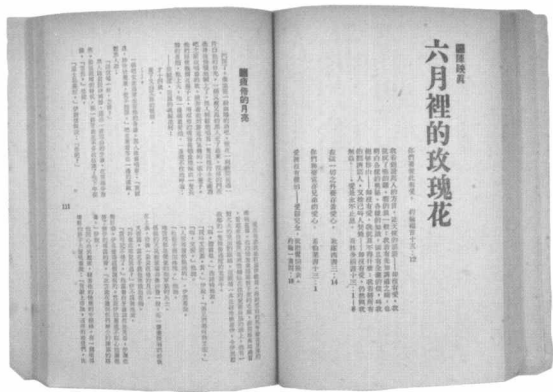
我是一九七五年你從七年圜中釋放出來後，少數你最先認識的新知瑞明，在中學時代你即是我的文學偶像，捧著《現代文學》、《文學季刊》、《劇場》閱讀你的文章，而深深著迷於你的文學魅力。一九六九年上大學之後，才知你早因「民主台灣同盟案」被捕，判刑十年，覺得悵悵然若有所失。後來從朋友處，得知劉紹銘編的《陳映真選集》由香港小草出版社印行，託僑生帶來好多本，自己看，也介紹給朋友讀，那可是我大學時代的文學聖書啊！因為義人在牢中受苦，懷著謙卑的心一讀再讀，為〈鄉村的教師〉裡南洋歸來的吳錦翔而落淚（緣由我父親是太平洋戰爭那一代人），為〈將軍族〉的一老一少的樂手小人物之掙生活而



林瑞明視為大學時代文學聖書的小草出版社《陳映真選集》由劉紹銘編輯出版時，陳映真尚在獄中。
（李耀東提供）

感動，為〈六月裡的玫瑰花〉裡的黑人軍曹而反省越戰，為〈加略人猶大的故事〉之不同於一般對猶大的描繪而著迷，為〈唐倩的喜劇〉中的存在主義人物仍遍布於校園而莞爾……，每一篇作品都有著不同主題，而不同的文體表現，讓文學青年的我嘆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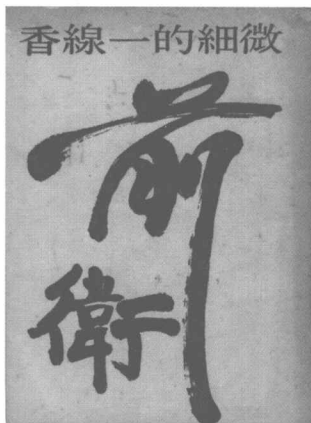
一九七五年蔣介石死後，你減刑出獄，不多久我就透過友人與你見面了。記得當年我打電話找你時，你常就近約我在大陸工程公司附近的咖啡館長談。久而久之，接電話的小姐，也認識了我的聲音，而後來你倆在耕莘文教院舉行簡單而盈滿喜悅的婚禮。你的老朋友們尉天聰、黃春明、獄友吳耀忠、學生蔣勳……都出席了，與會的人中，我是少數的年輕友人之一（八〇年代初期《婦女雜誌》的作家專訪，選刊的相片中，我也在鏡頭裡呢），大家都為你高興，有了相愛相伴的人。記得有一年林毓生教授從美國回來台大，為我們史研所的學生開一門思想史方法論的課，讀了Karl Popper的*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歷史命定主義的貧困》）以及*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開放社會及其敵人》），讓我開了眼界，也稍稍解了一些知識上的困惑。林先生非常關心文學人，他寫給你的信託我轉交與你，你也將一些近況託我告知林先生（當時白色恐怖仍籠罩全島）。因蘇慶黎主編《夏潮》時我是她的幫手之一，對於左派的文化人有了更多的認識。因你是重要的作家，一九七六年《前衛叢刊》創刊號刊了林依潔〈下一件差事——陳映真的再出發〉，訪問者與協訪者都是我的朋友，我們對你是多麼景仰啊！一九八〇年我發表了〈越戰後遺症——論陳映真的兩篇小說〉，討論你入獄前最後一篇小說〈六月裡的玫瑰



陳映真〈六月裡的玫瑰花〉，
1967年發表於《文學季刊》4期。
(文訊資料室)

「瑰花」與出獄後發表的第一篇小說〈賀大哥〉，因兩篇都涉及越戰，我如是寫下：

……橫跨了十一年的兩篇作品，同樣是對越戰的反省，顯示其文學魂，足為我們這一代的良心。在可能是無意識的創作之中，陳映真奇蹟地將他的文學生命前後一貫地整個銜接上了。我們為他個人慶幸，也為文壇慶幸。



我是多麼熱切的讀你的作品啊！而且從中得到了啟示。

一九七九年底美麗島事件後，不止政治運動，文壇也能感受到肅殺之氣，然而終究不會甘於斷氣的。一九八二年元月，南部的文友創刊《文學界》，第一期發刊之後舉行紀念會，你與大嫂應邀專程南下高雄，當時還沒有所謂的南派、北派，雖然各有所關心，但「統」、「獨」猶未分化，

陳映真、林瑞明曾參與《夏潮》編務。
(文訊資料室)

1978年出版的《前衛叢刊》創刊號採訪陳映真。
(文訊資料室)

《文學界》第一集的發刊紀念會，陳映真夫婦曾應邀專程南下。
(文訊資料室)

面對國民黨的文化政策，仍有各自努力的空間。

我是一九七九年服畢兩年兵役，退伍後回故鄉任教於南部的成大。我曾在後來出版的《少尉的兩個世界》自序〈昔日的鏡子〉中提及：

我絕非思想深刻之人，但對於時代思潮的衝擊，向來頗有感受。服役前後這一階段，學歷史的我，反而面臨了慣性從中國的思考，逐漸落實到「我的中國是台灣」。在統獨問題尚未激化之前，與文化界左右統獨各方人馬多少有所接觸。至今猶感謝陳映真、鍾肇政曾經給予我的知心之談，做為一個文壇後輩，這是何等幸運。

這句話緣於我的朋友梁景峰曾在《中國時報》的一篇短文，大略意思是我們戰後世代有一個三段論：一、我的中國是中國；二、我的中國是台灣；三、我的台灣是台灣。在《中國時報》的文化欄中偶然讀到，而印象深刻，從而拿來印證自己的經驗。這樣的論斷，拿來分析，可以



陳映真（後排右一）參加第三屆賴和文學獎、醫療服務獎頒獎典禮，前排右起為林瑞明、吳密察、彭瑞金、陳芳明。
（人間出版社提供）

長篇大論，然而亦可簡單觸及。

敬愛的兄長，這裡得回到我的生命經驗來，也須提及我父，正如你文章中常提到令尊對你的影響。我是戰後嬰兒潮的世代，受教育都是在國民黨一黨獨大的年代，從小被灌輸「做個活活潑潑的好學生，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我兒子的世代也是如此，甚至天可憐見，父子兩代小學課本中，都有蔣公小時候看魚逆流而上，體會人生的大道理這一課）。如果不是因我父潛移默化，可能會忘了從台灣思考。我父生於一九四二年，正是戰爭受害的世代。小時候，我常看到他勤於閱讀日文的太平洋戰爭之戰史，懷念命喪南洋的朋友；因家居窄小，有時候和我母在我們小孩面前「公開的講悄悄話」就用日文交談；小學時代，老師告訴我們講日語是受日本奴化教育的影響，我曾當面指責父親：「日本人都已離開那麼久了，還講日本話，奴化教育的影響。」他愕然地看著我，而沒賞我一巴掌，只淡淡地說：「長大了，你就會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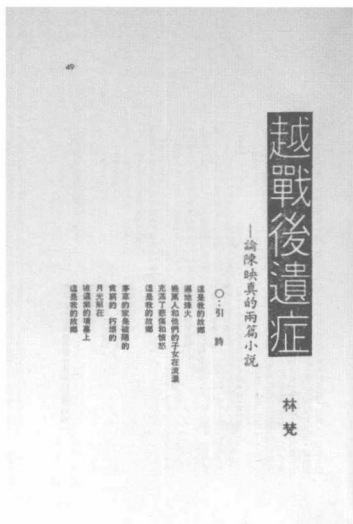
我長大了，當然知道了，他用小時候學來的「國語」講話，只是我的「國語」跟他不一樣。我是受國民黨國教育長大的人，中國深印腦海深處，而且也泱泱大國民自居（少我一、兩歲的林毅夫不是發揮得淋漓透徹嗎？）我父跟令尊不一樣，他一直教育我：「我們是台灣人。」甚至在重修祖墳時，也將刻在祖先墓碑上的祖籍，落地生根刻為「台南」。美麗島事件及軍法大審時，他已病重，受困於斗室，每天為我剪輯新聞資料，父子之間關於台灣的命運有了深刻的交談。啊！宿命的島嶼，我們生在台灣，一如江文也即使離開，也要以一生反芻島的記憶。

至於中國，我看到了一九六六年開始時的「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多少滿足了我憤怒青年的時代；也看到了一九七六年結束時的荒謬；一九七六年周恩來、毛澤東相繼死亡時，我也看到了四人幫大審時，社會主義者楊逵在東海花園急切地翻著字典讀 *Time* 雜誌，對文化大革命的不解，對共產中國為何會這樣那樣的

一些困惑與茫然；我也看到了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的鎮壓。別的暫且不提，尊敬的兄長，我是多麼希望有影響力的你，站出來講些話啊，但是沒有看到。

十年之後，我在《成大歷史學報》發表了一篇論文〈目的與手段之別——試論黃春明與陳映真〉，提及你是思想家，對於跨國企業的「新殖民主義」表達了強烈的控訴。對台灣問題的思考也開始較像社會學家而非小說家。雖然有我的一偏之見，卻是認真的研讀你的作品啊！後來集結的《忠孝公園》以及散文集《父親》我一樣熱切讀了。感慨良多。

我因推動台灣文學研究的學術化，因緣際會成為成大台灣文學系所成立的推手之一；也因國家台灣文學館設在台南而出任首任館長。這些在民進黨政府（我可不是黨員）落實下來的事，我可以想像你以為然。然而在文學館的主題展中，你都是不可或缺的要角。二〇〇四年週年慶的稍後幾天，你突然單獨一個人出現在文學館參觀展覽，當我從同仁那兒得知你來的消息，是多麼高興啊！趕忙到一樓來陪你參觀展覽，並帶你到地下室恆溫恆濕的庫房介紹各種設施，以及不分派別作家們的捐贈手稿、藏書。此時此刻，我以為這是在台灣應該做的事，也不應拖延不做的事，你或許也覺得做的還可以吧。我請你在剛撤展下來的「台灣文學意象展」你的放大的個人照展板上簽名留念，你沒答應（別的作家都樂意簽名），我也不勉強，但仍懇請你在我的題名簿上留下勉勵的話，你簡單寫下：



林瑞明以筆名林梵發表的〈越戰後遺症〉。
(文訊資料室)

瑞明館長紀念

○四年十月廿一日

陳映真

即使無言，在我，這是最大的鼓勵了。又一年一年過去了，知道你在北京養病，我心不忍。祝禱你能少受些病魔折磨。其實，這些年我也早已是疾病王國的病囚了，但不輕易倒下，因還要看崛起中的大國是如何對待周遭的小兄弟，還是依然傳統帝國的老大心態？要看世界工廠因代工而富了沿海部分區域，如何與大西北平衡？要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如何的比資本主義還資本主義的一切努力向「錢」看，更要看文化界是如何具有反思的能力，還是也大多無非言左行右，攫取個人的蠅頭小利罷了……。

紙短情長，言不盡意，尊敬的兄長，你創辦的《人間》雜誌，影響後代深遠，你創作五十週年留下多面鏡子讓我們反思。不管你的真實信徒還是懷疑論者，終將一路被你的作品深深烙印，而心血的結晶會比我們軟弱的肉體，存下來更久更久。如是我為你感到不虛此生！

請硬朗地與疾病共生。

祝

聖靈充滿

瑞明 二〇〇九、八、八莫拉克颱風

（轉載自林瑞明，〈理想繼續燃燒〉，《文訊》二八七期，二〇〇九年九月，頁六五～六八。）

最後的烏托邦主義者

◎南方朔（文化評論者）

簡論陳映真知識世界諸要素

在紛亂的台灣現世裡，多年以來，陳映真一直是個「獨特的存在」。他角色多變，不暇自安，追求自我的實現與完成。

因此，陳映真是難以被分類的。他的步履在小說、評論，甚至政治等方面做著多向度的開展。他有著一個不斷引起爭論的知識世界，一套獨特的義理。無以名狀，他或許就是那種在我們這個時代裡早已消失了的，對未來仍有憧憬，對末世仍有悲願的烏托邦主義者。

無論任何形態的文化，都有著烏托邦的傳統。這種傳統可以作許多解釋：它可以是猶太教裡「智慧之樹」的尋找，也可以是耶教伊甸園的重歸，或者是中國無憂社會的重現；或者是人類快樂原則的追求。無論任何傳統，或作任何解釋，烏托邦主義一定有「第一要義」，那就是現世乃是一種墮落：「道德的人」被拋到了「不道德的世界」。一個烏托邦主義者必然是個批判者，現世的否定者。

陳映真因而是個批判者和否定者。在他的這本輯集作品裡，很明顯的可以看出，他的批判與否定集中在下面的幾個議題上：

一、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後期發展的「大眾消費社會」、「營銷方式」等所造成的文化與生活方式加以



批判。他抨擊「大眾消費」所造成的官能性、快樂主義、剝削性、瞬間主義、物質控制、蟲豸化等異化現象，並對人的孤寂寄予深深的悲憫與同情。

二、他對「大眾消費」時代下的人文景觀，例如內斂式的文學現代主義諸品質，包括追索內心世界，拒絕社會人生的關懷，形式主義的遊戲等，都採取拒絕與批判的態度，對於凸顯「現代性」荒謬本質的「白虎社」等文化現象，亦認為這是荒謬與殘暴的耽溺。

三、對於台灣社會的經濟體質，他則堅持在「依賴理論」這個立場上，認為台灣的資本家階級缺乏自主性，台灣乃是典型的依賴經濟，具有邊陲性格。

四、他對現實的人間群相，則採取一種典型的泛愛立場，這正是他創辦《人間》的理由：通過報導，促使人們再度凝視別人和他的生活，通過生命的遇合，產生我們的愛、關心和希望。

五、他是個深情的中國國族主義者，並以這種



中國本位為中心，以中國人民的苦難為主軸來批判其他的主張。

在陳映真的各類批判焦點中，除了有關中國人本位這一部分，由於涉及了比較大的爭論，無法言簡意賅的表述之外，或許我們將會發現到，陳映真的知識世界乃是「依賴理論」、「大眾文化批判理論」、「耶教博愛論」的投射。藉著這些批判，陳映真凸顯了他的關心與熱愛。

對於陳映真的知識世界，近年來的確受到許多人的討論。以「依賴理論」而言，資本主義體系的「中心國」與「邊陲國」的對立關係，誠然有著「依賴」與不等價交換，然而，「邊陲國」並不因此而失去其自主性，這也就是說，絕對的支配霸權並不存在，在霸權凋零的時代，益顯示了自主性的重要。

再以「大眾文化的批判」論而言，大眾消費、大眾文化固然有其商品崇拜、自我異化的一面。然而它在同時也具有自我顛覆的一面。

上述學說在八〇年代的此刻，業已成了知識界的通說。不過，縱或如此，這並不能否證陳映真的批判態度。批判乃是無止境的事業，台灣由於文化的遲後，啟蒙的被拖延，我們所需要的或許正是這種「否定的批

判」。在近年來的反省與批判中，作為先行者的陳映真，他確實扮演，而且是盡了職分的扮演了成功的批判者角色。

至於積極性的部分，陳映真作為一個基督徒文學工作者的本色遂流露了出來。他只基於素樸的人道關心，對更平等的、回歸理想的社會表示了期待與渴望。他不作知識的論斷，只表達充滿宗教心情的關懷。

然而，平心靜氣的去設想，對於一個受過古典文字訓練的批判者，或許這樣的批判才是更有力量的批判形式。文學中的悲劇，它的批判力來自悲憫慘惻對人的「淨化」；文學中的喜劇則是另一重批判，喜劇大多與邪惡和人的侵略性有關，藉著喜劇，它可以提醒人們自己的限制而轉為謙卑，這是另一種「淨化」，甚至於超越了「淨化」這個層次，而由「美學實踐」導入了「倫理實踐」中康德所謂的「崇高」這個範疇。而陳映真的批判無疑的是「崇高」的。

在世變日亟，倒錯、淆亂、殘暴等充斥的這個時代，具有烏托邦信念的人已成了空谷足音。陳映真在我們這個時代受人推崇，它的最真實原因不是別的，或許正是他源源不絕的信念給予人們的召喚吧！

這篇短淺的小文不敢稱序，視之為一個友人敬愛之情的表白，或許才更如其分。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四日

（轉載自南方朔，〈最後的烏托邦主義者——簡論陳映真知識世界諸要素〉，

《陳映真作品集7·石破天驚》，台北：人間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四月，頁一九〇二二。）

從山村小鎮到 華盛頓大樓

◎呂正惠（淡江大學中文系教授、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陳映真的歷程及其矛盾

做為一個知識分子，陳映真努力以他的作品，甚至以他的「行動」去捕捉歷史的「真實」，而歷史的腳步也帶著陳映真走了一段崎嶇而不平凡的「山路」。不管陳映真的藝術成就如何，作為歷史「現象」，陳映真所走過的道路是一個「見證」，見證著三十年來的台灣文壇，曾有一個作家忠實地想去反映他所處的時代與環境；雖然他的智力超過他的同儕，雖然他的藝術才華不低於他的同儕，但可惜的是：他的寫作企圖可能並沒有成功。假如他失敗，歷史要分擔一部分責任。他所走過的道路是個見證，見證著：在某個歷史時代，想要做一個忠實而又優秀的作家，並不容易。

我們可以把陳映真創作的四個階段分別稱之為：自傳時期、現代主義時期、反省時期，以及政治小說時期。

所謂的「自傳」並不一定是相當忠實的自我描繪，而是透過想像力的作用的一種曲折反映。事實上，陳映真在自剖式的〈試論陳映真〉一文裡即已明確地指出，他早期小說的自傳性基礎。

借助於這一分析，我們可以找出陳映真早期小說裡的幾個自傳性焦點：一個破敗晦暗的市鎮（暗示著鶯歌鎮），貧困的哀愁和苦悶的情緒，以及對於故鄉的棄絕。這些都在〈我的弟弟康雄〉、〈家〉、〈鄉村的教

師〉、〈故鄉〉、〈死者〉、〈祖父和傘〉各篇之中，或多或少，或隱或顯地透露出來。

我們不能確定，青年時代的陳映真對光復初期的歷史理解到什麼程度。但是我們可以肯定，當時的陳映真一定會把他所出身的市鎮小市民社會的沒落和光復初期特殊的政治狀況聯繫起來。然而，在五十年代末期，這樣的感受絕對是無法形諸於文字的。這種難以言宣的「痛苦」，我相信是造成陳映真早期作品那種晦澀風格和特別感傷的無力感的主要原因之一。

站在台灣文藝發展史的角度來看，陳映真的早期作品還是有它特殊的意義的。由於政治環境的劇變，台灣本土的文化傳統經歷了幾乎完全斷絕的命運。

在新體制下成長起來的台灣作家，能夠像陳映真那樣，多少接上了一個逐漸消失的傳統的，可說鳳毛麟角。我們甚至可以說，陳映真的早期作品表現的是：一個舊傳統的邊緣分子，在接受新秩序的過程中所嘗受的痛苦。我不知道四、五十年代的台灣文學是否還有相同的例子，無論如何，這樣的紀錄不管是多麼地蒼白而不成熟，還是彌足珍貴的。

隨著時代的演進，陳映真似乎也逐漸地納入光復後台灣文化的主流之中。這個主流是配合台灣社會、經濟的發展而來的西化狂潮，表現在文學上的即是現代主義的流行風尚。

現代主義的小說本來就有濃厚的抒情特質，所以陳映真之匯入這一潮流一點也不令人奇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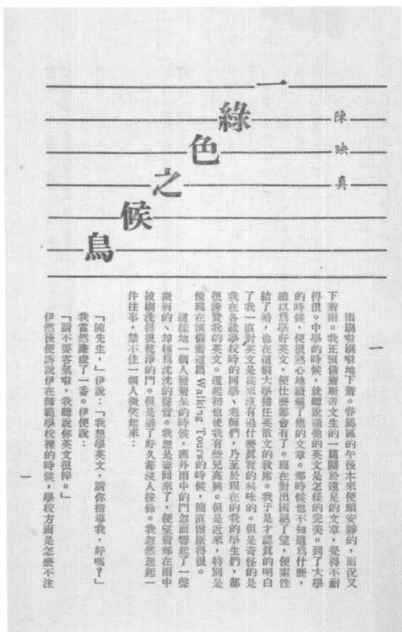
在表現上，陳映真把他早期的抒情風格納入現代主義的象徵架構之中；在內容上，陳映真明顯擺脫了市鎮小知識分子的「狹隘」視界，而從一個更寬廣的角度來處理台灣問題。《筆匯》的最末期，陳映真已經寫過〈那麼衰老的眼淚〉，注意到了「大陸人在台灣」的主題。現在，陳映真繼續循著這個方向探討下去。

就這一主題而言，陳映真無疑是一個開拓者，我們甚至可以懷疑白先勇可能受到陳映真的影響。陳映真

處理這一問題時，重視的是大陸人與台灣人的關係，而白先勇則只著重大陸人那一面。我們可以肯定的是：陳映真的著眼點明顯地要比較「尖銳」而「現實」。即使在現代主義的最高潮，陳映真也不曾喪失他的現實敏感性。

現代主義時期的陳映真所選擇的第二個重要主題是：知識分子的失落感，這在〈淒慘的無言的嘴〉、〈一綠色之候鳥〉裡表現得比較成熟，在當時是極為難得的佳作。

一般都認為，〈將軍族〉是陳映真這一時期的作品的高峰，我的感覺並不相同。我相信，以知識分子的失落感為重點的〈一綠色之候鳥〉要比處理大陸、台灣人關係的〈將軍族〉好，而以大陸人過去經驗為主題的〈文書〉則明顯比〈淒慘的無言的嘴〉差得多（兩篇都以精神異常為焦點）。關鍵在什麼地方？關鍵在於：現代主義短篇小說的象徵架構只能處理「情境」，而不能處理「過程」。當我們要描寫心理困境時，我們可以藉著抒情筆法和象徵設計，把這一「情境」明白地呈顯出來。可見，如果要面對的是一個社會問題，尤其是時代的動亂，我們恐怕不得不借重



陳映真〈一綠色之候鳥〉，
1964年發表於《現代文學》22期。
(文訊資料室)



陳映真〈淒慘的無言的嘴〉，
1964年發表於《現代文學》21期。
(文訊資料室)

「情節」去表現那一「過程」，只有這樣的呈現法才能讓人信服故事的「真實性」。(文書)是非常失敗的嘗試，男主角因為無法忍受過去的「罪孽」而發瘋，而這「罪孽」是整個民國史的縮影，這麼大的主題如何能在二十頁的篇幅中表達清楚？

真正說起來，陳映真這個階段的作品應該只有一個主題，即知識分子的命運。(將軍族)寫的是兩個小人物，但我們感覺到的卻是：這是知識分子以他們的眼光所看到的小人物，而不是真正的小人物。我們甚至要說，這不過是知識分子藉著小人物來表現自己的命運而已。這樣的「錯誤投射」對(將軍族)的影響還不算太大，但是在(文書)裡卻是致命傷。在這篇小說裡，一個外省人因為承受不了以前軍旅生涯中的「罪孽」而發瘋。陳映真對於這一發瘋過程的描寫完全不可信，因為那是一個知識分子以他主觀的感受來「扭曲」一個軍人，而不是一個小說家以客觀的態度來描寫一個人物。所以，與其藉著其他題材來發揮知識分子的「想像力」，還不如直接來處理知識分子。我相信(一綠色之候鳥)和(淒慘的無言的嘴)要比(將軍族)來得好，正因為陳映真在前兩篇小說直接描寫知識分子，既是「當行本色」，陳映真的抒情才華與象徵技巧當然可以「很自然」地發揮出來。

從這裡我們就可以談到，陳映真做為一個小說家的限制。陳映真無疑是個主觀型的作家，他缺乏黃春明與白先勇那種客觀的說故事的能力。

最不幸的是，陳映真是一個理智比較發達，眼界比較寬闊的知識分子。所以，他絕對不會像王文興那樣，把自己限制在極小的範圍內，孜孜矻矻地去挖掘自己所熟悉的經驗。陳映真這種「野心過大」，因而「棄其所能守」的「行徑」，不免把自己弄得進退失據，一無所得。做為一個小說家，這是陳映真最大的「悲劇」。這一「悲劇」，在陳映真逐漸「覺醒」——逐漸想從一個主觀小說家轉變為客觀的小說家時，越來越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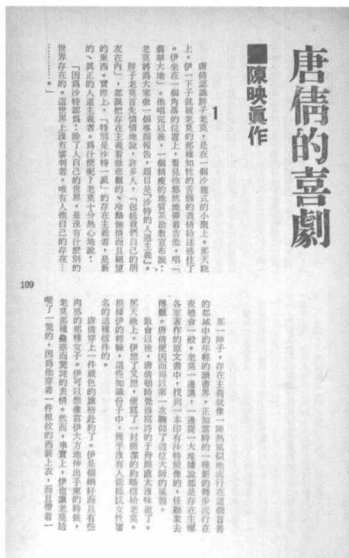
楚地呈現出來。

做為一個作家，陳映真真正的改變是在投稿給《文學季刊》的時期。陳映真的改變，來自於他對孤絕的知識分子逐漸感到不滿。這是不難理解的，因為陳映真不論具有多少的知識分子的自憐傾向，他總不缺乏對現實的敏銳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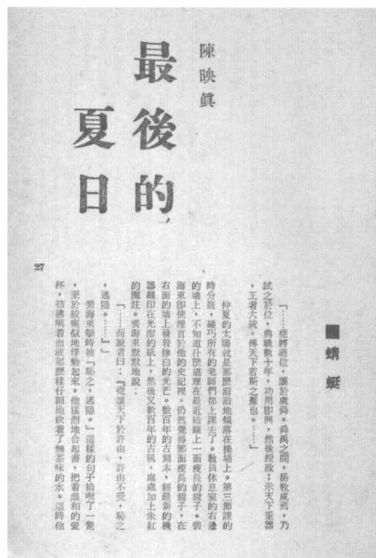
陳映真的改變以批判台灣的知識分子為開端，在這方面，他寫了兩篇作品：〈最後的夏日〉和〈唐情的喜劇〉。前者並不特別出色，後者則可說是台灣知識界的重要文獻。

但無人敢否認陳映真在這裡所表現出來的非凡的智性。從陳映真對於六十年代的所謂「存在主義者」與「邏輯實證論者」的嘲諷，我們可以看出，陳映真對台灣知識界的趕流行與浮華淺薄作風真是瞭如指掌。以創作觀點來說，當陳映真以他個人的獨特傾向來全力嘲諷時，正如他以個人的獨特傾向來全力抒情，都會特別的「迷人」。

除了〈唐情的喜劇〉之外，陳映真在《文學季刊》和復出後所發表的作品，都不算成功。陳映真雖然在理智上想以寫實的明晰來處理題材，但在感情上他仍然無法擺脫知識分子的心態。技巧的改變並不等於意識形態的改變，



陳映真〈唐情的喜劇〉，1967年發表於《文學季刊》2期。（文訊資料室）



陳映真〈最後的夏日〉，1966年發表於《文學季刊》1期。（文訊資料室）

在「心底深處」，知識分子的自憐傾向並沒有隨著思想的變化而立刻消融無遺。

陳映真的浪漫傾向妨礙他成爲一個成功的客觀小說家，這一點說起來並不令人覺得奇怪，最奇異的是，陳映真的智性傾向竟也有相同的負面作用。陳映真的理智總是讓他先看出時代的問題，總是讓他走在時代的前面。所以，他最早批評現代主義的知識分子，也最早談論到台灣的殖民經濟本質。但諷刺的是，這不但不能幫助他，反而損害了他的小說家的才能。

陳映真隨時在以他的敏銳的現實感捕捉台灣歷史的「真實」。他的題材與風格的多變由此而來，他的獨特的「使命感」也由此而來。即使陳映真的藝術創作全部失敗（實情當然不是如此），陳映真的「歷程」仍有其價值。因為陳映真是台灣三十年來的作家之中最配得上「知識分子」的稱號的人，這樣一個知識分子的歷程本身就值得我們重視。

（摘錄自呂正惠，〈從山村小鎮到華盛頓大樓——陳映真的歷程及其矛盾〉，《小說與社會》，台北：聯經出版公司，一九八八年五月，頁五三〇—七〇。）

映真永善

◎李黎（作家）

這篇文章的大部分寫於二〇〇六年十月十六日，那是得知陳映真在北京「病危」消息之後寫下的，但沒有完成。提筆當時的心情是為自己留下一段紀錄，一段自己極其珍視的人生記憶。其後聽聞他度過險境，至今在療護下靜養已近三年。近日回到台北，思念故人，我取出這篇未曾發表的文字，補綴幾處小節，謹以此文遙寄遠方的映真——永善。

我在網路電子報上讀到你病危的消息，每讀一句、一段，從頸子到背脊，汗毛一排排一道道一陣陣的聳立。這是真的嗎？這次恐怕是真的了。

整整一個月前我們在北京重逢。你被舊病與新傷折磨，拄著柺杖，比兩年前在台北見到時衰弱了許多許多。短暫的餐聚，欣喜而悲傷，旁邊有許多人，來不及說想說的話，餐後輕輕擁別了你——你顯得那樣脆弱，似乎深怕重一點就會痛到你傷到你。朝著載你離去的車揮手，再揮手，然後我別過頭去，不要周遭的人看見我控制不住的眼淚。

我深知你也是一個凡人，跟每個凡人一樣離開的這天終會來到，當然會來到，但我還沒有準備好——我

永遠不會準備好。我不能想像一個沒有 mentor 的世界。

你可能不知道：有過很長的一段時間，那也是我寫作最熱切最投入的歲月裡，當我在寫的時候，會問自己一個必須誠實回答的問題：陳映真會怎樣看這篇文章？

對於我，這是最嚴格的把關：這個問題決定這篇文章是否值得去寫出來；若寫出來了，思想和藝術層面是否都過得了關——過得了我心目中那位 mentor 的關。

你並不知道。那嚴格的標準是我設立的，以你之名，以你的文章、以你的人品。你從來不曾知道，也不需要知道。你的準則，那樣高貴的文學和思想的準則，原不是為我或為某些人設的。那是為你自己。

唯有因為如此，我以此要求自己，雖然距離你給自己設下的要求已經低了很多、很多。

認識你是因為我的乾姊妹，你的淡江同學。一九六六年吧，剛進大學不久的我，跟在她後面，羞怯而興奮地親眼看見了我心目中的台灣現代文學的赫赫大名。其實早自中學時代，你的文學已經為我啟蒙，我熟識你的文字，熟識到有些段落甚至可以背誦的地步。我著迷於你的文字魅力，瑰麗而深邃，溫暖卻又冷嘲，溫柔卻又殘酷。寫出這樣的小說會是什麼樣的一個人？跟在乾姊的後面，我見到了這些閃亮在我的啟蒙年代的名字：陳映真，尉天驄，黃春明……我難以相信這是真的。我甚至跟著你們一道去了羅東黃春明的家玩。在火車上，我默默聽大家談笑，不敢也沒有插嘴的餘地。我記得黃春明的妻子



Yumi 纖長美麗溫柔似水；我記得尉天聰清秀的女友，喜歡在手心寫字；可是其他的細節，尤其在羅東的那兩天做了些什麼，竟無多少印象了。我真無法相信記憶可以這樣如冰塊消融。

卻是清楚的記得唯有你總是嚴肅的，在火車廂裡遠遠看著你，偶然飄來你低沉的 bass 般好聽的聲音。我不敢上前，更不敢開口說話。你從未主動跟我說過話。你太遙遠太高了，那一篇一篇打開我少年的眼睛和世界的小說，竟是這個人寫的啊，我告訴自己。見到你只覺得更遠更高，來自一個我無可能及的世界。我又欣喜又有些悲傷——你的眼睛根本看不見我。

你們在看書，看許多我僅只聞其名的書，禁書。在乾姊房裡見到魯迅的書，幾乎是神祕到神聖的，她用不無炫耀的語氣說：陳永善借給我看的。還有陳永善寫給她的信。（所以其實我早就見過你那筆從容而收斂的字體。）永善這樣，永善那樣。你的名字是可以

這樣隨隨便便道來的嗎，即使是另一個名字、你的本名？你是個真實的人嗎？對於我你還是一樣遙遠，你們都很遠，而我像一個小孩子，在門後暗影裡偷偷窺視大廳燈火中談笑晏晏的大人，好想加入但知道那是沒有可能的。去到西門町，多少次經過明星咖啡屋，知道你們這些人就在樓上，卻鼓不起勇氣上去與你們打招呼。我只有再一遍又一遍的閱讀你。唯有從文字我可以熟識你，接近你，聆聽你，甚至與你對話。在現實生活裡我不能也不敢。



陳映真與摯友黃春明。
(人間出版社提供)



偶然我還是可以見到你的。有一個晚上，乾姊帶我去看你，你領我們去淡水輝瑞藥廠你的辦公室取一樣什麼東西。那晚還有你的另一個陳姓朋友，後來跟你一起坐牢的。完全不記得你們說了些什麼，或許真的沒說什麼。你的神色裡有層層陰霾，我記得自己當時的直覺：這個人，這個我多麼崇拜的遙不可及的小說家啊，這個人就在我面前，可是他似乎並不在這裡，他總是若有所思，他的眼睛在注視關照著別的什麼，像對著神祕而遙遠的什麼，他也有一個遙不可及的世界嗎？那裡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不論是什麼樣的，我將永遠無法得知，永遠、永遠無法走近，甚至瞥見。我絕望地想。但我們到底還是在同一個房間裡，那麼近又那麼遠。我感到欣喜與微微的悲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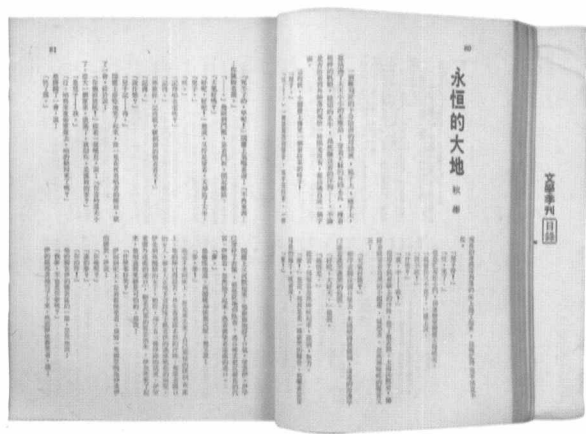
你遠行前最後一次見到你是在台北火車站。我遠遠看見你獨自站在那裡像是在等候人，我的心默默的喊：是他是他真的是他！我猶疑著要不要上前打招呼，可是說什麼呢，你若是不記得我怎麼辦，可是可是，這麼難得啊，我可以單獨與你說上幾句話……我

跟自己掙扎著，為難著，結果還是沒有向你走去，不全是由於我的羞怯，而是你那時的神色。隔那麼遠也看出那沉鬱和黯澹，像暴風雨來臨的前夕。

果然。不久之後你和那些一起讀書的人，包括我的乾姊姊，都出事了。許多年後有一次我對你提起在火車站的那天，那段時日；你說是的，你記得那段日子，知道有些事情即將發生，你幾乎在期待早些發生，因為等待那可怕時刻到來之前的時間是極其難過的。那是一九六八年。那一年裡我經歷了另一種成長：我這才發覺我對你知道的何其之少，你的文字裡竟然還隱含那樣巨大的危險與神祕。我再一次又一次細讀你的小說，彷彿追尋你留給我和這個世間的密碼。我想我讀懂了。我無法忍受再留在這樣一個密閉的地方，一個會監禁迫害你的地方。

去土城生教所探望過在那裡服刑的乾姊姊幾次之後，我就出國了。這一離開，就是整整十五年。如果不是你，一九七〇年到了海外，我是否還會那樣沒有猶豫、沒有遲疑、義無反顧的參加釣運統運？很難說。

你在牢獄中的歲月，我在海外轟轟烈烈的「保釣」年代裡，如獲至寶地讀你的未及發表的舊作，還有偷偷流傳出來的據說是新作。捧讀著每一篇我都欣喜而悲傷的想：還好，他還在。雖然他還在苦難之中，但他還在世間，還在我們之中。



陳映真仍在獄中時，尉天聰以化名「秋彬」代他發表〈永恆的大地〉，刊登於1970年《文學季刊》10期。彼時，李黎負笈海外，每讀一篇都如獲至寶。（文訊資料室）

天哪你還在。一九七六年，謝謝天你終於平安出來了，而且立刻又提筆了。我讀到你寫你的父親去監獄探視你時說的一段話，我讓自己永遠記住那段話。也是從那段時日，我給了開始寫作的自己那樣祕密的嚴格的要求——

孩子，此後你要好好記得：

首先，你是上帝的孩子；

其次，你是中國的孩子；

然後，啊，你是我的孩子。

我把這些話送給你，擺在羈旅的行囊中，據以為人，據以處事。

你在其後加了這一段：「即使將『上帝』詮釋成『真理』和『愛』，這三個標準都不是容易的。然而，唯其不容易，這些話才成為我一生的勉勵。」

你的詮釋將我們的「上帝」合二了——對我來說，我的「上帝」也正是對真理的尊重，從愛出發的人本的、終極的關懷。這是做人的次序——做一個堂堂正正的、真正的「人」的次序。有了那個「首先」，就不會昧於人事末節的紛爭。我也以這些話作為自己一生的勉勵，和為人處事的準則。

從一九七〇年夏天離台赴美，直到一九八五年秋，台灣的政治氣氛不再肅殺，我才能夠在離國十五年之後回到台灣。一九八五，回想起來那是多麼好的年代。白色已不再恐怖，人們試著鬆弛的尺度。我終於見到你，這次是真的見到了。那個曾經躲在門後窺視的小孩終於長大了，不再害羞膽怯，大大方方的走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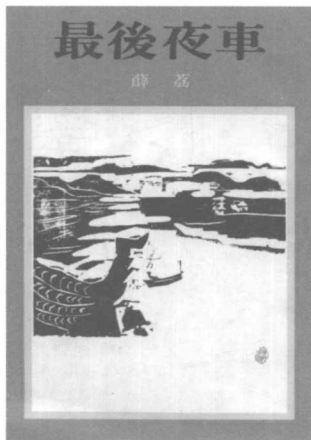


來，走到你們的面前。然而昔日大廳裡的一切都已改變，有些人已經不在，或已不復當年模樣。你們沒有等我長大就各自散了。所以我還是錯過了，一個我沒來得及趕上的時代，永遠錯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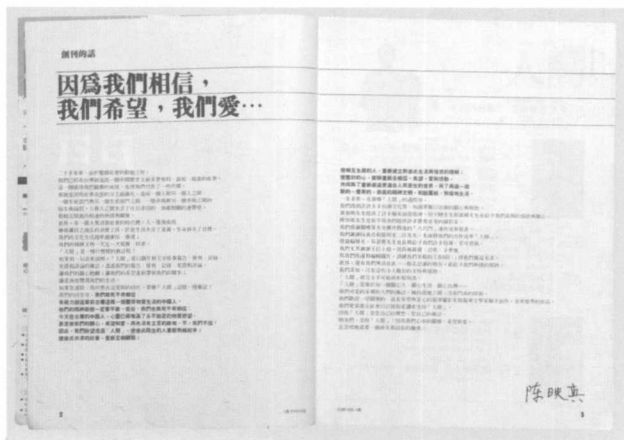
我錯過了《文季》年代的陳映真，不過還好，我沒有錯過《人間》雜誌的陳映真。十五年後回到台灣，正逢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人間》雜誌創刊。台灣從未有過那樣的刊物：強悍美麗而寫實的黑白照片，對貧困、下層和弱勢者人道關懷的故事；社會良知人權正義等等不再是空洞的文詞，每一幅勝過千言萬語的圖像震撼著我們的眼睛。發刊詞是：「因為我們相信，我們希望，我們愛……」這正是陳映真的話語，信望愛，上帝的孩子，卻是全身全心的投注在人間，凡人的世間。那是台灣最可愛的年代。雖然世界離美好還很遠，但充滿了可能：關懷的可能，前行的可能，改變的可能。人性高貴的可能。不再有政治恐怖的可能……。《人間》雜誌承載了那麼多的可能。啊，還有，陳映真還會寫出更多更好的小說的可能。

我真的以為這些「可能」大多實現了。多麼美好的年代啊，我一生中第二次的純真年代。

我因你而給了自己期許和檢驗，用你的標準，雖然你一無所知，我的感激是終生的。而我是多麼孩子氣啊，竟自以為幾乎達到了你的



李黎於1986年出版第一本小說集《最後夜車》，陳映真寫序。
(文訊資料室)



〈創刊的話〉，1985年發表於《人間》創刊號。
(文訊資料室)

標準。一九八六年我在台灣出版我的第一本小說集，你竟然答應我的要求為我寫序！你竟然閱讀我——在我閱讀你二十多年後，你、竟然、閱讀、我；更不會忘記一九八九年春天，在領一項文學獎的前夕，我向你預習領獎時的答詞，你讚許的神色和言辭，是我心頭對自我要求的天平上那塊最後的、真正的砝碼。你終於為我肯定了我自己。我一直、一直在等待你的那一塊砝碼啊。別的砝碼都還不夠，必須等待你的那一塊放上，才算完成。長久以來我在等待你將我完成。

你哪裡會知道這些，但有什麼關係呢，何況在後進面前總是那樣謙卑的你，我的感激的話語甚至可能會令你發窘的。而我還是那般天真，以為文學的路就是這樣容易走上了。

我重新認識你，在那個難忘的八〇年代，不再僅只是通過文字，我認識了你這個人——你那精煉華美得灼人的文字後面，竟然隱藏著令人難以置信的天真拙樸。一九八七年你來到我當時居住的加州聖地牙哥，我陪你出門，在街上你見到穿著天主教神父裝扮的人捧著募款箱，問也不問一聲就投進一張大鈔，動作快得我來不及阻止。你說看見神父就想起韓國學生運動，神父們挺身站在正義的一邊深深感動了你。我說神父化緣應該在教堂裡，這些並無特別訴求而站在街頭捧著紙箱要錢的人多半是騙子。你天真地駁問：他們若不是神父怎會穿著神父的衣袍？我硬著心腸告訴你：在任何一家化裝派對店裡都買得到假扮各類角色的裝束，包括神父的衣領和黑袍。說完我就後悔了——你當時臉上詫異又無辜的表情令我不忍。我隱隱感到其實你是很容易受傷害的，因為你的心從不設防。

隨著八〇年代的結束，我的美好年代也結束在那時候：一九八九。而《人間》雜誌也結束在那一年。

其後的寫作，我很少再想著你的讚許了。事實上我已不在意來自任何人的讚許與否。我的生命中發生了大創傷，我與命運有無數艱難的死結要解。我的療傷過程有不同的層次，我需要時間；而那年在世界上發生



的許多事情需要我們去思索，我們的那些關懷議題也顯現不同的意義與距離。在心底我不再時時叩問你是否給我及格的分數，那些已經不再重要。也許，是到了我該從你的課室畢業的時候了。

但我在精神上從來不曾遠離你。你依然是我的 *man*。For, 每次見到你我仍然那樣欣喜，仍然帶著些微的感傷。每出一本書我依然不無緊張地呈上給你，是的每當面對你我還是像個交上作業的學生，那個剎那，我又是二三十年前那個羞怯的小孩，期待導師的微笑誇讚：「又出書了？好用功啊。」但我知道你多半不會細讀的。你的關懷已遠遠超越文學之外，而我的書寫主題也已與你的關懷重點不再全然密

合。但那只是中間層次距離的微小差異。至於那最根本和最崇高的，從來都沒有需要去懷疑甚至重新確認——我從未懷疑過，因為它們從未改變過。

可是我還是多麼期待你將你的關懷回頭傾注在昔日那樣的文學形式裡，我深深懷念那些文字。我也知道你很難回頭，昔日的文字形式無法承載你必須應答的急迫與焦慮。我要怎樣才能說服你回去寫出那些當年震撼我感動我的文字呢？學生怎麼能夠告訴導師他應該寫什麼呢？我只能眼看你忙碌回應譏諷的冷箭，忍受中傷的苦痛，而健康江河日下……

而今當我再一次回來這塊我曾被你啟蒙的土地，你卻已經不在——這裡甚至連你的棲身之處也沒有了。

回到這不再你的城市裡，我四顧茫然：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可以理解你曾經被一個忌恨你的龐大組織囚禁甚至殺戮，但我無法想像你竟會被一個你深愛的群體放逐。一個連你也容不下的地方，會是個什麼樣的地方？

近年你日漸衰弱蒼老。我習慣了文字不會衰弱蒼老，以致常會忘卻肉體會老去，雖然你的聲音還是那樣低沉優美，話語還是那樣親切溫和——甚至更親切更溫和了，是由於你的衰弱乏力了嗎？如果是，那簡直令人心碎。對於一個我始終是仰望的人，我勉強能接受的是一頭冬之獅。但是最後幾次見到，我不能接受你已步入生命的冬日，而我甚至已見不到那頭獅子……

但是我在說什麼啊，你從來就不是獅子！你是一個溫柔而謙卑的人，因為你記住自己是你的上帝的孩子，你的中國的孩子，你的父親的孩子；不僅於此，你還是一個深愛你的女人的丈夫，一個寫作的人——寫作的人，是的，一切從文字開始：你給予我的啟蒙，我的感動，我的認知。你讓我懂得什麼是心靈的高貴，對我證明文字的優美魅麗與思維義理可以並存——毫無衝突的和諧融會的並存。是你給了我青春歲月裡無悔的理想與追尋，我心甘情願加諸自身的要求和期許，你示範給我看到最誠實最優美又最雄辯的文字，雖然你並不知道但是你始終在教我寫作——是的我的寫作，我的從不妥協、從不須自欺更不會欺人的寫作。

對照你是誰的孩子當我自問我自己是誰的孩子，我毫無猶疑的如同你的肯定的答案：你的上帝和我的上帝原是同一，原是個讓你無悔奉獻的終極真理；所以你一直不曾遠離我，因為我不會讓你遠離，因為我從未改變過我是誰、我是誰的孩子的答案。

你是我終生的 mentor。從來都是，從來沒有改變過，因為你從不曾從你的信仰、希望和關愛改變。

二〇〇九年八月，台北／美國加州史丹福

讓所有受侮辱的人 重新得到尊嚴

◎廖玉蕙（作家、台北教育大學語文創作系教授）

訪陳映真先生談小說創作

童年耳語變成活歷史，〈山路〉是人跟人的故事

廖玉蕙（以下簡稱「廖」）：可不可以為我們談談您寫作〈山路〉的背景和當時的寫作動機？

陳映真（以下簡稱「陳」）：〈山路〉大概是一九八四年寫的。在戒嚴時期，我有很強烈的衝動，要把那段被湮沒的歷史時期的人、時代，當時一些熱血青年對生命、生活的懷抱寫出來。這篇小說的題材來源並不只從書面上去調查研究；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五年，我曾被送去服監。到了綠島時，第一次跟小時候聽大人細聲耳語所說的政治風暴人物面對面碰上。當時，他們都已經坐牢坐了十八、九年，耳語變成一種活的歷史。放風繞放風場的時候，他們聽我講他們被關了以後的社會情況，我也聽他們講他們的時代及所受到的影





響。那是一個活生生的歷史，在那樣的遇合當中，我聽了很多故事，就像這篇〈山路〉裡這種人跟人的故事。

廖：這麼說〈山路〉是一個聽來的故事？

陳：〈山路〉當然是聽來的。可是我聽的來源，是活生生當時的人，這是很不一樣的。它不是輾轉傳述，是活的歷史，所以影響特別深刻。另外我的寫作，特別是我坐牢出來以後的，是以主題為趨向的，大部分是歷史的反省。

實際上，我說這樣的話是有點奇怪，我對我自己的作品並不怎麼重視，我只是有話要說，我可能辦〈人間〉雜誌、可能寫小說、可能寫論文，其實就是我想說話的一種形式而已，寫得好，寫得不好，就讓別人去評論吧。

多元是一個現象，人也有兩面性

廖：雖然閱讀本來是一個很私密的東西；可是人家

說讀者的閱讀就是一個再創造的過程，也可以不要去管作者是怎麼想自己的作品；不過，我相信作者一定也有屬於本身的主觀認定。可否請您提供一下意見，讀者從怎樣的角度的來閱讀會比較契合您原先的理
想？

陳：我想你說得對，有人把寫作比喻成生小孩，懷孕的時候是你的，孩子生下來了是個癩痢頭還是漂亮的、聰明的，就由人去說，因為那已是一個獨立的生命，照理我不好再說什麼。不過，我還是有兩點想表達：

首先，現在流行講多元，我對多元有個人的理解，其實多元並不是說各種不一樣的說法都同樣的重要，我都沒有立場，都可以相容並存，對我來說都一樣，我想沒有這樣的多元。我只能說其實多元是自古以來就是多元的，不是後現代才有多元，因為不同的階級，不同的性別，不同的大、小民族，比如說美國人跟伊拉克人對戰爭的觀點就不一樣。我贊成對不同意見的人不能用棒子把他打死，或給他戴高帽子遊街，因為這是不對的。這種多元，我可以理解。可是多元不見得就是沒有邏輯的，我意見大得很，所以跟人會有論爭，我想每一個人都一樣，這是一點。

第二點，我想表達的是，人有兩面性。簡單的說就是性惡、性善，再不就是說人有兩面，一個是自私，是生物學的一面，好逸惡勞，或是喜歡縱慾享受，甚至腐敗、墮落、虛無。我就覺得我自己內部其實有一部分是很虛無的。

但是，人同時有一部分是利他的，願意為人效死，為了他的理念，願意打碎自己。我寫這些故事，其實就想告訴人，人的精神水位曾經這麼高過。後現代主義比較強調人的庸凡性，或者是卑之無甚高論、不要講那些大敘述，這當然也是一種人生態度。可是，的確確有過像〈山路〉裡的蔡千惠跟黃貞柏那批

人，是有那樣戀愛的方式，兩個人戀愛就是一個人走在前面、一個人走在後面。那樣的戀愛跟現在動不動就上賓館的戀愛是不一樣的。我只能說，我不是說人是崇高、了不起的；其實，人是非常軟弱，在金錢、美色、權力各方面，這才是他的本質。可是也有他強的一面，也有想要為別人哭、要給人的這一面。我們辦《人間》雜誌就是從這個信念出發，結果證明我們一半是對的，因為一直到今天還有好多人告訴我們這個雜誌辦得真好，說：「我們是看這個雜誌長大的」；可是也證明它是失敗的，因為撐不住就垮掉了。所以，我是在說明人曾經在一個時代的革命時期裡面，有這麼一個水位的紀錄，就像潭的水位，它曾有這樣的紀錄。雖說這個水已經消退了，可是也說明了人在一定的條件下是有這樣的可能的。我只想說，人不只是像現在這樣寫慾情、寫官能，或是拼貼或寫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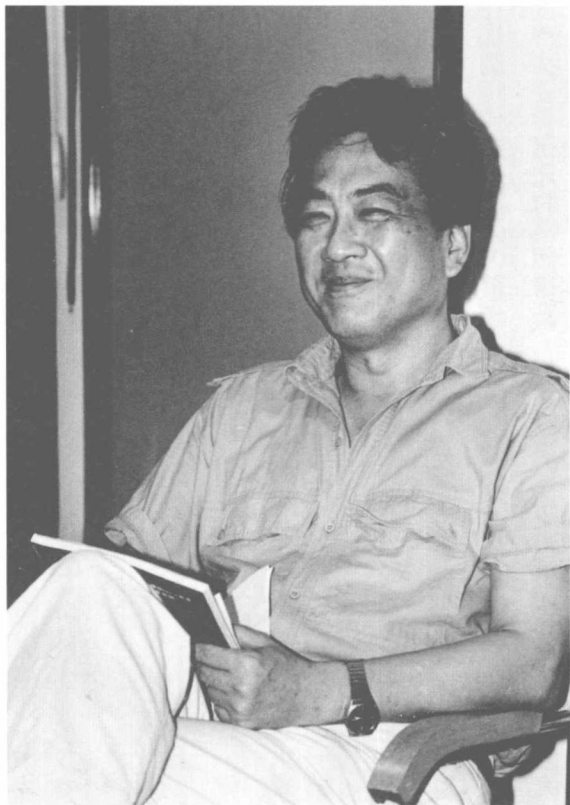
廖：我覺得〈山路〉是一篇非常浪漫的小說，它對人類品質的高度曾經帶著非常大的提醒。可是你卻採取陰性的書寫，就是從蔡千惠的角色切入，你是覺得女性比較有可能達到那樣的高度嗎？

陳：在男性中心的社會，我從小就覺得女性的確比男性強，我倒不是從女性主義出發。我有一位同學，他的爸爸在日據時代跟日本憲兵合作，到東北去做生意，很發達，少年得志。光復之後，差點變成漢奸，就整個垮了，垮了以後，所有擔子就靠太太，太太也不是特別強的婦女，可是，先生天天喝米酒罵大罵小，翻桌子，男人是很脆弱的，一群孩子就靠媽媽帶大。現實的例子，女性雖然非常受委屈，可是我常常覺得女性真的很堅強。另外，在女監裡，常看見女人抱著孩子，因為有時候是懷孕時進去的，在獄中生下來，在一定的年齡前，歸媽媽在牢裡抱養。我們可以從台灣社會運動史看到幾個很了不起的女性，男性就是革命啦、風光啦，女性在那個時代拋頭露面，首先就要接受社會的壓力。她們特別聰明、特別漂亮，因為思想境界不一樣，她沒辦法接受庸凡的婚姻關係，所以就跟男同志發生感情，在各種流

亡的情境下，外表上看來似乎男女關係上比較亂，其實不是，是工作或革命過程產生的感情，有時人被抓了，又懷孕、生小孩，先生或愛人可能也進去了，那種辛苦遠遠不是男性所可以比的。

好多年前，一位菲律賓的女性主義者跟我聊天。她說有一次在印度的一個五星級的 hotel 舉行世界性的女性主義會議。她感覺非常震動，學者作家在旅館裡頭高談

女性主義，可是一出了五星級飯店就是另外一個世界，那個世界裡就是母親抱著好幾個小孩子在乞討；或者是受到印度宗教階級、種族歧視的事實就明明擺在眼前，可是裡面是冷氣、美食、女性主義的論文。所以我覺得，女性主義應該有自己的傳統、地域及世界經濟地位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論說。比方說我們台灣文學就很值得驕傲，日據時代的作家特別關心女性，很多小說都描寫女性的命運，而且第三世界的女性的命運是受到多重壓迫的，她的宗族權、夫權、封建的權力，還有外國帝國主義各種直接、間接的壓迫。所以我始終覺得台灣的女性主義應該從自己的傳統角度看，去找台灣的小說看，去找台灣的政治史、女政治犯的歷史或個人史如葉陶等，從這裡展開我們的敘述，是比較好的。



《人間》雜誌時期的陳映真。
(蔡雅琴攝影，人間出版社提供)

廖：我記得王德威教授在跟一個年輕的小說家討論您的作品時，曾經標示您的作品是「莊嚴的信念，荒涼的等待」，您同意他的說法嗎？

陳：王教授是一位很用功的學者，我很佩服他看了那麼多小說。不過，我覺得他的文藝評論偏向保守，當然有很嚴格的訓練，所以我尊重他的專業，可是有關於荒涼的等待的問題，我想從別的地方講起。雖然共產主義垮了，社會主義運動受到歷史的挫折，資本主義向高科技狂奔，可是實際上的情況是矛盾越來越嚴重，資本主義的矛盾從本來國家的範圍變成跨國界的矛盾。它的發展是跨國界的，他的危機也是跨國界的。所以在我看來，社會主義的機會存在於資本主義的矛盾。只要資本主義的矛盾沒有辦法解決，某一種形式，不一定是毛澤東或是馬克思主義的那種行為主義，某一種意義上的社會主義的選擇永遠還是有的，所以我並不覺得那是荒涼的，所以在台灣，我很孤單。

思想沒有出路，就沒辦法創作

廖：您後來小說的創作量銳減，而比較投身在《人間》雜誌的編輯工作上，是不是覺得寫作的影響力太慢了？

陳：這可分兩方面來說。首先，辦《人間》雜誌占掉我非常多的時間，我的頭髮都白了。不過辦《人間》雜誌對我來說是很大的幸福，人的一輩子能夠在年輕的時候辦《筆匯》、辦《文學季刊》，那是一種快樂的記憶。沒想到我快五十歲了，還跟年輕人辦這個雜誌，這個功勞絕對不是我一個人的，這些年輕人也很令人懷念。當然這個也花掉我四、五年的時間，雖然其間我也寫了〈趙南棟〉，但是，寫的是少了。

第二個原因是後來我比較關心台灣社會史跟經濟史，我不敢說研究，這不是我的專業。台灣的社會，因為較缺少左派的思想理論，台灣沒有歷史唯物主義討論台灣的社會經濟史、台灣政治發展史這一塊，在我們學界裡完全沒有、完全陌生，在日本、韓國、菲律賓，在其他的很多地方這都是一般的常識。我不斷的告訴左派朋友，你們要注意這個，這部分都沒有研究。那段時間正逢解嚴，恰恰好我手頭上有幾本書，我就花了很多的時間將它們翻譯出版，這對我也是一個很大的幫助，我這個人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思想沒有出路的話，我就沒有辦法寫作。

蘇（蘇聯）東（東歐）波（波蘭）事件和中國的變化對我來說是很大的震撼。我要怎樣看待這樣的問題？比如說我坐牢的時候是中蘇共分裂的時候，中國共產黨透過人民廣播電台和蘇聯論戰，我就偷偷的聽，然後，我才了解中蘇共分裂及為什麼分裂。我進到牢裡的時候，發現牢裡面的人分成兩派，一派說毛澤東對，一派說蘇聯對，可是都說不出理由。我進去之後，才介紹他們中蘇共的理論，告訴他們焦點在什麼地方，從這裡再去引出文化大革命根源在什麼地方。可是蘇東波的瓦解，scenario 連最反共的人都寫不出來，他們怎麼去理解！我花了許多時間在這些地方。外頭有一個很大的誤解，以為我很喜歡搞理論，其實我搞理論都搞得煩死了！因為我沒有真正學術研究的訓練。其實我最快樂的還是創作，所以我連續三年以來重新寫了一些。

講到了小說功能的問題，我的的確確有妳的想法，時代變了，社會變了，用流行話說，進入了所謂後現代的社會，商品化、高度的商品崇拜的社會已經形成。像魯迅能夠發揮好幾個師團戰力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除非我們的經濟崩潰了，當第三世界的人還在為自己的解放而鬥爭的社會裡面，小說還是非常 powerful 的。我記得一個難忘的經驗，我在一九八三年到愛荷華，在那邊遇到一位來自南非的白人老



太太，她說：「這幾天來，我聽你們做的報告，非常羨慕。在我的國家，一個作家不能光只寫嬰兒的笑臉，玫瑰花是怎麼綻放的；我們必須另外寫別的東西，寫別的什麼東西呢？就是說我們不能像你們去挑選字跟字所取得的效果，我們要照顧到聽覺，因為我們沒有出版，我們這些作家沒有人敢出版我們的作

品。所以我們在非常祕密的 congregation 裡面讀給那些黑人、文盲聽。所以我們寫作的出發點就跟你們不一樣，第一個為誰寫，怎麼寫？我還是寫，可是我的考慮是 sound，他聽得懂聽不懂？」這對我震動很大，她講完了，我馬上去跟她握手，跟她說我非常佩服她，做一個白人在南非還這樣子。她笑笑說，我不是白人，我是混血的。她說：「M：陳，我告訴你，我們的鬥爭一定會勝利的，因為他們的壓迫太過頭。」後來，果然看到曼德拉出來，他不斷說服人千萬不要報復，要和解，要不然永無了時。像那種心靈，比那種自以為開化的白種人不曉得要高多少。噢！我為什麼說到這些？

廖：你正解釋小說的影響力……

1983年，陳映真前往美國愛荷華參加國際作家工作坊，路經Mdison拜訪好友許國衛。
(許國衛提供)

陳：哦……吃得越飽，小說越沒有用，文字越來越沒有用，文字在電腦裡面庸俗化、粗俗化，文法，選字，然後是圖象式的思維，反而還在鬥爭的社會裡面，小說還是有強大的力量。我是相信社會經濟影響藝術的人，我在牢裡碰到的那些外省人，他們在中學的時候，有幾個同學商量好，偷跑到延安，口袋裡帶的就是《吶喊》之類的，弄一點錢就上路了，那個時代恐怕過去了。小說越來越變成一些精英所關心的、在大學裡看的東西，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余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

廖：你曾在七〇年代捲入一場鄉土文學論戰當中，跟葉石濤也有一場筆戰；二〇〇〇年又跟陳芳明展開本土統一與左派的論爭。我覺得你有一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勢。那你覺得這些論辯的結果，有沒有讓真理越辯越明？

陳：這樣說吧，其實這幾次論戰性質都不太一樣，我跟葉石濤沒有變成論爭，他一篇文章，我一篇文章就結束了。七〇年代的論爭，沒有展開，是因為當時的政治環境非常險惡，會抓人的。



為鄉土文學運動說話的鄭學稼、徐復觀、胡秋原。
(文訊資料室)

那時，我剛從牢裡出來還不到三年，結婚還不到兩年，當時我敏感地覺得「這又來了！」覺得這不好玩。我必須感謝一些老人如胡秋原、徐復觀、鄭學稼，還有海外那些評論界，他們阻止了這一場本來是要抓人的事件。實際上我對七〇年代的爭論，觀點跟現在的看法不大一樣，現在就是官方外省人對台灣本地的民間本省人的論爭。從文學理論看來，它其實是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之後，文學的第一次左右之爭。我們提到文學要為社會、為大眾，要有民族的風格，文學要用大眾能懂的語言，不過，就不敢深刻地展開，有些話不能講得太清楚。另一派就是反共派，給人帶兩頂帽子：一頂紅帽子，一頂是台獨，這兩頂帽子根本戴不到一塊兒！這不是滑稽嗎！當時的邏輯，台獨是共產黨的外圍，是同路人，可笑不可笑？總而言之是戴紅帽子。

我跟葉老其實嚴格意義上沒有什麼論爭，只不過我提出台灣意識的問題，我沒有親自問過葉老，估計他應該比較早看到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我也在六〇年代，很早就讀過日文版的《台灣人四百年史》，因為我很好奇，讀得很細膩，所以，一聞就聞出來他的 *some* 在什麼地方，因此我就提出所謂的台灣人意識與第三世界文學問題。我們對第三世界文學的關懷，其實不必等到後殖民論述的時候再去注意。

至於我跟陳芳明的問題，其實是這樣的，他如果不說出社會性質，用他的方法去分期，都沒有什麼好講的，只要你能自圓其說，十年一個時期也可以，或者說我是幾年到幾年，但你說是社會性質，這是一個左派的歷史唯物主義專門的學問，就是所謂社會生產方式的性質，中國在一九二八年也有過中國社會性質論戰，日本在戰前戰後都有社會性質論戰，韓國在八〇年代以後也有韓國資本主義社會性質論戰，這都是很專門的東西。

我不覺得我們的時代知識缺少這一塊，我常常說我們好像缺少了一個左邊的眼睛，left eye，左邊的眼睛沒什麼了不起，右邊也可以看，可是如果要拍東西，一定要兩個眼睛，看得比較全面，也比較平衡。

我不是說左派的东西就有多了不起，因為社會性質理論是很繁瑣的，那是涉及到經濟學、政治經濟學、歷史，也是蠻煩人的，可是我跟他的爭點就是，如果說是社會性質，你就講錯了，你如果用其他的方法去分期，我可以有意見，可是我就不會有這麼大的勁頭跟他去討論這個問題。現在台灣有個比較不好的風氣，就是誰先說、誰說的次數多一點，誰就贏。如果沒有人提出異議，他的三階段論就成為定論。一成定論，就不要再討論了。台灣文學史上的問題很多都是這樣的。

廖：看來您真是個很執著的人！

陳：沒什麼執著！余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哈哈大笑）我是最懶的人。

讀得多讀得廣，找到震撼靈魂深處的作品

廖：可不可以給喜歡寫小說的年輕朋友一些寫作上的建議？

陳：現在寫小說，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語言的問題。現在的政治主流就是不重漢語，我就覺得很奇怪，美國獨立了，也不能就用黑人的英語來寫或用印地安的英文來寫，這跟獨立不獨立無關，文學總是語言文字的艺术，我們不要中國傳統，台灣有什麼傳統？所以，還是要從自己民族的語言文字去做累積。

所以首先是要讀得多，其次就是要讀得廣，讀世界已經有定評的偉大作品，我也不一定說托爾斯泰的什麼東西你非得必讀，你要是真的讀得不耐煩了，也可以把它攔開，你總是要找到能真正震撼你靈魂、觸



動你靈魂深處的作品，你才知道文學的境界可以到哪裡。就跟繪畫一樣，總是有一個 classic，對不對？一講起來就會想到的那些東西在引導著我們。不能說連作文都不要老師改，自己上電腦，我愛怎麼寫就算了，這當然是一個新的時代，我這話聽起來像是一個不懂電腦的老頭子的牢騷，但是，如果是文學，這樣子是不可行的。

第三就是不要趕流行，後現代、後設、拼貼……去追逐這些，不會有好的作品。畢卡索把這邊的眼睛畫到這邊來，這是傑作，可是只有那一張。另外一個人要重新依樣畫葫蘆，也把這邊的眼睛畫在同一邊，像比目魚一樣，就沒什麼意思了。現代主義的藝術有這個特點，只許一個人有先創的 idea，第二個人跟就沒什麼意思了。要有比較廣闊的人文關懷，不是為了玩。

我回憶起來，我們那個時代，腦筋裡沒有「稿費」這兩個字，我寫了小說，領到稿費的還真少，多半都是在沒有稿費的情況下給同仁雜誌寫。現在的小孩可能計算的不一樣，為了想著能拿到多少，會去了解報社的文學獎的可能方向，現在流行什麼，鄉土的就找一些鄉土的來看，像做市場行銷一樣：

：。不要這樣！真正要多讀、多想。我個人總是期待這樣的一種作品，讓所有受侮辱的人重新得到尊嚴，跌倒的人因為我們的作品重新站起來，戀愛快樂的人可以因為我們的作品重新分享他們的喜悅，讓受到挫折而絕望的時候，因為一篇小說而得到重生的力量。當然現在講出去，人家會笑。

廖：您的社會使命感很重！

陳：也沒有到那麼嚴重，你一定有你的想法，有話要說，然後用小說的形式把它寫出來。我非常尊重一點，就是寫小說就要像小說，首先要像小說，否則，你就去演講、去寫小冊子、寫標語在牆壁上好了……但是，不要告訴我這就是小說。從這個觀點來看，我的一些小說可能寫得比較生硬，有些人不喜歡。可是我覺得說話比較重要，所以，我就不怎麼在意。這樣的說法不一定對，但是我比較在意這些。

（轉載自廖玉蕙，〈讓所有受侮辱的人重新得到尊嚴——訪陳映真先生談小說創作〉，

《文訊》二八七期，二〇〇九年九月，頁九七～一〇三。）

陳映真劇作《春祭》的一些外緣脈絡

◎楊慧儀（香港浸會大學英文系副教授）

都知道陳映真的小說熾熱又慈悲，讀他的作品，不難給他製造出一個「死不悔改」的老左派形象，相比一些識時務的所謂新左派，來得可愛可敬得多。鍾玲強調陳映真作品裡透出的高尚人格；黃繼持給他定調，認為他「繼承魯迅以來新文學的傳統」、「上下求索、自覺覺人」，「『文』跟『人』連在一起，『個人』又跟『國家』連在一起，總體上以社會實踐的要求貫徹終始。」（注一）馬家輝褒揚的，同樣是陳映真的「人間精神」，他把文學創作視為陳映真工作有機整體的一部分，指出他多年以來貢獻有四方面，美談為「四個陳映真」：「一、文學創作的陳映真……二、民族統一的陳映真……三、左翼關懷的陳映真……四、知識介入的陳映真」（注二）他強調陳映真的文學實踐與現實整體的關係，不僅是創作在生活現實中所起的作用，更是一個社會主義者，怎樣使創作成為更廣大的社會運動的一個部分。

「作家」固然是對成功的文學創作人的一種尊稱，說得實在一點，就是「文字工作者」。本身亦是文字工作者的余非在一次談話中，為「文字工作」下了個簡單而中肯的定義，就是「用文字來做事」；說的固然是日常生活意義上的「做事」，就是以文字作為工具或材料，達成某個目的或功能。我同時聯想起的，是語言學家奧斯汀（J. L. Austin）理論紀錄成書的名字：《怎樣用文字來做事情》（How to do things with

綠島夜曲文藝晚會



綠島夜曲文藝晚會中，牧師（左）帶著布農族八部合音上台演唱，與陳映真（中）、王娟萍（勞動人權協會執行長）合影。（鐘俊陞提供）

春祭演出實況。
（翻攝自《春祭》，文建會）

words?)。他把說話分為兩類，一是述說性的 (constative)，不介入歷史；另一類是行動性的 (performative)，話一出口，便造成結果，例如法庭上法官的判詞，或神父宣布男女雙方結成夫婦、告解庭內赦免罪過。身體政治理論家畢特娜 (Judith Butler) 借「行動性」話語的理論，用到表演藝術上，強調表演者在表演過程中，以身體作為產生意義的場域，這經驗不僅在表演者身上留下記號，加入建構她／他的身分認同，同時與社會的意識形態建立對話，構成某種話語的一部分。

一九九四年，陳映真以文字促成了一次極富「行動性」的劇場演出，他為「人間民眾劇場」寫了他第一個劇本《春祭》，由亞洲民眾戲劇活動圈子十分熟悉的鍾喬導演，於三月十四日在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舉行的綠島夜曲文藝晚會上首演。

《春祭》本身就是一場春祭，記念五〇年代台灣在白色恐怖之下慘死的人，陳映真本人撰文給這戲作了一個總結：「戲是從歷史的使女登場開始的。她們風聞六張犁公墓上出現了二〇一座屈死於五〇年代的白色恐怖刑場的英塚，感嘆歷史事實雖被湮滅一時，但終能大白於天下。她們到公墓去採證和記錄，從墳場中呼喚出來當年心懷壯志，少年橫死的鬼魂們。」(注三)

《春祭》全劇分為十二場，一、二場為序言，尾場為總結，場面都是一群「歷史的使女」感嘆白色恐怖之不仁，以及英靈犧牲的慘烈。第三至十一場每場由一個或多個亡靈角色敘述身世故事，對當年的暴政作出控訴，對白感情豐富，敘述當年的情節限於片斷感懷，抒之口述，而沒有事件重演。舞台意念極簡單也極富彈性，沒有布景的限制，反而容許時空隨時穿梭跳動；主要的舞台效果除了表演者的活動外，主要靠幻燈投射，有些是亡靈的遺照，一些是公墓現場，也有剪報和歷史照片；再以音樂和燈光營造氣氛。整體來說，抒情效果極濃。

《春祭》不採取經典戲劇的起承轉合結構，不以劇情推展為骨幹，也不側重人物性格描寫，亦沒有對主題進行批判及探討；原因是劇本的目的不在於戲劇本身的經營，而是以戲劇作為一種社會活動形式；就是說：這次戲劇活動的目的是外向的，著重能在文本以外的社會現實達成什麼效果，而不是文本內在美學的完滿和完善。這二者之間誠然不互相排斥，正如《春祭》中不少詩化的台詞本身就富有強烈的文學性；不過，釐清文本的企圖，對瞭解作品十分重要。

陳映真把《春祭》稱為「祭儀戲」(ritual play)(注四)，在內容上，全劇是對犧牲者的一個讚禮；在形式上，借用了古希臘劇的歌隊，身分是一群「歷史的使女」，以詩化語言作她們的對白，意象豐富密集，對事件作出評述而不介入，一方面解釋劇情，另一方面營造氣氛，語調慷慨激昂，崇敬之情明顯不晦，十分接近悼念儀的讚詞。更值得注意的，是安排亡靈角色現身說法，以第一人稱訴說不幸，有強烈的招魂意味，歷史使女與「亡靈」直接溝通，成為了觀眾與「亡靈」之間的媒介，把觀眾引入一個超現實的劇場經驗。

集體進行追思或祭儀在各民族中都是重要的活動，古希臘劇場本身是酒神節的朝拜活動，中國人以皇帝為主禮進行祭天。各民族集體崇拜的對象往往是一種價值的象徵，或權力的依歸；祭祀的目的，亦是祈求某種集體利益；因此，集體祭儀能顯出社群的一致性，有助建構共同的身分認同。華格納(Richard Wagner)受到啟發，在他的歌劇裡要求表演者抑壓其個體意識，將角色的個性伸延為社群整體的某些特點，企圖以戲劇建立「民眾」(das Volk / the folk)·意即如此。

《春祭》的對象無疑是台灣民眾，但戲中的台灣又給置放在更廣闊的世界政治舞台之上；第八場大部分篇幅交待二次大戰之後世界局勢，幫助觀眾瞭解全世界右翼勢力的壯大與台灣島上局勢的關係，這裡透出的是超越民族意識的社會主義世界觀。《春祭》的目的並不是傳統祭儀的集體安撫功能，而更接近現代劇場強



2009，陳映真劇作五十週年。
文學界重新睜開眼界，
來探看這個集左翼思想與創作的老靈魂——
作家陳映真孤寂中仍高揚著的
那面理想主義旗幟，將如何翻飛？

陳映真《另一件事》的小說人物出走了

調批判性的「祭儀劇」；同一個工具，掌握在不同的人手裡，肯定用以達至不同的目的；況且，雖然後工業社會的主流劇場不少是文化消費品，但仍有一些劇場工作者企圖以劇場活動作為社會批判的手段。原籍波蘭的格羅托夫斯基（Jerzy Grotowski）與美國導演謝喜納（Richard Schechner，執筆之時，他正在港台短暫講學）的合作，便是要把劇場活動視為祭儀，要求參與者通過角色扮演和身體活動，使他們的意識有所改變，與右翼資本主義氾濫的生活現實達至一個距離，進行批判，甚至影響日後個人生活的轉變；而旁觀者亦因體驗了演出者的轉變而受到啟發和感染。

與格羅托夫斯基同期而在戲劇觀上有某些共通點的是巴西民眾戲劇運動家波瓦（Augusto Boal），他主張戲劇該是給民眾賦權（empowerment）的手段，在論壇劇場（forum theatre）中首創「觀動者」（spectator），就是觀眾有機會採取主動，決定劇場的結局，從而獲得信心，在現實、在受壓迫的情況下體現個人的自主性。

陳映真意識到劇場作為社會活動手段的潛能，至少是在《春祭》之前幾年。一九九〇年，亞洲民眾戲劇圈在韓國聚首，分享各地的工作和各人的經驗；當時身分是文字工作者兼攝影人的鍾喬，便是為《人間》雜誌前往採訪；回到台灣以後，積極發展民眾戲劇，尤以視像作為主要戲劇手段，在台灣及亞洲民眾戲劇工作中十分活躍，兩年前就把一個作品帶到澳門藝穗節演出。而他在一九九四年導演的《春祭》，劇本身已滲入許多幻燈等視像元素，估計是陳鍾二人的默契。

《春祭》固然不是陳映真作品中最受注意的一個，事實上，甚至不是很多人知道他這部作品。但是，它正體現出陳映真對創作的態度：以文字做點事，把文字投放到群眾中去，不管以什麼形式，通過什麼渠道，他的創作永遠是他更全面左翼關懷的一部分，而這一往而深的人情，正是最感人之處。

（轉載自楊慧儀，〈陳映真劇作《春祭》的一些外緣脈絡〉，《文學世紀》四卷四期，二〇〇四年四月，頁三〇～三一。）

注釋

一、黃繼持：〈在現代中國文學脈絡中重讀陳映真作品〉，《魯迅·陳映真·朱光潛》，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二年，頁一九至二一〇。

二、馬家輝：〈人間不善忘——四個陳映真和一場十七年的香港對話〉，香港《明報》，二〇〇四年二月十七日。

三、陳映真：〈我寫劇本《春祭》〉，《春祭》，台北：文建會，一九九五年，頁三至四。

四、同注三，頁五。

陳映真

出版作品提要

陳映真出版作品提要

◎游文宓《文訊》執行編輯

小說

第一件差事

台北：遠景出版公司

一九七五年十月，三十二開，一六五頁

遠景叢刊 24

短篇小說集。本書是陳映真在台灣最早出版的兩本小說集其中之一。描寫一群生活在帷幔深垂的天地中的台灣市鎮的小有資產者，與帷幔之外廣大的生產者，以兩者的生命力做對比，藉以隱喻外省和本省之間的差別，從中尋求諸多社會問題的解答。全書收錄〈兀自照耀著的太陽〉、〈最後的夏日〉、〈唐倩的喜劇〉、〈六月裡的玫瑰花〉、〈第一件差事〉共五篇小說。正文前有尉天驄〈序〉、許南村〈試論陳映真〉。





夜行貨車

台北：遠景出版公司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三十二開，三二八頁

遠景叢刊 154

短篇小說集。本書收錄作者一九七九年創作的三篇小說：〈賀大哥〉、〈夜行貨車〉、〈上班族的一日〉，以及在此之前所撰寫的一些小說：〈哦，蘇珊娜！〉、〈獵人之死〉、〈麵攤〉、〈永恆的大地〉、〈某一個日午〉、〈纍纍〉、〈加略人猶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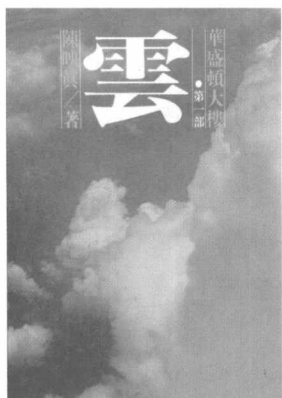
將軍族

台北：遠景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十月，三十二開，一六〇頁

遠景叢刊 25

短篇小說集。本書是陳映真在台灣最早出版的兩本小說集其中之一。出版不到一年，便遭當局列為禁書。為作者一九六八年以前的作品，滿溢著慘綠的色調，小說中呈現出悶局中市鎮小知識分子的濃厚感傷情緒，更彌漫作者寄寓於台灣的大陸人的滄桑傳奇，及在台灣流寓的和本地中國人之間的關係。全書收有〈我的弟弟康雄〉、〈家〉、〈鄉村的教師〉、〈故鄉〉、〈死者〉、〈祖父和傘〉、〈那麼衰老的眼淚〉、〈文書〉、〈將軍族〉、〈淒慘的無言的嘴〉、〈一綠色之候鳥〉共十一篇。正文前有尉天驄〈序〉、許南村〈試論陳映真〉。



的故事》、〈將軍族〉、〈祖父和傘〉、〈貓牠們的祖母〉、〈蘋果樹〉共十四篇小說。正文前有作者〈自序〉。

雲（華盛頓大樓第一部）

台北：遠景出版公司

一九八三年二月，三十二開，三五三頁

遠景叢刊 200

短篇小說集。作者標示本書為華盛頓大樓系列小說的第一部《雲》，以人所組成的「企業」體，面對空前發達的科技、知識、管理體系、大眾傳播、交通和龐大的資金，探討對人的生活方式、行為、思想、感情和文明所產生的影響，理解生活和它的真實，以及企業底下人的異化的本質。全書收有〈夜行貨車〉、〈上班族的一日〉、〈雲〉、〈萬商帝君〉四篇小說。正文前有作者〈序〉，並在序後說明，原〈夜行貨車〉因題材的性質和系列計畫的緣故，略經修改，做為本書第一個故事。

陳映真小說選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大三十二開，三一七頁

台灣文學叢書

短篇小說集。全書收有〈麵攤〉、〈我的弟弟康雄〉、〈鄉村的教師〉、〈故鄉〉、



〈死者〉、〈祖父和傘〉、〈將軍族〉、〈淒慘的無言的嘴〉、〈一綠色之候鳥〉、〈唐倩的喜劇〉、〈第一件差事〉、〈某一個日午〉、〈夜行貨車〉、〈賀大哥〉、〈雲〉共十五篇小說。

萬商帝君

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一九八四年六月，三十二開，一二九頁

中篇小說。作者以跨國企業為背景，描述人在資本主義體制下生活的處境與經濟侵略，也呈現了本省與外省的心病、鄉村與城市的矛盾思想。全書分六章。

山路

台北：遠景出版公司

一九八四年九月，三十二開，三四八頁

遠景叢刊 238

短篇小說集。作者對台灣五〇年代初葉提出反省的思索，對當時人們的夢想、鬥爭和幻滅，以及當時條件下人的生活 and 嚴酷歷史考驗下的倫理和理念，以嚴肅的檢討心，用小說回顧並加以逼視。全書收有〈山路〉、〈鈴璫花〉二篇小說及〈將軍族〉舊作等十篇。正文前有作者〈自序〉，正文後有附錄方方編劇〈將軍族〉（三幕話劇）、王山〈蜜餞橄欖——評話劇《將軍族》的西岸演出〉、琳達·傑文訪問、禾



心譚〈論強權、人民和輕重〉、〈訪陳映真談傷痕文學〉及錢江潮〈《山路》讀後隨想〉。

陳映真小說選

台北：人間雜誌社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三十二開，一七二頁

短篇小說集。本書為紀念《人間》雜誌創刊而結集的小說集珍藏版。全書收錄〈將軍族〉、〈唐倩的喜劇〉、〈第一件差事〉、〈夜行貨車〉與〈山路〉，皆為發表及出版過的小說，各篇並附上作者自繪的插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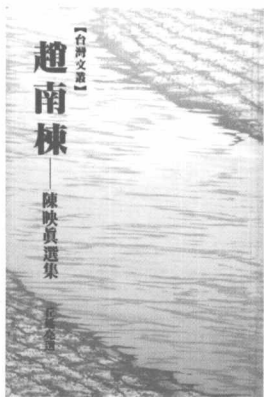
趙南棟——陳映真選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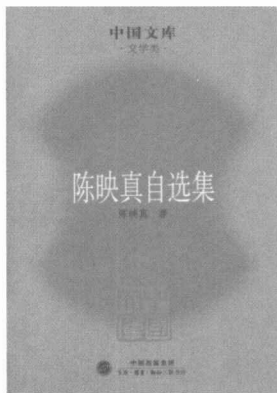
香港：文藝風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五開，一三七頁

台灣文叢

短篇小說集。全書收錄〈鈴璫花〉、〈山路〉、〈趙南棟〉三篇小說。正文前有丘延亮〈前有古人，後必有來者——重讀《鈴璫花》系列前三篇之後〉，正文後有彥火訪陳映真〈陳映真的自剖和反省〉、〈陳映真小傳〉。





陳映真自選集

北京：三聯書店

二〇〇〇年三月，三十二開，四五五頁

三地葵文學系列

短篇小說集。全書收錄〈我的弟弟康雄〉、〈文書〉、〈將軍族〉、〈淒慘的無言的嘴〉、〈一綠色之候鳥〉、〈最後的夏日〉、〈唐倩的喜劇〉、〈上班族的一日——華盛頓大樓之二〉、〈雲——華盛頓大樓之三〉、〈鈴璫花〉、〈趙南棟〉、〈夜行貨車——華盛頓大樓之一〉共十二篇小說。正文前有作者〈序〉，正文後有〈後街——陳映真的創作歷程〉、〈陳映真寫作年表〉、〈陳映真小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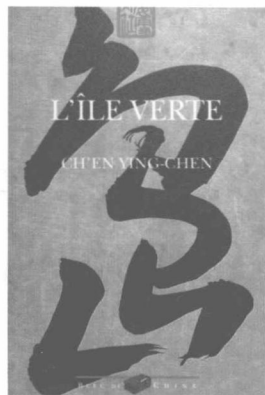
將軍族

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二〇〇〇年七月，三十二開，三二〇頁

百年百種優秀中國文學圖書

短篇小說集。全書收錄〈我的弟弟康雄〉、〈家〉、〈鄉村的教師〉、〈那麼衰老的眼淚〉、〈將軍族〉、〈一綠色之候鳥〉、〈唐倩的喜劇〉、〈第一件差事〉、〈夜行貨車〉、〈上班族的一日〉、〈山路〉、〈趙南棟〉共十二篇小說。正文前有〈序言〉，正文後有〈陳映真寫作年表〉。



L'ÎLE VERTE (陳映真短篇小說集) / Anne Breuval, Chan Hing Ho (陳慶浩) 合譯
法國·Blue de Chine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二十五開，一二〇頁

短篇小說集。法文譯本。全書收錄'L'île Verte' (將軍族)、'Les Roses De Juin' (六月裡的玫瑰花)、'Convoy Nocturne' (夜行貨車) 共三篇小說。

歸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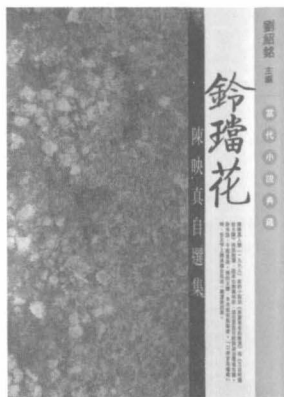
北京：昆侖出版社

二〇〇一年四月，大三十二開，二八九頁

中國經典鄉土小說六家

短篇小說集。全書收有〈麵攤〉、〈我的弟弟康雄〉、〈家〉、〈鄉村的教師〉、〈那麼衰老的眼淚〉、〈故鄉〉、〈死者〉、〈祖父和傘〉、〈貓牠們的祖母〉、〈蘋果樹〉、〈將軍族〉、〈夜行貨車〉、〈鈴璫花〉、〈山路〉、〈趙南棟〉、〈歸鄉〉共十六篇小說。正文前有尉天驄〈談陳映真、黃春明、王禎和和鄉土小說的隨想(代序)〉，正文後有附錄趙遐秋〈蘊含著振聾發聵的思想力量〉。





鈴璫花——陳映真自選集／劉紹銘編

香港：天地圖書公司

二〇〇四年六月，三十二開，三六一頁

當代小說典藏

短篇小說集。全書收錄〈麵攤〉、〈我的弟弟康雄〉、〈鄉村的教師〉、〈那麼衰老的眼淚〉、〈文書〉、〈唐倩的喜劇〉、〈第一件差事〉、〈賀大哥〉、〈夜行貨車〉、〈上班族的一日〉、〈鈴璫花〉共十一篇小說。正文前有陳映真序、劉紹銘〈導言：孤懷抗俗〉。

陳映真小說選／鄭樹森編

香港：明報出版社

二〇〇四年六月，二十五開，二四六頁

明月文庫

短篇小說集。全書收錄〈將軍族〉、〈淒慘的無言的嘴〉、〈一綠色之候鳥〉、〈最後的夏日〉、〈山路〉、〈忠孝公園〉共六篇小說。正文前有潘耀明〈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明月文庫》總序〉、聶華苓〈序：踽踽獨行的陳映真的小說〉、黃繼持〈前言〉。



評論

知識人的偏執

許南村著



知識人的偏執（署名許南村著）

台北：遠行出版社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二開，一二三頁

小草叢刊 11

本書收錄作者在六〇年代所寫的評論和隨想，提出與現代主義有關的文學問題、當時知識分子的偏執以及對自我的嚴厲批判，深刻的揭發各個階層的現實世界，凸顯作者在台灣的中國近代文學思潮上的重要性。全書收有〈關於陳映真〉、〈試論陳映真〉、〈試評「金水燻」〉、〈期待一箇豐收的季節〉、〈日本軍閥的陰魂未散〉等十三篇。正文前有尉天聰〈序〉、郭雲飛〈序〉、陳映真〈鞭子和提燈——代序許南村：《知識人的偏執》〉。

孤兒的歷史、歷史的孤兒

台北：遠景出版公司

一九八四年九月，三十二開，三九七頁

遠景叢刊 221

作者著眼於台灣的歷史與社會，在亞洲及中國的巨視背景下，思索戰後台灣文學和文化的貧困，以最嚴厲的批判，讓失焦的歷史有了知性的衝擊和挑戰。全書收有

散文

〈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鄉土文學」的盲點〉、〈建立民族文學的風格〉、〈關懷的人生觀〉、〈在民族文學的旗幟下團結起來〉及試評《亞細亞的孤兒》（吳濁流）、《夾竹桃》（鍾理和）、《打牛浦村》（宋澤萊）、《工廠人》（楊青矗）等多本書，以及試論陳映真（以許南村筆名）、吳晟、蔣勳、施善繼等二十二篇文章。正文前有作者〈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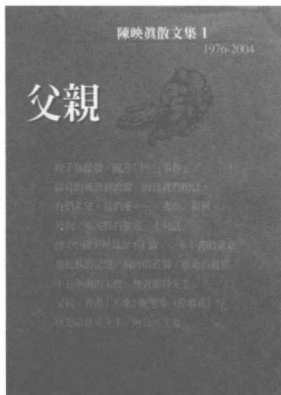
父親（一九七六～二〇〇四）

台北：洪範書店

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五開，二〇〇頁

陳映真散文集1·洪範文學叢書307

為作者第一本散文集。收錄一九七六年至二〇〇四年的文章，多為懷人憶事之作，包括運命顛覆的人物及發生在荒糲時代中的故事，可以一窺作者面對社會現況的思想和以至深至情的面貌。全書收有〈鞭子和提燈〉、〈綠島的風聲和浪聲〉、〈關於「十·三事件」〉、〈因為我們相信，我們希望，我們愛……〉、〈鳶山——哭至友吳耀忠〉等二十一篇文章。正文前有作者〈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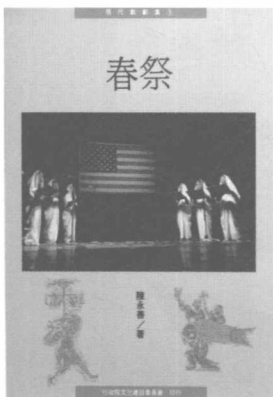
劇本

春祭

台北：行政院文建會

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五開，七一頁

現代戲劇集 9



話劇。本劇於一九九四年三月十四日假台北市國立藝術館演出。以一群歷史的使女為報告劇中的主要敘述者，藉由她們呼喚六張犁公墓那二百零一座屈死於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刑場的英塚，以獨白、對白的方式，道出一段被強權湮滅的悲慘，感嘆歷史事實。正文前有鄭淑敏〈序〉、作者〈我寫劇本《春祭》〉、〈首演資料〉，正文後有作者〈演出隨想〉。

合集

陳映真選集

香港：小草出版社

一九七二年，四十八開，四三〇頁

小草叢刊 7

本書為作者出版的第一本作品集，集結十八篇小說和三篇評論，從一九五九年九月的小說〈麵攤〉到一九六七年十一月的評論〈最牢固的磐石〉，可看出作者冷酷分



夜行貨車

北京：時事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七月，三十二開，三三一頁



析底下那份關注社會現實的熱情與人道主義，並將文學看成對生命和靈魂的思索與吶喊。正文前有編者劉紹銘〈序〉、沙蕪〈陳映真的小說〉，正文後有尉天驄〈木柵書簡（之二）〉。

趙南棟及陳映真短文選

台北：人間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六月，三十二開，一四〇頁；同年十一月二版，三十二開，一五一頁

人間叢書 001

本書為論述、小說合集。故事圍繞著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政治犯趙慶雲，從他曲折的生活帶出時代的氣氛，隱藏了對革命結果的失望，對獄中生活的描述，除了是個人的創傷記憶，也凸顯了受壓迫者的相似性，收錄的幾篇短文，也抒發了對美國角色的批評。全書收有小說〈趙南棟〉、評論〈新種族〉、〈為弱者代言〉、〈關於台灣文學的一島論〉、〈從一部日片談起〉、〈台灣內部的日本〉、〈日本接觸〉、〈科技教育的盲點〉、〈人文思想雜誌的再生〉共九篇文章。本書於同年十一月增訂再版，增加評論文章〈非理性力量下的科技〉一篇。

台灣小說名家代表作叢書

本書為小說、報告文學合集。全書收錄小說〈麵攤〉、〈我的弟弟康雄〉、〈那麼衰老的眼淚〉、〈蘋果樹〉、〈將軍族〉、〈淒慘的無言的嘴〉、〈兀自照耀著的太陽〉、〈哦，蘇珊娜！〉、〈永恆的大地〉、〈夜行貨車〉、〈鈴璫花〉、〈山路〉、〈趙南棟〉及報告文學〈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沉落〉共十四篇文章。正文後附有〈陳映真寫作年表〉。

陳映真代表作／劉福友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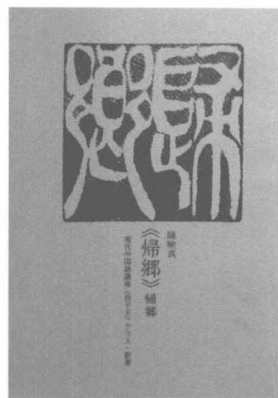
鄭州：河南文藝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五開，七二七頁

中國現當代著名作家文庫

本書收錄陳映真各文類的代表作品，分為「小說」、「報告文學」、「序文」、「雜文」四單元，分別收錄〈麵攤〉、〈我的弟弟康雄〉、〈將軍族〉、〈山路〉、〈趙南棟〉等十四篇小說，〈懷念蘭大弼醫師〉、〈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沉落〉共二篇報告文學，〈試論陳映真〉、〈鞭子和提燈〉、〈企業下人的異化〉、〈凝視白色的五十年代初葉〉等十篇序文，〈建立民族文學的風格〉、〈致一群「自由人」〉、〈關於「十·三事件」〉等二十五篇雜文。正文前有劉福友〈前言〉，正文後有〈陳映真主要作品目錄〉。





歸郷

福岡：藍天出版社

二〇〇〇年七月，二十五開，一一八頁

現代中國語講座《孩子王》クラスのの本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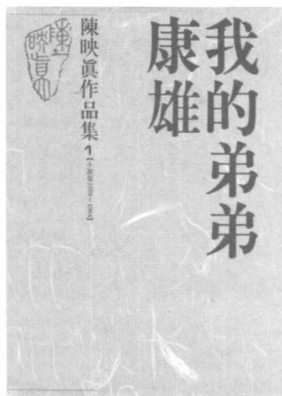
本書為小說、評論合集。全書收錄小說〈歸郷〉及評論〈「同期の桜」を歌う老人たち〉（歌唱「同期の桜」的老年人）兩篇文章。正文前有小松清一〈はじめに〉（前言），正文後有山田敬三〈陳映真——苦惱する台湾の知識人〉、横地剛〈あとがき〉（刊後語）。

作品集

陳映真作品集

共十五冊，每冊前有〈陳映真作品集出版緣起〉、〈陳映真作品集編輯體例〉、〈銘謝〉、姚一葦〈總序〉，各文類別卷前另附有卷序及陳映真自序。同時出版平裝及精裝版，一九九五年三月重新修訂小說卷五冊，出版再版精裝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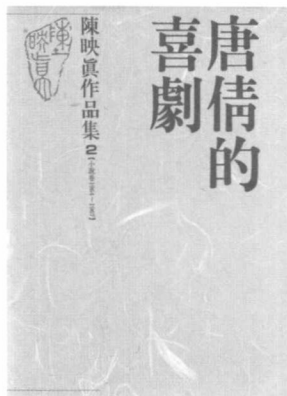


我的弟弟康雄（小說卷：一九五九～一九六四）
台北：人間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五開，一六六頁

陳映真作品集 1

書前有葉石濤序〈論陳映真小說的三個階段〉、陳映真〈小說卷自序〉，收有〈麵攤〉、〈我的弟弟康雄〉、〈家〉、〈鄉村的教師〉等十四篇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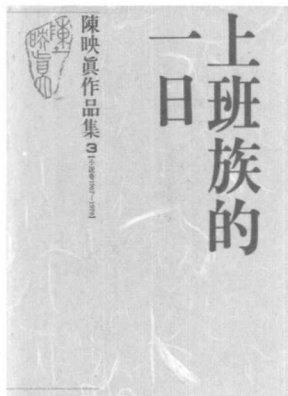
唐倩的喜劇（小說卷：一九六四～一九六七）

台北：人間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五開，一五五頁

陳映真作品集 2

書前有葉石濤序〈論陳映真小說的三個階段〉、陳映真〈小說卷自序〉，收有〈一綠色之候鳥〉、〈獵人之死〉、〈兀自照耀著的太陽〉、〈哦！蘇珊娜〉等七篇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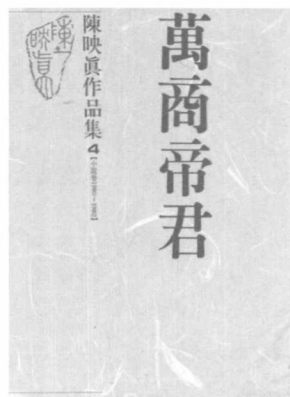
上班族的一日（小說卷：一九六七～一九七九）

台北：人間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五開，一六六頁

陳映真作品集 3

書前有葉石濤序〈論陳映真小說的三個階段〉、陳映真〈小說卷自序〉，收有〈六月裡的玫瑰花〉、〈永恆的大地〉、〈某一個日午〉、〈纍纍〉等七篇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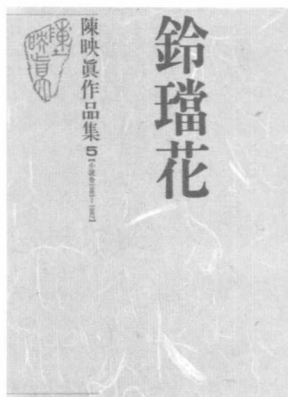
萬商帝君（小說卷：一九八〇～一九八二）

台北：人間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五開，一九〇頁

陳映真作品集 4

書前有葉石濤序〈論陳映真小說的三個階段〉、陳映真〈小說卷自序〉，收有〈雲〉、〈萬商帝君〉二篇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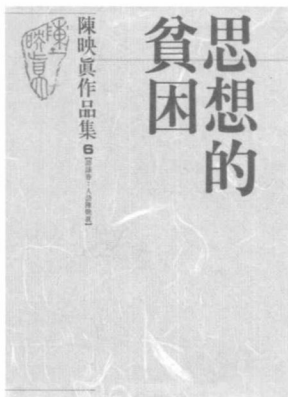
鈴璫花（小說卷：一九八三～一九八七）

台北：人間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五開，一九四頁

陳映真作品集 5

書前有葉石濤序〈論陳映真小說的三個階段〉、陳映真〈小說卷自序〉，收有〈鈴璫花〉、〈山路〉、〈趙南棟〉、〈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沉落〉四篇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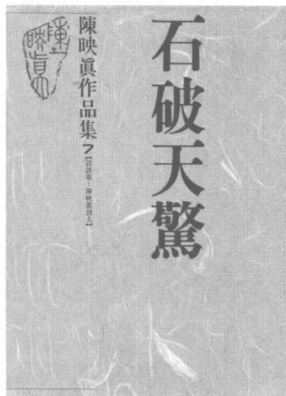
思想的貧困（訪談卷：人訪陳映真）

台北：人間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五開，二〇三頁

陳映真作品集 6

書前有南方朔〈最後的烏托邦主義者——簡論陳映真知識世界諸要素〉、陳映真〈「思想的貧困」自序〉，收錄海內外士林對陳映真的訪談紀錄與文章共十四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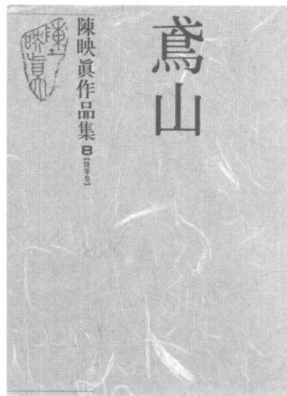
石破天驚（訪談卷：陳映真訪人）

台北：人間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五開，二〇七頁

陳映真作品集7

書前有南方朔〈最後的烏托邦主義者——簡論陳映真知識世界諸要素〉、陳映真〈「石破天驚」自序〉，收錄陳映真的採訪報告與陳映真對他人所做的訪談紀錄和文章共十五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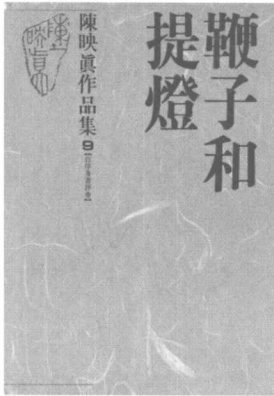
鳶山（隨筆卷）

台北：人間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五開，二六四頁

陳映真作品集8

書前有蔣勳〈求真若渴·愛人如己——我的老師陳映真〉、陳映真〈「鳶山」自序〉，收錄陳映真的隨想、隨筆共三十八篇文章。



鞭子和提燈（自序及書評卷）

台北：人間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五開，一五七頁

陳映真作品集9

書前有尉天驄〈三十年來的夥伴，三十年來的探索！〉、陳映真〈「鞭子和提燈」自

序》，收錄陳映真為自己的集子寫的序和為他人書寫的評論，並有陳映真所寫的影評，共二十一篇文章。

走出國境內的異國（序文卷）

台北：人間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五開，一八九頁

陳映真作品集10

書前有詹宏志〈理想論者的思想與歷史觀——札記陳映真的文學評論〉、陳映真〈「走出國境內的異國」自序〉，收錄陳映真為他人所寫的書序共十一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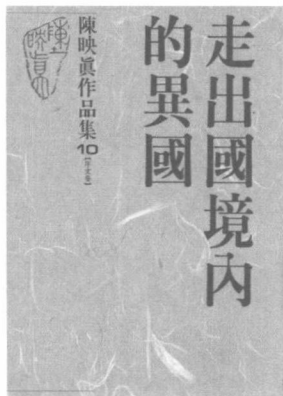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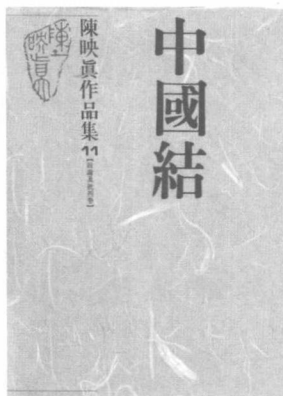
中國結（政論及批判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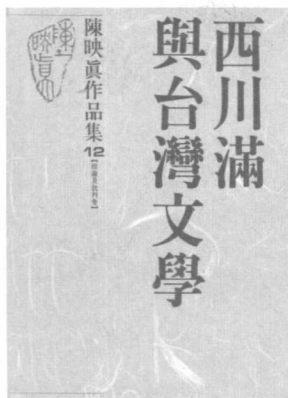
台北：人間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五開，一四八頁

陳映真作品集11

書前有王曉波〈重建台灣人靈魂的工程師——論陳映真中國立場的歷史背景〉、陳映真〈迎接一個新時代的到來——「政論及批判卷」自序〉，收錄陳映真一九七五年以後關於政治、社會、文化、知識、思想方面的評議、爭論和批判文章，共十二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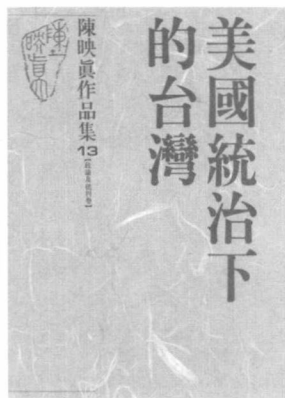
西川滿與台灣文學（政論及批判卷）

台北：人間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五開，一五二頁

陳映真作品集 12

書前有王曉波〈重建台灣人靈魂的工程師——論陳映真中國立場的歷史背景〉、陳映真〈迎接一個新時代的到來——「政論及批判卷」自序〉，收錄陳映真一九七五年以後關於政治、社會、文化、知識、思想方面的評議、爭論和批判文章，共十七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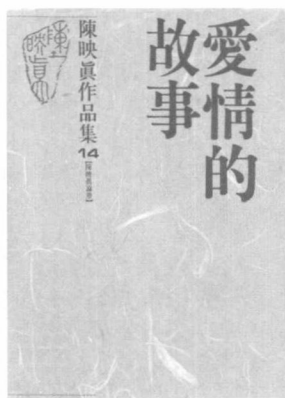
美國統治下的台灣（政論及批判卷）

台北：人間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五開，一七四頁

陳映真作品集 13

書前有王曉波〈重建台灣人靈魂的工程師——論陳映真中國立場的歷史背景〉、陳映真〈迎接一個新時代的到來——「政論及批判卷」自序〉，收錄陳映真一九七五年以後關於政治、社會、文化、知識、思想方面的評議、爭論和批判文章，共十五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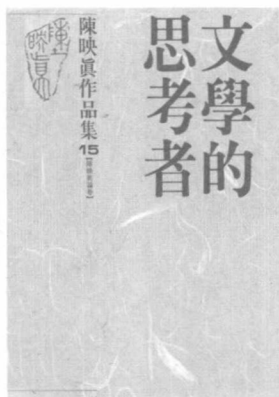


愛情的故事（陳映真論卷）

台北：人間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五開，二三九頁

陳映真作品集 14



書前有李歐梵〈小序「論陳映真卷」〉、陳映真〈總是難於忘懷——「論陳映真卷」自序〉，收錄尉天驄、劉紹銘、沙蕪、何欣、彭瑞金、林梵、詹宏志等人評論陳映真的文章，共十九篇。

文學的思考者（陳映真論卷）

台北：人間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五開，二四二頁

陳映真作品集 15

書前有李歐梵〈小序「論陳映真卷」〉、陳映真〈總是難於忘懷——「論陳映真卷」自序〉，收錄詹宏志、洪銘水、劉紹銘、錢江潮等十四人評論陳映真的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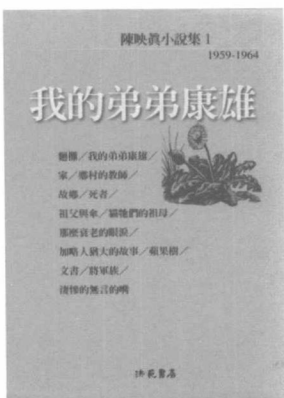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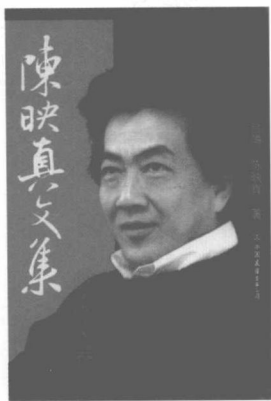
陳映真文集（三冊）

陳映真文集·小說卷（短篇小說集）

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三十二開，六五七頁

收有〈麵攤〉、〈我的弟弟康雄〉、〈家〉、〈故鄉〉等二十八篇小說。



陳映真文集·雜文卷（散文、評論集）

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三十二開，五二四頁

收有〈台灣變革的底流〉、〈現代主義的再開發〉、〈期待一箇豐收的季節〉、〈知識人的偏執〉、〈關於「十·三事件」〉、〈無盡的哀思〉、〈台灣文學和第三世界文學之比較〉、〈綠島的風聲和浪聲〉等七十四篇文章。

陳映真文集·文論卷（評論、受訪紀錄集）

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三十二開，五四二頁

收有〈擁抱生活，關愛人間〉、〈思想的貧困〉、〈試論陳映真〉、〈試論吳晟的詩〉等四十七篇文章。

陳映真小說集（六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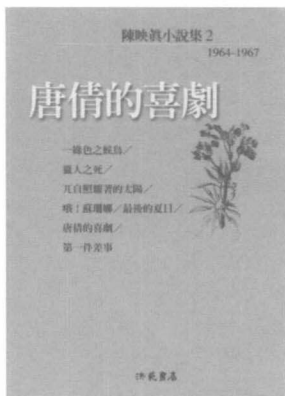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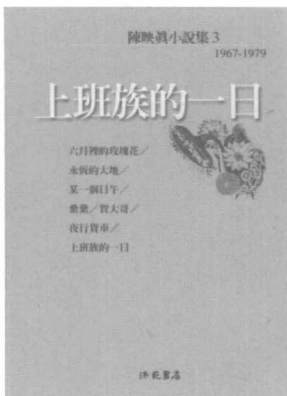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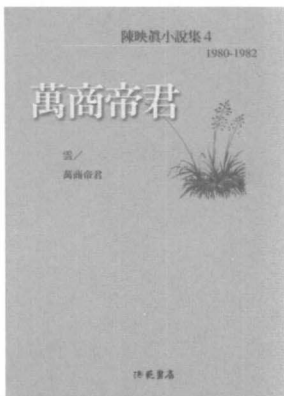
我的弟弟康雄（一九五九—一九六四）

台北：洪範書店

二〇〇一年十月，二十五開，二三一頁

陳映真小說集1·洪範文學叢書301

短篇小說集。書前有陳映真〈序〉、姚一葦〈姚序〉、許南村〈後街——陳映真的創作歷程〉，收有〈麵攤〉、〈我的弟弟康雄〉、〈家〉、〈鄉村的教師〉等十四篇小



說，書後附錄〈陳映真創作年表〉

唐倩的喜劇（一九六四～一九六七）

台北：洪範書店

二〇〇一年十月，二十五開，二一一頁

陳映真小說集 2 · 洪範文學叢書 302

短篇小說集。收有〈一綠色之候鳥〉、〈獵人之死〉、〈兀兀照耀著的太陽〉、

〈哦！蘇珊娜〉等七篇小說。

上班族的一日（一九六七～一九七九）

台北：洪範書店

二〇〇一年十月，二十五開，二二三頁

陳映真小說集 3 · 洪範文學叢書 303

短篇小說集。收有〈六月裡的玫瑰花〉、〈永恆的大地〉、〈某一個日午〉、〈壘壘〉等七篇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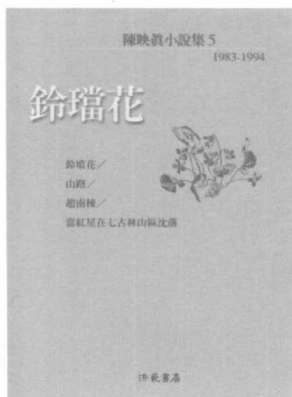
萬商帝君（一九八〇～一九八二）

台北：洪範書店

二〇〇一年十月，二十五開，二五二頁

陳映真小說集 4 · 洪範文學叢書 304

中篇小說集。收有〈雲〉、〈萬商帝君〉二篇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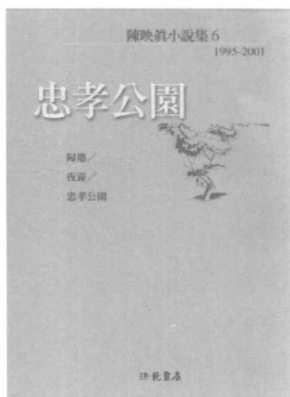
鈴璫花（一九八三～一九九四）

台北：洪範書店

二〇〇一年十月，二十五開，二六二頁

陳映真小說集 5 · 洪範文學叢書 305

短篇小說集。收有〈鈴璫花〉、〈山路〉、〈趙南棟〉、〈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沉落〉四篇小說。



忠孝公園（一九九五～二〇〇一）

台北：洪範書店

二〇〇一年十月，二十五開，二二九頁

陳映真小說集 6 · 洪範文學叢書 306

短篇小說集。收有〈歸鄉〉、〈夜霧〉、〈忠孝公園〉三篇小說。

感謝李耀東、林彥廷、陳逸華、陳智德、蕭仁豪、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香港浸會大學提供書籍及封面。

在彩色繽紛的雜誌架上，
曾經有那麼一本封面鬱黑的雜誌，
或是一張未施脂粉、憔悴滄桑的臉，
或是滿目瘡痍的河川大地，
那都是在台灣當代歷史的後街，
你我日日經過，卻難得一瞥的，最黑暗的角落
——人間。

第三輯

《人間》風景

創刊的話

——因為我們相信，我們希望，我們愛……

◎ 陳映真



《人間》創刊號封面。
(文訊資料室)

二十多年來，由於整個社會的勤勉工作，

我們已經在台灣創造出一個中國歷史上前未曾有的、富裕、飽食的社會。

這一個值得我們驕傲的成就，也使我们付出了一些代價。

那就是因為社會高度的分工組織化，造成一個人和另一個人之間、

一個生產部門與另一個生產部門之間、一個市場與另一個市場之間的

陌生與隔閡。人與人之間失去了往日深切的、休戚相關的連帶感，

和相互間血肉相連的熱情與關懷。

此外，在一個大眾消費社會的時代裡，人，僅僅成爲

琳琅滿目之商品的消費工具。於是生活失去了意義，生命喪失了目標。

我們的文化生活越來越庸俗、膚淺；

我們的精神文明一天比一天荒廢、枯索。

「人間」是一種什麼樣的雜誌呢？

如果用一句話來說明，「人間」是以圖片和文字從事報告、發現、記錄、

見證和評論的雜誌。透過我們的報告、發現、記錄、見證和評論，

讓我們的關心甦醒；讓我們的希望重新帶領我們的腳步；

讓愛再度豐潤我們的生活。

如果您還問：爲什麼在這荒枯的時代，要辦「人間」這樣一種雜誌？

我們的回答是，我們抵死不肯相信：

有能力創造當前台灣這樣一個豐厚物質生活的中國人，他們的精神面貌一定要平庸、低俗。我們也抵死不肯相信：

今天在台灣的中國人，心靈已經堆滿了永不飽足的物質慾望，

甚至使我們的關心、希望和愛，再也沒有立足的餘地。不，我們不信！

因此，我們盼望透過「人間」，使彼此陌生的人重新熱絡起來；

使彼此冷漠的社會，重新互相關懷；

使相互生疏的人，重新建立對彼此生活與情感的理解；

使塵封的心，能夠重新去相信、希望、愛和感動，

共同爲了重新建造更適合人所居住的世界，爲了再造一個

新的、優美的、崇高的精神文明，和睦團結，熱情地生活。

一年多來，在籌辦「人間」的過程中，

我們得到許許多多台灣文化界、知識界難以忘懷的關心與幫助。

黃春明先生提供了許多極有創意指導。尉天驄先生和郭楓先生也給予我們長期的協助與關心。

蘇俊郎先生是最早爲我們提供許多寶貴意見的攝影家。

我們感謝關曉榮先生慨然將他的「八尺門」連作送來發表。

我們謝謝阮義忠和張照堂二位先生，先後將他們的力作送來「人間」，

使篇幅增光。吳嘉寶先生也長期給予我們許多指導，至可感銘。

我們尤其謝謝王信小姐，因爲她嚴肅、認真、辛勞地

為我們挑選和編輯圖片，訓練我們年輕的工作同仁，使我們獲益至深。此外，還有我們無法在此一一指名誌謝的朋友，都給予我們熱情的幫助。我們深知，沒有這些令人難忘的支持與協助，

「人間」就完全不可能成形和刊出。

「人間」是屬於每一個關心人、關心生活、關心台灣——

我們可愛的家鄉的人們的雜誌。她的園地公開，沒有門派的限制。

我們歡迎一切關懷的、富有希望與愛心的報導攝影家和報導文學家聯手創作，寄來優秀的作品。

我們更需要全社會以訂閱和愛讀來支持「人間」，

因為「人間」是您自己的理想，您自己的雜誌。

朋友們，支持「人間」！因為我們心中的關懷、希望和愛，正急切地需要一個再生和滋長的機會。

（轉載自陳映真，〈創刊的話〉，《人間》創刊號，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頁二～三。）



王信加入圖片編輯之後，大幅改善了《人間》的版面設計，左為試刊號，右為創刊號。
(文訊資料室)

「看見」是關心的開始

◎ 詹宏志（作家、PChome Online 網路家庭董事長）

——《人間》雜誌的誕生

陳映真，這位言行充滿象徵意味的台灣小說家，當他要辦一份新雜誌的消息散播開來，文化界的人士都在問：那會是怎麼樣的一本雜誌？……

報告、發現、記錄和評論

今年十一月，擁擠而熱鬧的雜誌市場上，又將誕生一本新的月刊，它的名字叫做《人間》。

這份自稱是「以圖片和文字從事報告、發現、記錄和評論」的雜誌，儘管還沒有正式出版，卻早已引起文化界的注意與關心。有一些人可能想了解這種類型雜誌的市場性，但大部分人士的關心焦點，恐怕是在這份雜誌的創辦人——陳映真的身上。

強調攝影表達的功能

親愛的人間試刊號讀者：

我們經過考慮，特地挑選您為試刊號讀者，因為您這番意見具有相當的代表性。我們非常感謝您的協助，相信您的協助將提高品質，讓我們繼續地改善、認同您的目的與我們日後編輯、經營上的參考，非常感謝您的合作、踴躍！

人間編輯部啟

I. 試刊讀者資料：

1. 性別 男 女 職業 _____

2. 平均認定閱讀的雜誌 _____

3. 與閱讀者或作者的關係 _____

II. 對「人間」雜誌的看法：

甲、請問您對「人間」雜誌不知道它是什麼性質的雜誌的印象不好

乙、目前(可選數個) _____

丙、內容(可選數個) _____

丁、版面(可選數個) _____

戊、其他(可選數個) _____

己、其他(可選數個) _____

庚、其他(可選數個) _____

辛、其他(可選數個) _____

壬、其他(可選數個) _____

癸、其他(可選數個) _____

甲、其他(可選數個) _____

乙、其他(可選數個) _____

丙、其他(可選數個) _____

丁、其他(可選數個) _____

戊、其他(可選數個) _____

己、其他(可選數個) _____

庚、其他(可選數個) _____

辛、其他(可選數個) _____

壬、其他(可選數個) _____

癸、其他(可選數個) _____

10. 請舉出本期您最喜愛的文章

丁、題目： _____

1.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2.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3.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4.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5.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6.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7.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8.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9.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10.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11.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12.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13.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14.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15.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16.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17.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18.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19.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20.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21.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22.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23.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24.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25.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26.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27.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28.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29.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30.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31.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32.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33.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34.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35.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36.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37.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38.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39.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40.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41.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42.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43.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44.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45.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46.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47.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48.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49.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50.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51.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52.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53.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54.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55.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56.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57.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58.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59.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60.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61.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62.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63.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64.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65.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66.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67.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68.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69.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70. 人與、權力的關係： _____

陳映真，一位國內外知名的台灣小說家；他的作品在知識界所贏得的討論與稱譽，可能是光復後台灣作家群中罕有的一位，已故的徐復觀教授甚至說：「……我承認他是『海峽兩岸第一人』的說法，因為他透出了中國絕大多數人是沒有根之人的真實。」

這位以文學作品中的人道主義色彩而聞名的小說家兼社會運動者，當他宣布要傾力出版一本新刊物時，立刻引起很多人的注意。

今年九月《人間》雜誌首先以試刊的方式，印刷少量的樣品進行市場調查，做為正式創刊的修正參考。這本雜誌未來的形式與可能的方向，才第一次讓外界有了了解。

從試刊的樣品來看，《人間》是一本強調攝影表達功能的社會性報導雜誌，圖片占去了印刷面積的三分之二以上；全書採取高質量的紙張與印刷，彩色圖片將近四十頁，所有黑白圖片都用兩色來印，呈現難得一見的雜誌視覺風格。

《人間》隨試刊號附上的問卷。
(李耀東提供)

〈三留理男攝影〉

飢餓

來自衣索比亞的緊急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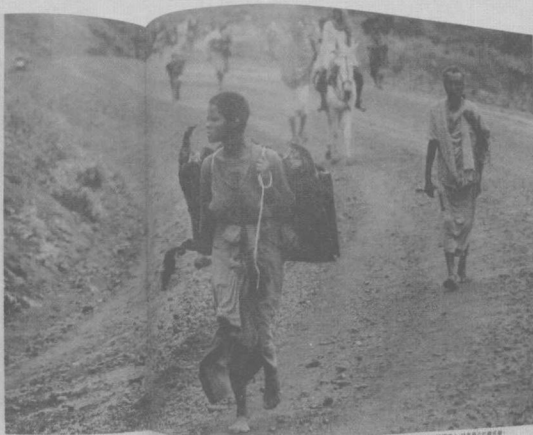


難民們在衣索比亞的荒原上——大旱導致，糧食短缺。

這些飢民的照片使我們想起宗教的受難者，我們彷彿看見三留理男在不可見苦的人間苦難中，以祈禱的心情按下每次快門的樣子……

攝影 ■ 三留理男 撰文 ■ 江澤生

100



難民們在衣索比亞的荒原上——大旱導致，糧食短缺。

一、飢餓與飢餓的區別，只有在這一次飢餓中，日本與美國、西德、法國、在博愛行與救世軍的幫助下，才對飢民伸出援手。這是一場災難的災難，使這與那解了……

每天平均有數百人在飢餓中死去

去年六月，在博愛行、救世軍的幫助下，才對飢民伸出援手。這是一場災難的災難，使這與那解了……

或同等的災難。只有在這一次飢餓中，日本與美國、西德、法國、在博愛行與救世軍的幫助下，才對飢民伸出援手。這是一場災難的災難，使這與那解了……

臨濟的僧侶在門口施粥

加入僧團的僧侶，在門口施粥，這是一場災難的災難，使這與那解了……

這是一場災難的災難，使這與那解了……

101

〈蔡明德攝影〉

內湖垃圾山上的小世界

攝影 ■ 蔡明德 撰文 ■ 潘庭松

在這裏的900公尺、高約50公尺的台北內湖區頂山上，風景秀麗的公園、傳奇的遊樂和令人驚嘆的遊樂。然而，就在這垃圾山上，每天有一、兩百人在這兒艱苦、勤勞地尋找生活。他們有來自台灣、雲南的貧窮移民，有幫助尋找主編和舞臺、有聯繫到軍中的壯麗。有著破江湖、一身綠線刺青的菜園中人，有著拉鋸的小小轉動——構成一幅堅韌、嚴肅、自有尊嚴的小世界。



內湖區頂山上，高約50公尺的台北內湖區頂山上。

88

衣索比亞待救援的飢民，三留理男的攝影作品。
(翻攝自《人間》試刊號，李耀東提供)

潘庭松撰文、蔡明德攝影〈內湖垃圾山上的小世界〉。
(翻攝自《人間》試刊號，李耀東提供)

在選材上，試刊的《人間》雜誌包含了幾個很特別的題目。例如：

——花蓮的阿眉族人集體移居基隆八尺門的故事，一位報導攝影家以他的鏡頭記錄了這個大規模的、持續的、靜默的民族大遷徙。

——在惡臭撲鼻、塵埃滿天的台北內湖垃圾山上，每天有一兩百人在那裡尋找生活，自成一個世界。

——越戰期間，台灣產生了大約六百名的中美混血兒，他們帶著惹人注目的膚色與外觀，逐步踏入青年時代，面臨微妙而複雜的困境。

——遠在衣索比亞，急待救援的飢民。

……

這一類題材，大致上構成了《人間》雜誌的基礎內容。以目前國內的雜誌市場來看，這些題材相形顯得奇特而邊緣；什麼樣的思想背景，使這本雜誌做了這種路線上的選擇？

看見是關心的開始

創辦人陳映真在試刊中說：「……因為社會生產部門和市場的分工組織化，帶來一個人與另一個人之間，一個生產部門與另一個生產部門之間，一個市場與另一個市場之間的陌生和隔閡。人與人之間，失去了往日深切的、休戚相關的連帶感和相互間的熱情與關懷。」

基於這樣的想法，陳映真希望透過一本「眼見為信」的報導雜誌，讓人們重新認識周圍的陌生人，進而能夠關懷另一部分的社會。

正是因為這個想法，整本雜誌散發濃厚的人道主義氣息，它是充滿著熱情和關懷的現代社會人的刊物。它用圖片和文字，發現並記錄台灣社會中的真實，讓你「看見」；而看見，正是關心的開始。

帶著苦味的真實

陳映真企圖創辦的雜誌，從市場的觀點來看，是一份高訴求的雜誌。《人間》在試刊樣品所顯示的社會關懷，儘管透過了極為動人的攝影與文字，仍然是帶了苦味的真實。勇於負擔社會責任的知識分子，可能在閱讀中找到淚水和熱情；其他塵封冷淡的心，則可能覺得雜誌內容不易下嚥。

整個台灣的雜誌市場以及閱讀人口，是否已經有準備接受這樣一本強烈社會關心兼具專業雜誌水準的刊物？在雜誌還沒有上市之前，我們沒有足夠的資料下斷言。

但是，就好像《天下雜誌》一篇專論中所指出的：大家除了做一位追求經濟效率與自我努力的「經濟人」之外，也要做一位追求社會公平與福利分享的「社會人」，更要做一位追求文化提昇與心靈充實的「文化人」。

這個「經濟人、社會人、文化人」的說法，不僅是對富裕、飽食的台灣社會的知識分子的一個要求，也是我們對台灣經濟成長的另一面期待。

在這個意義下，《人間》雜誌的出版，倒像是對台灣知識分子的考驗了。

（轉載自詹宏志，〈「看見」是關心的開始——《人間》雜誌的誕生〉，《天下雜誌》五四期，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頁一四六—一四七。）

人間燈火未熄

◎蔡珠兒·朱恩伶·張娟芬／採訪

創刊於一九八五年十一月的《人間》雜誌，在將近四年、共四十七期的短暫生命裡，留下了許多至今仍膾炙人口的題材，當年在《人間》經歷過人道主義精神洗禮的一群人，如今雖然分散四處，但《人間》的工伴經驗卻是他們至今仍懷念不已的，而我們也似乎能夠從他們的今日樣貌中，發現某種《人間》影響下的共通性格。

陳映真的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立場，對《人間》影響深遠

一九八五年前後，台灣出現了好幾份重要的文化性雜誌，如《當代》、《台灣新文化》、《南方》、復刊的《文星》等等；《人間》是其中唯一報導性的文化雜誌。陳映真可說是《人間》的靈魂人物，《人間》的編輯理念與文化理想，多半須從陳映真的立場與想法說起。

一九八三年陳映真應「愛荷華寫作計畫」之邀赴美進修，



搭配報導攝影的日本《人間雜誌》季刊，是陳映真創辦《人間》的理念來源之一。（傅月庵提供）



「鎘」是重金屬之一，毒性極強，且易於在生物體內累積。在自然界中，鎘的來源主要是地殼中的鎘礦。鎘在土壤中的含量極低，但由於工業活動，鎘在土壤中的含量已顯著增加。鎘在土壤中的存在形式有兩種：一種是游離鎘，另一種是與有機質結合的鎘。游離鎘的毒性較強，易於被植物吸收。與有機質結合的鎘則較穩定，不易被植物吸收。鎘在土壤中的移動性較強，易於隨水滲透到地下水中。鎘在地下水中的存在形式主要是游離鎘。鎘在地下水中的含量已顯著增加，且由於地下水與地表水的交換，鎘在土壤中的含量也會隨之增加。鎘在土壤中的存在形式和移動性，是評估鎘污染風險的重要指標。鎘在土壤中的存在形式和移動性，是評估鎘污染風險的重要指標。鎘在土壤中的存在形式和移動性，是評估鎘污染風險的重要指標。

攝影 蔡明德
撰文 官鴻志



近日來，「鎘米」外流的驚人新聞，在訊息快速曝光、震驚各界、置竹筴於化工的猛攻後，正將農所熟知的大潭村一戰，讓附近農民與土地，深陷泥淖、憂心如焚的陰影中。土壤污染已結實地降臨，在寂寂而荒涼的警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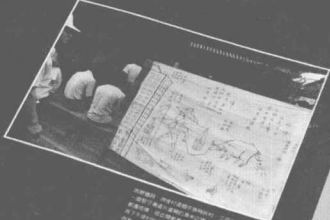
1998年11月 人間 47



當一個村落

從地圖上

消失……



官鴻志撰文、蔡明德攝影〈鎘影幢幢的荒村〉
 於大潭村現地採訪，暴露鎘污染如何使農民與土地陷入
 死滅與垂亡的陰影之中。（翻攝自《人間》36期）

李文吉〈當一個村落從地圖上消失……〉
 報導洲後村被迫遷村的命運。（翻攝自《人間》4期）

在那時認識到報導攝影，並深感震撼；回台又看到一份生態雜誌《生活與環境》，報導深刻但卻因缺乏圖片，感動的力量因而打了折扣；這些因素使得陳映真積極想辦一份走報導攝影風格的文化雜誌。而陳映真的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立場，也對《人間》的風格發生不小的影響。

《人間》持續對邊緣族群關懷，同時也對社會事件提出獨特觀點的報導

對題材的挖掘深刻，使得一期期的《人間》雜誌常如一顆顆文化炸彈一樣，在社會上激起回響與震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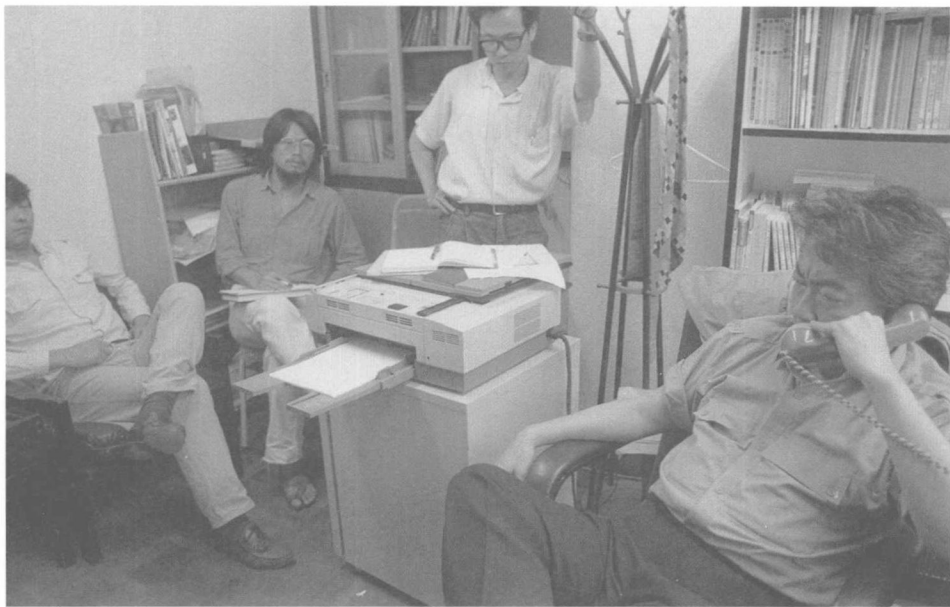
《人間》四年來形形色色的題材可以分成兩類，其一是對邊緣族群的關懷，如都市下層小人物、侏儒、老兵、智障者、原住民、民俗藝人、飆車族、白化症者、雛妓、同性戀、愛滋病患、被迫拆遷的洲後村、鎬污染嚴重的大潭村、肺結核災區秀林鄉、飽受輻射威脅的核電工人等等；另一類則是對社會事件提出不同於主流媒體的報導，如八六年鹿港反杜邦、搶救圓山貝塚、台大「自由之愛」、八七年援救湯英伸、華西街抗議人口販賣、五一九遊行、後勁反五輕、八八八苗客罷駛等社會事件，都一一在《人間》裡獲得翔實的記錄，並呈現一種社會運動觀點。

獲得社會普遍回響最多的題材，可能要數湯英伸案、搶救台灣森林和專訪顏文門了。曹族少年湯英伸連殺三人的社會新聞見報後，輿論一片聲討，《人間》雜誌卻想理解這樣一個山地少年如何在短短的都市生活中「變成」一個殺人犯，並隨後發起救援行動；賴春標以長期對森林的關心與熱情，一手揭發林務積弊、痛陳高山濫墾的慘狀；八六年底《自立晚報》在「中正機場事件」中獨家揭發「警察打人」的事實，《人間》也專訪了當時的總編輯顏文門。而談二二八事件的「台中的風雷」專題，其史觀與採訪資料則在隨後的《台灣新文化》雜誌裡遭受嚴重的挑戰與質疑。當時滯美的歷史學者陳芳明為文提出嚴厲的反駁，認為陳映真的

歷史解釋太過粗糙空洞，接受《人間》採訪的「H隊長」黃金島先生也表示語意被扭曲，但《人間》並未回應或解釋。

投入社會現場親身去學習，《人間》記者經常哭著回來

陳映真一直認為報導文學不是可以在編輯台上教出來的，重要的是到社會現場去親身學習。因此《人間》的記者對題材的投入是個鮮明的特色，採訪湯英伸的官鴻志、採訪雛妓的曾淑美都是哭著回來、泣不成聲的報告採訪所得；鐘俊陞赴大陸東南沿海採訪，意外發現自己已是當地少數民族畚族人，隨即做出一系列畚族的報導；更多記者在採訪回來後賭咒再也不碰這些苦難與不公，然後人就不見蹤影；幾週後，記者帶著寫好的感情豐沛的稿子，目光炯炯的來上班。陳映真說：「《人間》的工作經驗並不是使我們的批判意識變得越來越尖刻，我們其實總是以驚異的眼睛在事件現場，發現社會原來有我們所不知道的一面。」



陳映真在電話中得知湯英伸已被處決的噩耗，
《人間》同仁錯愕悲痛。
(鐘俊陞提供)

每期虧損，但同仁維持這份刊物的意願使《人間》撐了下去。

《人間》非常重視讀者意見，讀者也常有很高的期許，如曾有讀者批評《人間》把廣告照片與報導正文中的照片置於同一頁，有違他們宣稱的反資本主義立場，《人間》原文照登並隨即改進；又如《人間》連續三期刊登杜邦公司的廣告，也有許多讀者極為不滿，認為不應刊登跨國污染公司的廣告，《人間》也在三期的契約到期後終止合作關係。

《人間》的銷量約近萬本，因為對印刷品質的要求很高，所以雖然廣告反應很好，每期還是虧損；在正式停刊前一年本就已有了財務危機，只因同仁繼續維持這份刊物的意願很高，所以勉強多撐了一年。陳映真說，停刊當然令他傷感，但卻也有一絲高興，因為《人間》雜誌一宣布停刊，「所有的記者都炙手可熱，並立刻在新工作裡拿到原來《人間》兩、三倍的薪水」。

在近四年的出刊期間，《人間》因應外在環境而有方向上的轉變，最明顯的就是八六年社運的蜂起及各種社會力的湧現，使得原本著重中低階層小市民報導的《人間》，大量出現社運現場的記錄。曾任《人間》特約攝影記者的林柏樑則認為《人間》著重報導攝影的走向對台灣整體攝影生態頗有影響，一方面《人間》落實了報導攝影，另一方面也帶動了以影像關懷社會的風氣。兩次《人間》主辦的「報導攝影研習營」也啟蒙了不少對攝影有興趣的初學者。

停刊後，《人間》的題材仍備受重視，播下人道精神的種子。

在《人間》停刊後的許多年，藍博洲、廖嘉展當年在《人間》上刊載的文章陸續結集出書，吳乙峰也以



《人間》挖掘出來的題材拍成影像紀錄《人間燈火》，獲得廣大的回響。《人間》顯然為台灣社會播下了一些人道精神的種子，現在還在繼續抽芽長葉。不過《人間》最看重的報導攝影，卻反倒沒有具體的突出成果，陳映真認為這是整體環境不佳，人才與題材都累積得不夠的緣故。令人懷念的《人間》雜誌有沒有可能復刊？《人間》若重回人間，將以什麼風格面對全新的台灣社會呢？我們等著看答案。

不計「身價」爲人道理想跨刀

像一盞既炫亮又溫暖的聚光燈，《人間》吸引了不少充滿人道熱情的創作者，包括攝影家、記者、小說家、詩人、出版人、劇場及影像工作者等，由於「抵死」不肯屈從社會的黑暗無情，他們不計代價，紛紛投入《人間》的打拚陣容。他們的創作風格，一方面豐潤了《人間》的內容；但從另一方面而言，《人間》的形象以及影響，也深深拓印在他們的創作軌跡上。



網羅了王信、關曉榮、阮義忠、林柏樑……等攝影家

強烈的影像魅力是《人間》的一大特色，而它的確也網羅了台灣最好的一批攝影工作者。創刊初期，王信出任圖片編輯，對雜誌風格的奠定功不可沒；關曉東的〈八尺門〉連作系列，深入記錄原住民的「出外人」困境；阮義忠的〈阮義忠速寫簿〉，犀銳捕捉都市的虛軟假象，力道與風格強悍，令人撼動。其後參與攝影採訪或編輯的郭力昕、林柏樑、蕭嘉慶等人，也都各有貢獻。

由於知道這本「良心雜誌」本錢有限，這些攝影家多半不計「身價」行情，阮義忠一開始根本不拿稿費，後來花了整整一年拍「基隆河」專題，拿的也僅是象徵性的稿酬。但他認為，在《人間》發表作品是「很過癮的事，有很大的滿足感」。因為《人間》使他的照片更有影響力。以民俗及建築影像見長的林柏樑，本來是個「拒絕上班」的人，由於認同《人間》的理念，情願領半薪擔任特約攝影，以近乎義工的態度為這本雜誌拍照。而關曉榮雖然一直為《人間》供稿，後來並且搬到蘭嶼住了兩年，進行長

《人間》吸引不少充滿人道熱情的工作者加入。
(蔡明德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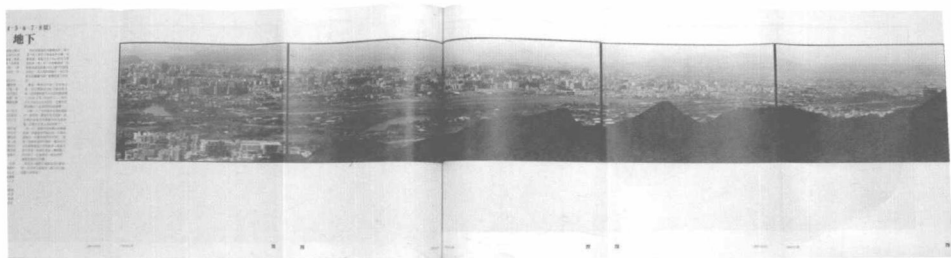
期的田野攝影工作，但與《人間》始終維持作者而非雇員的關係。

臥虎藏龍、人才濟濟，一起打拚，宛如形成一股社會改造的動力

至於曾經參與《人間》採訪、編輯、翻譯的文字工作者，就更臥虎藏龍，人才濟濟了。不管他們原來是知名的小說家、詩人、散文家、記者，或者是位居要津的社長、總編輯、主編，到了這個小雜誌社，一樣捋起袖子，在最基層的文字工作打拚努力。不過最忙的還是發行人陳映真，他不但是文字編輯，還兼包各色各類工作，有時候訪問鍾楚紅，有時候與劉賓雁對談，還要翻譯、寫小說，淋漓展現個人的創作魅力。

先後在《人間》任事的作家，包括高信疆、王拓、王墨林、鍾喬、李疾、王菲林、楊憲宏、陳列等人。而經常為《人間》提筆助陣、「友誼演出」的作家，則有季季、楊渡、黃怡、洪素麗、心岱等。他們本來就是比較富涵人文關懷色彩的創作者，在這塊文化淨土中相融整合，儼然形成一股「社會改造」的新動力。在風雷湧動的解嚴年代，尤其具有特殊意義。

這些影像與文字作家，在《人間》穿梭來去、進進出出，忽而專職忽而特約，流動性固然很高，但《人間》的同志氣氛與凝聚力卻也很強。尤其「人間的這票人」，每個都性格鮮明，草根性和江湖味特重，都是「管也管不住」的人，林柏樑



李文吉採訪攝影的「基隆河」專題，以連續5頁拉頁的方式刊出。
（翻攝自《人間》11期）



比喻：「就像梁山泊的那群好漢！」關曉榮則形容，人間的工作氣氛十分鬆散，眾人經常「鬼混」、「瞎扯」，但是一旦投入工作就不要命了。樸拙的理想，堅實的熱情，把這些好漢們緊緊拴連在一起，「梁山泊」雖然解散倒店了，但革命的情感與回憶卻還如此鮮活。

他們的「人間性格」在這裡啓蒙

在《人間》雜誌的工作者中，以二十多歲，在《人間》啟蒙、成長的新生代，最具鮮明的「人間性格」。他們多半是認同《人間》的理念，或是偏愛報導攝影，毛遂自薦應徵加入人間的陣容。

他們都具有強烈的理想色彩，甚至浪漫的社會改革精神

「人間性格」不完全是陳映真個人所代表的人道精神或某種意識形態，勿寧說更是報導者在工作中學會對人的尊重與了解，尤其是對市井小民的尊重。《人間》籌備期間就參與工作的李文吉說，那是從採訪現場養成的待人處

世習慣，是一種做人的基本品質，因為他們將採訪對象當成朋友，沒有半張照片是未經同意就拍下的。不過，陸傳傑並不否認，《人間》的人都帶有強烈的理想色彩，甚至浪漫的社會改革精神，展現在雜誌上的便是一張「集體英雄主義」的成績單。

寬容、自由的成長空間，讓新手在採訪現象真實地接觸

寬容、自由的成長空間是《人間》的特色之一，在這方面，陳映真很願意給這群年輕人學習的機會，女詩人曾淑美大學時代就從校對做起，後來升為編輯助理，最後才成為文字採訪。曾任《開卷》記者的李翠瑩，也是自商專畢業後，因為深受《人間》報導「湯英伸事件」的感動，鼓起勇氣寫信給陳映真而獲得錄用，從資料管理、助理編輯、執行編輯等職務，進入文字採訪工作，同時兼任陳映真的祕書。這種惜才的培育、啟蒙方式，讓新生代對人稱「大陳」的陳映真都懷有特殊的私人情誼，而大陳對待他們也都宛如親人。

陳映真總是直接把新手推到採訪現場，讓他們跟採



陳映真與《人間》的年輕人們。
(蔡明德提供)

訪對象一起生活一段日子，從工作中間學習，再尋找合適的呈現方式。藍博洲就是在這種類似「放牛吃草」的自由發展中，甫進《人間》就從二二八寫到了《幌馬車之歌》，發展出至今仍在進行的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報導文學主題。

報導者經常攝影與文字兼具

《人間》的另一特色是，鼓勵報導者兼具攝影與文字。政大講師郭力昕剛從美國愛荷華大學攻讀新聞攝影回來時，就應陳映真之邀進《人間》工作，包辦文字與攝影。東海外文系畢業的李文吉，出身文化新聞系的廖嘉展與蔡明德，也都如此。極力為搶救山林而四處奔走的工人賴春標，也是在以優秀的山林攝影作品進入《人間》後，開始嘗試自己動筆寫作，摸索的過程雖然艱苦，但是功力也就這樣慢慢磨了出來。

有趣的是，理想的聚合造就了不少「人間」夫妻。廖嘉展娶了同班同學顏新珠，她放棄《天下》雜誌高薪的工作，跟他來了《人間》，成為最佳拍檔，顏新珠負責攝影，廖嘉展便專攻報導文學。藍博洲、潘庭松、陸傳傑和李翠瑩的另一半也都是《人間》的一份子。蔡明德的妻子是《人間》夏令營的學員。

人才的流動，反映出理想與現實的掙扎

可是跟隨婚姻而來的是責任與小孩，理想與現實便發生衝突，開始掙扎。學新聞的蔡明德雖然珍惜



廖嘉展、顏新珠精選於《人間》發表的報導文章，集成《月亮的小孩》。
(文訊資料室)

《人間》難得的上山下海工作經驗，可是結婚前由於答應雙方家長要負起養家責任，只好在一九八八年轉入報界工作。因經濟因素，三進三出《人間》的李文吉，始終對《人間》的理想無法忘情，所以，每次在報界賺了一筆生活費，就又回去拍不賺錢但是令自己快樂的報導攝影。進出之間，反映現實與理想之間的掙扎。

而一直待在《人間》的也同樣面臨掙扎，《人間》雜誌辦了四年，一直處在賠本狀態，為了打破文人辦雜誌叫好不叫座的僵局，從攝影做到文字採訪主任的廖嘉展，在停刊前一年，還親自轉到發行部門，試圖挽回停刊命運。

出自《人間》的新世代，在各自的領域內綻放異彩

不過，停刊只是雜誌階段的結束，卻是「人間關懷精神」向外擴散、落地生根的開始。進來的人才越多，帶出去的影響也就越大。

回顧這些年來，出自《人間》的新世代，都在各自的領域耕耘出一片天空。鐘俊陞從《夏潮》時代就跟隨陳映真，如今在「人間出版社」做圖書出版，雖然已鮮有發表園地，但仍四處奔波，以相機、文字記錄著這塊土地。藍博洲與廖嘉展近年來雖然生活艱困儉樸，卻在專業寫作中綻放異彩，分別以《幌馬車之歌》和



藍博洲《幌馬車之歌》。
(翻攝自《人間》36期)



《月亮的小孩》，獲得前年與去年的「開卷十大好書」。轉往廣告界，以「意識形態」系列電視廣告表現出色的曾淑美，去年亦出版了一本關懷青少年吸毒問題的報導文學《殘酷青春物語》。郭力昕在學界成績斐然。賴春標依然背負搶救山林的十字架，不惜貸款過日子，目前正在進行「滾動山河」山林記錄的出版計畫。其他長期在傳播界耕耘的則有蔡明德、李文吉、陸傳傑、李翠瑩、張詠捷、何淑娟、吳仁麟、林育德、簡慧蓉。而官鴻志則自報界轉入政界，現為林正杰助理。此外，在國外進修的還有陳品君、傅君等人。

不論身在何處，是否繼續從事報導，「人間性格」已經成為他們待人處世的準則。難怪任何人都一眼就可以看出來：他們是從人間來的。

（轉載自蔡珠兒·朱恩伶·張娟芬／採訪，〈人間燈火未熄〉，

《中國時報》，一九九三年五月十四日，三十一版。）

想念大陳、再現《人間》

◎關曉榮（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教授）

創辦《人間》的因由

一九八五年《人間》雜誌創刊後，大陳（《人間》雜誌的老戰友們對陳映真先生的尊稱）僅僅粗略的對我說過；在大陳參加美國愛荷華作家工作坊期間，大量的接觸到西方報導攝影家們，豐富多樣的攝影作品。通過報導攝影對社會現實的探究和批判的巨大力量，讓大陳專注於文學創作的生涯感到異常震動，這正是大陳回台後立意出刊《人間》雜誌，以報告文學結合報導攝影為媒介，從事台灣社會現實的探究、揭發、批判與報告的因由。

於今，《人間》雜誌停刊已經二十年，大陳病倒北京，再也無法通過談話，進一步了解大陳當時所接觸到的報導攝影經典作品的詳細內容。儘管如此，就影像紀實和社會發展的視角進入紀實攝影史的脈絡，從中國內戰、冷戰造成的兩岸分斷史實、工業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政治經濟學、社會學、傳播學的脈絡，探討陳映真創辦《人間》雜誌的歷史定性，還是一個值得努力研究的取向。

大陳特別提到發軔於西方發達工業國的報導攝影成就給了他巨大的影響，但就戰後台灣紀實性影像的社

會揭發與批判性格而言，曾經遭到軍事戒嚴體制的政治干預與鎮壓，而失去其發展生機。應該指出在一九六八年陳映真被政治逮捕前，在台北文化圈引起熱烈關切與討論的紀錄片《劉必稼》。拍攝《劉必稼》一片的著名導演陳耀圻在該片遭到政治盤查後，曾有一說：「凡是看過《劉必稼》的人都將有所牽連。」回顧《劉必稼》一片，導演陳耀圻的攝影機選擇了一個誠實素樸、平等的視角，真摯無私的呈現了一個中國農民成為內戰老兵思念故鄉情感的身體與生命堅強樸實的容顏。即便在今天來看《劉必稼》都不難感受到，通過電影攝影機對一個平凡但無可替代的真實的人的本色和尊嚴的忠實體現。很難相信，在大陳更廣泛的接觸西方報導攝影之前的軍事戒嚴時期，紀錄片《劉必稼》沒有給大陳一番影像傳播的感動和啟發。但，終究在世界史上具有重大意涵的一九六八年，在中國內戰與冷戰的軍事戒嚴體制下，陳映真遭到政治逮捕與黑牢的禁錮，台灣社會的紀實攝影遭到扼殺、封凍。

紀實攝影的社會實踐

一般而言，談論西方紀實攝影史，總不能迴避紀實攝影



陳映真（右）與應《人間》之邀訪台座談的日本報導攝影名家三留理男合影。
（鐘俊陞提供）

在西方各國工業化社會深刻的嵌入政治經濟發展史所留下的重大貢獻，以及紀實攝影的精神典範。就我手邊保存不全的《人間》雜誌創刊後的五期來看，「人間世界報導名作選讀」應可看作在軍事戒嚴體制的言論、思想宰制禁區，繼文學戰線上的鄉土文學論戰後，陳映真創辦《人間》雜誌為台灣社會變革持續戰鬥的另一重大突破。這一重要的欄目是以創刊號〈告訴你真相又發人深省的照片——試談報導攝影〉，由王信口述、李明整理的「人間特約評論」為綱的編輯系列：創刊號〈飢餓——來自衣索比亞的緊急報告〉，三留理男攝影，江淮生撰文；第二期〈新的鴉片戰爭〉，三留理男攝影、撰文，荊果改寫；第三期〈奴隸的兒女們——南非白人種族歧視下的黑人兒童〉，彼得·馬固班（Peter Maguban）攝影、撰文，官鴻志改寫；第四期〈一種視覺的誕生——匈牙利印象與柯特茲〉，André Kertész攝影，Hilton Kramer撰文，趙鴻翻譯；第五期〈離鄉的母親——桃樂西亞·蓮恩與她的攝影觀〉，Dorthea Lange攝影，郭力昕撰文。

在王信淺談報導攝影和郭力昕〈離鄉的母親〉篇章裡，分別提到傑科·瑞斯（Jacob Riis, 1877-1892）〈另一半的人這樣活著〉（How the other half lives）、路易斯·漢（Lewis Hine），以及桃樂西亞·蓮恩於一九三五年加入的「美國農業安全局」（FSA）的專章介紹。這些不勝枚舉的攝影者和FSA組織的巨大成就，正是紀實攝影的人文關懷與社會實踐，在美國工業化發展進程中，依據政治經濟學和社會學理論的問題意識和觀點，展現其重大影響力的紀實攝影經典。在一部路易斯·漢的傳奇影片中提到：他參與「匹茲堡調查」工作期間的一段採訪筆記，他問起匹茲堡的南歐新移民勞工覺得在美國的生活如何？移民工的回答是：「我們不生活在美國，我們生活在美國的下面。」再及於「美國農業安全局」（FSA）自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三年間，十一位攝影家足跡遍及全美各地的數千張紀實攝影典範的鏡像裡，應該看到《人間》雜誌所執著的報導文學和報導攝影直指被壓迫、被侮辱和被損害的人的「底層敘事」的精神投射。大陳在時報出版公司出版

人間世界報導名作選讀

離鄉的母親

桃樂西亞·蓮恩與她的攝影觀

7歲時，她患了小兒麻痺症；12歲那年，父親又忽然棄家而去；這些巨大的暗影，都不曾攔截了她，未滿20歲，她已經決定：這輩子要和一架相機形影不離了。

1932年，美國陷入全面的經濟大蕭條時，她離開了她自己畢生的攝影腳世界，投入拍攝窮人的旋渦中，成為紀錄片。

她用筆鉅繪下了一幅史詩般悲愴畫卷的「美國次亡國」，她是一個偉大傳統的典範。

她的名字是——桃樂西亞·蓮恩。

許多不同的世界，在她手中或愛地結合到了一起。



桃樂西亞·蓮恩
——美國著名女攝影家、紀錄片導演、新聞記者、作家

攝影 | Dorothea Lange
撰文 | 鄧力斯

116



中景攝影——一個典型的沙漠
美國，新墨西哥州，1935年
拍攝，桃樂西亞·蓮恩

117

人間世界報導名作選讀

新的鴉片戰爭

鴉片的歷史，長達五千年之久。第二次大戰以後，鴉片從犯罪者縮小的世界，走上國際政軍戰略的舞台。

由蘇俄許的「金三角」，因此名噪一時，日本著名的國際情報攝影家三浦理男，深入神秘的「金三角」，揭開了世界毒藥的起碼。

攝影 / 三浦理男
改寫 | 鄧力斯

118



新的鴉片戰爭，攝影家三浦理男，金三角之起碼

人間世界報導名作選讀〈離鄉的母親〉。
(翻攝自《人間》5期)

人間世界報導名作選讀〈新的鴉片戰爭〉。
(翻攝自《人間》2期)

的《尊嚴與屈辱——國境邊陲·蘭嶼》書中的序言裡寫道：「我曾私下企盼《人間》將在歷史中自然地發展成爲一個報告攝影和文學的一派。見關曉榮的這本書，『人民攝影』便已不只是一個理論上的企盼了。」

「人民攝影」理論概念的提出，在世界紀實攝影的脈絡裡，應可找到成立於一九二七年，由二十五個工人攝影家活動小組聯合組織的「德國工人攝影家聯盟」(Vereinigung der Arbeiter-Fotografen Deutschlands)的思想連帶。該聯盟的攝影觀指出：「攝影的目的必須是以它最簡潔和令人信服的形式來表示一個動機。如果這需要一個變了形的透視，那是因爲其意義最終被壓抑了，但這個終點並不在物質事物本身，也不在藝術作品中，其目的在於使用攝影報導保留住自己的選擇、動機和自己的興趣所在。」被稱之爲「工人攝影家運動」從德國影響到英國，以及一九三六年成立於美國的「攝影同盟」(Photo League)，同盟在紐約的攝影學校成立時的綱領宣稱：「攝影具有非凡的社會價值，攝影者身上背負著記錄今日世界真實面目的責任和義務。長久以來，攝影一直受畫意攝影家的愚民影響。攝影同盟的任務是將照相機重新交還到誠實的攝影者手中來拍攝美國。」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美國司法檢察官湯姆·克拉克(Tom Clark)將「攝影同盟」列入「顛覆性組織」黑名單。時值冷戰時期的政治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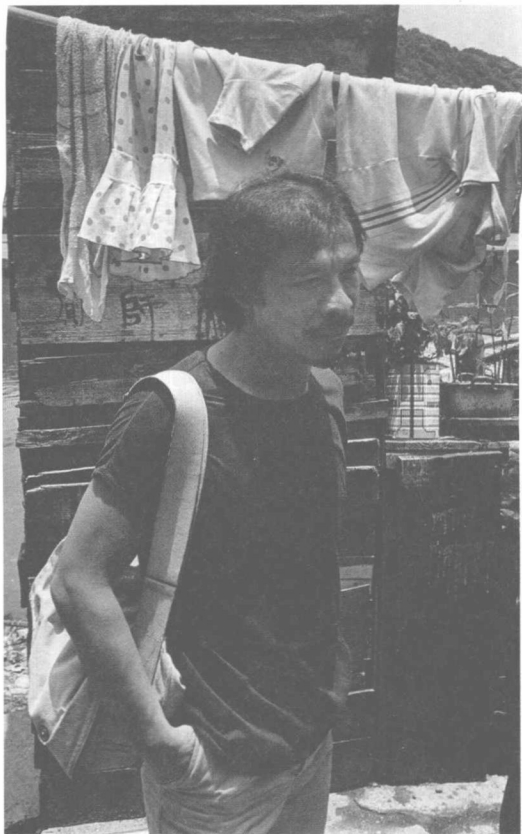
人間世界報導名作選讀〈日本天皇的親衛隊〉。
(翻攝自《人間》10期)

壓，「攝影同盟」於一九五一年被迫解散。（摘錄自《紀實攝影——風格與探索》，作者孫京濤。）

影像之外的真實存在

二〇〇八年十月間，接到某思想刊物編輯的電話，說《人間》雜誌於一九八九年停刊，這份以小人物為主要報導對象的雜誌停刊以來，業已脫離了台灣社會關注的視野很久了，想策劃個座談會之類的活動來回顧一番……。過後不知道什麼原因，至今沒了音訊。倒是「小人物」的提法讓我思索再三，小人物指的是誰呢？在台灣是不是也有千千萬萬的人「生活在台灣的下面」？接到這通電話前一個月，旅行中參觀了內蒙博

物院裡的內蒙革命紀念館。就像過去類似的經驗一樣，看到許多歷史上有關事件的官員、頭面人物等大人物的集體合照，搭配著廣大的沒有個人姓名、頭銜的人民群眾。但這一次觀看這些歷史陳跡的當兒，總覺得那些沒有姓名的一個個人才是人「類」的親人，這廣大的人民在照片裡，在照片的底下、在照片的背後、在照片之外的真實存在給



赴八尺門採訪的關曉榮。
(人間出版社提供)

我至深的觸動和感懷。這樣的閱讀視角，從個人的經驗和想像的飛揚中，與一個已逝年代的人民產生了歷史的隔代聯繫，世代聯繫的這一端，正是未來也將消失在這一代的照片裡，照片底下、照片之後、照片之外，包括自己在內的億萬個創造歷史的人民。

攝影術的物質屬性，具有無窮的原稿複製特質，人與人交往在歷史的歷時性長河與共時性洪流中漂泊，個人經歷的攝影術物質化再現，衝破了經歷個別化的囿限。經歷的個別性、單一性和固著性、封閉性，蛻變成爲影像再現的訊息和意義無遠弗屆的強大流動性，當我們閱讀攝影術發明以來所累積的無以數計的影像資產的時候，千千萬萬個個體意識通過訊息的交往、碰撞、擱置與增強進行意義的再生產，這周而復始、生生不息、代代綿延的活動，推動人「類」的歷史時空在語言體系中形成。

感念大陳，回顧《人間》，急就這篇短文，僅只著眼於將大陳創辦《人間》雜誌的思想和社會實踐放回世界史的脈絡加以研究、探討的初步思考，具體的研究成果有待更進一步的努力才能竟功。

（轉載自關曉榮，〈想念大陳、再現《人間》〉，《文訊》二八七期，二〇〇九年九月，頁七〇～七三。）

永遠的鞭子和提燈

◎郭力昕（政治大學廣電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陳映真是一個巨大的存在。過去幾十年裡，無論他如何具爭議性，並不減損陳映真在文學、思想與宏觀之政治歷史上，帶給華文世界知識階層深刻的啟迪、影響和典範作用。面對如此一位巨人，生活上與之交往不深、政治思想上復淺薄如我者，其實並無資格描述或回憶陳映真。

我雖有幸能在過去三十多年裡，零星、短暫地與陳映真有過間接或直接的接觸和交流，但比起我這個世代裡不少追隨過他，或曾與他長期共事一堂的其他我輩朋友，我接觸陳映真的經驗相對地仍差得很遠。政治上，我既非認識透徹、行動堅定的左統信仰追隨者（其實對左翼的信念與實踐，都發生、成長得很遲緩），社會參與上，亦缺乏對《人間》雜誌／報導攝影的忠貞信念和持續實踐。雖然我忝為該雜誌的初期成員之一，卻不僅成為早退者、且同時對紀實攝影在訴說真實和做為一種政治認識是否有效等諸種問題上，一路質疑至今。可不管怎樣地「叛逃」，面對一個具有典範高度的人，我無論如何從陳映真身上，學到了很多一輩子受用的事。

如同一組在情感上無法磨滅的「紀實」影像，我的第一個陳映真映像，發生在一九七〇年代中期於東海大學念書的人生階段。當時大三，我與同學們剛從「中國當代小說選讀」課上念過〈將軍族〉和〈第一件差



事)不久，風聞陳映真已出獄，興奮地想像，並真的開始籌劃邀他來東海演講的事。同班好友欣進兄負責的文藝社團「東風社」，和我負責的「外文學會」終於聯手將此事實現，讓那間當時東海大學唯一的大間階梯教室，擠滿了朝聖般湧入的師生，和聞風而來的各路仰慕者，與監聽者。我像個看到了天啟的崇拜者，縮在教室一角，讓初抵不惑之年的陳映真無可抗拒的魅力與風采，和他謙卑又深刻地反省著知識分子角色的講話，撞擊著我不斷顫抖的身體與靈魂。

再一次直接感受陳映真的機會，已到了一九八三年他應邀赴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擔任訪問作家之時。因為先前的幾面之緣，我與當時的生活伴侶，有機會偶爾接觸陳映真、陳麗娜夫婦，並得以更近距離地見識到他做為藝術家的細膩敏感、做為小說家的幽默趣味與銳利觀察，和做為一個生活上對人極為寬容的長輩的溫暖。陳映真也在這三個月旅居愛荷華城的日子裡，初次跟我提及他想要辦一個以報導攝影與文字介入社會的刊物。

這個消息，對正準備認真學習新聞與紀實攝影的我而言，自是無可言喻的喜訊。

與陳映真夫婦和其他兩岸訪問作家在愛城的一些有限的生活接觸裡，有一個經驗是一直深刻的。該寫作計畫也邀請了好幾位中國大陸作家，他們對陳映真都十分敬重，讓我更為真切地了解了來自台灣的陳映真，在兩岸與華文世界的重要地位。一位今已辭世的彼岸知名女性前輩作家，對陳映真更是格外珍惜，她曾側面問我，並非屬於文學圈的陳映真的牽手，是否完全了解她的先生在台灣和華文世界的重要意義。我知道這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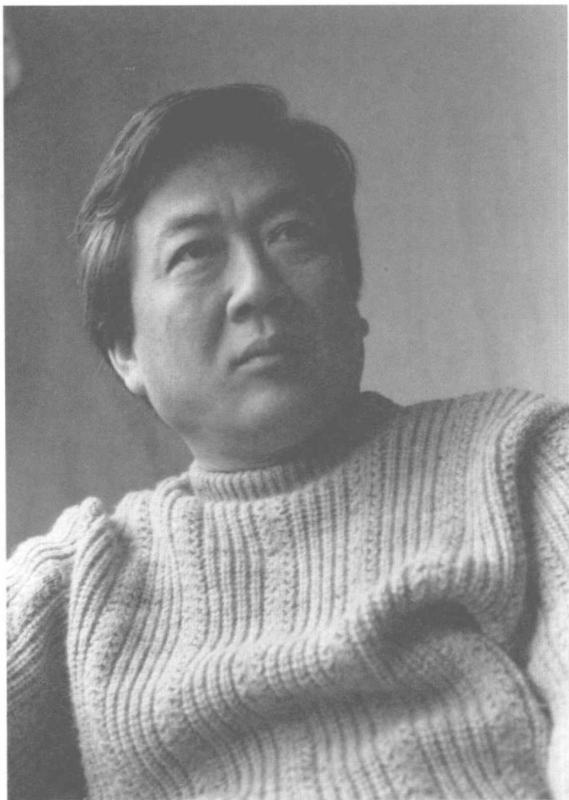
陳映真與妻子陳麗娜。

(翻摘自《陳映真作品集4》，人間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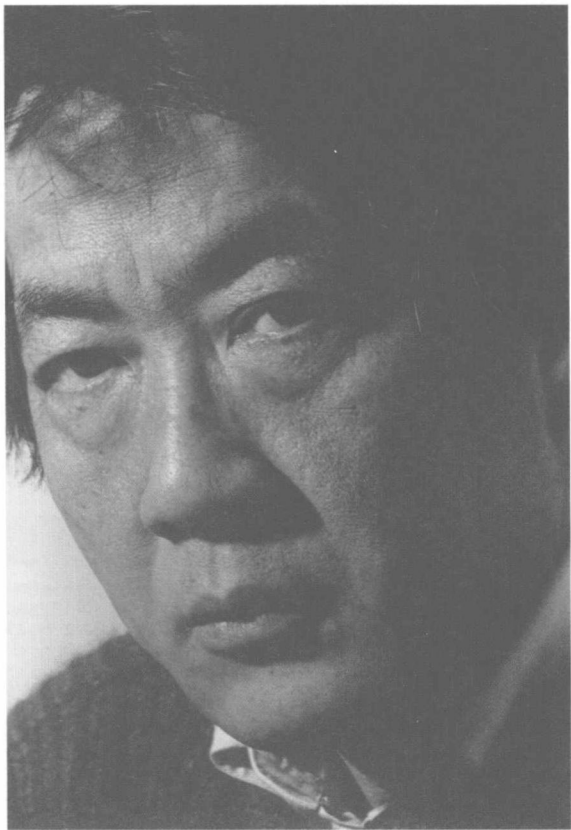
直率可敬的前輩作家的關切和提問，基本上是對陳映真誠摯深切的疼惜，沒有其他意思。但如今這個細節猛然浮出記憶，我不免唏噓。

在這個向陳映真表達敬意的專輯裡，我不知道會有多少人提及陳麗娜對陳映真中後期創作生涯和日常生活裡，所產生的重要穩定支持意義，也不欲複製「成功男性背後必有一偉大女性」這類保守性別論調。我只是感慨：當陳麗娜女士一生無怨無悔、不離不棄地悉心照顧著陳映真的生活與一切時，我們關切大歷史、大意義的文化精英們，包括特別能以女性經驗進行文學創作的作家，仍不能免俗地只能從單一角度和意義，去關切一個作家的價值與生命，該如何被畢恭畢敬地認識、重視與維護，而無心地、但無論如何不真正在乎那位（些）相對地缺乏「重要意義」之維護者（們）的生命價值與意義。我相信畢生關切底層與弱勢者的陳映真，必也不會認同這種看待人的價值或意義的方式。

一九八五年夏天，我帶著陳映真於過去一年裡來信邀請加入《人間》團隊的興奮之情與虛榮感，和對紀實攝影這件事未加思索過的素樸熱情，回到了台北，極為短暫地加入了雜誌社。記得剛回台北的第三天，我在雜誌社附近、靠



1983年陳映真攝於美國愛荷華。
（郭力昕攝影）



維繫多久，還是讓他失望了。繼而再想，也許他以小說家的銳利觀察，一眼看出我不是那種對信仰堅定又能吃苦耐勞的人，因此才慧黠地道出一句對我的預言吧。但無論如何，姑且將「中年人的狡猾」這句話斷章取義，倒也成了我向陳映真的一個學舌，借用為今日當我面對年輕人時，對他們和對自己的不時提醒。

陳映真的政治立場與思想，不是這篇短文、或者我，有能力討論的。但無論爭議為何，陳映真是一位終其一生言行一致的左派，則毫無疑義。他一生儉樸的生活方式、簡單到幾近刻苦的物質條件，是認識他的人有目共睹的；而他始終如一的思想與政治立場，在台灣這種特別容易產生風向雞、變色龍的社會裡，更是彌足珍貴的稀有品格。我也許是個還在尋找自己的、尚不能迅速對任何既有政治立場表示忠誠的漂泊者，而即

近復興南路與和平東路口的一家咖啡店裡，和陳映真碰了面，很快的談了一下未來的工作。結束時，陳映真看我似乎不假思索的準備上班了，幽默地提醒我：「你還是再想一下這事、再確定不急，不要只聽我說的。要小心我們中年人的狡猾。」陳映真這句話，讓我當下感動良久，日後回味無窮。我心想：是何等精采的小說家，才能說出這樣心理上和效果上複雜又真實的話。然而，我的素樸熱情沒有

使如此，陳映真仍是一位讓我打從心底尊敬的人：他在思想上、政治上，初步地啟蒙了我這個魯鈍遲緩的人；更重要的是，儘管陳映真常在他的講話或寫作裡，強調相對於其他文學大家、他的藝術天分無法等量齊觀，且他也不那麼在乎「怎麼說」而更關心「說什麼」，但我清楚知道，他的藝術和他的人，是精采、複雜、深邃、費解的，而他的這些才華與複雜性，都不能被那些對他的評價可能失之簡單化的諸如「道德先行」或「教誨主義」等概念所掩蓋。我相信，陳映真值得更細緻地再研究、再考察。

陳映真的豐富性與複雜性，至少讓我有機會先學到，如何可以在堅持進步政治立場與道德原則之際，同時冷靜反思這些可貴的東西所可能帶來的教條化、父權意識、或威權性格。這些反思，可能單獨在他所提供給這個世界的政治態度裡，無法全然習得，而必須回到陳映真這豐富而複雜的人和他的藝術裡，以追索究竟。而我必須心存感謝，因為首先有了陳映真這個巨大的身影與複雜的存在，我們才有足夠的機會進行這些學習與反省。

這篇在客觀意義上原微不足道的短文，只是我敬重陳映真之餘的一篇懺情書寫。陳映真至今依然深刻感動我的一篇文章，是我大學時讀到他以許南村為筆名的《知識人的偏執》一書裡的自序。我於此翻轉該文最後一段話裡的主詞與受詞，援引為陳映真讓我受用不盡的一個註腳：「……我是個平凡的、充滿了許多矛盾和缺點的人。但願他的關切和他對我的、超乎我所能馭負的期待，都成為嚴厲的鞭子和腳前的提燈，使我用功些、謙卑些、誠實些、勇敢些……。」

（轉載自郭力昕，〈永遠的鞭子和提燈〉，《文訊》二八七期，二〇〇九年九月，頁七四～七六。）

陳映真先生， 以及他給我的「第一件差事」

◎曾淑美（詩人、資深創意人）

參與創造歷史

一九八五年夏天，我剛從大學哲學系畢業。二十三歲，滿腦子文學狂熱，一心唾棄資本主義社會，人生夢想是成為偉大的詩人或詩人的情婦，自然不屑於學習打字呀、電腦呀這些討生活用的基本技藝。經過數次不成功的求職經驗，我逐漸發現，一般老闆根本不知如何雇用一個志在寫詩、連字都不會打的哲學系畢業女生。我自己也不知如何是好。

十一月，標榜報導文學與報導攝影的《人間》雜誌創刊，創刊人是備受敬重的小說家陳映真，這件事轟動整個台灣文化圈。我立刻帶著手邊僅有的二十餘首詩和幾篇校刊上刊登過的幼稚文章，跑到和平東路的雜誌辦公室求見文學偶像陳映真，問他：「我可不可以來當《人間》的義工？」陳先生答應了，但堅持每個月付三千元車馬費。我第二天立刻開始「上班」，幫忙寄雜誌、整理客戶資料、搬書等雜務。即使大部分時間都在貼郵票和跑郵局，我心裡卻彷彿有光，覺得自己正在參與創造歷史，投入神聖的革命事業。

我一直沒對家裡說這不是正式工作。過了幾個月，母親大人在雜誌上看不到我名字，追問之下，忽然發

現我不過是個「義工」，既驚訝又失望。她私下帶著我從小到大作文比賽優勝的獎狀去找陳映真，告訴他：「我女兒作文很好，請讓她試試看寫文章。」

次日，陳映真以全新的目光看著我，用讚嘆的口吻說：「妳媽媽實在太棒了！」他非常、非常欣賞我母親充滿生命力的魅力和勇氣。我覺得很窘，也很高興；最棒的是陳映真果然派了一個小採訪讓我去試。我就此正式成為《人間》雜誌的同仁。

自從我的名字被刊印在雜誌工作人員名單上，家裡開始出現不出聲的神祕電話。通常我們一接起來對方就掛斷，連續幾次，也有時，對方遲遲不掛，我們放下電話又立刻響起。一天深夜，又是無聲電話，我忽然想耗下去看看，靜靜聽著話筒中濁重的男人呼吸，喝茶的唏噓聲，甚至吱啞的椅背旋轉聲。過了很久很久，那男人嘆口氣掛上電話。



陳映真與《人間》同仁，陳映真正後方即為曾淑美。
(翻攝自《人間》39期，黃玉淇攝影)

我被國家監聽了。當時並不特別以為意，只覺得中華民國政府真沒品味，派個糟老頭兒來監聽！《人間》辦公室常有知名文化人進出，政治犯來串門子的也不少，幾乎每個人都有非常精采的被監聽和跟蹤經驗，我的無聲電話相形之下，算是乏善可陳。

小說家黃春明是早期《人間》很受歡迎的客人，他幽默、有趣，一進門就大呼「大頭在嗎？」有他在，陳映真總笑呵呵的。一天，黃春明看著我們幾個忙進忙出的年輕人，有感而發：「以後《人間》如果辦不下去，大家千萬不要上吊，一定要繼續在一起。」我心想，如果辦不下去當然很難過，但何至於要「上吊」？後來才弄清楚，黃春明正在整治門牙，說話漏風，他當時想說的其實是：大家千萬不要「散掉」。

得識高公才情

《人間》一直賠錢，即將倒閉的傳聞從來沒斷過。為了突破困境，陳映真先後邀請過高信疆、王拓、楊憲宏、黃怡……諸位先生來一起整頓社務，調整編輯方針。幾位社長和總編輯都是精采人物，帶給《人間》各式各樣新的視野和作業模式。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今年五月剛過世的高信疆。

同仁皆尊稱高信疆「高公」。高公在雜誌社時，潘庭松帶著我做編輯工作。高公雄才大略，對編輯作業的要求卻異常細緻嚴謹，有次我校對文稿不慎，把他親筆寫的原文「湮滅」改成「煙滅」，對的倒改成錯的，高公氣死了，把我叫去足足訓了半個小時。

又有次他在我們面前批評某位知名人物，我吃了熊心豹子膽竟也跟著不以為然，再度被高公訓誡一頓；他責備我年輕識淺，無資格臧否前輩。類似事件不一而足，我覺得自己很不入他的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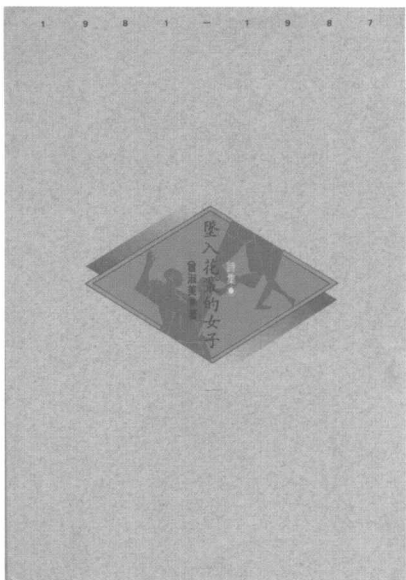
過了幾個月，某深夜剩我和高公兩人在辦公室，他正做付印前最後修訂，我在旁邊等著把稿子抱到遙遠的印刷廠，準備當晚睡在印刷機旁的廢紙堆上。高公忽然抬起頭來，直視著我：「淑美，妳是有才氣的。妳的詩很好。」頓了一會兒，又說：「我從前看妳的詩，和這本雜誌完全不搭調，一直以為妳是情治單位派來臥底的。」

我當時應該是震驚得說不出話來。心裡先是一陣委屈，然後憤怒排山倒海，然後是長久、長久的悲涼之感——高公一定有過很難忘懷的背叛經驗，以至於無法信任新人，太可憐了。然則，陳映真坐過多年牢，待人卻還保有信賴、浪漫的特質，真是太不容易了。

時移事往，我越來越能夠體會出高公性情與處事之可敬可愛，更逐漸了解他們那一代文化人的創傷。近日讀季季《行走的樹——向傷痕告別》，感慨尤深：一切的一切，都來自於國家機器對人性的扭曲啊。高公對台灣的文化貢獻如日如月，人所共仰，歷史亦有定評。我做為晚輩，有幸一窺絕代高手的姿影，緣起於《人間》，終究要感謝陳映真一開始的用人不疑。

海峽兩岸第一人

當我躺在文學院草坪上讀〈第一件差事〉時，陳映真已經是一則傳奇，「海峽兩岸第一人」。文學同好之間流傳著當年陳映真如何辦雜誌、如何對抗政府、如何被出賣、如何受女生歡迎——種種軼事，真正第一次來到陳映



曾淑美的第一本詩集，由人間雜誌社出版。
(文訊資料室)

真面前，我發現自己面對一位很有男子氣概、卻毫不擺架子的作者，傳奇的光芒從敏銳的目光和幽默的談話之間透露出來。

我好奇「海峽兩岸第一人」怎麼來的？他謙和地回答：「當年被抓去關的時候，朋友們急著營救，胡秋原先生就『發明』了這句話，試試看能不能讓政府放人。」

又求證他當年被逮捕的狀況。陳映真輕描淡寫道：「那些人一看到我書架上有幾本『左拉』的小說，就說不得了，一定是這樣所以思想『向左拉』，就連人帶書一起抓走啦。」

坐了那麼多年政治牢，陳映真的就當成人生中的一段「遠行」。在他手下工作近四年，我從沒看見他向人訴苦、抱怨，也從沒看見他以此沾沾自喜而刻意累積政治資本。他真是個品格高尚的人——不，用品格高尚不足以形容——品格高尚來自於修養，有忍辱的成分；依我看，陳映真並不以坐牢為榮辱，他生性明亮而又有堅定的信念，所以寵辱不驚，既牢之則安之，出來了也不呼天搶地，生命始終瀟灑。

陳映真以第一流的人品，寫第一流的作品，辦第一流的雜誌。他像一塊大磁石，吸引著來自四面八方的年輕人以及有志一同的文化人；這些可愛的人兒來到《人間》，獻出他們最初或最後的浪漫情懷，最初或最後的理想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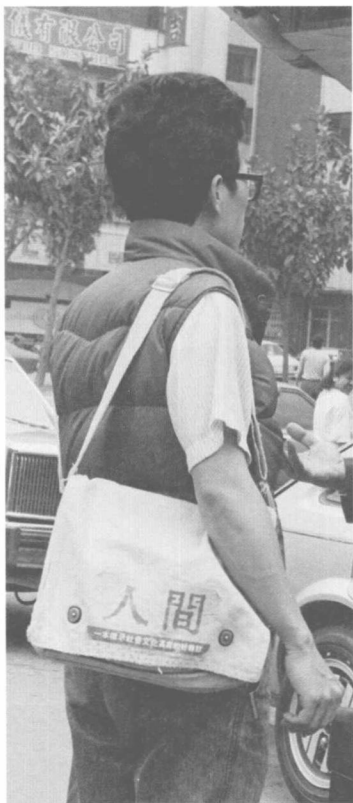
我們上山下海，去最荒僻的地方和底層者打交道，整理議題為弱勢者發聲。陳映真總是教導我們，「要非常尊重被採訪者，我們必須被人民教育」。我們喜歡背著書包大王去採訪，讓書包大王有陣子蔚為流行時尚。我們以〈國際歌〉為社內國歌，對抗庸俗的資本主義社會。我們知道自己是台灣少數中的少數。

不得不的必然

這麼一本一登場就註定名留青史的雜誌，為什麼竟然長期經營不善？陳映真是偉大的創作者、始終如一的信念倡導者，卻不是精明的經營者。雖然所有同仁都充滿奉獻熱忱，嚴格來說，我們當時卻不完全具備辦雜誌的專業和效率，也並未受到嚴謹的訓練和要求。仁慈的大陳經常不好意思對我們太嚴厲，也沒有足夠時間來訓練大夥提升戰力。當我離開雜誌社到意識形態廣告公司上班的第一個月，不禁深深感嘆：《人間》的效率要求如果有廣告公司的三分之一，它應該會活下去！（當時《人間》一年的資金缺口不過二百萬元，實在不是大數目。我的第二個老闆鄭松茂從我口中知道雜誌狀況，主動表示可以贊助。後來贊助之事不知為何不了了之，似乎映真先生這邊另有顧慮。）

陳映真視《人間》如子，從別的戰場被邀請過來的將軍們，面對別人的小孩，難免有不知如何管教之感。最後大家只好分手。畢竟，《人間》是陳映真實現理念的「不得不然」，卻不是其他將軍的「必然」。又拖磨一陣子，《人間》終於決定停刊。

我去做廣告，堂堂進入資本主義體系，心裡對映真先生實在充滿歉意。剛開始時自我安慰，想說是去敵營臥底，偷學武功；待功成圓滿，終究要帶著江湖不世密法和金元寶返家救父——當然這是少年戀夢，高估了自己的能耐，低估了《人間》問題的深度與複雜性，尤



《人間》製作的書包。
(鍾俊陞提供)



其完全不明白映真先生的意向。

一九九二年，我開始自由工作，春節時策劃播放開喜烏龍茶「新新人類在中國」系列廣告，非常轟動。播出時，特別打電話給陳映真請他打開電視，告訴他這是獻給他的作品（因為「在中國」）。他很高興。廣告後續效果驚人，開喜烏龍茶銷量竟然打敗可口可樂，我又打電話去報告，陳映真簡直樂不可支，開玩笑說：「終於挫敗了美帝！」

當下，我真覺得自己是個為父親扳回一城的乖女兒。

（轉載自曾淑美，〈陳映真先生，以及他給我的「第一件差事」〉，

《文訊》二八七期，二〇〇九年九月，頁八二～八五。）

《人間》永存人間！

◎廖嘉展（作家、新故鄉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一九八六年六月，剛退伍的我，來到位於台北市安和路一棟大樓的地下室，狹小的空間擠著兩列辦公桌椅，這是《人間》雜誌的辦公室，對我這個剛畢業的學生來說，《人間》簡直是一道高牆，豈是那麼容易可以窺見牆內的奧妙。來到《人間》，裡面的人對我來說，可都是神。

剛退伍打電話給高信疆老師，老師說要見我，那時候高老師是《人間》的總編輯。大學時修高老師的「報導文學」課，也自己搞「報導攝影」，從「豬師傅阿旭」到「王曉民的天空」，這些都是學生時代就開啟的採訪。或許是這些因緣，高老師將我引介給陳映真先生，希望我可以來《人間》一起打拚。

濃眉，犀利的雙眼；爽朗，渾厚的笑聲；溫暖，儒雅的氣質。讓我面對這位巨人時，由緊張慢慢感受到自在。沒有多說話，「高



目前仍於埔里參與九二一災後重建工程的廖嘉展與顏新珠。
（吳仁麟攝影）



公的人，就是我的人」。也因著大陳（《人間》同事對陳映真先生的暱稱）對高老師的信任，我這個沒有任何左派血統關係的菜鳥，進入了這個影響我一輩子的工作場域。

看見諸多前輩的表現，對我來說，壓力極大，而且高老師還對我要求，「你會拍又會寫，就獨立作戰吧！」

第一篇被賦予的報導就是大學時代即開始採訪的題材——「豬師傅阿旭」，雖是熟悉的題材，但是由短篇要變成長篇，就是挑戰。來來回回的採訪現場，修修改改的草稿，剪剪貼貼的稿紙，可以看見我的文思羞澀，我自形慚愧地交出稿件，深怕無法達到《人間》的水平。

「寫得很好啊！」「真感人，我也從阿旭的身上得到力量！」只有讚賞，沒有責罵，稿子發回來，我才知道是透過文學家的潤飾，〈豬師傅阿旭〉才成為一篇叫好的文章。每一個紅字都是生命氣度的累積，是人情，是理智，是文字的魔法，有形無形地激勵我奔馳在報導文學的田野，樂此不疲。

每次出差回來，同事們最歡喜的一件事就是找大陳分享採訪過程，他重溫我們在田野的憂傷、緊張、憤怒與喜悅；有時咬牙大罵，有時也感動落淚。然後一起討論如何進入寫作的祕境。

每次的討論都是生命的成長，每篇稿件都歷歷呈顯他對台灣這塊土地的愛，也因此，他贏得廣大讀者對他的尊敬。在那個解除戒嚴令前後時期的台灣社會，擲下一個難以評估的深遠影響；啟蒙了一代台灣人對台

灣主體意識的認同，不以意識形態，而是來自台灣田野現場記錄的學習、觀察與謙卑的反省。

我想這是這位左派作家人道主義關懷的精神所致，在《人間》，不管在任何場合，他從不提意識形態，也不以此要求記者的立場，讓記者有無限的空間；他更支持記者挑戰沒有人碰過的題材，開啟了一代台灣人認識台灣的視野，讓我們知道戰後台灣強調經濟發展的背後，所付出的代價。

二十多年過去了，如今，社會多了一分麻木，也少了一分悸動，那個每個月都盼望《人間》出刊的年代，已一去不復返。是時代的悲哀嗎？是多元文化的來臨？還是大家都累了？都現實了？沒有理想了？當我知道《人間》因不堪長期的小額虧損決定休刊時，雖有很大的不捨，但對大家來說，或許也是解脫。

靠著家族印刷廠及出版社支持的《人間》，已創下輝煌的紀錄，二十多年後，我仍然遇到許多自稱「看《人間》長大的孩子！」心中有無限的緬懷，無限的驕傲，我要跟大陳說：「這一仗我們精采地打過！」



陳映真與《人間》同仁開會中。
(蔡明德提供)

我還清晰記得，大陳召集同事們宣布休刊消息，大夥紅著眼的情景。「你們的攝影底片大家拿回去自己保管，這或許以後會更有用處！」他把《人間》最珍貴的資產給了工作者，沒留下什麼，就讓《人間》走進歷史。

而我們每個同事都知道，這位死不悔改的統派，他的心胸氣度，豈是我們這些後生晚輩所能丈量；對他的崇敬，又豈會因時光的流轉而消失。

他的偉大，已深深化為一代台灣人認同台灣，摯愛台灣，在台灣每個角落為台灣這塊土地默默耕耘的深厚力量。

這是時代的弔詭，也是來自台灣田野的呼喚。

《人間》永存人間！

（轉載自廖嘉展，〈《人間》永存人間！〉，《文訊》二八七期，二〇〇九年九月，頁八〇～八一。）

年輕人的冷漠讓他很傷感

◎鐘俊陞（大紅人間藝文餐坊店長）

從擔任《人間》攝影開始，創辦人間出版社、人間學社，籌組中國統一聯盟、參訪中國大陸，相識二十五年以來，鐘俊陞跟著陳映真，參與採訪、編輯、社運、演講、參訪等，幾乎無役不與，直到二〇〇六年陳映真病倒彼岸，方才少了相處。或許是太密切的關係，面對採訪，鐘俊陞反而無法完整描繪兩人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然而從他斷續談及的幾件陳映真軼事，處處可見兩人形同兄弟的點滴情誼，也帶我們看見陳映真有別於一貫嚴肅形象，處處流露溫馨的生活片斷。（編者）

八千塊和一萬塊

與陳映真相識約莫是在一九八三年，幾個《夏潮》的朋友約在坪林聚會，陳映真夫婦也來，他跟我說覺得我的攝影照片還不錯，又說他想辦一份像《國家地理雜誌》那樣的刊物，希望我也能參與《人間》的籌備。一去他就問我一個月要拿多少工資，我說隨便，他就開八千，我說好，結果中午下樓梯吃個飯他又說：「還是一萬好了。」這一萬塊拿了很長時間才變兩萬多，但這些年來我只要跟他一起吃飯，都是他請客。

亂中有序的垃圾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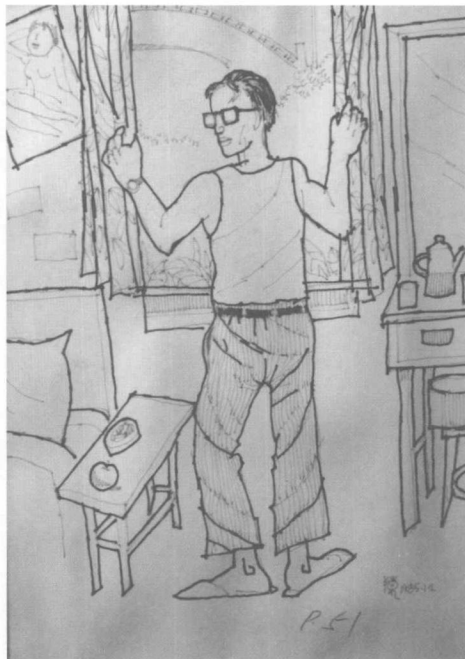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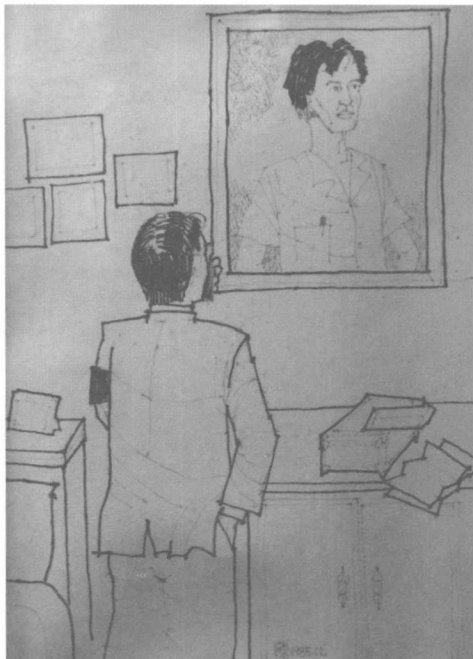
通常陳映真很忙，辦公室每天堆得像是垃圾山，有時麗娜嫂子替他整理還會被他罵，因為他覺得自己是亂中有序。他每天不停地接電話、不停地有人來採訪，也有海內外的學生拿自己的作品給他看，還有很多人邀稿、約演講。他寫稿子很快，幾乎不修改，而且也不留底，總是啪啪地寫好了就給人；去演講的時候，如果有錢他就說給我當油錢，我現在有許多朋友都還是當時跟著他去聽演講而認識的，那時他們多半還是學生。

搶救回來的寶貝

陳映真是很棒的作家，許多文章都表現出強烈的政治意圖——他為他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服務，他同時是個基督教徒，但是馬克思對他的影響比耶穌大。他父親是信念很強的知識分子，當他入獄的時候，他的父親去看他，只



1985年，陳映真攝於《人間》雜誌社凌亂的辦公室。
(黃力智攝影)



說：「我相信我的兒子，他不會做錯事。」陳映真因為色彩鮮明，每當有論戰要發生，總會有些人來邀他寫稿，他從不拒絕，所以總是有很多東西要寫。不過即使在外務這麼多的情形下，他仍然是很仔細地執行編務，親自校對每一篇稿子；他也參與很多活動，籌組中國統一聯盟，常去日本交流協會丟雞蛋，去「T」抗議，抗議無限制的開放農產品進口、抗議美國入侵伊拉克。陳映真擅長畫畫，去之前他還隨手在壁報畫諷刺漫畫當抗議牌，畫個前凸後也凸的美國人，抗議完就扔垃圾桶。有一次他親自畫了兩幅小說插畫，編輯排好版把原畫送回來，他隨手又要扔垃圾桶，還是我捨不得，跟他說：「大吔，你不要就給我好了！」給撿了回來。

年輕人的冷漠讓他很傷感

陳映真常覺得年輕人的冷漠讓他很傷感，資本主義體系把人教育成了消費性的動物，只想著賺了

鐘俊陞搶救回來的陳映真親繪插畫，
左為〈山路〉插畫，右為〈第一件差事〉插畫。
(鐘俊陞提供)



錢就可以買電視上廣告的東西——在這個社會上，每個人都只是一個個體，可是媒體機制是許多人的集思廣益，你把一個個人主體放到了這麼龐大集團化創造的廣告體系面前，他怎麼會贏呢？所以當有年輕人跟他說：過去的東西與我們無關，你何苦把這麼沉重的東西往我們身上加？這種不要歷史也不要未來的態度，讓他很傷心。後來辦《人間》雜誌，他感到很興奮，因為許多年輕人都來參與、關心這些議題，當時每一封讀者投書都是他親自拆、親自回信，可是這當中有許多年輕的學生最後也會因為學業、家庭等等因素而無法持續地參與。國際上有很多友人都願意提供報導攝影讓《人間》刊登，也有很多人來到台灣找他幫忙，像是三留理男、樋口健二等人都是這樣認識的。

陳映真（右）與樋口健二在《人間》雜誌辦公室門口合影。
（鐘俊陞提供）

陳映真夫婦（右二、左一）與三留理男（左二）、許博允（右一）合影。
（鐘俊陞提供）



開發中國家的必要之惡？

他是個馬克思主義者與無產階級者，也一直抱持著兩岸終歸是一家人的想法，只是被帝國主義拆散了，所以他反帝、反資本主義。解嚴以後兩岸交流漸多，他感到時機對了，就組成中國統一聯盟，又帶領團員參訪大陸，去祭拜陝西皇陵，同時與許多對岸的單位作交流，包括一些大學、政協、社科院、台灣同胞聯誼會，他因為早已從來自各處的朋友口中聽到了許多大陸的情況，因此，在自己踏足了那塊土地之後並不覺得陌生，也沒感受到巨大落差的驚訝。他的思想多年來縱有變遷，但總不離是個馬克思主義者，所以他也不斷看到大陸現在的社會所產生的問題，台灣也同樣發生過，諸如環境保護、過度開發，還有勞工問題等等，他都十分憂心，曾經感嘆地說：「難道這些都是開發中國家的必要之惡嗎？」

清涼照和小工廠

能不斷的寫小說與創作才是陳先生最大的志願及樂趣，二〇〇二年開始，他便一直與我商量請我接掌人間出版社，但我跟他回憶二十五年前我對他說過的一句話：「陳大哥，您幹一天，我隨您一天！」所以我們一直僵到二〇〇六年，他終於和我妥協了，另找他人來接人間出版社。在二〇〇六年之前，他便找我積極籌組並成立「人間學社」；所以將《人間》分為一文一武兩個組織，武的是聯合攝影家的人間學社、文的則是人間出版社，各有託付。《人間》解散之後就只剩我一個員工了。他一直希望《人間》可以復刊，幾年來也有很多企業家來談，說可以出資，他就問我：「我們如果讓別人出資，等辦了幾期之後有一天雜誌虧本了，對方跑來說請我們放些清涼照片在雜誌上，小鐘，這怎麼辦？」可是社會的聲音總是在催促，於是我們就自己拿了點錢出來在中國大陸開個小工廠，希望賺點錢讓《人間》復刊，不過畢竟不諳生意之道，那工廠也很快就收了。

燈塔底下

二〇〇六年大陸的人民大學把他請過去客座，上任前陳映真就中風了，人民大學負責起他的醫療費用，其他部分就有家人、兄弟姊妹在打點。目前他在積極復建，恢復許多了，意識很清醒，只是無法正常的說話寫字。與陳映真先生結識二十餘年來，常有朋友說陳映真是燈塔，而我是那燈塔底下的那個人，在燈塔照耀下，反而無法察覺他的偉大。但我卻在平常的相處與生活之中，看到陳映真始終如一的堅持與和煦。

（鐘俊陞口述，黃詠梅整理）

人間雜誌
各期提要

《人間》雜誌各期提要

◎文訊雜誌社整理



試刊號

一九八五年十月出版。封面報導〈百分之二的希望與奮鬥〉刊出關曉榮「八尺門連作」第一部分，報導原居花蓮的阿美族人為了生計遷徙到基隆「八尺門」，二十多年來對抗國家機器，逐漸形成頑強社區的艱困過程。另亦刊出日本報導名家三留理男的報導名作〈飢餓——來自衣索比亞的緊急報告〉。

第一期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出版。內容與試刊號差異不大，但排版及照片的選用有了很大的變動。

第二期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出版。封面報導〈楊醫師，謝謝您！〉報導門諾醫院楊義明醫師結合醫護、社工人員、病童家長和惡病抗爭，搶救小兒血癌病童寶貴生命的故事。另亦刊出〈逐廟會而居的歌仔戲班子〉、報導龐克族次文化〈空虛啊！空虛……〉。



第三期

一九八六年一月出版。本期刊載了第一篇有關公害的報告，報導台中三晃農藥場的公害問題，另亦刊出報導台灣少數民族煤礦工人工作和生活的〈望鄉的礦夫〉，〈出將入相·掌中滄桑七十年〉則報導國寶級布袋戲師父王炎偶戲人生以及民俗技藝在現代社會逐漸沒落、消亡的過程。

第四期

一九八六年二月出版。封面報告〈當一個村落從地圖上消失……〉刊載一九八四年台北縣洲後村，因疏洪道工程遭受遷村命運的現地報告，另亦跟拍了社會弱勢階層捆工苦力、結束觀護後少年犯罪者的生活，報導他們艱難奮鬥的故事。

第五期

一九八六年三月出版。封面故事為有關桃園大潭村鎳污染的現地報告〈再見，林投花〉，另亦刊出報導大學生同居問題的〈浪漫與悲辛之間〉、失去雙臂卻自有生命風格的泰雅族漢子蘇守千的故事〈斷臂中昇起的聖歌〉。



第六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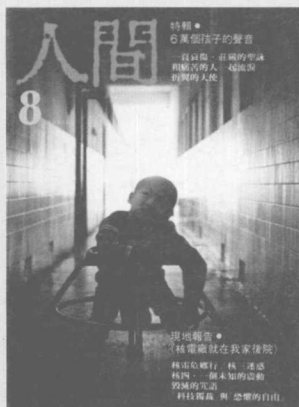
一九八六年四月出版。專輯「怎樣的孩子・怎樣的未來」，分由都市、鄉村、山地出發，追蹤觀察孩子們成長學習的不同場景。此外，〈悲愴祈禱文〉、〈焊槍・鑽石・腳踏車〉則深入社會隱晦角落，特寫了殘障兒童與小街頭工宋文章的故事。

第七期

一九八六年五月出版。專輯「悲泣的河海」傷痕篇報導二林溪上游工廠廢水污染使牡蠣一夜慘綠暴斃的環境公害事件現場；救贖篇則報導有心人士為保護生態奔走、奮鬥的動人故事。特別報導「不敢說出口的愛」以現象、剖析、個案等角度進入青少年同性戀族群的生活。

第八期

一九八六年六月出版。系列專輯「核電廠就在我家後院」現地採訪核一、核二、核三、核四周邊，生活於核電危鄉之中的居民，他們的恐懼與酸楚。封面故事〈6萬個孩子的聲音〉採訪台灣南北二十餘所肢、智障兒童中心，報導他們或受禁錮捆綁、或得關愛照顧的不同命運。



第九期

一九八六年七月出版。特輯「怒吼吧！花岡」追索日本二次大戰前「奴工狩獵」的冷血內幕，抗議日本政府多次的竄改史實；「悲劇的背後」報導血案幕後，一個師專肄業、年方十八歲，性格開朗的曹族少年湯英伸，離家下山後在台北一頭栽進黑暗的職業介紹所，忍受欺凌、求助無門而竟成了殺人兇手的悲痛故事。

第十期

一九八六年八月出版。特輯「激流中的倒影」以六十七頁的宏大幅還原鹿港人自發性反杜邦運動的真實面貌。此外並以阮義忠〈最後一場馬戲〉、郭力昕「薪傳·傳薪」特輯，展現藝術環境的蕭條冷落以及在此種景況下仍堅持舞出文化尊嚴的雲門舞集。

第十一期

一九八六年九月出版。特別報導「鋼鐵祭」直擊拆船業常處危機邊緣的血汗現場，對以人命換取超額利潤的「拆船王國」提出質疑。「一條河流的生命史」則採取突破的編輯作業，以分鏡手法呈現基隆河掙扎、潰瘍與死亡的病危報告。



第十二期

一九八六年十月出版。特輯「向亞洲富鄰傾訴的菲律賓女傭」報導滯居華人社會中的菲傭處境。李文吉〈三重？三重，好得很！〉以其一貫對小人物的關懷，報導三重滿懷愛心、自有尊嚴的人家，對三重在大眾傳播中一貫以流氓形象出現的人文印象做出反思。

第十三期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出版。本期刊出「一條河流的生命史」第二部，報導濁水溪上、中、下游各自面臨原民社會解體、農村凋敝等不同問題卻一樣緊急的特集報告。專輯「核電曝害追蹤」查訪台灣核電工人遭受放射曝害，成為核電曝害「抓不到證據的完全犯罪」下的犧牲者的故事。

第十四期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出版。封面故事〈親愛村故事〉以報告劇形式，報告一個山地村落的神父如何團結弱勢村民對抗高利貸豪強及山地商人，屢敗屢戰的故事。特集「台灣史前遺址的噩夢」呼籲保衛四千年前的史前遺址圓山貝塚。



第十五期

一九八七年一月出版。封面故事〈石破天驚〉由陳映真獨家訪問《自立晚報》總編輯顏文門，談《自立晚報》如何獨立而勇敢地揭露中正機場警憲暴力事件，捍衛新聞自由；並搭配推出特輯「人間媒體」，訪問新聞工作者與傳播學者對大眾媒體提出深刻分析、反省與批判。

第十六期

一九八七年二月出版。「菲律賓革命週年特輯」報導一九八二年二月菲律賓人民以自己的肉身與信仰對抗政府的坦克車，終結獨裁，復興民主的歷程。特輯「賽夏族矮靈祭」經由年輕人類學家胡台麗的概括整理，分析祭典的細節及其所代表的深深刻意義。

第十七期

一九八七年三月出版。〈雛妓奴隸籲天錄〉訪問六名逃脫成功的華西街雛妓，記錄她們幾乎令人不敢置信、痛哭的證言。特輯「人間青年」訪中共內部左翼反對派嚴靈峰、掀起「文藝自由論戰」的胡秋原，談他們的青年時代，並針對台北東區的青年進行隨機訪問，做出分析報告。



第十八期

一九八七年四月出版。特集「『2·28』的民眾史」對二二八事件在中地區的風雷，進行了民眾史的證言調查。本期起並刊出「關曉榮蘭嶼紀事系列」，訴說蘭嶼雅美人民過去和現在的痛苦、艱苦及向大海爭取口糧的毅力與智慧。

第十九期

一九八七年五月出版。勞動節特別企劃〈電視·電視公司·演藝勞工〉，報導三家電視台壟斷剝削下，勞工人權的被普遍的漠視。〈塹子內，有沒有明天？〉、〈出刀出鞘〉分別報導農村的凋敝、崩潰以及充滿歧視的山地政策下，布農族人發動街頭示威，高喊「還我祖墳來……」。

第二十期

一九八七年六月出版。〈我把痛苦獻給您們……〉報告各界人士參與救援湯英伸的過程與感受，以及行動期間，湯英伸的死刑與遺體火化。本期的「關曉榮蘭嶼紀事系列」刊出報導雅美人接觸異文明的過程中飽受污蔑及無知政策下，加速了雅美文明的潰決。自本期起《人間》雜誌推出「人間副刊」，首先刊出陳映真新作〈趙南棟〉。



第二十一期

一九八七年七月出版。封面故事〈還我一瓢清淨水〉報導水源里民圍堵化工廠屆滿百日，為達成遷廠停工，絕不撤離的決心。〈美好的世紀〉追蹤青年郭琇琮的足跡，走過日據末民眾抗爭、光復的喜悅、二二八事件後的政治肅清，以及其中被湮滅的台灣秀異青年。

第二十二期

一九八七年八月出版。封面故事〈一座神像的崩解〉走入曹族部落現地採訪，揭破漢族中心的吳鳳論，發現吳鳳可能是一個殺害曹族交易團的山產販子。專欄「人間農村」、「啊！美麗的台灣」分別刊出〈雲林農民抗繳水租的省思〉以及台灣中高海拔原始森林遭受濫墾的現狀。

第二十三期

一九八七年九月出版。封面故事〈別讓這孩子失去希望〉報導被視為異族、基本人權飽受歧視的白化症者朱勝賀。特輯「人間次文化」報導在中產主流價值下，工人飆車等反法制行為，所欲宣洩的工人階級集體「悲劇性挫敗」。



第二十四期

一九八七年十月出版。特輯「嗚咽的二仁溪」報導原本充滿生命力的二仁溪，十五年來，在大量重金屬廢水污染下，宛如窒息而死。追蹤報導（以後……請到家裡來奉茶）、〈後勁追蹤〉分別記錄湯英伸父親與苦主彭阿升的和解及高雄後勁居民持續反五輕設廠，發動北上抗爭。

第二十五期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出版。特輯「海峽隔離後遺症」採訪台灣的外省人並踏上海峽彼岸，檢視被迫隔絕的後遺症。人間副刊〈陳映真速寫大陸作家〉刊出陳映真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和幾位大陸作家傾談的紀錄，道出中國作家的堅持和未來寫作計畫。

第二十六期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出版。「湄洲媽祖千禧特集」刊出大陸湄洲媽祖千禧祭儀和台灣大甲鎮瀾宮赴湄洲迎回湄洲媽祖的過程，呈現兩地政經及社會差異。〈廖一久：一個奇人和他的道路〉、〈高太太和她的七十隻野狗〉分別報導使東港成為草蝦繁殖中心的廖一久博士和隻身成立流浪狗收容所的高秀美老太太。



第二十七期

一九八八年一月出版。專題「來自台灣原始森林的緊急報告」，記者賴春標多次進入深山記錄台灣森林遭濫砍的真相，戳破政府推諉卸責、矢口否認的謊言。「海峽兩岸的客家人」分別訪問大陸蕉嶺與台灣苗栗的客家造磚廠，做了有趣的比對，此外並採訪客家社區新埔鎮，討論客家人所受到的歧視。

第二十八期

一九八八年二月出版。本期持續追蹤森林濫墾問題，推出特輯「保衛森林的緊急呼籲」，刊出專家學者的分析及預測。另外刊出〈沈從文和他的「家鄉論」〉及〈上學做詩人，放學做工人——海寶國小童詩人的生活報告〉等，副刊則推出「劉賓雁專號」。

第二十九期

一九八八年三月出版。本期持續刊出開放返鄉後，王拓「外省人返鄉探親團」的探遊筆記，以及鐘俊陞的大陸探訪實錄。延續上期，深入追蹤林務局造林檔案與現場實況的巨大落差，揭發台灣森林駭人聽聞的林政弊端。



第三十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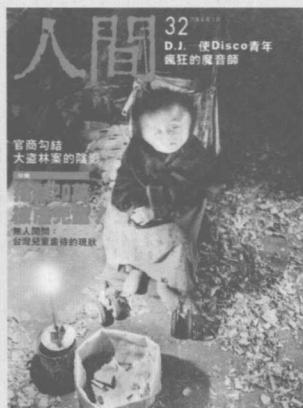
一九八八年四月出版。封面故事為「關曉榮蘭嶼紀事系列之九」，歷經歧視、觀光暴行、無知政策、文明崩潰等等議題，本期刊出〈被現代醫療福祉遺棄的蘭嶼〉，報導衛生所預算不足、器材不良以及在惡劣環境下孤軍奮鬥的田雅各醫師。此外並刊出陳映真撰〈台灣戰後最大的農民反美示威〉現場報導。

第三十一期

一九八八年五月出版。本期刊出廖嘉展與顏新珠「桂竹仔林系列報告」之一，將分四期發表宜蘭林家一百八十多年來開基、創業、發展與變遷的家族史。特輯「肺結核肆虐下的秀林鄉」揭發持續遭到忽略的山地原住民社區肺結核感染問題，報導秀林鄉幾乎每戶皆有人罹患結核病的慘烈情況。

第三十二期

一九八八年六月出版。「台灣兒童虐待問題特集」初步報導台灣在兒童人權低落、法律落伍不完備、福利觀念低落、預算偏低情況下兒童虐待問題的現狀。副刊推出「黃哲暎韓國民眾文學專輯」談學運、工運、「光州革命」等血的洗禮下，朝著反帝、民主展開的創作運動。



第三十三期

一九八八年七月出版。本期持續推出「台灣兒童虐待問題特集」，邀請學者舉行研討座談，並刊登〈桂花，再見！〉、〈碎裂的童年〉兩篇虐待個案採訪。此外，〈禁忌的告白〉及陳映真〈洩忿的口香糖〉分別探討同性戀議題及電視廣告雖以叛逆面貌出現，其實是使疏離、挫折的現代人妥協、體制化的「洩忿玩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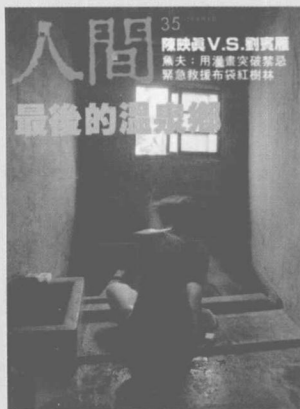
第三十四期

一九八八年八月出版。特輯「澎湖現場報告」報導炸、毒魚及濫捕下的澎湖漁業，終導致魚源枯竭的空前劫難。緊急報告〈中正機場大罷工？〉探討中正機場罷工風潮肇因與背後重重內幕；〈兩萬個在海洋人〉則報導居留台灣的外籍人士，他們對此地所留下的繁複、多樣的印象。

第三十五期

一九八八年九月出版。特輯「人間海峽兩岸對談系列」刊出陳映真與劉賓雁在香港的會談，以及陳映真於「陳映真文學創作與文化評論國際研討會」的致謝辭。「溫泉專題報導」採訪東埔、礁溪、北橫三地溫泉產業的興衰。

〈劫難紅樹林〉報導嘉義布袋五十公頃紅樹林因鹽區開發，面臨空前危殆。



第三十六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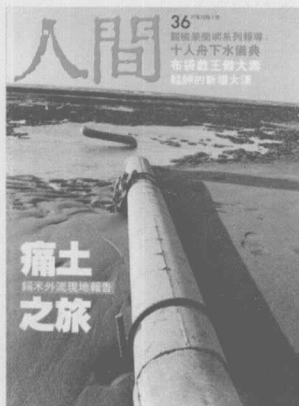
一九八八年十月出版。特輯「人間痛土：台灣地區土壤污染系列報導」暴露台灣鎳污染曠日持久，政府單位以機密處理、束之高閣的態度，終致引發鎳米風波，震驚各界。〈從惡海上歸來〉、〈不開車，上街頭〉則分別報導台灣漁船屢遭異國扣留的討海人悲辛及苗栗客運罷駛的漫長抗議歷程。

第三十七期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出版。本期為《人間》雜誌三週年，推出大規模企劃「讓歷史指引未來，溯走四十年來台灣民眾艱辛而偉大的腳蹤」，以弱勢民眾的角度向中產階級主流意識爭取歷史的詮釋權和敘述權。

第三十八期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出版。專輯「望斷鄉關盼征人」報導戰後遭國民政府欺騙、強擄至大陸國共戰場的台籍老兵，此岸、彼岸互相企盼的征夫和征屬，以及艱辛歸鄉卻受歧視的淒苦。〈小羊的故事〉、陳映真〈請安息，周揚霖〉，分別報導昂貴早產醫護費下，父母和醫師只能停止醫療、變相「謀殺」或有可為的新生命；以及台電核能被曝工人默默死去，留下雙親妻兒，台電不聞不問……。



第三十九期

一九八九年一月出版。「台灣客家系列」考察三百年來客家系台灣人的歷史與社會，期望去除族群間的誤解。〈雲南災區至急報告！〉、〈屠國餘生記〉質疑國民政府對雲南震災不聞不問的冷漠態度，而面對柬埔寨的華裔難民更是坐視東共屠殺，吝於伸出援手。

第四十期

一九八九年二月出版。本期起，由楊憲宏擔任總編輯；並刊出人間宣言〈解放與尊嚴〉，陳述《人間》面對解嚴的心路歷程，並提出解嚴後知識份子、媒體仍停滯不前的檢討與反思。專輯「黨外執政」採訪兩位黨外縣長，檢視黨外的執政能力。

第四十一期

一九八九年三月出版。本期推出「軍事專號」觀察解嚴以來，資訊逐漸流通而暴露出的種種軍中積弊，包括軍校生進得去出不來、軍校廣告過於美好與實際不符、國防體系肥大顛頂等種種問題。另並刊出〈人民有權決定不要核電〉等兩篇關懷核能安全的報導。



第四十二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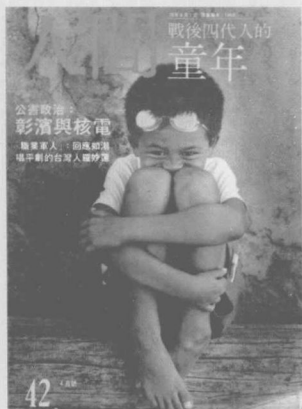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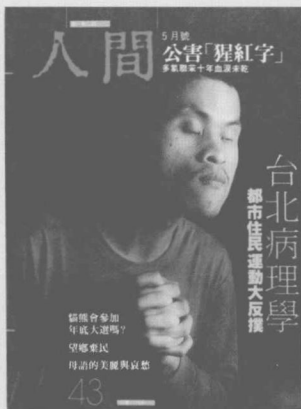
一九八九年四月出版。專輯「公害政治學」報導核電廠設置及彰化濱海工業區的開發問題，進而討論這一代的政治如何以其不負責任的態度留給下一代被公害包圍的生活環境。特輯「台灣童顏40年」透過四十年來的兒童照片，觀察不同世代、地區兒童的成長環境與自我認定。

第四十三期

一九八九年五月出版。專題報導「台北病理學：都市住民運動大反撲」解剖都市住與行問題，透視其後政府短視人文、資本家慣性剝削的社會病理結構。「母語之美」系列訪問「黑名單」音樂工作室等，舉辦「母語的美麗與哀愁」放談會，探討官方語言的支配並期望重新肯定母語之美。

第四十四期

一九八九年六月出版。專輯「陳映真現地報告：激盪中的韓國民主化運動」從媒體、學運、文學、宗教、藝術、電影、教育等不同角度切入，觀察韓國民主化運動。「福摩沙，福謀殺」野生動物專輯探討野生動物保護議題，報導山產店裡的血腥屠殺及野生動物遭濫捕盜獵的慘況。



第四十五期

一九八九年七月出版。本期推出三組專輯企劃：「赤獄『國特』」以民眾史角度報導情報員林坤榮家族悲喜廿七年；「血腥、荒謬的兩岸中國」報導兩岸學運現場；「韓國錐子」特寫三位韓國民主運動的攝影報導記者。

第四十六期

一九八九年八月出版。即使申請赴金馬報導受國防部所阻，編輯部另闢蹊徑，將發言權讓給金馬人，推出了「等待解嚴的土地」專題，此外並介紹一筆當關，對抗得勢將軍的軍事記者張友驊。

第四十七期

一九八九年九月出版。封面故事「台灣錢淹頭殼」從賭博、地下投資、股票投機等面向，對台灣金融提出人文批判。另外並刊出「大陸台胞」系列；關懷處境艱困的本土藝術家的〈莊維仁：人民音樂家〉等三篇文章；關懷野生動物盜獵、沼澤生態的「人間生態」系列等。



附錄

陳映真大事年表

◎李文媛（《文訊》專案助理）

一九三七 十一月，農曆十月六日，陳映真，本名陳映善，與雙胞兄弟陳映真出生於台灣苗栗縣竹南中港，生父陳炎興，生母陳許絲

一九三九 過繼給三伯父陳根旺，養母陳玉愛，隨之遷居桃園市

一九四四 為躲避空襲，生家與養家皆疏散至台北縣鶯歌鎮

一九四五 九月，就讀於鶯歌國民學校（現鶯歌國小）

十月，乘光復後新戶籍登記，養父將「映善」改名「永善」

一九四六 十一月，生家遷桃園，生父出任桃園國小校長

雙胞兄弟陳映真因腹膜炎去世

一九四九 在桃園生父家接觸到魯迅《吶喊》

一九五〇 九月，進入成功中學初中部就讀，認識同學吳耀忠

六月，畢業於鶯歌國民學校

秋，小學老師吳老師及鄰家陸大姊在白色恐怖肅清寒流中遭捕

一九五三 初三留級一年，暑假大量閱讀各種小說，開學後編入三年甲班，認識同學方森弘、陳中統

一九五四 六月，畢業於省立成功中學初中部

九月，就讀成功中學高中部，仍與方森弘、陳中統同班

一九五六 養父因肝病去世，養家搬至台中與生家一同生活

一九五七 五月二十四日，劉自然事件，打造反美抗議牌與同學陳中統等人前往抗議，遭巡警隊召去詢問口供，幸無事釋回

六月，畢業於成功中學高中部

九月，就讀淡江英語專科學校（今淡江大學）外文系

一九五八 重考考上師大美術系秋季班，與吳耀忠同榜，但未去就讀

一九五九 五月，讀畢鍾理和〈草坡上〉後寫信給作者表達感動，鍾理和因此受到鼓舞，立即回信

九月十五日，在尉天聰、尤崇洵邀稿下於《筆匯》發表第一篇小說〈麵攤〉，筆名陳善

一九六〇 一月，於《筆匯》發表小說〈我的弟弟康雄〉，筆名然而

三月，於《筆匯》發表小說〈家〉，筆名陳映真

八月，於《筆匯》發表小說〈鄉村的教師〉，筆名許南村

九月，於《筆匯》發表小說〈故鄉〉，筆名陳君木

十月，於《筆匯》發表小說〈死者〉，筆名沈俊夫

十二月，於《筆匯》發表小說〈祖父和傘〉，筆名林炳培；書評〈介紹第一部台灣的鄉土文學作

品集——《雨》，筆名陳映真

一九六一 一月，於《筆匯》發表小說〈貓牠們的祖母〉，筆名陳秋彬

五月，於《筆匯》發表小說〈那麼衰老的眼淚〉，筆名陳映真

六月，畢業於改制後的淡江文理學院外文系

七月，於《筆匯》發表小說〈加略人猶大的故事〉，筆名許南村

十一月，於《筆匯》發表小說〈蘋果樹〉，筆名陳根旺

一九六二 進入軍中服役

一九六三 三月，於香港《好望角》半月刊發表〈哦！蘇珊娜〉，筆名陳映真

退役，九月任台北市私立強恕中學英文教師，共兩年半，期間結識同事李作成，其並介紹日本外交官淺井基文與陳映真認識，開始大量閱讀左派思想書籍；離校後仍與學生蔣勳保持亦師亦友的關係

九月，於《現代文學》發表小說〈文書〉致好友吳耀忠畢業紀念，筆名陳映真，此後發表小說以陳映真為筆名、評論翻譯等以許南村為筆名

一九六四 一月，於《現代文學》發表小說〈將軍族〉

六月，於《現代文學》發表小說〈淒慘的無言的嘴〉

十月，於《現代文學》發表小說〈一綠色之候鳥〉

一九六五 一月，參與《劇場》編務，於《劇場》第一期發表影評〈超級的男性〉

二月，於《現代文學》發表小說〈獵人之死〉

四月，於《劇場》發表評論〈關於《劇場》的一些隨想〉、譯文〈貝克特與 METATHEATER〉

七月，於《現代文學》發表〈兀自照耀著的太陽〉

七月，於《劇場》發表譯文〈現代思想與電影〉

九月三、四日，於台北耕莘文學院參與《劇場》第一次演出：《先知》及《等待果陀》的幕後工作
及演出

十二月，於《劇場》發表評論〈現代主義底再開發——演出「等待果陀」底隨想〉

任職於淡水的美商輝瑞藥廠，與高中同學方森弘成爲同事，負責文宣及公司刊物等業務

一九六六 一月，於《劇場》發表評論〈寂寞的以及溫暖的感覺〉

九月，於《幼獅文藝》發表〈哦！蘇珊娜〉

十月，於《文學季刊》發表〈最後的夏日〉

與友人組織「民主台灣同盟」

一九六七 一月，於《文學季刊》發表小說〈唐倩的喜劇〉、影評〈ASA · NISI · MASA〉

四月，於《文學季刊》發表小說〈第一件差事〉

七月，於《文學季刊》發表小說〈六月裡的玫瑰花〉、評論〈流放者之歌——於梨華女士歡迎會上的隨想〉

十一月，於《草原雜誌》發表評論〈期待一箇豐收的季節〉

一九六八 二月，於《文學季刊》發表評論〈知識人的偏執〉

二月，於《草原雜誌》發表政治漫畫，筆名巫華果

五月，應邀赴美參加國際寫作計畫，出發前卻因「民主台灣聯盟」案被警總保安總處以「組織聚讀馬列共黨主義、魯迅等左翼書冊及為共產黨宣傳等罪名」逮捕

十二月十八日，初審判決有期徒刑十年

一九六九 二月，複審判決，仍判刑十年，羈於台北新店警總看守所。同案遭判刑者有吳耀忠（十年）、李

作成（十年）、陳述孔（十年）、丘延亮（六年）、弟弟陳映和（八年）、林華洲（六年）

一九七〇 春節前移監至台東泰源感訓監獄

二月，被捕前舊稿〈永恆的大地〉由尉天驄以化名秋彬刊於《文學季刊》

一九七二 春，移監至綠島監獄「綠洲山莊」

十一月，被捕前舊稿〈纍纍〉由主編也斯以化名陳南村刊於香港不定期刊物《四季》

於香港小草出版社出版小說集《陳映真選集》（劉紹銘編）

一九七三 八月，於《文季》（季刊）發表被捕前舊稿〈某一個日午〉，化名史濟民

一九七五 七月，蔣介石去世百日祭特赦，提早三年出獄

十月，以筆名許南村發表自我剖析的文論〈試論陳映真〉

十月，於台北遠景出版社出版小說集《將軍族》和《第一件差事》

十一月，經高中同學方森弘介紹，就職美商溫莎藥廠，在忠孝東路的大陸大樓上班

一九七六年初，小說集《將軍族》遭查禁

年中，參與《夏潮》雜誌編務

十月，於《台灣文藝》發表評論〈孤兒的歷史·歷史的孤兒〉

十二月，於台北遠行出版社出版評論集《知識人的偏執》

一九七七 二月，與藥廠同事陳麗娜小姐結婚，結婚典禮在耕莘文學院舉行

五月，參與鄉土文學論戰，於《仙人掌》、《中華雜誌》、《台灣文藝》、《小說新潮》發表〈文

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建立民族文學的風格〉、〈鄉土文學的盲點〉、〈關懷的人生觀〉等文

章

一九七八 三月，於蔣勳主編的《雄獅美術》發表小說〈賀大哥〉

三月，於《台灣文藝》發表小說〈夜行貨車〉

九月，於《仙人掌》發表評論〈在民族文學的旗幟下團結起來〉

九月，於《雄獅美術》發表小說〈上班族的一日〉

一九七九 四月，獲得第十屆「吳濁流文學獎——小說創作獎」，得獎作品〈夜行貨車〉

十月三日，第二次被調查局拘捕，逮捕名義為「涉嫌叛亂，拘捕防逃」，三十六小時後交保候傳

十月，於《美麗島》發表被捕紀實〈關於「十·三事件」〉

十一月，於《現代文學》（復刊版）發表被捕前舊稿〈纍纍〉

十一月，於台北遠景出版社出版小說集《夜行貨車》

一九八〇 六月，參與「台灣結」與「中國結」論戰，於《前進週刊》、《夏潮論壇》發表〈向著更寬廣的歷史視野〉、〈戴國輝與陳映真對話：「台灣人意識」與「台灣民族」的虛相與真相〉（葉芸芸整理）等文章

七月，於《現代文學》（復刊版）發表評論〈試論蔣勳的詩〉
八月，於《台灣文藝》發表〈雲〉

與弟弟陳映朝、陳映和合辦漢陞出版社，出版《立達杏苑》等醫學刊物

一九八一 七月，於《現代文學》（復刊版）發表評論〈試論施善繼〉

一九八二 十二月，於《現代文學》（復刊版）發表小說〈萬商帝君〉

一九八三 二月，於台北遠景出版社出版小說集《雲》（華盛頓大樓第一部）

四月，於《文季》（雙月刊）發表小說〈鈴璫花〉

六月，於《文季》（雙月刊）發表評論〈試論吳晟的詩〉

八月，於《文季》（雙月刊）發表小說〈山路〉

八月，於台北空軍俱樂部發表首次公開演講「大眾消費社會」

八月，應邀請前往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訪問

十月二日，獲得「時報文學獎」——小說推薦獎，得獎作品〈山路〉

十一月，於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陳映真小說選》

一九八四 六月，於北京中國友誼出版社出版小說集《萬商帝君》

一九八五 九月，於台北遠景出版社出版小說集《山路》及評論集《孤兒的歷史、歷史的孤兒》
十一月，創辦《人間》雜誌

十二月，於台北人間雜誌社出版自選、插繪的小說集《陳映真小說選》，做為紀念《人間》雜誌
創刊收藏版

一九八六 五月，發起湯英伸援救行動

七月，成立人間出版社，任出版發行人

十二月，於《中華雜誌》發表評論〈抗議日人藤尾正行來台〉，並前往中日交流協會抗議

一九八七 五月，訪港，為《八方》主持復刊儀式，並至浸會大學、香港大學等地進行演講

六月，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表〈趙雨平〉，節錄自〈趙南棟〉

六月，於《人間》雜誌「人間副刊」發表〈趙南棟〉

六月，於人間出版社出版《趙南棟及陳映真短文選》

六月，受邀前往韓國漢城漢成外語大學談中國的抗日文學

七月，於雅歌出版社出版與康來新等合著的《曲扭的鏡子——陳映真的心靈世界》（康來新、彭海敏合編）

八月，參與「『中國結』與『台灣結』研討會」

九月，赴美國愛荷華參加國際寫作計畫成立二十週年誌慶

十一月，《趙南棟及陳映真短文選》增訂再版

一九八八 四月，於台北人間出版社出版《陳映真作品集》十五卷冊的一至十卷

四月，參與果農反美示威遊行

四月，參與籌組「中國統一聯盟」，任創盟主席

五月，出齊《陳映真作品集》十五卷冊的十一至十五卷

六月，參與清華大學主辦的「第一屆當代中國文學學術會議」，並擔任座談引言人

六月，應邀參加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及《八方》雜誌、香港大學主辦的「陳映真的文學創作與文化評論國際研討會」，並與劉賓雁會面，進行對談

九月，於香港文藝風出版社出版《趙南棟——陳映真選集》

十一月，率中國統一聯盟赴國民黨中央黨部集體退黨，抗議胡秋原因赴大陸而遭開除黨籍一事

一九八九 四月，二度赴韓國採訪民主運動

五月，赴美國加州舊金山波麗娜斯參加「八九年中國文化研討會」

九月，《人間》雜誌因財務困難停刊

一九九〇 二月十四日，率「中國統一聯盟代表團」二十七位團員到北京訪問，會見江澤民

五月，於《幼獅文藝》發表〈回憶《劇場》雜誌〉

七月，參與香港「海峽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

一九九二 二月二十八日，參與人間出版社等主辦的「紀念二二八事變文藝集會」

四月七日，台視開拍「夜行貨車」連續劇

六月，於台北人間出版社籌畫及出版「台灣政治經濟叢刊」

一九九三 七月，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表創作紀年與歷程〈後街〉

一九九四 一月，於《聯合文學》發表報告文學〈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沉落〉

三月十四~十五日，於《聯合報·聯合副刊》發表報告劇〈春祭〉

三月，於台北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的「綠島夜曲文藝晚會」首演報告劇《春祭》，鍾喬導演

四月二十三~二十五日，於《聯合報·聯合副刊》發表散文〈安溪縣石盤頭——祖鄉紀行〉

一九九五 一月，於台北人間出版社出版《陳映真小說集》修訂版五卷

五月，應馬來西亞《南洋商報》之邀至吉隆坡出席「第二屆國際華文書展」開幕，並舉辦講座

六月，於台北人間出版社出版譯著《雙鄉記》（揚威理原著）

八月，於台北行政院文建會出版劇本《春祭》

一九九六 五月，於「中韓文化關係與展望學術會議」發表論文〈歌唱希望、自由和解放的詩人金明植〉

七月，於北京時事出版社出版小說選集《夜行貨車》（古繼堂編）

十一月，於台北「呂赫若文學研討會」發表論文〈呂赫若與楊逵殖民抵抗文學〉

十一月，於《聯合文學》發表散文〈一本書的滄桑〉

十一月，主辦「五十年枷鎖：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照片展」，於台北新生畫廊展出

十一月，生父陳炎興過世

一九九七 三月，於鄭州河南文藝出版社出版《陳映真代表作》（劉福友編），列入「中國現當代著名作家文

庫」

四月，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授予榮譽高級研究員位階，於儀式上演講「時代呼喚著新的社會科學」

五月，至台南文化中心演講「誠心真情看人間之美」

七月，於「鄉土文學論戰二十週年回顧與再思學術研討會」發表〈向內戰與冷戰意識形態挑戰〉

七月，受邀參加香港主權移交大典，並籌畫香港殖民時期照片展，於台北誠品書店展出

八月，於《海峽評論》發表講稿〈時代呼喚著新的社會科學〉

一九九八 一月，於北京「呂赫若文學討論會」發表論文〈論呂赫若的冬夜〉

三月，因前列腺炎急性發作，入台大醫院治療

四月，在張照堂邀約下主持超視「生命·告白——98調查報告」，七月交棒給黃春明

八月，於《聯合報·聯合副刊》發表評論〈台灣現代知識分子的歷史〉，後收錄於《知識份子十講》（台北：立緒，一九九九）

八月，參加南韓濟州島「廿一世紀東亞和平與人權」研討會

十月，赴北京參加「黃春明作品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十月，擔任中國人民大學客座教授

十月，於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出版《陳映真文集》（小說卷、文論卷、雜文卷）

一九九九 九月二十二日～十月八日，於《聯合報·聯合副刊》連載小說〈歸鄉〉

九月，於人間出版社出版的「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秋季號《噤啞的論爭》刊載小說〈歸鄉〉

十月，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五十週年大典」

二〇〇〇

一月，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表散文〈父親〉

二月，為范泉著《遙念台灣》寫序，台北人間出版社出版

三月，於北京三聯書店出版《陳映真自選集》

四月十日、十二日，於《聯合報·聯合副刊》發表演講文稿〈文學的世界已經變了？〉

七月，於《聯合文學》發表評論〈以意識形態代替科學知識的災難——批評陳芳明的《新台灣文學史》〉

七月，於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小說集《將軍族》

七月，於福岡藍天出版社出版日文譯本合集《歸鄉》

九月，於《聯合文學》發表〈關於「台灣社會性質」的進一步討論——答陳芳明先生〉

十一月二十四日、十二月五日，於《聯合報·聯合副刊》連載小說〈夜霧〉

十一月，於法國出版法文譯本小說集 *L'ILE VERTE*（陳映真短篇小說集）

十二月，於《復現的星圖》（人間出版社）發表〈夜霧〉

十二月，於《聯合文學》發表〈陳芳明歷史三階段論和台灣新文學史論可以休矣！〉

二〇〇一

一月，於《聯合報·聯合副刊》發表評論〈天高地厚——讀高行健先生受獎演說辭的隨想〉

四月，於北京昆侖出版社出版小說集《歸鄉》

六月，序楊國光著《一個台灣人的軌跡》

七月，於《聯合文學》發表小說〈忠孝公園〉

八月十八~二十日，於《聯合報·聯合副刊》發表評論〈台灣報導文學的歷程〉

十月，於台北洪範書店出版《陳映真小說集》六冊

二〇〇三 十二月，獲第二屆「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得獎作品〈忠孝公園〉

二〇〇四 二月，擔任香港浸會大學第一屆駐校作家

六月，於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出版《鈴璫花——陳映真自選集》（劉紹銘編）

六月，於香港明報出版社出版《陳映真小說選》（鄭樹森編）

九月，雲門舞集以陳映真小說作品為靈感製作「陳映真·風景」，於國家戲劇院盛大演出

九月，於台北洪範書店出版《父親·陳映真散文集1》

十月，抱病經香港至北京參加蘇慶黎葬禮

十二月，獲《聯合報·讀書人》年度最佳書獎文學類，得獎作品《父親》

二〇〇六 二月十九~二十日，於《聯合報》發表評論〈文明和野蠻的辯證〉

六月，受邀赴北京人民大學講學

七月，抱病參加大陸「兩岸文化聯誼行」活動

九月二十六日，第一次中風入院，十月六日二度中風，重度昏迷，數日後甦醒於北京朝陽醫院療

養至今

二〇〇七 十一月，獲香港浸會大學頒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

二〇〇九 七月，身體情況穩定，持續復健中。得知台灣為他舉辦一系列活動，慶祝他創作五十週年，十分

高興

參考資料：

- 林幸謙整理，〈陳映真年表〉（《香港文學》二三期，二〇〇四年三月一日，頁六八～六九。）
 - 〈陳映真寫作年表〉，《陳映真作品集5·鈴璫花》，台北：人間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四月一日，頁一九一～一九四。
 - 黎湘萍，〈陳映真寫作年表〉，《台灣的憂鬱》，台北：人間出版社，二〇〇三年十二月，頁二六三～二六九。
 - 趙遐秋，〈生命的思索與吶喊——陳映真的小說氣象〉，台北：人間出版社，二〇〇七年十月。
 - 蘇慧雲，〈陳映真年表〉，《紅色的執著與白色的焦慮——陳映真及其小說研究》，台南：國立成功大學碩士論文，一九九七年六月，頁一四四～一七一。
 - 鐘俊陞先生，採訪時間：二〇〇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 陳中統先生，採訪時間：二〇〇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 方森弘先生，採訪時間：二〇〇九年八月十一日。
- （轉載自李文媛〈陳映真大事年表〉，《文訊》二八七期，二〇〇九年九月，頁一〇四～一〇九。）

陳映真出版作品目錄

◎文訊雜誌社整理

▲小說

- 第一件差事，台北：遠景出版公司，一九七五年十月，三十二開，一六五頁（遠景叢刊二四）。
- 將軍族，台北：遠景出版社，一九七五年十月，三十二開，一六〇頁（遠景叢刊二五）。
- 夜行貨車，台北：遠景出版公司，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三十二開，三二八頁（遠景叢刊一五四）。
- 雲（華盛頓大樓第一部），台北：遠景出版公司，一九八三年二月，三十二開，三五三頁（遠景叢刊二〇〇）。
- 陳映真小說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大三十二開，三一七頁（台灣文學叢書）。
- 萬商帝君，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一九八四年六月，三十二開，一二九頁。
- 山路，台北：遠景出版公司，一九八四年九月，三十二開，三四八頁（遠景叢刊二三八）。
- 陳映真小說選，台北：人間雜誌社，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三十二開，一七二頁。
- 趙南棟——陳映真選集，香港：文藝風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五開，一三七頁（台灣文叢）。
- 陳映真自選集，北京：三聯書店，二〇〇〇年三月，三十二開，四五五頁（三地葵文學系列）。

· 將軍族，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二〇〇〇年七月，三十二開，三二〇頁（百年百種優秀中國文學圖書）。

· *L'ILE VERTE*（陳映真短篇小說集），法國·Blue de Chine，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二十五開，一一〇頁。

· 歸鄉，北京：昆侖出版社，二〇〇一年四月，大三十二開，二八九頁（中國經典鄉土小說六家）。

· 鈴璫花——陳映真自選集，香港：天地圖書公司，二〇〇四年六月，三十二開，三六一頁（當代小說典藏）。

· 陳映真小說選，香港：明報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六月，二十五開，二四六頁（明月文庫）。

▲評論

· 知識人的偏執，台北：遠行出版社，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二開，一二三頁（小草叢刊一一）。

· 孤兒的歷史、歷史的孤兒，台北：遠景出版公司，一九八四年九月，三十二開，三九七頁（遠景叢刊二二一）。

▲散文

· 父親——陳映真散文集1（一九七六～二〇〇四），台北：洪範書店，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五開，二〇〇頁（洪範文學叢書三〇七）。

▲劇本

- 春祭，台北：行政院文建會，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土五開，七一頁（現代戲劇集九）。

▲合集

- 陳映真選集，香港：小草出版社，一九七二年，四十八開，四三〇頁（小草叢刊七）。
- 趙南棟及陳映真短文選，台北：人間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六月，三十二開，一四〇頁（人間文叢〇〇一）；同年十一月二版，增加一篇文章為一五一頁。
- 夜行貨車，北京：時事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七月，三十二開，三三一頁（台灣小說名家代表作叢書）。
- 陳映真代表作，鄭州：河南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五開，七二七頁（中國現當代著名作家文庫）。
- 歸鄉，福岡：藍天出版社，二〇〇〇年七月，二十五開，一一八頁。

▲作品集

- 陳映真作品集，台北：人間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五開，〔二八四五〕頁。（共十五冊，分別為小說卷五冊，訪談卷二冊，隨筆卷一冊，序文及書評卷二冊，政論及批判卷三冊，論陳映真卷二冊；各卷卷首均收錄出版緣起、編輯體例、銘謝、總序、分卷序及分卷自序。）
- 陳映真文集，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一九九八年十月，三十二開，〔一七七四〕頁。（共三冊，分別

為小說卷、文論卷、雜文卷。）

· 陳映真小說集，台北：洪範書店，二〇〇一年十月，二十五開，「一四〇八」頁。（共六冊，分別為《忠孝公園》、《鈴璫花》、《萬商帝君》、《上班族的一日》、《唐倩的喜劇》、《我的弟弟康雄》。）

（轉載自編輯部〈陳映真作品目錄〉，《文訊》二八七期，二〇〇九年九月，頁一一〇。）

編後記

◎封德屏（文訊雜誌社社長兼總編輯）

二〇〇八年八月初，幾位文化界、學界的朋友，為籌備「陳映真創作50週年學術研討會」，聚在一塊。這會中大家一致認為舉辦這個研討會的必要性，並決定了會議的主軸及規模，最後大家一致推薦由《文訊》來執行、主辦這個活動。

這些年《文訊》為了生存，除了實踐雜誌長期理想的編輯計畫外，同時在進行的還有公部門委託的計畫或研究專案，以及固定每年持續要舉辦的大型活動，面對這個突如其來的任務，當下只在我心中思考了幾秒鐘便欣然同意，只因為陳映真值得敬重，陳映真的文學表現值得討論。

去年底，開始執行陳映真系列活動時，正好遇到全球性的金融大海嘯，以致許多預先承諾贊助的企業，全部喊停，但令人感動的是許多識與不識的朋友，知道我們的困難後，開始自發性的串連小額捐款，一起來為這個活動盡一份力量。最後更因為有趨勢科技的「趨勢教育基金會」大力支持與參與，才能讓這個活動順利的展開。也因為這樣，更讓我們體認到陳映真在許多人心目中，巨大的影響及魅力。

幾次在進行有關陳映真籌備工作時，自然而然的談到陳映真對我們這世代的影響，怡蓁說到熱血沸騰，就興起編一本有關陳映真的書，希望重新喚起年輕世代對這位重要作家的認識。基於這樣的理念及想法，又

參考了好友林皎宏推薦的日本新潮社出版的「文學家相簿」叢書，於是這本略帶傳略、寫真形式，介紹陳映真的書，就在腦海中出現了雛形。

本書分為三個部分，分別為「生命風景」、「文學風景」、「人間風景」。「生命風景」是陳映真出生至今的生命歷程：白色與荒茫的童年與青少年、文學與思想啟蒙的大學時代、生命中的遠行——入獄與歸來、出生入死與病魔奮鬥的過程等。第二部分「文學風景」則為評論家、學者、作家，對陳映真的文學創作的看法，包括如何受到他的影響，有嚴肅的評論，除肯定他的文學成就外，更多為友人對他的敬愛之情。第三部分「人間風景」則是有關陳映真創辦《人間》雜誌的種種，包括發刊辭、專家論《人間》、媒體專訪《人間》，以及當年伙伴們追述《人間》種種，詳述《人間》理念及己身所受的影響等。

源於《文訊》一貫史料蒐集精神，本書另一個編輯特色，是將陳映真的著作做一個總整理，國內的初版、再版、新版，中國大陸、香港的版本，法文、日文的譯本，每本封面一一呈現，各附二百字左右的內容提要。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創刊，總共出版四十七期的《人間》雜誌，亦呈現每期封面，並各附一百五十字的內容提要。在所有文章的後面，還附上陳映真的大事年表，以及著作目錄。

這本書理想的編法，必須大量尋找有關陳映真出生、成長、求學、創作、社運以及創辦《人間》的照片及文獻資料，但因為一些客觀的因素，以及陳映真夫婦遠在中國大陸，不克逐一請教，《人間》當年資料又多散佚，因此使編輯工作增加了不少難度，所幸編輯同仁努力搜尋，克服許多困難，仍然找到了不少珍貴的照片資料，使這本書增加了不少可讀性。

再次閱讀這本書的篇章，好像又重新認識了陳映真。

跟著他一起走過充滿真實況味的生命風景，跟著他開啟閱讀與思想的門窗，跟著他體會創辦《人間》的理想與艱辛；讀者許多人眼裡心中的陳映真，似乎才稍微接近他巨大真誠的靈魂。

這一陣子，台灣深受八八水災之害，台灣南部及一些山林，滿目瘡痍，許多長期累積的問題，在這次災害中暴露無遺。此時此地，我們更加懷念陳映真的《人間》雜誌，曾經持續對邊緣族群關懷、對社會事件提出反省與思考。儘管這股「人間關懷精神」，已透過當年參與《人間》工作的伙伴，向外擴散，進一步在各處落地生根，但我們缺少像陳映真如此謙卑、又如此巨大的人格典範，所形塑出影響深遠的凝聚力量。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陳映真努力以他的作品，甚至以他的行動去捕捉歷史的真實，而歷史的腳步也帶著陳映真走了一段崎嶇的「山路」。南方朔曾說：「在世變日亟倒錯、混亂、殘暴等充斥的這個時代，像陳映真這樣具有烏托邦信念的人已成空谷足音。陳映真在我們的時代受人推崇，它的最真實原因不是別的，或者正是他源源不絕的信念給予人們的召喚吧！」

不祇是文訊雜誌，不只是趨勢教育基金會，這本書飽含了許多人對陳映真先生的敬重與祝福。

感謝許多人的善意與協助，讓我們共同的完成了這本書，僅以此書獻給陳映真先生。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人间风景 陈映真

页数= 3 1 6

SS号= 1 3 1 3 4 9 4 0